



全真學案(第一輯)

張廣保 主編

陳致虛學案

CHENZHIXUXUEAN

何建明 著

齊魯書社

叢書策劃\陳 修 亮
責任編輯\王 愛 亭
封面設計\公冶繁省
版式設計\李 生



ISBN 978-7-5333-2520-6



9 787533 325206 >

定價：38.00圓



全真學案(第一輯)

張廣保 主編

陳致虛學案

何建明 著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陳致虛學案 / 何建明著. — 濟南: 齊魯書社, 2011.9
ISBN 978-7-5333-2520-6

I. ①陳… II. ①何… III. ①陳致虛 (1290 ~ ?)
— 人物研究 IV. ①B959.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55535 號

陳致虛學案

何建明 著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刷廠
開 本 880 × 1230 / 32
印 張 11.5
插 頁 3
字 數 268 千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520-6
定 價 38.00 圓

齊魯書社
PDG

《全真學案》編委會

名譽主編 麥子飛

名譽副主編 (以姓氏筆畫為序)

何多樑 周和來 林志堅 莫小賢
梁發 黃健榮 葉長清 趙淑儀
趙球大

主編 張廣保

編委 (以姓氏筆畫為序)

尹志華 何建明 李大華 李永明
郭武強 昱 章偉文 趙衛東
劉仲宇 劉煥玲 盧國龍 鄭國強

新學
PDG

總 序

金代中期，王嘉（道號重陽子）在中國北方創立了一種有別於傳統道教的新道教——全真教。全真教以三教合一為宗，以性命雙修、功行並重為修煉門徑，汲取禪宗的心性理論、修行方式等諸多因素，對傳統道教從教義、戒律，到宮觀組織、修行方式，以及終極超越境界等方面都進行全面革新，並在元以後分領道教的半壁江山，與正一教並立為二，最終形成明以後全真、正一雙峰對峙的道教宗派新格局。這就打破了此前道教史上靈寶、上清、正一等三足鼎立的舊格局。

在全真教的發展歷史中，金末元初是教門發展的關鍵時期。它不僅確立了全真教在道教中牢不可破的重要地位，而且對整個中國社會、歷史的走嚮也引發了極為深遠的震蕩。開闢全真教這一發展新局面的關鍵人物就是全真掌教丘處機。正是丘處機以年踰古稀之齡萬里西行，謁見“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及隨之而來的雪山論道、一言止殺，使得全真教獲得蒙古皇室的尊崇，從而走出道教，與當時的漢地世侯一道，擔當起在金末重建業已解體的中國社

會，以及教化民衆、化導殺心等重要社會、文化功能。從歷史看，道教在中國社會中的這種作用，在整個道教史中都不多見。因此丘處機與成吉思汗的相遇，不僅是一個對道教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而且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事件。因此，無論從道教發展史還是從中國歷史的角度，全真教都的確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對於全真教的全面研究，中國方面如果從清光緒年間陳教友的《長春道教源流》算起，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歷史。其間，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陳垣又撰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這些都堪稱全真教研究的奠基之作。然而，上述研究仍然處於草創階段。董理史實、考訂材料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成就。稍後，日本學者如窪德忠、吉岡義豐、蜂屋邦夫等人也就全真教的教史及思想等一系列問題展開全面研究，推動這一領域的進一步發展。這說明對全真教的研究很早就具有跨越國界的特性。

在中國，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之後，尤其是進入八九十年代，學界開始從不同角度重新審視全真教，這一階段的研究呈現多視角、問題意識濃厚等特徵，歷史學、宗教學、哲學等各學科的學者都介入全真教的研究。尤其是隸屬全真派的香港青松觀，組織了幾次全真教國際學術研討會，直接推動了這一領域研究的進展。這些研究中，有的從道教史的角度，探討全真教史及其與傳統道教的關係；有的從歷史的角度，考察全真教在金元易代之際，救世濟人、維護中原文化的諸種活動；還有的從心性角度、從哲學宗教角度考察全真教心性哲學的特色，及其與禪宗、理學心性理論的互動關係。尤其是此期對明清全真教的研究也是此前未曾涉及的。此間出現了一大批研究全真道的中青年學者，限於篇幅，在此不一一列舉。中國本土全真教研究越來越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成為這

一領域研究的主戰場。這些都是幾十年來全真教研究取得的新進展。在此,特別要提及的是,八十年代陳垣先生編纂的《道家金石略》一書的出版,為這一時期全真教研究全面利用金石碑銘材料奠定基礎;前幾年王宗昱又編輯《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最近趙衛東在香港青松觀的支持下,又編輯《山東道教碑刻集》。相信隨着新材料的整理出版,還將進一步推動全真教的研究。此外近幾年來西方道教學者也表現出對全真教研究的濃厚興趣。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意大利學者莫尼卡(Monica Esposito)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時,就曾經以清代龍門派為題撰寫博士學位論文。進入二十一世紀,美國《中國宗教研究》於2001年由法國學者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美國學者康豹(Paul R. Katz)共同組織的有關全真教的專題,集中圍繞全真教的宗教認同的形成及早期教團的修行生活這一主題,進行個案的、歷史的研究。近幾年法國學者高萬桑、美國學者劉迅對清代全真教與民間社會的研究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也同時說明全真教的研究已超越國界,越來越成為一個國際性的研究領域,受到各國學者的共同關注。此外,2007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召開的“現代中國社會文化中的全真教”學術研討會,更是中外學者取長補短、通力合作的典範。相信在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對於全真教這一古老而又充滿生機的宗教之研究必將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正是為了推動學術界對於全真教的研究,香港青松觀在董事局的領導下聯合海內外從事道教研究的學者,在齊魯書社的支持下,編輯出版這套《全真學案》。《學案》的初始規劃始於2005年,鄭國強、盧國龍、李永明最先參與規劃的制訂及實施。2008年又由香港青松觀組織,在深圳大學專門召開專題討論會,對《全真學案》

的第一批稿件進行了討論，與會學者還就《學案》的體例、《學案》所涉全真高道的思想及歷史評價等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這無疑對於各位參與《學案》編撰的學者進一步完善編撰工作，有着很強的推動作用。此外，香港道教學院陳煜先生為《全真學案》第一輯做了認真的校對，在此特致謝意！

在此需要說明，《全真學案》的編纂體例與中國傳統的“學案類”著述例如《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有所不同，因為我們採取了叢書的形式，而不是將《學案》所涉各位傳主像上述兩種著述一樣都融入一個整體。這是因為全真教自創教之時的金代算起，至今已經歷差不多 850 年的歷史發展，若想把這一漫長歷史時期各不同發展階段全真高道的生平、思想融為一體，事實上依據現階段的研究還很難做到。不過傳統學案所蘊含的核心元素，例如生平、思想評介、原著摘要及校勘等，在這套《全真學案》中都有所繼承。除此之外，我們還為《學案》所涉各位傳主編輯年譜，並且附錄歷代研究文獻目錄。我們希望這套《全真學案》的編輯出版有助於國內外學者及道教愛好者進一步深入地瞭解全真教。

第一輯《全真學案》包括：《馬丹陽學案》、《譚處端學案》、《劉處玄學案》、《丘處機學案》、《王玉陽學案》、《郝大通學案》、《尹志平學案》、《李道純學案》、《劉一明學案》、《王常月學案》、《陳致虛學案》等十一部。以後我們還將繼續第二輯的編撰，力圖使這套《全真學案》儘可能全面地囊括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全真高道。這些後續工作，還希望道教界同仁鼎力襄助！

張廣保

2009 年 12 月 18 日

目 錄

總序	1
陳致虛的生平、著述及思想	1
一、陳致虛的生平與師承	1
二、陳致虛的傳授與影響	21
三、陳致虛的主要著述	60
四、陳致虛的金丹之道思想	71
五、陳致虛年譜簡編	103
《上陽子金丹大要》校注	106
校勘注釋說明	106
明素蟾天琮序	108
歐陽天璣序	110
虛無卷第一	111
上藥卷第二	134
妙用卷第三	148
須知卷第四	170
積功卷第五	187

累行卷第六	218
發真問答卷第七	271
圖像歸源卷第八	295
越格卷第九	325
超宗卷第十	335
附錄	348
《藏外道書》甲本《金丹正理大全序》	348
碧梧山莊影印本《金丹大要、玄膚論緣起》	349
碧梧山莊影印本《金丹大要序》(陳致虛)	349
碧梧山莊影印本《圖說》	352
陳致虛研究論著目錄	359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陈致虚学案

作者=何建明主编

丛书名=全真学案

页数=360

SS号=12896748

出版日期=201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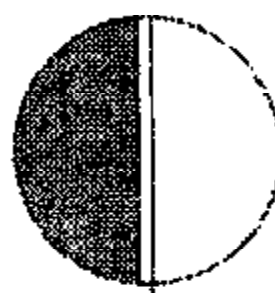
出版社=齐鲁书社

尺寸=21cm

原书定价=38.00

参考文献格式=何建明主编.陈致虚学案.济南市：齐鲁书社,2011.09.

内容提要=陈致虚，中国道教名人，元代著名内丹理论家，字观吾，号上阳子。本书主要包括陈致虚生平、著述及思想、著作辑录等内容，全面地介绍了陈致虚的一生及著述，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陳致虛的生平、著述及思想

一、陳致虛的生平與師承

陳致虛(1290 ~ ?), 號觀吾, 又號上陽子, 或稱紫霄絳宮上陽子。原籍江右廬陵, 即今江西的吉安。可是, 在現存的吉安地方志文獻中, 並沒有找到有關他的資料, 倒是在貴州的《遵義府志》中發現了有關他的一些記載。道光《遵義府志》卷三八《方伎》載: “陳致虛, 號觀吾, 一號紫霄上陽子, 嘗從緣督真人趙友欽受金丹妙道。遍遊夜郎, 至思唐, 與宣慰弟至陽子田琦, 煉丹於萬聖山巖室中, 後皆仙去。”該志編者按稱: “致虛撰《參同契分章註》三卷, 題名稱‘廬陵上陽子’, 知致虛廬陵人也。又著《金丹大要》十卷, 門人歐陽天璣於至元乙亥撰序刊行, 又門人明天琮序云: ‘乙亥夏五, 遇我師紫霄降宮上陽真人於方壺天中, 淪茗焚香, 共談丹道。’則致虛為元人無疑, 《通志》編為唐人, 誤。”

今人周冶博士通過對陳致虛生平事跡的考訂, 認為陳致虛在天曆己巳年(1329 年)師從趙友欽之前, 就已經在家鄉廬陵的東山紫霄觀出家為道士, 甚至認為陳致虛之所以離開廬陵而到湖南的

衡陽修道，可能是因為紫霄觀遭火毀後不得已而為之，而這一因素正好促成了他在遊訪衡陽時得遇恩師趙友欽。^①

《遵義府志》中提到了陳致虛所受的金丹妙道主要來源於緣督真人趙友欽。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列仙誌》^②中記載：

姓趙，諱友欽，字緣督，饒郡人也，為趙宗子。幼遭劫火，蚤有山林之趣。極聰敏，天文、經緯、地理、術數，莫不精通。及得紫瓊師授以金丹大道，乃搜群書經傳，作三教一家之文，名之曰《仙佛同源》，又作《金丹難問》等書行於世。己巳之秋寓衡陽，以金丹妙道悉付上陽子。六月十八日生。

己巳，即1329年。雍正《敕修浙江通志》卷二百一《仙釋四》對趙緣督有如下記載：

趙友欽。宋濂《革象新書序》：鄱陽人，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世因其自號為緣督先生。習天官遁甲鈴式諸書。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修眉方瞳者，索酒飲，異而即之，相與談玄頗久，出囊中九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問姓名，曰吾扶風石得之也。自是往來海上，獨居十年，注《周易》數萬言，復棄去。乘青驪往來衡、婺山水間，旅中之費未嘗乏絕，竟不知為何術。倦遊而休，泊然而化，葬於龍游之鷄鳴山。《名勝志》：緣督著有《仙佛同源》、《金丹正理》、《盟天錄》諸篇。今所存者，《革象新書》而已。

另光緒《江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仙釋三》也有關於趙緣督的記

① 參見周冶《上陽子陳致虛生平及思想研究》，第6～11頁。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

② 見《道藏》第24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本書所引《道藏》資料除特別注明外，皆據此版本。

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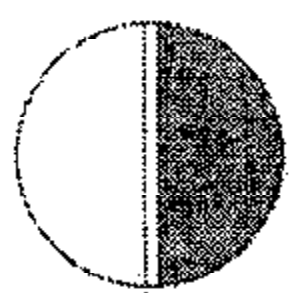
趙緣督，德興人，宋宗室子。少習天官遁甲。一日於芝山酒肆，逢修眉方瞳者，索酒酣飲，出丹書授之別去。問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自是遊東南海山，注《周易》數萬言，傳文懿獨推許之。嘗乘青驪往來饒、信、衢、婺間，旅費自給，所止多在隴邱。宋濂、劉基咸與之遊，洪武初坐化，葬龍游鷄鳴山後。所著有《仙佛同源》、《金丹正理》、《盟天錄》諸篇。今所存者，《革象新書》而已。（原注：《名勝志》）

以上各處所載，基本相同，看得出，陳致虛所師承的趙緣督真人，並非平常之輩，不僅學有所承，而且精通《周易》和星占諸學，在佛教與道教的關係問題上，主張仙佛同源之論。《上陽子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四·觀水得道》中就說道：

我師趙真人從大滌山修行，來授我以金丹之道，并合天河逆流之說，吾乃今而所以知爲學之有未至者也。

陳致虛在《上陽子金丹大要虛無卷之二·道德經序》中又說道，他是在40歲時得到趙友欽的傳授與點撥而得悟金丹大道的，這一年對於陳致虛來說，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他真正開始進入從師學道的歷程。該序說：

我師緣督真人，受鍾、呂、王、馬之的旨，南嶽一面，悉拜其授。致虛年甫四十，雖居林下，癖嗜詩書，嘗謂寂滅虛無，其說杳冥濟誥，蒙師一指，芒刺脫然，眼下便見，方知脚跟元踏實地。猶如空中浮雲忽散，寶月圓明，並得所解《道德經》，焚香啓視，至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早是性命雙題，愈覺渾身是汗。坐對老子坐，行共老子行。佛祖在脚跟底立，似三界中我的最尊。超然有何生死？則三清劍，五嶽冠，有與無，物與竅，朱裏



汞，水中銀，日烏月兔，雌雄黑白，以至金剛浮幢，燈籠佛殿，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百尺竿，西江水，竹麻菴葦，棒喝照用，恒河沙量佛法，莫不皆是見了，悟了。

後來，陳致虛在所著《金丹大要》等著作中，多次提到他與趙緣督之間的這一段重要因緣。趙緣督是他求道的第一位名師，更是他能够真正進入神仙之道大門的引領者和決定性人物。所以，他在許多場合，總是念念不忘趙緣督的指引與傳授。《上陽子金丹大要列仙誌》中提到趙友欽在“己巳之秋”寓居衡陽之時，“以金丹妙道授上陽子”。己巳，即1329年，時陳致虛“年甫四十”，照此推算，陳致虛當生於1290年。^①

在陳致虛看來，學習丹道，是不能無師自通的。這其實也是內丹之道的傳統。“性可自見，但命得師傳。”除了至人，絕大多數的中下之士，都需要有真師傳授，纔能真正進入金丹修道之大門。正如陳致虛的弟子明天琮在《金丹大要序》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

金丹之學，近代自紫清白真人返佩帝鄉，世無真師，傳多失實。談性者，非流於狂蕩，則滯於空寂；論命者，非執於有作，則失於無爲。根器高而利者，不遇師傳，惟只求之方冊，自證，自是，自滿，自足，自謂一聞百會，眼空四海，已與鍾呂並駕，寧肯謙抑而師問哉？根器劣而鈍者，求之盲師，一知半見，自喜，自幸，自執，自守，自謂休心歇妄，枯坐無爲，即道在其中矣，奚暇多事而更叩人哉？是非海闊，人我山高，毒藥入心，黥

① 周冶博士的學位論文對此有過推算，見周冶《上陽子陳致虛生平及思想研究》，第5頁。

墨透骨。世無拔山竭海之力，又無補黥去毒之方。莫之能救，可勝嘆哉！

陳致虛在《金丹大要》等著作中，也反復強調，修煉金丹大道，非遇真師，直指密訓，是不可以暗自猜測的。如《金丹大要上藥卷之三·精氣神說上》：

我師緣督子曰：“何者爲性命？人之一身至精至粹，至尊至貴，莫越精氣神三者。舉世罕能達此。”《黃庭經》云：“急守精室勿妄泄，閉而寶之可長活。”廣成子授黃帝曰：“毋勞汝形，毋搖汝精。”黃帝以之而修煉，後於鼎湖上昇。自後，言修煉之道爲黃老術，抑愚矣！此乃金丹之大道也，不可謂術。世唯此事最大，人人可以修煉而成仙作佛也。

陳致虛在《紫陽真人悟真篇三註序》中又說道：

道之不行者有三焉：上根法器者，不遇真師，遂入空寂狂蕩，一也；中庸之士，愚執無師，謬妄猜意，二也；下士愚人，逐波隨流，不信有道，三也。如葉文叔、袁公輔輩，臆度妄注，却引仙經古語證之，竟至玉石不分，果有何益？

除了趙緣督，對陳致虛丹道思想產生重要影響的，還有青城老仙。陳致虛在《金丹大要累行卷之十二·與復陽子歐陽玉田、全陽子周草牕》中說，他所得真傳的金丹之道，在趙緣督之前已有三十七傳，此外，從趙緣督得到金丹之道後，他又到青城山得到青城老仙的密授與指點。這也是決定他的金丹大要不完全等同於趙緣督甚至超越於趙緣督的一個重要因素。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與陳致虛同出於趙緣督之門的張性初拜師於陳致虛的故事。《與西陽子張性初》提到，張性初曾得趙緣督之真傳，陳致虛曾親聞趙緣督對他講過“潯陽張性初者，吾以玄祕授之矣”的話。可是，六

年之後，張性初一直照趙緣督所授而修行不怠，而陳致虛又接受了青城老仙的金丹祕旨，當陳致虛路過九江去拜訪這位大師兄時，傾談之下，張性初發現陳致虛已經不僅僅是同門師弟，而是超過師門儼然為一代神仙道教之宗師了，因而求道心切的張性初不得不再拜本是同門師弟的陳致虛為師。這說明陳致虛探求神仙之道，並不拘泥於某一家之法，而是能夠博採衆家之長而自成一家。這也正是陳致虛在道教歷史上之所以能夠融合南北兩派而推進全真道實現歷史性發展的重要原因。

陳致虛在《上陽子註悟真篇序》中又說到他《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的來源：

致虛首聞趙老師之旨，未敢自足；後遇青城老仙之祕，方知陰陽造化順則人逆則仙之理，無復更議。至如象月出庚，陽生火候之奧，青城之訓為最的而易行，今不敢祕，乃《悟真篇》每章之下出數語者，則薛、陸所藏餘蘊，更為申之，使後來人不迷於疑網。

談到陳致虛在青城山偶遇青城老仙而得到密授的故實，很容易讓人想起金丹南宗的創始人張伯端當年也是在成都得到一老仙的指點並得授金丹之道的事。當然，這位傳授張伯端金丹之道的老仙，後來據說是劉海蟾。而陳致虛所遇青城老仙到底是誰，至今仍然是個謎。已故內丹學家王沐先生曾說：“此青城老仙迷離惝怳，恐亦為託名。”^①周冶博士不同意此說，認為這個青城老仙，就是劉谷雲。他指出，在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仙派》中《鍾呂二仙慶誕儀》的拜請名單之最後，緊接“緣督趙真人”之後為“谷雲劉真

^① 王沐《內丹養生功法指要》，第66頁。東方出版社1990年版。

人”，而《道藏》本中的《鍾呂二仙慶誕儀》更標明“度師緣督趙真人”和“度師谷雲劉真人”，由此可知趙緣督和劉谷雲都是陳致虛的度師，且劉谷雲授道在趙友欽之後。“通覽陳致虛的所有著述，所提及的授業師父只有趙友欽和青城至人，因此，可以斷定青城至人即是劉谷雲。但是，我們所能知道的也僅僅如此。”這一考證與推斷，基本上是合理的。

當然，問題不在於要弄清楚青城老仙或青城至人到底是誰，關鍵要看陳致虛從青城老仙那裏得到什麼真傳。陳致虛從緣督子趙友欽那裏得到的，主要是鍾、呂、王、馬一系所傳承的《周易參同契》之學，如其所言：“紫陽《悟真篇》、緣督子《金丹難問》等書，皆祖《參同》也。”^①金丹南宗和北方的全真道，其實都是繼承和發揚光大魏伯陽《周易參同契》和鍾離權、呂洞賓的內丹學性命雙修傳統的，所不同的是，金丹南宗的張伯端著《悟真篇》，更強調先命後性，而王重陽、馬丹陽一系的北方全真道，更強調先性後命。重要的是，同出於魏伯陽和鍾呂之學，陳致虛正是通過趙友欽和青城老仙接續了下來。而陳致虛接續張伯端的《悟真篇》思想傳統，更主要的可能是從青城老仙那裏得來。這主要表現在他注《悟真篇》時經常提到青城老仙，而未曾提及趙友欽（緣督子）。他在《上陽子註悟真篇序》中一直強調他之所以注解發揮《悟真篇》，正是要接續青城老仙所傳承的這一道統。他說：

世之信道而行者，鮮而復鮮。金丹之道，未有若此《悟真篇》之親且切矣。上有純陽、海蟾之面授也，我重陽、丹陽諸老仙之語，亦與是合。況杏林、道光、泥丸、紫清，代相授受，皆以

① 陳致虛《周易參同契分章註·三聖前識章第十三》。

是而證仙道。世因稔聞而厭聽，此雖三尺孩童，亦知世有神仙之術。時人乃多訕謗者，抑不思之甚也。且青城翁授僕真訣，既而囑曰：後必有王侯大人求師於子，夫道不可禁祕，又不可妄泄。孰能審之？吾有一驗法，頗得其情實，今以授子，可沙裏淘金去也。僕承師授，寢食若驚，首授田侯至陽子，遍遊夜郎、邛水、沅芷、辰陽、荆南、二鄂、長沙、廬阜、江之東西，凡授百餘人，皆只以道全形之旨，至於以術延命之祕，可語者而無二三。非僕所敢靳也，彼器有利鈍耳。因書於此，使聞道者各宜勉旃。妙矣哉，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也。

在《金丹大要》之《虛無卷之一》中，陳致虛也說到他除了趙緣督，或是在趙緣督之後，又受到青城老仙的影響：

致虛夙荷祖宗積善，天地畀矜，遊浪人間，年且四十，伏蒙我師授以正道。厥後復遇青城老師，親傳先天一氣、坎月離日金丹之旨，抽添運用火候之祕，悉授無隱。

說到趙緣督和青城老仙，不能不提到《與復陽子歐陽玉田、全陽子周草牕》上的一段話：

金丹之道三十四傳而得雙王翁，又三傳以至於予。予始得緣督趙公之語，雖素有志，未免遲疑。後羈旅中，復拜至人，以青城至密之文悉授無隱。敬授以來，日夕不遑。嗟夫！金丹一事，自長春老仙慶會而後，真仙聖師不肯降世者，百有餘年。

這裏提到的“雙王(玉)翁”就是李珣。按照陳致虛的說法，在宋德方之後，陳致虛所接受的全真丹道之傳承人是李珣。《上陽子金丹大要列仙誌》說：

太虛真人，姓李，名珣，字雙玉。蜀之崇慶州人。既得黃

房公金丹之道，改名棲真，號太虛。即往邵武之武夷，潛修金丹，七個月而道將成，乃回途。道經龍虎山。先夕，雲壇有夢真人至者。時久旱，祈禱弗應，次日真人果至。衆皆弗知，惟夢者見一貧道人來，曰：“是此人也。”衆請祈雨，應時霑沛而去。至真州玉虛庵，結環而坐，後出寰，以道授張紫瓊。既而囑曰：“金丹宜潛修，大道當人授。”後入青城山，莫知所終。五月初十日生，八月十五日成道。

這裏所說的給李珣傳授金丹之道的黃房公，就是宋德方（披雲）。《續文獻通考》沿用此說，陳銘珪的《長春道教源流》也沿用此說，乾隆年間的《江南通志》卷一百七十四《人物志》的《方外傳》中，有唐代李珣之說，謂“李珣，廣陵人，販米爲業，每斗求利二文，資父母養，有糴者輒授以升斗自量，□□李珣，節制□南，夢入洞府，見石壁金書，姓名有李珣字，以竊喜，傍有二仙童，云此非君，乃江都部民耳，卒年百有餘歲”。嘉慶年間《四川通志》卷百六十七《人物志·仙釋》中有隋李珣：“蜀人，隱青城山爲道士，後仙去，唐明皇時封祐應保慈先生。”光緒年間《增修灌縣志》卷九《仙釋》也類此說。民國《貴州通志·人物志七·方外》則說：“李珣，字雙玉，不詳何許人，修黃老金丹之術。過雲壇，先期有夢其至者。時久旱，物色得之，留禱雨，即應。後至真州玉虛庵，羽化去。”這顯然基本同於陳致虛所言。雍正年間《四川通志·仙釋傳》及清末光緒年間彭洵撰《青城山記》卷下所載，也都類此。很顯然，對於李珣，說法多種，主要是李唐人說和宋元人說，還有其籍貫有江南廣陵說和巴蜀崇慶說。

清代道光朝《遵義府志》卷三八《方伎》記載：

李珣。《明統志》：珣，蜀人，隱青城山，爲道士，後仙去。

唐明皇時，封應祐保慈先生。《陳志》：字雙玉，不詳何許人，修黃老金丹之術。過零壇，先期有夢其至者。時久旱，物色得之，留禱雨，即應。後至真州玉虛庵，以道授張紫霄。羽化去後，紫霄再見於青城山。

《遵義府志》的編者在按語中特別針對李珣到底是唐人還是宋元人，說道：

陳致虛《金丹大要》序仙派源流，邱處機以至道授黃房公宋有道，有道授太虛李真人。李名珣，字雙玉，蜀崇慶州人，既得黃房公金丹之道，改名棲真，號太虛，即往邵武之武夷潛修金丹，七月道將成，乃回。道經龍虎山。先夕，零壇有夢真人至者。時久旱，禱弗應，次日真人果至。衆皆弗知，惟夢者見一貧道人來，曰：“是此人也。”衆請祈雨，應時霑沛而去。至真州玉虛庵，結環而坐。後出，以道授張紫瓊，入青城山，莫知所終。紫瓊姓張名模，字君範，饒州德興人，後聞道，改名道心。初，太虛偶寓安仁熙春宮，紫瓊求授金丹，太虛弗與。繼適市，因見施丐錢三十文，乃曰：“可授已。”遂以金丹之道付之。次年復會真州，始全火候。紫瓊後以授緣督子趙友欽，友欽授上陽子。當處機於元太祖召見，時房公十八人輔行。珣，又房公弟子，其爲元人無疑。《通志》、《陳志》並以爲明人，已誤。而《明統志》至以爲唐人，且明皇已加封號，益無稽矣。

這裏說到黃房公宋有道（披雲真人）是從丘處機那裏得到“至道”，有些誤會。陳致虛《金丹大要列仙誌》中“丹陽真君”條下明確記載：“重陽以所得純陽金丹祕訣五篇授之，並口授其訣，遂頂三鬚而修行成道。因分梨十化，多受辛苦。時求道者有李太乘、趙蓬萊、韓清甫等，宋披雲得師金丹之祕旨，乃先成道。”“黃房公”條下

又有記載：“一日遇丹陽，授以金丹火候祕訣。行之兩年，能二其身，弗死。”同條還記載，黃房公成道後，受丘長春之邀輔助丘到雪山會見成吉思汗，並為輔行丘長春十八人之首，後來也因此得到元朝兩代皇帝的加封，世祖皇帝封“通玄弘教披雲真人”，武宗皇帝加封“通玄至道崇文明化大真人”。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黃房公在道教弘傳上尤其是在丹法上與丘長春完全沒有關係，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將黃房公看做是承繼王重陽之後以馬丹陽和丘長春為代表的全真二代傳統的人物。

關於張紫瓊，陳致虛《列仙誌》說：

紫瓊真人，姓張，名模，字君範。饒州德興人也。後聞道，改名道心。初，太虛真人偶寓安仁熙春宮，紫瓊求授金丹，太虛弗與。繼而適市，因見施丐錢三十文，乃曰：“可授已。”遂以金丹之道付之。次年復會真州，始全火候。紫瓊既聞真要，後以至道授於緣督趙公，乃即隱去。十月初二日生，十二月二十五日成道。

光緒《江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仙釋三》亦載：

張模，字君範，稱紫瓊真人，兄根、樸皆廩仕，模獨淡退。聞太虛真人寓安仁熙春宮，往求道，弗納。及見模在市中施丐者數千文，乃曰可教。後會真州，授以大道火候之祕，遂隱去。

從以上的史料來看，陳致虛金丹之道思想的傳承，似可以作如下概括，即：

馬丹陽、丘處機→黃房公（宋有德）→李珣（太虛）→張紫瓊（模）→趙友欽（緣督）→陳致虛。

當然，對於陳致虛金丹之道思想的來源，值得關注的是《金丹大要虛無卷之一》中有一段精煉的陳述：

金丹之道，黃帝修之而登雲天，老君修之是爲道祖，巢由高蹈，鑒鏗長年，爾來迄今，歷數何限？求於冊者，當以《陰符》、《道德》爲祖，《金碧》、《參同》次之。自河上公五傳而至伯陽真人，祖天師得伯陽之旨，丹成道備，降魔流教，仙翁濟幽，旌陽斬蛟，是皆逢時，匡世救劫，斯乃真仙之餘事耳。華陽、玄甫、雲房、洞賓授受以來，深山妙窟，代不乏人。其間道成而隱，但爲身謀，不肯遺名於世間者，豈勝道哉？復有傳世存道，序傳詩歌，或隱或顯，寧具知乎？至於功高德重，尊居帝境，宰制劫運者，又難備知。燕相海蟾，受於純陽，而得紫陽以傳，杏林、紫賢、泥丸、海瓊，接踵者多。我重陽翁，受於純陽，而得丹陽，全真教立，長春、長真、長生、玉陽、廣寧、清淨諸老仙輩，枝分接濟，丹經妙訣，散滿人間。唯紫陽《悟真篇》頗詳，又得無名子諸公引而明之。我黃房公得於丹陽，乃授太虛，以傳紫瓊。我緣督子得於紫瓊，詳見《太虛真人傳》。緣督子間氣聰明，博物精通，挹盡群書，或註或釋，總三教爲一家，作《仙佛同源》、《金丹難問》等書，到此而丹經大備。其意憫憐修道之人，率多旁門，以僞亂真，故於卷中指出先天一氣獨是。謂若水銀、朱砂、黑汞、白金、火候、抽添、安爐、立鼎，名之則是，用之則非。

陳致虛這段自我思想來源的陳述，無非是要說明他的金丹之道並非自家的發明，而是淵源有自，即從黃帝、老子那裏而來，是中國道教仙學的正宗。頗值得關注的是，作爲元代的金丹道教家，他所繼承的道教傳承，不僅源自王重陽和全真七子的北方全真之道，即所謂北派，也來源於張伯端所創立的有別於全真之道的南方金丹之道，即所謂南派。也就是說，他的金丹之道，是南北兩派金丹

之道的融合。就此而言，陳致虛可以看做是元代金丹之道的集大成者。由此來看，陳致虛的師傳圖可以描繪如下：

黃帝、老子→巢、由、錢鏗→河上公→魏伯陽→魏華陽→王玄甫（東華帝君）→鍾離權（正陽、雲房）→呂洞賓（純陽），此後，道教傳承分南北二路：

第一路線是南宗，即：

呂純陽→劉海蟾（操）→張伯端（紫陽）→石泰→薛道光→趙友欽、青城老仙→陳致虛（上陽子）

第二路線是北宗，即：

呂純陽→王重陽→馬丹陽、丘長春等七真→宋德方（黃房公）→李珣（太虛）→張模（紫瓊）→趙友欽（緣督）→陳致虛（上陽子）

就第一路線而言，關鍵是張伯端的金丹南宗如何傳承到趙友欽那裏？關於趙友欽的生平事跡及著述，上面已有所提及，清同治十一年刊本《饒州府志》卷三十一《仙釋》也有一段相類似的記載，頗值得注意：

趙緣督，德興人，稱緣督先生，宋宗室子。少習天官遁甲諸書，欲以事功奮。一日於芝山酒肆中，逢丈夫修眉方瞳，索酒酣飲，相與談論，因出囊中丹書授之。臨別，問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自是浪遊東南海山，注《周易》數萬言。時未有知者，惟學士傅立獨稱，以為發前人所未言。嘗乘青驪往來饒、信、衢、婺間，人不見其有所齋，乃旅費未嘗乏，所止多在壠邱間，蕭然一室。宋濂、劉基與之遊。明洪武初一日坐化，莫知年壽，具葬於龍游鷄鳴山。後有於本邑白鶴觀見之者，或曰尸解仙去。所著書皆散逸，惟廬陵陳上陽得其《仙佛同源》、

《盟天錄》諸編，著《金丹正理》傳於世，龍游朱輝亦久從遊，得《星曆學》、《革象新書》二卷，而輝遂以占天名家。宋濂、王禕諸公，皆有《革象新書序》。（原注：見《龍游縣志》。或曰名敬，字子恭，世莫能詳。）

在芝山酒館中傳授丹書給趙緣督的修眉方瞳之丈夫是誰？這應該是揭開趙緣督真實師承的一個重要途徑，可惜難以繼續追蹤。正如周冶博士所言，趙緣督最有代表性的《仙佛同源》，各章的《道言》部分都是徵引所依據的各祖師之說，可是，其中廣泛徵引了南宗的五祖言論，却毫不涉及北宗王重陽及七真的言論，並多處引用和肯定南宗陰陽派的無名子《悟真篇註》，可以見出趙緣督深受金丹南宗和光混俗的修行路徑的影響，特別是其《混俗第九》，更是直陳雙修之意。這說明趙緣督所繼承的主要是金丹南宗的思想傳統。雖然從現有史料難以確定趙緣督與金丹南宗的石泰、薛道光等人是否有直接承繼關係或道法授受關係，但是，從《仙佛同源》中廣泛徵引張伯端、石泰和薛道光等人的言論來看，他是很自覺地繼承了金丹南宗的思想傳統的。而正是在這裏，趙緣督將北方全真道的馬丹陽歸入了提倡雙修之道的行列。

關於第二路綫，清末陳銘珪並不同意陳致虛關於黃房公傳承馬丹陽和丘處機金丹道統的說法。他在《長春道教源流》中說：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云：“黃房公姓宋名有道，字德芳，沔陽府人，無雲則能符行，有雲則能披雲見斗，故時號披雲真人。一日，丹陽授以金丹祕訣，行之能令其身不死，後莫知所終。”余嘗疑黃房公與宋德方為兩人，及閱元陳致虛《金丹大要》，乃知《續文獻通考》係採致虛書，其云黃房公遊東海，適太祖召長春邱師，公與十八人為之輔行，則一人也。然《祖庭內傳》作宋

德方字廣道，萊州掖城人，師長生及長春，終於終南祖庭，不知致虛何以未見。至稱之爲黃房公，又因披雲之號謂無雲能符行，有雲能披雲見斗，此似誇誕之言。致虛又云，黃房公得丹陽金丹之道，授之太虛真人李珣，珣授之紫瓊真人張模，模授之緣督真人趙友欽，友欽於己巳秋寓衡陽，以金丹妙道授上陽子。己巳，元明宗天曆二年。上陽子，致虛號也。今考致虛《金丹大要》總旨，云海蟾授於純陽，而得紫陽以傳杏林、紫賢、泥丸、紫清，惟紫陽《悟真篇》頗詳，則致虛金丹之學實出南宗。又云，重陽授於純陽而得丹陽，全真教立，我黃房公得於丹陽以傳太虛、紫瓊、緣督，則致虛乃全真道士，而附會披雲傳丹陽金丹之學者。又，其與歐陽玉田、周草窗書，謂金丹一事自長春老仙慶會之後，真仙聖師不肯降世者百有餘年，余始聞緣督語未免遲疑，後羈旅中，復拜至人，以青城至祕之文，悉授無隱，乃作《金丹大要》十卷。然則，致虛並附會長春所告太祖者，亦金丹之學矣。其所撰《宋德方傳》，蓋非事實，余故不敢取，而復爲辨之如此。^①

陳銘珪所依據的是元代全真派嫡傳弟子李道謙所撰的《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據元大德十年（1306年）李道謙門人王德頤、司德馨、李德裕等所建《玄明文靖天樂真人李公道行銘並序》，李道謙生於1222年，登仙於1299年，多年擔任京兆道門提點，主領重陽萬壽宮^②。而陳致虛生於1290年。這也就是說，陳致虛較李道謙要晚得多，《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也應當較陳致虛的《金丹大要列

① 《長春道教源流》卷四，《藏外道書》，第31冊。

② 《玄明文靖天樂真人李公道行銘並序》，載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第713～714頁。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仙誌》更具有真實性。

況且，據延祐七年（1320年）大重陽萬壽宮副提點兼領本宗事陳德遇等人所建《玄通弘教披雲真人道行之碑》，宋德方（披雲）生於1183年，卒於1247年，春秋六十又五。該碑特別提到，1265年冬，宋德方的法孫張道祺“來自長安，偕道錄王志明賚秦蜀道教提點天樂真人李君之書，徑詣成都”，向當時的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王利用請求為宋德方碑撰文。^①這說明天樂真人李道謙有可能與宋德方相識，至少他很熟悉甚至仰慕宋德方的事跡。也正如周冶博士所說，王道明為《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作序在至元甲申年，即公元1284年，而陳致虛的《金丹大要列仙誌》成書於1331年，前者較後者早了四十多年，更接近於宋德方生活的年代。

據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和王利用《玄通弘教披雲真人道行之碑》來看，宋德方（披雲真人）與黃房公沒有任何關聯，更不可能是一個人。披雲真人，姓宋，諱德方，字廣道，萊州掖城的士林右族。生於大定癸卯（1183年）八月一日，“生而挺嶷，長而好學，於書無所不讀”，為鄉人所驚異。十二歲時“企真仙之遐舉”，遂離家追隨七真之一的劉長生（處玄）學道。“長生愛其骨格清秀，音吐不凡，留侍几杖，於灑掃應對之間，憤悱堙鬱之際，投以正法而啓發之”，後得度於王玉陽，為道士。玉陽真人羽化後，他到棲霞追隨長春真人，深究“致知格物之學，識心見性之理”，並於1220年成為丘長春應成吉思汗之召到雪山的十八位輔行弟子之一。宋德方多年追隨丘長春，深得信任與重視，被丘長春授予“披雲子”號。1233

^① 《玄通弘教披雲真人道行之碑》，載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第753～754頁。

年受胡天祿之邀到山西主持崞州和平陽醮事。次年遊太原西山，發現古昊天觀故址，修葺一新。1237年著手編輯《道藏》。1241年正月會葬王重陽於終南山。1244年，應皇子閻端大王之邀主持齋醮，並受賜玄都至道真人號。1247年仙逝。1270年聖旨追贈玄通弘教披雲真人號。

陳垣編纂的《道家金石略》所收《玄通弘教披雲真人道行之碑》在時間上與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所記《披雲真人》有很大出入，這顯然是《道家金石略》校勘上的問題，但兩者所記事實是基本一致的，而這兩者與陳致虛在《列仙誌》中所記載的黃房公宋德方部分，差異非常大。正如周治博士所說：“除了西覲成吉思汗和元世祖賜號兩宗事跡相同之外，其他諸如名號、籍貫、師承、死葬等都不一樣。”特別要指出的是，《道家金石略》所收《玄通弘教披雲真人道行之碑》與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所記《披雲真人》兩傳中，完全沒有提到“黃房公”及相關蛛絲馬跡。且宋德方有“披雲真人”之號，並不是因為其“能符行，有雲能披雲見斗”，而是因丘長春授予其“披雲子”之號而得來。那麼黃房公到底何許人呢？目前無從可考。但肯定地講，如果按宋德方傳道於李珣，由李珣傳道於趙友欽，再由趙友欽傳道於陳致虛來看，陳致虛所得全真道一系的傳承，不會是馬丹陽，而是直接影響宋德方的劉處玄、王玉陽和丘長春。

陳銘珪說：“竊嘗論之金丹之道，雖源出《參同契》，而實顯於張紫陽，故明朱載堉《諸真玄奧集成》，其第一卷即為紫陽《金丹四百字》，而其第二卷石泰《還源篇》，第三卷薛道光《還丹復命篇》，第四卷陳楠《翠虛篇》，第五卷龍眉子《金液還丹印證圖序》（原注：龍眉子不著名姓），第六卷白玉蟾《指玄篇》，則皆紫陽而後，遞相傳

授，世所稱南宗諸真者也。其學始於汴宋而盛行於南方。（原注：《續文獻通考》：張紫陽，台州人，元豐中化。薛道光，陝府雞足山人，紹興中化。陳楠，惠州博羅人。石泰，常州人。白玉蟾，瓊州人。）當時北方道流無有傳其學者，故王重陽崛起金朝，考其所學，乃以去慾煉心修性悟道為主，絕不言及金丹。蓋其時，南北隔絕，所學亦不相通。至元世祖十六年混一天下，於是北宗之學漸傳而南，南宗之學亦漸傳而北，故李珣、張模、趙友欽、陳致虛輩，皆南人而全真道士，然其所授受者，則實本於《悟真篇》。”至於陳致虛所說李珣是從宋德方而得金丹之道，只是當時北方全真道爲了張大其教而說重陽傳自純陽、海蟾，因而李珣也附會爲傳自宋德方。從李道謙所著《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的記載來看，並沒有說到宋德方通金丹大道之事。“致虛所著有《周易參同契分章註》（原注：見《四庫提要》），有《悟真篇註》（原注：《古今圖書集成》道教靜功部全載其文），其得於南宗者最深，至其牽合佛氏之言，實本於趙友欽《仙佛同源》一書（原注：朱載堉採此書載入第八卷），然與全真本旨漸離其宗矣。茲故揭而出之，以著學術之源流遷變，使後之學道者知所審擇焉。”這就完全否定了陳致虛在《列仙誌》中所闡述的呂純陽以道授劉海蟾和王重陽、劉海蟾以金丹授董凝陽和張紫陽的說法。這實際上就是否定北方的全真道與南方的金丹道（張伯端爲代表的南宗）之間的道脈與傳承關係。

陳銘珪又指出，《四庫提要》在評論《諸真玄奧集成》時說道，趙友欽的《仙佛同源》一書，繁稱博引，謂仙佛皆有人室求丹之事，再傳爲陳致虛《金丹大要》，而陳致虛發明《仙佛同源》之義尤詳，類似於釋氏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旨。而“考明王世貞《書金丹大要後》云，致虛元人，道家書幾無所不讀，於文雖不能雅訓，而亦閎肆辨

博，成一家語。其論精氣神，援據法語，警策動人。《金丹》、《藥物妙用》亦自可採，而至《鼎器》一章，所謂偃月爐者，必取之女子之身中，則謬矣。吾獨怪其妄引儒釋，以爲其罪不滅，調達善星，於《悟真篇》後已詳言之。又《書悟真篇後》云，紫陽作《悟真歌》，發明金丹祕旨，中間迴互隱伏，雖未易窺測，而其大旨不過二端，曰身中求者，曰身外求者。身外之說，於《楞嚴經》十仙所謂交媾堅固而不休息意同，不敢遽謂其無，而其事甚鄙，其機甚危，其品甚卑，其效甚難，薛陸二子之註釋猶顯晦相雜，至於致虛，而無餘蘊矣。且其詞旨之放浪滑稽，滅天道，傷人理，而其罪之尤大者，曰侮聖言（原注：此下引致虛語及佛經四事所講侮聖言者，誣佛也，茲略去）。嗚呼！紫陽之旨，愈顯而愈晦，使天下有以悟真爲誤真者，則三子哉！其詆致虛甚至且並及張紫陽、薛道光。然世貞《書金丹四百字後》云，紫陽精蘊獨有《悟真篇》耳，後所談禪語，其門人尚以爲非實錄，而忽有此四百字者，余始得而讀之，竊見其精深微妙，雖與《悟真》相表裏，而提喚處尤更緊快，文字亦雅純，然尚疑其姤女南園、手持土橄欖、龍虎交戰、洞房雲雨之說，或有涉於問鄰者。尋得其前序讀之，所謂以身心分上下二弦，以神氣別冬夏二至，以形神契坎離二卦，以東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水、中意之土爲攢簇五行，以藏眼光、凝耳韻、調鼻息、緘舌氣爲和合四象，以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吟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爲五氣朝元，以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化爲虛爲三花聚頂，以魂在肝而不從眼漏、魄在肺而不從鼻漏、神在心而不從口漏、精在腎而不從耳漏、意在脾而不從四肢孔竅漏爲無漏，然後知其絕無所謂西鄰之說，而《悟真篇》指亦可挽而歸之一身。豈紫陽以薛氏之註誤天下而指挾身中之祕救正之耶？據此，則《悟真

篇》所云，不過借喻，與世所稱容成之術絕異，不知致虛何以謬妄至此，豈因薛註而誤會耶？抑因其師謂仙佛有入室求丹之事爲是解釋耶？世稱南宗修命，夫但知修命而不修性，其弊必至於是。披雲傳重陽、長春之學，所著《樂全》前後二集，今已佚，其言金丹，不知何如，然王棲雲《盤山語錄》云，金丹謂本來真性，世人言金丹以有形象處作造，及關情慾，此地獄之見，乃淫邪之所爲，見乖人道，入旁生之趣矣。觀其所論，則《悟真篇》姤女黃婆、坎離龍虎從有形象處作造者，蓋不謂然，至關於情慾，則特舉以爲大戒。披雲之學與棲雲想亦相同，與南宗所言金丹大道者必異，致虛混而一之，而所學又未能精究，遂致爲世詬病，此亦學道者之龜鑒也。”

陳銘珪的上述之言，與其說是批評陳致虛曲解了張伯端《悟真篇》的真義，不如說是批評陳致虛混淆以宋披雲等爲代表的北方全真道與以張伯端爲代表的金丹南宗之間的界限，實際上就是要將北方全真道的先性後命說與南方金丹道的先命後性說作嚴格的區隔。可是，陳銘珪不理解，陳致虛或許不是不明白南北二宗的差別所在，陳致虛在元朝政治統一的處境中努力探索南北二宗的合流，不得不冒險描繪一幅南北二宗本來不二、共同淵源於黃老和鍾呂的道脈傳承。事實上，不管是北宗的先性後命，還是南宗的先命後性，都是主張性命雙修，與佛教只關心明心見性是有重大區別的。從陳銘珪批評陳致虛的語意來看，他可能主要還是不滿陳致虛以南宗來闡揚北宗，尤其是以所謂南宗的“入室求丹”的男女雙修術來混淆北宗對修性的特別重視，以致敗壞了道教金丹之道的形象和聲譽。他一再爲張伯端《悟真篇》辯解，其用意也在於此。

陳銘珪《長春道教源流》並不否定陳致虛本人之丹道傳統來自於丘長春一系，如其所言：“致虛金丹之學，出於南宗，而附會爲宋

披雲所傳授，余前已辨之矣，然其自述師承，信不誣也。自長春至致虛，經已五傳，源遠流分，亦事所必至耶！”^①但是，他對陳致虛編造歷史傳承而製造南北合宗的努力，給予了尖銳的批評，甚至將元以後全真道學的衰落之主要責任歸咎於陳致虛等人的南北合宗：“北宗性命雙修之說……此學術之變遷，如陳致虛輩並習坐功，期得丹藥，非全真本旨也。自元以後，全真之學，知之者鮮矣。”^②這多少都有些誇大其詞了。周治博士認為，陳致虛之所以將他的傳承接續到馬丹陽那裏，主要原因是馬丹陽所習的丹法被後世認為是陰陽雙修。“這樣看來，在這個南北混融的歷史時期，勢力貴盛且組織嚴密的北宗‘收編’鬆散的南宗，是實際存在的，南宗道士也樂得傍上北宗這棵大樹。李珣——陳致虛一系正是其中的代表。”事實上，元以後南北宗的合一運動，並不是陳致虛等少數人所能控制或製造的，那是元代統一之後全真道南下發展過程中與金丹南宗不斷交流融合的不可避免之歷史趨勢，既是北方全真道向南方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南方金丹南宗接受和融合強大的北方全真道而與江南正一道抗衡發展的一種必然選擇，陳致虛只不過在這個歷史的轉合過程當中充當了一個歷史性的角色而已。也正因為歷史選擇了陳致虛，陳致虛又適時地選擇了歷史，從而開創了南北合宗的歷史新時代。

二、陳致虛的傳授與影響

陳銘珪在《長春道教源流》卷六中說道：

① 陳銘珪《長春道教源流》，卷六。

② 陳銘珪《長春道教源流》，卷八。

陳致虛，字觀吾，號上陽子，江右廬陵人。好道，通群籍，元時得趙友欽金丹妙道，精於其術，四方受業者至衆，有《金丹大要》行世。門人至陽子田至齋、初陽子王冰田、廬山太平宮主一陽子潘太初、九宮山碧陽子車蘭谷、九宮山宗陽子明素蟾、廬山玄陽子歐陽玉淵、于湖谷陽子周允中、廬山復陽子歐陽玉田、廬山全陽子周草牕、江右武寧心陽子余觀古、潯陽西陽子張性初、九宮山南陽子徐仁壽、南陽子張彥文、來陽子李天來、回陽子張毅夫、錦城得陽子夏彥文、濮州朝城扶陽子趙仁卿、古洪南陽子鄧養浩、濮州朝城致陽子趙伯庸、汴義陽子韓國儀、真陽子真息、江東東莞東陽子陶唐佐。（原注：《續文獻通考》、《道藏目錄》有《上陽子金丹大要》十六卷、《金丹大要圖》一卷、《金丹大要列仙誌》一卷、《金丹大要仙派》一卷，《續通考》記李珣以下，即據上陽子所撰述，《道藏目錄》稱《仙派》一卷序五祖七真南宗北派仙真源流，則上陽子蓋全真道士而合南宗爲一家者。）

在給趙友欽《仙佛同源》所寫的序及《紫陽真人悟真篇三註序》等文獻中，陳致虛多次表明他從趙友欽和青城老仙得到金丹祕密之後，“受言藏之，未敢輕泄，後遇老師示沙裏淘金之訓，自爾傳者，百有餘人，無非煉己修心之說，或進以明心見性之機，至於金丹上乘，可示者百無二三”。^①“百有餘人”的傳授規模，這在中國道教史上是很少見的。陳致虛《金丹大要》中的《累行卷》、《積功卷》和《發真卷》等，都比較詳細地記錄了他向弟子們傳授丹道

^① 陳致虛《仙佛同源序》，《道書全集》，第460～461頁。中國書店

的情況，同時反映出他在傳道過程中與各地高道志士交流的情況。

(一)“至陽子”田至齋

陳致虛在爲《悟真篇三註》所寫的序言中提到，他從青城老仙得到金丹妙訣後，“寢食若驚，道授田侯至陽子，遍遊夜郎、邛水、沅芷、辰陽、荆南、二鄂、長沙、廬阜、江之東西，凡授百餘人，皆只以道全形之旨，至於以術延命之祕，可語者而無二三。非僕所敢靳也，彼器有利鈍耳。”從這段可以看出，田至齋可能是陳致虛的早期重要弟子之一。民國時期的《貴州通志·人物志·方外》根據康熙時期的《通志》記載：

陳致虛，號觀吾，一號紫霄上陽子，從緣督真人趙友欽受金丹妙道。嘗遊夜郎，至於思南，與宣慰弟至陽子田琦，煉丹於萬聖山巖壁中，後皆仙去。今爐鼎尚存。

道光年間的《遵義府志》卷三十八也有相同的記載，估計都是一個出處。周治博士還根據《大清一統志》所引《元史·泰定帝紀》有“三年(1326年)十一月，以思州土官田仁爲思州宣慰司”之記載，確定田至齋名田琦，是當時思州宣慰司田仁的弟弟。

至於陳致虛與田至齋之間的師徒因緣，大概始於陳致虛從衡陽趙緣督和蜀地的青城老仙受得丹道準備西行傳道的途中，得遇田至齋，深受田至齋的敬重，田至齋因此誠懇地向陳致虛拜師，請求傳授金丹大道。陳致虛爲其精誠所感，乃授之丹道。如陳致虛《與至陽子田至齋》所言：

僕以西行，旅寓思國，宣二至齋田侯，扣首再三，欲聞至道，經年不倦。乃授之曰：大道者，至人之所祕，聖師之叮嚀

也，古之真人行其所不能行也。字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發者，人見其人，備物以將形，敬中以達彼，以有爲入無爲。有爲者，與人爲徒；無爲者，與天爲徒。與人爲徒者，煉先天之一氣；與天爲徒者，煉後天自然之真。夫人稟天地絪縕一氣而生，從微至著，壯而盛，盛而衰。氣固爲盛，氣餒爲衰。至人者，盛則養之，衰則救之，使一氣長存，歷劫而不死者，金丹也。大修行人，既得乾金入於神室，心目內觀，清靜光明，以成胎嬰，寶之十月，出入去來，無滅無生者，天仙也。所謂氣者，何也？即兩個陰陽也，一坤一乾陰陽也，一男一女陰陽也，一坎一離陰陽也，一逆一順陰陽也。《南華》云：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採先天、煉後天，謂之交通。通則和，成則物生。物生而爲嬰兒，長大而號真人也。至齋言下猛悟，期以勤行，易其號曰至陽子。

（二）“初陽子”王冰田

王冰田，即王舜民。初陽子是陳致虛爲其取的道號。其寓所置有“冰田”匾額。他也是陳致虛早期授道的主要弟子之一。在湓江（今江西九江）任官職三十年。1335年冬，陳致虛來九江，結識王冰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王冰田已五十二歲，而陳致虛三十六歲，雖論年齡他們要算兩代人，但是，他們一見傾心，很快就成爲知己的朋友。王冰田對陳致虛的金丹之道非常欽佩，向陳致虛拜師學道，陳致虛樂而授之。正如陳致虛在《仙佛同源序》中所說：“乙亥（1335年）冬來九江，揖初陽子王冰田於任所，覩其勇敢不倦，誠專氣裕，首以煉己修心告之，明年授以明心見性之旨。察其信受，超乎凡俗，復以金丹上乘之道曉之。”他又在《與初陽子王冰

田》一文中說道：

初陽子王舜民，偉哉，大丈夫也！出入仕途且三十年，僕聞之舜民之仕也，利不能移其心，困不能改其操，斷然有守，凡所寓以冰田自扁者，示無纖瑕小疵焉。乙亥冬，會湓江任所，一揖次若久，要握手論心，略無官況。僕觀其氣宇高邁，骨相合仙，因緣遭逢，求我丹道，遂用盟天，以青城老師金鼎火符之祕，次第授之也。乃先除其執著，去其驚疑，道其緣熟，培其根深。僕之用心又如此者，蓋欲將師所傳，悉授不隱，顧惟聞道不難，行之宜謹。純陽老仙云，便下手速修猶太遲，使上士聞道必勤而行之。彼常人聽之，則且驚且疑，不肯疾早下工，電陣之光、石擊之火、似箭之速，吁！可畏哉！

他以孟子四十不動心、莊子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和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為例，勉勵行年五十有二的王冰田，“道緣既重，信心益堅，謹因師旨”，授之金丹大道，特別強調“聖師深慮世人不能明乎道，不能煉其氣，乃借名為鉛，為汞，為鼎，為爐，為龍，為虎，為砂，為銀，為刀圭，為火候，百般譬喻，託物假名，以曉後之學者，亦豈不欲人人作仙，個個成佛也？緣為世人信之弗及，承當不得，偶或就中間有一二，復為旁蹊小徑，著相執空，罕聞正道。若大乘根器、上士至人，際遇真人，一言之下，生實信心，寶愛其身，積累其氣，而勤行不怠者，則高仙地位，指日可躋。僕閱人多矣，今觀初陽子姿稟非凡，神氣充裕，祖師金丹之道，不敢祕者如此。”

王冰田不僅謹尊師授，潛心修道，還積極幫助傳播金丹大道。在陳致虛尋求刊刻趙友欽《仙佛同源》一書時，得到王冰田的鼎力相助，正如陳致虛在《仙佛同源序》中所說：當他“出《仙佛同源》之書示之，即慨然壽梓，以廣其傳，使一切人知仙與佛，各派而同源，

殊途而同歸也”，而“是書猶暗室之惠燈，爲昇仙之捷徑，使世知有仙佛之道，而人皆見《同源》之書者，初陽子之力也”。而陳致虛本人所撰的《金丹大要》之刊刻，也得力於王冰田的出資幫助。

（三）“一陽子”潘太初

一陽子，是陳致虛爲潘太初所取的道號，時任廬山太平宮提點。太平宮自李唐之後，歷來爲廬山道觀之首，原名太平興國宮。據明《永樂大典》所載《九江志》：

太平興國宮，去城南三十里，在德化鄉，據《采訪真君出相圖叙》云，始自唐開元年間現夢於玄宗，吾當於江州廬山建祠，五百年後，福及生靈。繼有陳伯宣者，捨居爲祠，遂建宇於聖治峰下，號“九天采訪祠”，南唐更爲“通元府”，宋改爲“太平興國觀”，後改爲宮。

清黃鳳樓《九江府志》（同治十三年刊本）卷十三亦載：

唐建，額曰“九天采訪祠”，宋代改爲“太平興國宮”。元，殿毀，明洪武二年道士江梅高興復，羅洪先題額曰“道家采真第八洞天”。內有璇機玉衡一付，國朝咸豐間毀。鄉人重建真君殿。

也就是說，潘太初時任太平宮提點，是官方任命的廬山地區道教各宮觀的管理人。

據陳致虛《與一陽子潘太初》所說，自從獲遇至人盟授大道之後，陳致虛爲弘傳丹道，著成《金丹大要》。書成之後，每過名山及諸城邑，就隨方作緣，低首下心，開導世人，誘進此道。三四年間，問求金丹大道者紛至沓來，然而很少有精進修道之人。可是，當他在廬山太平宮一見潘太初之後，懽如平生。“比謁廬山太平宮，揖

當代主人太初潘一陽，塵襟一見，懽如平生，茶罷復茶，有物外趣。顏童髭墨，神氣裕如，膚澤臉桃，丰標灑落。其剴繁治劇，若不經心，而待物擇交，似有定見。顯官軒車而至者，皆得懽心；負義蓄材而來者，願識其面。頭顱且無塵俗，骨骼脗合仙姿。平川洗滌而疎明，大山嵯峨而增秀。天人交讚，鬼神共依。僕每嘆夫福之與慧，二者不可得兼。太平閑暇、安富尊榮，此人之福也；通玄達妙、研精究微，此人之慧也。二美具全，則斯人也，不可以尋常而同年語。眷顧之初，言及丹道，僕未即應，既而情真語簡，好篤誼深，叙其主領事繁，已覺年光流邁，念念急於茲事者，更來歲而又遲也。僕覩其開心見誠，列盟奉誓，乃授之“金丹大道”。所謂金丹者，無外乎坎離二物。而坎離只是兩個真陰真陽而已。因此，要知金丹之道，不外乎陰陽。“當其一陽初至，雖一身皆陰，而一陽自外來，彼一陽反爲之主矣”，他因此爲潘太初取號“一陽子”。他勉勵一陽子既聞此道，當興勇猛之心，奮勤行之志，則終將功成。

（四）“碧陽子”車蘭谷

車蘭谷，原名車可詔，亦名車書可，通山（今湖北通山）人。蘭谷是其號，“碧陽子”是陳致虛爲其取的道號。據光緒八年壬午秋版的《九宮山志》卷四，車蘭谷曾宣授文正明道誠德法師，爲九宮山瑞慶宮住持提點，曾在元季瑞慶宮兩次遭火災後修復重建該宮。能詩文，有高韻，“其學道早有得，雖主領事繁，不廢內養，研精究微，參玄造妙”，深受當時金丹名家陳致虛的稱許。仙逝時九十二歲。歐陽玄《重建欽天瑞慶宮碑》說：“延祐甲寅（1314年）山有災，宮盡爲所毀，今住山車可詔，復之垂成。至治辛酉（1321年）又災，可詔復之之志彌堅，經營十有五年，始克落成。”較以前更爲宏偉莊

嚴，歐陽玄稱讚“詔作事有序，用財有方，處變裕如，終就完美。大宗師嘉其興墮廢之績，成改觀之美尤多，其思致宏深，規度開廓，蓋方外之智士，元（玄）門之忠臣也。於是奏請得旨申命詞臣，鋪張厥功，銘之貞石，可謂盛歟！”^①不難想見，車蘭谷是一位在教內外有重要影響的高道。

按說，作為有如此重大影響的高道，車蘭谷用不著拜陳致虛為師，可是車蘭谷不愧為高道，只為求道修道而趨。陳致虛在《與九宮碧陽子車蘭谷》一文中，極力稱讚車蘭谷為道之心行，說車“為玄門棟梁者，四十餘年矣。其功業設施，表表在人耳目也。卓然道眼，識人不似他人之忌才者。僕以不檢，唯志於道，不免沾癡自醜，賈愚自賣，既無華衣以浮飾，不能強容以求知。一揖之初，乃即深契，求我丹道，足所未聞。覩其神氣裕如，遂將祖師先天後天金丹之旨，悉以授之，却加勉勵焉。”他還有感於“老氏之道，寶精氣，修返還，尚清虛，寡嗜慾，薄飲食，離塵緣，廣慈悲，樹陰德，損之又損，至於無為，是則謂老氏之徒”，可是，“今焉處珠宮，披鶴氅，直以問道為羞為辱者，何不反思吾教之所學何也？間有一二希乎修養之說者，則叢聚而笑之。我太上曰‘下士聞道，大笑之’，豈古然哉！夫既入其門，而不行其道，則為老氏之蠹也。”而真正的道家神仙，當以“慈悲為心，不顧訕毀，唯欲化人成道而已”。當年黃帝問道，膝行跪進，既聞道已，還稱讚說“廣成子之謂天矣”。而“今之時人，去古道遠，以矯詐為誠，以妄誕為心，其未之聞，謂有何道？及稍有聞，自以為足”。而碧陽子車蘭谷雖身處住持提點之位，却能謙卑

① 歐陽玄《重建欽天瑞慶宮碑》，載《九宮山志》卷九，《中國道觀志叢刊》第七冊。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問道，不僅“聞一且問二，聞二且復問三，既不以才自矜，復愈高而愈進。山間林下，或有超然穎脫之器，以生死爲一大件，如我碧陽子者出，研精究微，參玄造妙，還丹坎戶，結胎黃房，若非白日而飛昇，亦傍神仙地位而去，況其精進而勇猛者乎？諺云‘一子出家，九族俱仙’者，斯之謂歟？”

碧陽子不僅問道殷勤，更在主領繁事之同時，能堅定地實踐大道，不因事繁任重而輕忽金丹大道的真修實煉，正如陳致虛所說：“今碧陽子雖其主領事繁，猶能孜孜上道，直以堅固爲實踐，不以誑妄爲虛彰，與彼夢生醉死者，大有徑庭。《南華》云：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吾將以聖人之道告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碧陽子今聞聖人之道已，早修爲之，德高證無爲之功，以應龍沙八百之識乎。異時名公鉅卿必有取法於子者，子其勉乎！”

碧陽子車蘭谷在問道、修道的同時，還積極地弘揚陳致虛所傳授的金丹大道。當陳致虛、王冰田刊刻、傳播趙友欽的名著《仙佛同源》時，車蘭谷也共襄盛舉，在陳致虛之後，以“嗣派徒孫”的名義撰序竭力傳揚，盛讚陳致虛和王冰田的弘傳之功^①。

（五）“宗陽子”明素蟾

明素蟾，本姓陳，名宗明，又名崇名、天琮。本爲九宮山弘化祖師張道清（真君，亦名三峰）門下的第三大弟子，因仰慕白玉蟾而倣其名，自號“明素蟾”。遇上陽子陳致虛後，拜師問道，得丹號宗陽子。《九宮山志》卷四：

初錫明素大師，旋以大禮南郊，祈禱感應，補右街鑒義，主

① 車蘭谷《仙佛同源序》，《道書全集》，第461頁。

管教門公事，管轄住持，後於岳州平江縣開創連雲山玉清宮。
紹定元年年六十六，說頌坐化。^①

明素蟾自幼聰穎過人，博覽群書，更博聞強記，談古論今，傲視天下。後來，他又求習神仙家學，自認得仙家真傳，修習採煉，俯視同輩。可是，他實際上並不真正知曉金丹大道。當他遇到陳致虛之後，方纔曉悟以往不過盲修瞎煉，俯首叩拜再三，終成師徒因緣。明素蟾曾自述這段不可思議之因緣：

天琮幼始知學，長而從玄，慨然信長生之道可學而致，乃希高志，參玄訪微，刮垢磨光，斂華就實，擬向孤峰絕頂，把茅蓋頭，侶洪崖，友赤松，抱鷄子之中黃，養蟾光之明素，庶幾萬一，克償素願也。豈謂天不愛道，善啓其衷？

乙亥（1335年）夏五，際遇我師紫霄絳宮上陽真人於方壺天中，解襟傾蓋，懽如平生，瀹茗焚香，共談丹道，機緘微露，針芥相投。時以去就匆匆，莫究衷蘊。既而瞻候紫氣，追隨黃鶴，至交泰別館，叩首上請，懇款再三，然後歆丹盟天，披青誓地，衆真監度，盡授所祕。初則迅雷貫耳，驚駭異常；次則瘴霧中心，昧惑尤甚。乃至竟夕不寐，繼日弗寧。既未敢謂其非，亦未肯信其是。反覆紬繹，周悉搜羅，感神明之告人，忽心靈而自悟。於是掀翻迷網，打破疑團，比沈痾之頓蘇，猶大夢之驚意，通身是汗，瞽目開明。遂將平生記誦丹經，如《參同契》、《悟真篇》等書，參訂而印證之，則言言句句，若合符節，千變萬化，總歸一貫。而今而後，宇宙在乎手，造化備吾身，可以大休歇，可以大自在。觀玄珠之有象，煉金液以成丹。白日登晨，

① 《九宮山志》卷四。

清都進秩，皆分內事也。回視半生學問，猶管窺天，蠡測海，其大小淺深，固已懸絕。亦猶炊沙作飯，攪水爲膏，欲求充飢繼明，不可得也。

.....

僕懼學徒不察真師之用心，將聖諦玄章，作泛常看過，非徒無益而生惑，或乃興謗而自棄，因述己所遇而爲之序，貴以拯拔沈迷，剖鑿聾瞽，庶幾標指見月，發翫知天，是亦一助也。^①

陳致虛也詳細地談到他與明素蟾結交爲師徒的甚深因緣。陳致虛第一次到九宮山時，就得聞明素蟾之大名，得知素蟾“自弱冠棄親出家，敏而好學，年幾而立，卓犖不群，博採雄覽，謙訪浩記，談今考古，作爲文章，奔放橫流，悅可人意，不免盈而大溢，焰乃上騰，則於良朋知己者少。既而求神仙家學，凡四方來者，雖旁蹊小徑，莫不開心見誠，必盡其說而後已。前後閱數十人，自以爲畢得金丹之道已”。有見於此，陳致虛似乎已明白明素蟾所得金丹大道，不過是旁門左道而已，因此特意“從容訊其所得之說，則亦有搬運身中之神氣者，然似是而非；亦有烹煉丹田之鉛汞者，又似同而異；甚而非採戰則燒黃煮白，非兀坐則注想空言”。這些就是明素蟾所謂的金丹之道。更有甚者，明素蟾“於丹經符契，朗誦如流；又且註釋旁通，辭亦近理”。可是，他“俯視同輩，旁若無人”。明素蟾在與陳致虛見面之初，也聽說過上陽子弘傳金丹大道之名，自然向其試問金丹一事，陳致虛“覩其才高氣焱，貌敬禮疎，而所遇人無下手處”，就“從而順之，美之，揚之，德之”。以德化之，“爲其滯於癖見邪說，使一聞至道，必若驚若疑”。陳致虛深知，古往今來，不少高人勝

① 明素蟾《金丹大要序》，《上陽子金丹大要》卷首。

士，都負不世出之才，而實執一方之見，這種人是不足以傳授金丹大道的。可他又深知明素蟾非平常之輩，如此孤芳自賞，不過是暫執一偏之見而已。最爲重要的，是明素蟾“資稟非凡，勇銳可授，特其平時流於傲放，泥於慣常，首須降其驕心，攝其狂心，去其放心，移其疑心，正其邪心，開以道心”。明素蟾聽到上陽子的幾句開導後，頓然覺悟。陳致虛也順勢指令明素蟾腳跟踏在實處，然後授之以先天烹煉神氣之道。

經過這一番引導，“明素蟾始聞而驚，再聞而疑，竟至通宵摸索，渾身是汗。忽然壁立萬仞，直下承當，始悟性命即是兩個陰陽，身心盡有許多神氣，淨倮倮，亦是圓陀陀，亦是滿空白雪，便欲一口雄餐，西江清流，不待一口吸盡，方知大道不在丹經。以數十年精進之功，今而後知實未始有學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陳致虛告訴陳宗明，求仙學道，必有師承，取名明素蟾，就是仰慕白玉蟾，以學習和模倣白玉蟾而明志，這是學道的一個良好的開端，“慕其人，希其道，並以名而就之，抑亦至矣”。但是，“明素蟾”這三個字，“夫精通而不昧者，明也；聞道而勤行者，素也。惟蟾也，月中之物也，陰中之陽也，黑中之白也，雌中之雄也，坎中之畫也。蟾之爲物，止三足焉。三足者，爲鼎器，取像爲玄胎鼎也。則蟾之爲妙，乃道之用乎？”你今天雖然仰慕白玉蟾修行金丹之道，似乎並不完全明白紫清翁（白玉蟾）的金丹大道。因爲紫清翁《大道歌》有謂：“神仙伎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味呆。”也就是說，學道要心胸坦蕩，不能自高自足，亦如紫清翁《雲遊歌》所說：“滿面著盡笑，喝罵教吾去。”否則，恰是違反了白玉蟾等金丹祖師的本意。如果你明素蟾“能以清雅而變於心胸，以謙讓而出其傲忽，必能以呆而奉人之笑罵”。我陳致虛願將自我丹陽祖師以來所傳的金丹大道，六傳

與你，只是希望你能够真正弘傳白玉蟾的金丹大道，不負“明素蟾”之自期。陳宗明感佩不已：“疇昔聞見，自謂人人可爲鍾呂，今乃深知，遍界無一人能擔負此事者。”陳致虛勉勵他說，金丹大道，本來就玄妙精微、天機深遠，很難直接認識到，更何況世上許多未經明師指點的修道人，雖有數十年之行，却不知所修只是旁門左道，因此，求仙問道之人，重要的是能够知錯即改，而不能固執己見，忽慢而傲世。^① 從以上情況來看，明素蟾是陳致虛非常器重的一位丹道傳承弟子。

明素蟾在九宮山有很大的影響，並爲弘傳丹道不遺餘力。其弟子馮元素“賜右街道錄，管轄宮事”，也積極弘傳上陽子所傳金丹之道。

（六）“玄陽子”歐陽玉淵

歐陽玉淵，江西廬山人，玄陽子是陳致虛爲其所取的道號。當陳致虛來到廬山訪道傳道之時，歐陽玉淵慕名而至，拜師學道。“上陽子語以天仙之道，並以長生之術而授之也。”所謂天仙之道，即以坎離爲之主；所謂長生之術，即以坎離爲之用，亦即“取坎中之金精而降於離宮，以離宮真火而鍛煉之，是云顛倒陰陽之術也”。而“顛倒之術，在乎研其幾”，而幾者，即陰陽不測之謂。他勉勵歐陽玉淵：“玄陽子研乎幾之妙，極乎深之旨，密而行之，勤而修之，則由長生之術，以入天仙之選者，其玄陽子乎？”^②

（七）“谷陽子”周允中

周允中，于湖（今安徽當塗縣南）人，周氏子。谷陽子是陳致虛

① 陳致虛《與宗陽子明素蟾》，《金丹大要累行卷之十二》。

② 陳致虛《與玄陽子歐陽玉淵》，《金丹大要累行卷之十二》。

爲其所取的道號。陳致虛在《與谷陽子周允中》一文中說：“其字曰允中，故取義曰谷；其名曰一，取義曰陽。從人從谷，則通乎俗；從宀從谷，則有容裕之德。此上陽子所以命之曰谷陽子也。”

谷陽子周允中最初是在元統甲戌（1334年）秋的古渝（今重慶）結識陳致虛，並追隨他學習金丹大道的。他給陳致虛留下的最初印象，“如鶴之立於鷄群，昂昂然出於其類”。而且，周允中是一位非常有風骨的士大夫，“聞惡則思去，聞善則思爲”，好學不怠。對於像他這樣年甫不惑的士大夫，陳致虛認爲，“其與善人交，則爲君子；所交非友，則爲常人。志之有優有劣者如此，僕每爲之惜也。”爲了幫助周允中克服傳統士大夫經常會有的一些孤芳自賞又不善與真正的有道之士相交往的性格缺陷，陳致虛在傳授金丹之道時，有意識地“去其所短，匡其不及，遂將坎月離日刀圭之旨，盟以授之，復深告之，戒之警之，使之勤行毋忽”。一年後，周允中與陳致虛再會湓江。周允中告訴上陽子，親老累繁，修行不易，希望此行能够求得一善地以煉還丹。陳致虛“嘉其勇銳”，因勉之曰：

金丹者，非常俗所能聞也。子既能超乎常俗，豈不爲高上之士也？何謂高尚之士？以能悟生死出塵籠，不與下士爲侶，其聞道也必勤行之，是之謂高尚之士也。彼常人者，夢生醉死，嗔癡繁其志，貪着羈其心，又安知有久視之道乎？強使聞之，則若驚若疑，旋進旋退。輕則爲之棄斥，甚則爲之誹謗。雖日誘而歲誨，寧肯信受而行之乎？其間倘有一二負志自高者，或聞斯道，亦只資談益辯而已，焉能勤行之哉？今子抱拔萃之才，聞甚高之事，宜當鋤其塵俗之態，誅其懈怠之心，則金丹可煉成也。我明告子，人生若飄風焉，忽忽而已；世事若無涯焉，何有了期。以忽忽而待無涯，抑又殆爾。暇時子能知某

人未可就事，某人年復衰老，某也貪，某也執，皆未之期許也。今子以某事未了，某事未償，必待了償此志，而爲身謀者。何知人之明也，而自知之暗也。先哲云：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我七真祖師，皆向重陽翁一言之下，翻然改轍，更不遲疑。谷陽子倘能體我拳拳懇懇之意，自茲已往，刻日爲年，厚樹其德，爲天下式；積累其氣，爲天下谷。用谷神以和戊己，配坎離而變純陽，則神仙地位，指日可至，又何所不了哉！殷勤書此，且戒且贈云。^①

（八）“復陽子”歐陽玉田、“全陽子”周草牕

歐陽玉田、周草牕，都是江西廬山人。兩人都非常注重行爲操守。陳致虛說，歐陽玉田清高，“蓋恬淡爲心，機圓應物，素有志於物外，惟恐此身之墜於塵籠也。故平居暇日，群而不黨；處稠人廣衆，和而不同。”遺憾的是，歐陽玉田修行的金丹，因未遇真師，只是“拘於枯坐而已”。相比較於歐陽玉田，周草牕自幼聰穎，習程朱理學，“持己以方正，爲德先孝友，主乎忠信，立其誠意”，是典型的君子儒。周草牕平素衣冠有別於常俗，“猶善場屋之文，此其志有未艾”。可是，當與陳致虛相逢於湓江，“方知性理之學，程朱未嘗不究，今知其有未至者”。陳致虛向二人陳說仙佛之學與世學之不同，使歐陽玉田和周草牕大開眼界。他們陡聞至祕，遂起驚疑。陳致虛因此“從容引喻，以漸爲堤，又摘丹經中最警句而啓之，復以正言而析其輕易，必其堅固，增其智慧，然後授之”金丹大道之理。所謂金丹，即老子觀妙觀竅之道。老子所觀之妙，即無爲而無不爲；

① 陳致虛《與谷陽子周允中》，見本書《上陽子金丹大要校注》卷六。

老子所觀之竅，即有爲而有以爲。無爲，就是安而行之；有爲，就是勉強而行之。修煉金丹大道，就是要人從有爲而有以爲，到無爲而無不爲。常人若只是有爲，不是煉丹成仙，而是速死之道。因此，陳致虛說，他之所以給歐陽玉田取道號爲復陽子，爲周草牕取道號爲全陽子，用意只在“以其不全而圖其復全也”。陳致虛認爲：“世之千蹊百徑，俱不能復而全之，唯金丹之道，可以復全。復者何也？要我真陽之復歸也。全者何也？要我真陽之純全也。”他進一步告訴歐陽玉田和周草牕，金丹之道，重在三事，即得口訣而心傳、決烈而勤行和以定而制動。得真師之口訣和心傳，則獲悉真正的金丹大道之奧旨，而決烈勤行、定以制動，則在於二人用功如何。他告誡歐陽玉田和周草牕說：

昔正陽之授純陽也，以十事而歷試之。重陽之授丹陽也，以分梨而十化之。前聖後聖，艱難若此，吾之與子，曾不一試，然而盟誓至重，子其守之，上不愧於神明，中不負於師資，下不差於同學。三者即備，二子之金丹必成。金丹成而聖胎圓，聖胎圓而真人現。於是時也，則身外有身，皆分內事。神仙之道三十八傳而今付二子，宜相矢勵焉！^①

（九）“心陽子”余觀古

心陽子，姓余，名舜申，號觀古。江右武寧（今江西武寧）人。因九宮山橫貫於湖北的通山與江西的武寧兩縣，因而余舜申也可稱爲九宮山人。

^① 陳致虛《與復陽子歐陽玉田、全陽子周草牕》，《金丹大要累行卷之十二》。

余舜申與陳致虛兩人，彷彿前世就有因緣。當乙亥（1335年）六月八日陳致虛到九宮山拜會余舜申之時，兩人“一語投機，芝蘭其香，煙霞同味，劇談之外，則暢飲啣杯，丰神灑落，揚眉吐氣，議論高遠。拂意者，弛然而不答；快心者，作焉而不辭。飄飄匪塵俗之拘，翛翛然物外之趣。”更令他們驚異的是，在暢懽之餘，相詢年歲，“始知年俱上章攝提之季夏，日既同，而生之時又同”，真可謂“是真同年也，不免道亦相似”。再一徵詢，原來，陳致虛是江右之廬陵人，而余舜申是江右之武寧人，同出一江右，是其地相同。此外，陳致虛字曰“觀吾”，而舜申之號曰“觀古”，是兩人名字又相同。還有，余舜申家居九宮山頭，而陳致虛家居三山高處，是居亦相同。他們倆還有許多相同之處，如都誦老莊之言、明周孔之易，又如都好戴晉代之冠、樂堯舜之道。陳致虛感嘆古人“多癖此而非彼”，而今他與余舜申之間，已難分彼此，“非唯道相似，是均所同也”。

當然，余舜申與陳致虛相見之下，彼此契心，並不意味著兩人就沒有差異。陳致虛說：“就其間審有同而異者，予借名觀吾者，止乎一己而已，而舜申之號觀古者，蓋善觀乎古人者也。以道德仁義觀乎古人，是得古人之心也；以禮樂文物觀乎古人，是得古人之實也。觀古而希堯，是堯而矣；觀古而希舜，是舜而矣。此觀古之所以為勝也。且吾有大不勝於觀古者，予之癖於金鼎火符之道也。”這也就是說，余舜申雖然博學多識，但是對於金丹大道，還是有所不足。而這恰好是陳致虛所擅長的。當然，他們有各自之所長，正可以相互取長而補短。如果說，是他們之間的相同之處，成就了他們之間的契心之交，也可以說，是他們之間的相異之處，成就了他們之間這一段難得的師徒之緣。

余舜申與陳致虛“參杯交賀”，彼此以心契心，感嘆人生之希

有。余舜申因而請求陳致虛若“還能以金鼎坎離之道、龍虎神化之旨，以相授受，庶足其所同”。陳致虛應之來年再會。哪知余舜申對於探求金丹大道之志彌堅益切，再三懇請傳授。陳致虛乃箴之曰：

金丹大道，必先積德而後可聞，否則爲之顛踣。今子餌於財利，繫於計慮，殉於嗜慾，狎於嗔癡，如是而求德，誣也，如是而求道，難也。故道之與德，如陰之與陽，二者不可一缺。若陰而無陽，不得謂之道；若道而無德，未可言金丹。

陳致虛的意思是說，你余舜申還在俗世的名利場中過活，離不了嗜慾和嗔癡，而求取金丹大道，首要積德修身，不能無德而求道，猶如植樹，不能露其根而欲樹能長。余舜申聽罷，深“發其悔艾之辭，將刈嗔癡之妄”。陳致虛乃授其金丹祕旨。“觀古心言下悟，乃覺疑信在人心也，而彼乾金在坎心也，方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遂更名曰心陽子。”^①

（十）“西陽子”張性初

張性初，潯陽（今江西九江）人。早年曾從趙友欽學道，得道號“玄白”。因此，與同爲趙友欽丹道傳人的陳致虛爲同門師兄弟，這也正是陳致虛之所以稱“性初兄”的原因。後來陳致虛到九江拜訪張性初，並反爲張性初所拜爲師。

據陳致虛《與西陽子張性初》一文所載，陳致虛與張性初曾先後在衡陽等地追隨趙友欽學習金丹大道，但當初兩人並不一定相識，只是在陳致虛隨趙友欽學道時，聽趙友欽親口向他提到“潯陽

^① 陳致虛《與心陽子余觀古》，《金丹大要累行卷之十二》。

張性初者，吾以玄祕授之矣”的話。這說明陳致虛從趙友欽那裏得授丹道祕旨較張性初要晚一些，同時，這也說明，張性初不僅從趙友欽那裏得授丹道祕旨，而且還可能是趙友欽比較欣賞的弟子之一，否則趙友欽不會向陳致虛特別提及這位張性初從其得到玄祕之事。

陳致虛在衡陽從趙友欽得到丹道祕旨之後，西行傳道求仙，在成都又有緣遇上了一位青城老仙，並得到這位青城老仙的信任和器重，“以青城所祕之道，悉授無隱”。在西南求仙傳道六年後，陳致虛回到江南故地，船泊湓江（地處九江），想起了當年趙緣督恩師所介紹的在九江的這位同門大師兄，即張性初，便下船前往拜訪看望。師兄弟見面，自然格外親切。陳致虛提到當初趙緣督恩師向他特別提起張性初師兄得授金丹祕旨之事，張性初以實相告，“謂畢得趙老師之語”，還得到趙緣督所賜的道號，曰玄白。至此一言之下，兩人針芥相投。當得知陳致虛辭別趙緣督老師之後，又到西南得到青城至人傳授金丹祕奧，張性初求仙心切，復欲請求陳致虛授其所得青城之旨。本來兩人是師兄弟的關係，如果陳致虛接受張性初的請求，等於又將師兄弟關係變成了師徒關係，這當然有失通常的儀範，陳致虛未能答應。但是，張性初“盟心不倦”，而陳致虛又“強辭不能”，最終不得不接受這亦師兄弟亦師徒的關係。他說：

僕觀玄白，根器清一，才德具備，且世儒業，隱於醫者，以富其德也。然猶慮其因循遲悟，殷勤勵勉再三，直須黜其聰明，移其執著，發其決裂，奮其精神，冀其疾早下工，以求天上富貴。史云，有其人，有其才，無其時，君子弗行也。今玄白作太平閑暇之人，是得其時，而又有其才，以當急爲之，而不可更

待也。純陽翁云：“下手速修猶太遲。”彼中下之流，欲待功成志滿，方謀成就茲事，噫！流光奔電，過隙飛星。是以仙翁歌云：“流珠流珠，役我區區。忙忙汲汲，忘寢失哺。三十年內，日日長吁！吾今六十，憂赴三塗，真人度我，作大丈夫。”以仙翁精勤如此，尚有六十之嘆，況後學者乎！^①

陳致虛也正是有這一層的考慮，纔答應將所得青城至人的金丹祕旨再傳授給張性初。張性初聽罷陳致虛的分析，頓悟光陰迅速，便生起勇猛之心，直想儘快修煉成就。陳致虛忙勸告說，昔有神仙宋玄白，在修煉金丹大道之時，總擔心暮景箭催，雖費盡辛苦，只是同塵煉俗，辟穀服氣之類，而所到之處，或以金帛買幾個小妾服侍，去則棄之。真是奇怪百端，舉世莫能測度，而今你也稱爲玄白，千萬不要倣倣那個宋玄白。那不過是左道旁門，不是真正的金丹大道。你現在仰慕宋玄白，猶如當年宋玄白仰慕劉玄白。而劉玄白演《龍虎上經》，有曰：“玄白生金公，巍巍建始初。”這句話，道盡了萬卷丹經的奧祕所在。玄就是陽中之陰，離中之黑；而白即是雌中之雄，坎中之白。坎中之白，爲金，爲鉛，爲虎，爲氣；離中之黑，爲砂，爲汞，爲龍，爲精。人稟於天之真精和地之正氣而得以生長，保養此真精、真氣而不泄者，是號無漏真人。只可惜，世人總是貪纏愛慾，到了老年，陰將純而陽將盡，此時突然想到要返老回陽，惟有道者以煉金丹大道纔能够成就。其實，要知金丹大道，不過只是一陰與一陽之道而已。乾爲物陽，處於東北之鄉；坤爲物陰，生在西南之地。《易》有“西南得朋”之說，就是以陽而求乎陰，以玄而生乎白，以汞而迎乎鉛，以虎而配乎龍，

① 陳致虛《與西陽子張性初》，見本書《上陽子金丹大要校注》卷六。

以神而合乎氣。而西南者，是庚申之位，月魄所由生。人也一樣，所以說“與日月合其明”，即是使玄白體月之象，取光於日，聚精會神，煉身還虛，陰盡陽純，金丹赫赤，真人出現。至此，則大丈夫之事（成仙）就完成了。

張性初聽後欣喜不已，感覺前所未聞，此前的疑惑，完全冰釋。陳致虛趁勢“使將登彼西山望月華，直向坎宮復陽氣，身心寂爾不動，鉛汞自然有餘，是謂長江之上，當應龍沙之識，乃取類於西南，復號之曰西陽子”。

（十一）“南陽子”徐仁壽

徐仁壽也是九宮山人，仁壽是其字，自號“南山”，並在其所居之室掛一匾，曰“如愚齋”，因此也稱“如愚齋主人”。

徐仁壽是好道修道之人，求仙修道近四十年，取室名“如愚齋”，乃倣倣顏回終日不違之意。他對道門先進非常敬重，對於當時有一定影響的陳致虛，自是禮敬有加。陳致虛每次到如愚齋拜訪，徐仁壽都供上好茗相款待。兩人品茗談笑之餘，“或稍閑，步眺登山覽秀，俯泉濯流，故得盡其所以者”。徐仁壽慕道四十年，曾拜師授受，但自謂“知玄關一竅在臍下三寸，乃不知玄牝乃二物；知黃庭去絳宮不遠，而不知下手着落”，因此，希望得到陳致虛的指點。陳致虛為徐仁壽好道之心和修道之勤所打動，深感為師者當明示金丹之旨、鶴胎龜息之語，徐氏此前所遇之師，很可能非名師而誤授了丹道。他告誡徐仁壽，學道之人，要心清淨，忘七情，定六根，“六根定，則精氣全；精氣全，則鉛汞生；鉛汞生，則金火旺；金火旺，則聖胎結；聖胎結，則還丹成；還丹成，則真人出現，而神仙之事畢矣。且西南為人門，又類同，則陰陽全。南山向人門，而取類於陰

陽，故復號爲南陽子云。”^①

（十二）“南陽子”張彥文

張彥文，未知何地人氏，爲官多年，年踰不惑，從不爲功名利祿所動心，“以善自愛，雖刀筆間未嘗以一毫不善欺於心，日則內省而不疚，夜則修己以安仁”，顯爲官吏之身，隱爲修道養生。因緣遭逢，張彥文結識陳致虛，並拜師求其“金鼎火符之祕”。陳致虛此前並不瞭解張氏已學之道法，只是見其懇款益勤，捧香盟告，感佩張彥文求道心切，便收其爲道徒，爲其取道號爲南陽子。這是上陽子門下繼徐仁壽之後的第二位南陽子。

像世上許多好道求仙者一樣，張彥文此前曾得到過多位師家的傳授，有運氣而調息，有咽呵而按摩，以心腎爲水火，以肝肺爲金木，有採戰之術，有烹煉之說，後來雖遇人略指金丹之妙，但仍不知下手之處。這使陳致虛再次感受到“世之盲師引入邪蹊者，多不入空寂狂蕩，則流而爲情僞愛慾，可勝嘆哉”！他感受到張彥文求道素有定見，不願意被旁門曲徑所引誘，便授之以金丹大道，曰：道本無爲而無不爲。所謂無爲，就是玉液大丹；所謂無不爲，就是金液還丹。祖師謂“藥在西南是本鄉”，就是說的還丹。《周易》中所謂“西南得朋”，也是說的還丹。佛門所謂“一口吸盡西江水”，還是說的還丹。金丹雖然易知，但是最難的是把握火候。什麼是火候？就是丹經中所謂“三日月出庚”、“兩七聚”之類。他勉勵張彥文說：

道惡乎隱，今子以壯盛之年，行此還丹之道，盡無難耳，恐

不爲也。僕所以爲隱者，以子之學無止，而優於善。由今而往，陰行方便，不求人知，斯爲積德之第一助。許旌陽傳紫金翁，撰常取而覽之，異時行滿功成，必並駕乎紫清翁矣。^①

(十三)“來陽子”李天來

李天來，不知其籍貫如何，從陳致虛所言在留寓秦淮時李天來前來問道來看，當是生活在金陵（今南京）的人。陳致虛《與來陽子李天來》提到“僕留秦淮，（李天來）歷歷求請”等語，其中所謂的“秦淮”，應當不是周冶博士所說的秦淮間，而是指南京的秦淮河，實指金陵。陳致虛同文提到“時有良朋霞友如張工部、張臺郎、王九江、王架閣四公者，必將匡規而精進焉”，而在陳致虛《與回陽子張工部》一文中明確提到他與張工部結緣，是在“僕寓金陵”之時。

在結識陳致虛之前，李天來已於江湖之間求仙道多年，但是從陳致虛見到李天來後的感覺來看，當是“略聞其端倪，實未造其至祕”。但是，李天來對求仙修道之心是急切而堅定的，因此，當他有緣結識留寓秦淮的陳致虛時，“歷歷求請，孜孜不倦”，希望上陽子陳致虛能夠傳授金丹大道。陳致虛爲其誠心所打動，便收他爲徒，取道號曰“來陽子”，並勉勵李天來：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凡今之世，強辨橫流，論而至於邪僻空虛，萬言而不可回者，每於此惜乎！今得聞斯道，天之與也，宜厚樹德，勤而行之，期於必成而後已。時有良朋霞友如張工部、張臺郎、王九江、王架閣四公者，必將匡規而

① 陳致虛《與南陽子張彥文》，見本書《上陽子金丹大要校注》卷六。

精進焉。我明語子金丹之道，既得而聞，可不煉己而成之乎！去貪慾，煉己也；防閑邪，煉己也；降穉龍，煉己也。煉己功熟，則金虎之黍珠，亦易得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①

《道書全集》中的《群仙珠玉集》卷三中，收錄有署名“來陽子”的兩篇金丹詩歌，即《青龍歌》和《白虎歌》。周治博士認為：“其於丹經只推崇《參同契》、《悟真篇》，批判三峰採戰等旁門邪徑，並有‘一時火足成丹易’、‘上德無爲無所爲，下德爲之有以爲’等語，與陳致虛一致。尤其是《青龍歌》中所述聖凡對待酒色財氣的異同，更是與陳氏《金丹大要》卷四如出一轍。”因此，他懷疑這兩首詩即是李天來的作品。這有一定的道理。雖然《群仙珠玉集》前兩卷主要收錄南北二宗祖師的丹道詩詞，但是也收錄了一些未知名者的煉丹詩，況且在“來陽子”的兩首詩之後，收錄了“上陽子”陳致虛的《判惑歌》，這說明收錄來陽子李天來的丹道詩是完全可能的。這裏也說明陳致虛的弟子對其金丹大道的弘揚在教內外是有一定影響的。

（十四）“回陽子”張工部

張工部，名毅夫，號定齋，爲當時的朝廷官吏，可能任職朝中工部，而稱爲張工部。陳致虛說他遊心高遠，志尚清虛，見善勇爲，推仁履義。居官三十年，未嘗以貪妄欺其心。行年五十七歲時，得機緣結識曾從陳致虛得授丹道而同爲官宦的初陽子王舜民。王“觀其德純氣裕，舉高尚之事以關之”。這裏所說的“高尚之事”，當然

① 陳致虛《與來陽子李天來》，見本書《上陽子金丹大要校注》卷六。

是指求仙修金丹大道之事。經王舜民這麼一鼓動和介紹，張工部對金丹大道就動了心志。所以，陳致虛說，如此一位“尚志清虛，見善勇爲，推仁履義，居官三十年，未嘗以貪妄欺其心”的朝官，在近花甲之年時得遇王舜民弘宣金丹大道，真是“彼造物者爲欲使聞高尚之事，將以厚之也”。

周治博士說，張工部與陳致虛相識於王舜民處。可是，我們從陳致虛《與回陽子張工部》文中看不出此種信息來。該文似說，張工部先從王舜民那裏得知金丹大道之事，並產生了學道的志嚮，後來陳致虛得緣寓居金陵時，可能是在王舜民的引介之下，要求拜陳致虛爲師，求金丹大道之祕旨。當時張毅夫“勇決永進，誓詞有曰：‘竊位於朝，忝官三品，篤志斯事，未遇明師。’”陳致虛被張的真情實語所打動。經過十多天的交往，陳致虛發覺張毅夫求仙修道之志“誠堅信恪”，感嘆張毅夫與丹道因緣深厚，況且其號定齋，恰如《易傳》中所謂“知止而後有定”，又如佛教中所謂“戒生定，定生慧”。道教丹經提倡“以定制動，以逸勝勞”。而其定齋之名，正是合儒、佛、道三教所倡大定之義。由是，他決定收張毅夫爲道徒，並爲之取道號曰“回陽子”。爲什麼要給張毅夫取這麼一個道號呢？陳致虛說：

厥夫人之初生也，稟太極二儀至精之氣，胎乎質而孕乎秀。既有此身，渾渾沌沌。長而且大，盛壯而不知洋溢。時無生質之聖，勇行至真之事，遂因日月夜作，誘乎七情之場，忽全而虧，圓而缺忽。高尚之士，缺則圓其復圓，虧則全其復全，猶如天上之月缺，已而一陽復生於庚，輝光再吐。復者，回也，僕謂回陽子者，宜不虛說。“二物會時情性和”，回陽也；“玉液先下水中銀”，回陽也；“甘露降時天地和”，回陽也。則回陽生，

以定而生慧，以定而知止，以定而常應，發大堅固與大智慧，作大成就。異時真人潛深淵，男子且懷胎，陽神自出現，此豈不謂高尚之士乎？雖然，吾得勉之。《傳》云：“知之非難，行之惟難！”《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回陽子今聞聖人之道矣。不爲凡言所亂，不爲魔障所惑，勇猛精進，力行不倦，三千功，八百行，親行佛子向上事，則神仙地位，指日可登。^①

（十五）九宮山羅洞雲

清代光緒朝傅燮鼎重輯的《九宮山志》卷四中的《仙釋》部分有《陳致虛傳》云：

陳致虛，字觀吾，丹號上陽子，廬陵人，師事趙真人，深得內丹之訣，著《金丹問答》（可能是《金丹大要》——引者注）及《參同契註》，喜山水，數至九宮山。初來時，明素蟾爲之屈服，繼與羅洞雲交，後又深契車蘭谷，有與三人書。自宋迄元，在世一百數十年，洵仙叟也。

這段記述，除了所謂《金丹問答》可能是《金丹大要》之誤，還將陳致虛誤爲宋代時人而推斷其年歲踰百數十，此外基本上是可信的。尤其透露出，陳致虛與九宮山有著不可思議的甚深之因緣。上文已提到的陳致虛所授道的弟子中，許多都是九宮山人，如碧陽子車蘭谷、宗陽子明素蟾、心陽子余舜申、南陽子徐仁壽等。這裏又提到一個重要人物，即羅洞雲。羅氏何許人也？

同樣據《九宮山志》卷四中的《仙釋》部分記載：

羅希注，字景山，號洞雲，道號彌邊先生。建交泰庵，與其

^① 陳致虛《與回陽子張工部》，見本書《上陽子金丹大要校注》卷六。

徒談《易》，依先天乾坤後天離坎、先天坎離後天震兌之位，證泰互歸妹以明生生不息之義。元世祖徵聘江南高士，希注應詔赴闕，年老而顏猶童。璽書累降，令興復西山玉隆。上陽子陳至虛為《交泰庵記》，並貽以書，名重一時。

羅希注既是元世祖徵聘的江南高士，應詔赴闕，自然是當時的高道。趙孟頫撰《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宮記碑》說，宋人築建的江南道教名觀瑞慶宮在己未（1259年）蒙古大軍攻剋江南之役中毀於盜，後來沖隱大師封大本與其徒立志興復，經過三十年的努力，到羅希注手上終於完成。至元丁亥（1287年）趙孟頫奉詔赴闕，在京師結識已應徵入朝的羅希注，兩人由此結交。趙稱讚“羅君方以道術受知聖明”^①。位於江西南昌郊外的西山玉隆山，本是許旌陽弘道度人之地，號有太釋玉隆騰勝天，起於晉，盛於唐宋，歷代均為朝廷護持的道教重地^②。金元之際遭毀，羅希注受皇上之令，接手興復，可謂任重道遠。而陳致虛到九宮山時，因緣殊勝，與這位受朝廷重用的高道羅希注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雖然論社會地位羅希注比陳致虛要高，但是羅希注非常敬重陳致虛，兩位高人真是惺惺相惜。須知羅希注是正一道士，而陳致虛是全真道士和金丹南宗道士。他們的惺惺相惜，反映了當時元代社會政治統一大潮下中國道教不同宗派的大融合特點。

羅希注當年在九宮山築有交泰庵，時人也以“泰庵”為之號。泰，《周易》中有重乾之八而為泰，又有坤上於乾而為泰，《泰卦》彖

① 趙孟頫《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宮記碑》，載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第868～869頁。

② 柳貫《玉隆萬壽宮興修記》，載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第930～931頁。

傳有“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交泰庵之名，即源於此。

羅希注不能說是陳致虛的道徒，但兩人相互仰慕、相互影響是毫無疑問的，這從陳致虛《九宮山交泰庵記》一文中可見一斑。陳對羅是極為推崇的，如謂：“九宮山欽天瑞慶宮羅洞雲，傍水分雲，誅茅築室，柴門無俗，心遠地偏，竹洞荷灣，峰迴路轉。相依於認真巖下，往來乎噴雪巖前。日出籬東，映薔薇之明露；風從花裏，遍菡萏之浮香。月到天心，梅傳春信，明窗淨几，座對黃塵，茶碾丹爐，門迎仙客。喜蔚然而深秀，宜隱者之盤旋。此其庵所以作也。遂以交泰扁其意，擬泰者安也，庵者居也，以避喧而寄安居之所，取《易》之泰，君子道長之義，又合《南華》宇泰定之說也。而良朋雲友，王公大人，並以泰庵而爲其號。”

爲交泰庵寫碑記，是羅希注的徒弟庭章邀請的。當時陳致虛在古洪（屬今江西）遇會庭章。“因得聆起居狀，且徵吾言以記之。僕喜庭章簡而不煩，直而好義，雖未覩交泰庵之勝，遠想其規模之可書，上陽子乃樂而記之。”他在文中稱讚羅希注“真道尊德貴之棟梁”，雖然七十有二，却“眉疎髮堅，臉桃膚澤，倘其平時，務與外馳，慳於內養”，在京師六年之後，又接朝廷興復玉隆祖庭之令，毅然擔當重任。陳致虛說：“古人八十猶煉還丹，以其陰極盡而汞未乾。今泰庵行壯神全，德厚氣裕，其推鄭當時好客之心，肅微妙玄通之士，培養根果，熟辨時節因緣，則行有所得矣。”他還說，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我師趙緣督釋之曰：“執者，有之在己，內丹已成，嬰兒漸大，隱顯靈變，莫測神通，出入安居平易，泰然自得，無所不通。”“泰庵（羅希注）真是之謂歟？其服老子之言歟？”他更期待“異時泝九江，登九宮，遊逍遙，謁玉隆，借交泰，以養

吾之丹。安爐取鼎，會有其人，當必見所見，而遇所聞。”^①

(十六)“得陽子”夏彥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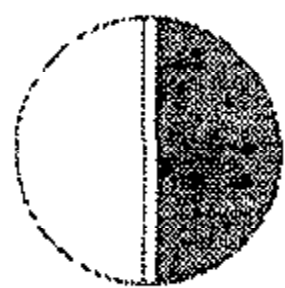
夏彥文，錦城（今四川成都）人。年甫半百，有心於養生修道之學，參學至堅，醫卜百家之書，莫不極致。至於道學，尤為盡心，對於各種旁門小乘，多聞博採。然而對於真正的仙佛不二之旨，未知入頭處；對於玄牝之門，更不知下手處。原因就在於未能遇到真正的金丹導師。

至正辛巳（1341年），陳致虛到湓浦（亦名湓江，即今九江市），得以與夏彥文相見。陳致虛“見其神情高邁，骨相清新，且其江湖所得妙濟丹方，逢人即能方便，授受不靳”，稱讚夏彥文此舉，亦是“濟人一德”。夏彥文對陳致虛的金丹之學非常欽崇，閱日，即行盟拜師，希望陳致虛能授其仙佛不二法門之旨。陳致虛因材施教，開其懺悔之門，去其驚疑之想，堅固其志，發其智慧，然後授之不二法門，即一貫之道，即還丹之旨。

陳致虛告訴夏彥文，丹道有內外二丹之說，即一順一逆。順則生人、生物，逆之則作佛、作仙。世間凡人，不懂得丹道順逆之理，愈迷愈遠，泊於名利嗜慾之場，投老而無悔悟者，多已晚矣。如果是上根靈變之人，雖處於世間法中，而能求出世間法，並能得真師之指引，深信勤行，就能立躋聖位，並不難成就仙佛。現在所授於彥文的，就是這一貫不二的內外二丹之道。他勉勵夏彥文說：

純陽翁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悟真篇》云：“若要修成九轉，先須煉己持心。”未行煉己之功，切莫求丹採

^① 陳致虛《九宮山交泰庵記》，見本書《上陽子金丹大要校注》卷六。



鉛。若欲下手成功，先須煉己持心。今彥文子，即得師傳的旨，次得煉己之功，又得持心果熟，又得因緣時節，又得遊神州赤縣，又得挹黍米之珠，豈不得仙而得佛耶？^①

夏彥文欣喜而得上陽子的金丹修煉入門之道，並得上陽子賜其道號曰“得陽子”。

（十七）“扶陽子”趙仁卿

趙仁卿，濮之朝城（今山東、河南交界）人。為古洪的官吏。他也是在陳致虛弘道於古洪時而拜師學道的。陳致虛《與扶陽子趙仁卿》一文中提到，趙仁卿在案牘之暇，經常向陳致虛探尋修身養生之道。

陳致虛對於官宦之人求金丹之道，向來要先考察其為政、為人與為身之道，即他所謂的廉、明、能、仁四項準則。廉明者智，能仁者勇，惟仁者實。在陳致虛看來，人之前程，惟廣而普及於民物，即聖門智、仁、勇之謂。如果廉而不明，則非廉，是罷軟；如果明而不能行，則非明，是好察；如果能行而不仁，則非能，乃酷也。如果能達到這四個方面，一定是全才，當然必是學仙成佛之才。

正是從以上標準出發，陳致虛得知趙仁卿為官近三十年，從不以一毫欺於心，雖積金盈斗而不肯易其志，雖貴勢炙人而不敢移其操，因此艱難辛苦，風雨霜露，備歷其間。現在趙仁卿到了知天命之年，猶如金之在冶，愈煉而愈明，並對養生修身之肯綮，願聞一二而行。陳致虛正是考慮到“以仁卿之有守，此所以正其心也；知仁卿之不妄，此所以修其身也；喜仁卿之不欺，此所以積其

德也；嘉仁卿之順天，此所以養其壽也。然而心既正，則邪不能干；身既修，則病不能入。善治民，則德愈厚；實其氣，則壽亦長。養生之說莫盡於斯。仁卿其唯之歟！其亦志之歟！其亦善之歟！其亦行之歟！行之於身，則扶陽而抑陰；行之於人，則扶危而拯溺；行之於事，則扶正而却邪；行之於教，則扶道而合德，因號之曰扶陽子。”^①

（十八）“南陽子”鄧養浩

鄧養浩，古洪鄧氏子。字養浩，父命名希孟，曾自易其諱，曰順生。他雋拔不檢細行，不得正心誠意之道，以至於顛蹶，妄作妄求，爲人所不能理解，甚至被人相譏。就是這麼一個不爲世俗所理解的人物，居然與金仙佛道結下因緣。

在拜師陳致虛之前，鄧養浩就沈潛於仙佛之道。他曾先後師從於佛門的優曇僧和道門的化陽翁學習仙佛之道。在優曇僧那裏言下有悟，在化陽翁那裏得授丹道，可是，終日坐閱斯旨，仍不得門而入。他平素好博覽群籍，“尤能引其某者爲旁門，某者爲盲師，某者爲斜徑，某者爲運氣，某者爲採戰，某者爲空寂”。只可惜，一直未能真正進入修仙成佛之大門。當陳致虛傳道至豫章（今南昌），欲求正心誠意之人，語以修身久視之道時，一念纔舉，便引來衆多譏謗之言。只有鄧養浩，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用心聽了陳致虛講道一月有餘，鄧養浩仍不得其門而入，遂起驚疑，專門上前來請益。陳致虛瞭解到，鄧養浩每次靜定，便覺雙關夾脊如氣如雲，騰騰而上至泥丸，近似乎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之候。自此之後，對

^① 陳致虛《與扶陽子趙仁卿》，見本書《上陽子金丹大要校注》卷六。

於各方來談此道之人，都被鄧養浩斥爲野狐精見解。他自是自滿，甚至自稱爲彭真人，狂妄至此，終致大錯。

但是，對於鄧養浩這樣有相當修行經驗，又博覽群籍、自以爲是之士，陳致虛並不急於當下糾其偏錯。正如他所說：“僕之多聞其錯，而不敢是其錯；深知其非，而不敢直其非。豈僕之訥之懦之不敢也？蓋欲引挽之來，將漸濡以釋之也。”鄧養浩在問道於陳致虛的次日，又偕友人張受謙到，力邀上陽子到府上，列款再三，請求傳授其青城之旨。陳致虛瞭解鄧養浩整個求學問道與修行的經歷之後，嘉勉之曰：“子之志人高尚如此，使養浩早得青城老仙之旨，則豈但軒爆乎金塘、鍾陵間，必將超越八弦，追躅鍾呂而趨駕矣。今乃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瑩瑩猶赤子焉。若有適而不知其處，非惟無益，恫瘝乃身。”在陳致虛看來，世上的一些自負穎脫之才，多拘泥於自滿自是而譏斥人非，不能像鄧養浩那樣“詳其志誠，知其緣熟，箴其所短，挫其所狂，正其所疑，救其所失，懺其所往，直其所非，然後俾之暫盟師尊，發願兩間”。鄧養浩聽完上陽子的悉心勸導，不禁滂然拂淚，悲泣大悟。陳致虛也因此收下這位經歷曲折的道徒，授以青城所祕之蘊。

對於像鄧養浩這樣的求道之徒，陳致虛耐心勸導，反復叮嚀。他勉勵鄧養浩：

昔青城翁付囑斯道於絕響之域，叮嚀接濟，善自護持，今再付汝，其勉之乎。且行道不易，而積德最難，是老子曰：“道者同於德。”學道而不修德，猶行而無足；求道而不積德，猶饑而乏糧。汝其方便，汝其廣大，汝其積累，汝其勇猛，汝其堅固，汝其精進，營魄抱一，專氣至柔，滌除玄覽，明白四達。行王、馬以上事業，行佛子向上工夫。果如是，則吾將携汝手於

九天之上矣。^①

鄧養浩因此而成爲上陽子陳致虛門下的第三位“南陽子”。

(十九)“致陽子”趙伯庸

趙伯庸，與“扶陽子”趙仁卿不僅同姓，也是同鄉，即濮之朝城（今山東、河南交界）人。他近而立之年，志趣超然，讀書賦詩，英邁高古，出其製作，自成一家。至於性理之學、中庸之言，駕輕就熟，幾無所不通達。其名“中”而表曰“庸”，或源自中庸之言。一個偶然的機會，趙伯庸得以與來古洪之金塘弘道的上陽子陳致虛結緣，並被陳致虛收爲門下道徒，因得賜道號曰“致陽子”。

趙伯庸出身於儒學，對於陳致虛所宣揚的三教同歸之旨，格外有興趣。陳致虛深感“雖然師之於弟子也，與之無不盡也，言之無不誠也，囑之無不堅也，期之無不至也”，但是他一向注重因材施教，對於像趙伯庸這樣的弟子，“其必箴而歸之乎？其將勉而厲之乎？”他覺得，最重要的是要堅守“聞道之士，必先貴乎積德”的求學標準。所謂積德，即儒家所謂“孝悌之道，通乎神明”，佛家所謂“諸惡莫作，衆善奉行”，道家所謂“持其志，毋暴其氣”。德克則道備，行滿則功成。在陳致虛的教導之下，趙伯庸大悟：須知大學之道，在致知格物。對於佔世間絕大多數的中下之人來說，自負清高，不肯苦求真師口授，只空言曲論，以爲大道無語可說，這是何等的愚昧！上陽子爲弘傳金丹之道脈，謹守青城至人之訓，並非好爲人師。即便偶或蓬頭而頽巾，或紙衣而弊履，只是弘道行道之契機罷了，並非道亦如此，反遭世人誤解，甚至譏斥。這不過是說明世上

① 陳致虛《與南陽子鄧養浩》，見本書《上陽子金丹大要校注》卷六。

真正懂得大道的人實在太少了。令陳致虛深感欣慰的是，趙伯庸非平常之輩。陳致虛因弘傳丹道而往來湓浦多次，從第一次趙伯庸在市面上遇到他，就似知陳為有道行之人而敬拜，並招致家中款待。^① 這說明他們師徒之間不是一般的因緣。

(二十)“義陽子”韓國儀

韓國儀，汴（今河南開封）人。他如何結識陳致虛，未見史料說明。但是，他對陳致虛的金丹之道非常敬仰，數問道妙，往復不倦。陳致虛觀其“神壯氣裕，情淡誼高，剗劇若恬，接人以簡，志趣超然物外，襟懷渾如閑中，時盡優遊，年方英銳”，就決定收他為道徒，並取丹號“義陽子”。

針對韓國儀的根器和學習金丹大道的特點，上陽子重點給他傳授煉丹的火候奧旨。他說，世人煉凡砂火銀而成丹，往往先置鼎，後安爐，再看其火之可發，便是火候。或是慎其火之時到，或是察其火之無過不及，或是明其火之老嫩溫微，或是丹已成而急去其火，等等，都是火候。上仙九還金液大丹之道，也類此，需要關注火候。可稱之有以為之道，可稱之為無不為之道，還可稱之為善攝生之道，還可以稱之為善養氣之道。《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又云：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繫辭》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子》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他勉勵韓國儀說：

今以“義陽”二字與國儀者，取義於此。義陽子其盡人道而修天道，則仁與義兼而陰陽合，是抑剛與柔通，而仙之道成。

^① 陳致虛《與致陽子趙伯庸》，見本書《上陽子金丹大要校注》卷六。

義陽子其精進之，其堅固之，其寶固之，其善護之，其成就之，其廣大之，其信受奉行，宜毋忽焉。^①

(二十一)“真陽子”真息

真息，自叙爲哈刺魯之裔，奉議公之子。早年即羨慕金丹大道，只是一直莫得其究竟。癸未(1343年)人日，上陽子準備深隱梅山，有自號“真息”者特來訪道。這位真息，年方二十有二，說是不久前有位名何生善的人與他談起丹道之事，並推薦來這裏訪道於上陽子，希望能夠得授金丹大要之祕旨。上陽子初見真息，覺其爲學不正，氣習殊倫，以正心誠意爲先，以窮理盡性爲急，情真語簡，好篤志堅，非以往喜聞鮮行之輩所可比，收之爲道徒，取道號曰“真陽子”，並以《周易》的坎離之旨授之。陳致虛告訴真息，所謂長生之道，不過《周易》中所闡述的一陰一陽之道，也就是逆用陰陽之道，即以坎還離，逆用陰陽，性命雙修，以直養氣，這也就是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道。^②

(二十二)“東陽子”陶唐佐

陶唐佐，廣東東莞人。他追求丹道多年，直到古稀之年仍矢志不移，求還丹之方，只可惜一直未遇到真師指點迷津，總在旁門小道上摸索。即使如此，陶唐佐仍“參師匪怠，寢食不安，久而彌堅，信而逾篤”。

至正癸未(1343年)，月屆純陽，陶唐佐在東平(今山東東平)

① 陳致虛《與義陽子韓國儀》，見本書《上陽子金丹大要校注》卷六。

② 陳致虛《與真陽子》，見本書《上陽子金丹大要校注》卷六。

在享父的引介之下，得以在鶴兒山上拜會陳致虛，扣詢青城至人所傳金丹大道之玄祕。後來，他又多次不顧年高，拜謁上陽子，或於湖之塵，或於江之滸。來之即懇，求之益勤。已而具舟楫往來於宣（疑為今安徽宣城一帶）之上下，對上陽子更加禮敬，只求獲悉丹道奧旨。陳致虛深為陶唐佐“以遭逢因緣，不立崖壁，吐其純實，憑其精神，深念崦嵫斜暉，早求至道要妙。即據詞列愀，再拜投香，自知業障迷蒙，奉賚效心質信，真誠湛露，誓詞告天”的言行所感動，最後答應收下了這位實為長輩的道徒，並賜道號曰“東陽子”。

師徒二人雖然年齡懸殊，但陳致虛仍能因材施教。他直言東陽子，如來佛當年曾謂是事為諸天及人都驚疑，何以故？因為這是世間必不可少的可驚可疑之事。東陽子回應說，對於成仙作佛之世間大事，哪敢驚疑？只要一聞之，更當精進，甚至不顧頭顱性命。上陽子說，人們總是說起來容易，真做起來非常難。太上有輕傳不傳之辜，夫子有失言失人之訓。對於金丹大道，有人愛之，也有人惡之，有人議之，也有人詆之。求知而不得，故詆之；非大眾所可共聽，故議之。嫌我之獨得，故惡之；有覬覦之想，故愛之。對於這一樁大事，固有狐媚而求之於前，亦有蟄毒而毀之於後。當以生死大事而求之，而勿因愚俗一言而忽之。東陽子聽後瞭然於心，孜孜申盟，以求傳授丹道。陳致虛因此告誡說，還丹之術，煉己為先。信則行之，理無虛設，此外無他術，其餘都是旁門左道。他更向陶唐佐指出：“今以‘東陽’號子者，取紫陽翁有云‘金公本是東家子’之義。”從而勉勵東陽子始終不放棄對丹道的追求。

自此，東陽子懽甚而不勝，對於從前所讀丹經，參正之後悉皆契合。此後，一日、二日、三日，東陽子求證市面上之人，確如陳致

虛所言。^①

(二十三) 王祥翁

王祥翁，不知何地之人，是陳致虛西行途中在荆南時所遇上的一位道人，被陳致虛讚譽為“一偉器”，可以想見，王祥翁是一位難得的高道。王祥翁對陳致虛說，以前他曾訪謁禪林，深得其趣。再一打聽，原來他是應庵之後裔。王祥翁曾師從瞎翁，得傳佛門之道，重性功而貶斥命功，修道只求識取個空爛的骷髏。主張性命雙修的陳致虛當然不能完全苟同於瞎翁之言，認為仙佛不二，但“不當引人落草，千古之下惹人提掇，無有了期”。不過，他稱讚王祥翁“自侃侃灑灑而來，蘊利根智，得師印證之後，而唯獨一無侶，二六時中認主人翁，以此自照，比來請益，求脚跟轉處，一句乃為普說侃侃灑灑之真諦”。希望王祥翁“權以金剛為體，實以涅槃為用，淨侃侃作大獅吼，赤灑灑奮雄虎勢，得了便住，遇緣即宗，然後懸崖撒手，大休歇去”，這樣就達到成仙作佛的境界了。^②

王祥翁並不是陳致虛的弟子，但是，從《與王祥翁》一文可以看出，陳致虛與王祥翁是有深交的，而陳致虛批評瞎師“不當引人落草”，實際上也是勸告王祥翁不要將丹道完全看做是明心見性之學，而當是性命雙修之道。

(二十四) 定陽子

定陽子，不知姓甚名誰。在《藏外道書》五卷本《金丹大要》之

① 陳致虛《與東陽子》，見本書《上陽子金丹大要校注》卷六。

② 陳致虛《與王祥翁》，《上陽子金丹大要越格卷之十五》。

《積功卷第五》中，有一首題名《定陽子》的詩，應該是陳致虛寫給定陽子的。其中提到“今子年纔二十四，便把養生早究竟”，說明定陽子是陳致虛門下一位年輕有為的道徒，定陽子顯然是陳致虛為他取的道號。從這首詩的內容表達來看，與《累行卷第六》中陳致虛給其各位弟子所寫的信件基本上是一樣的，只是所表達的文體是詩詞而不是散文，故而收入都是詩詞的《積功卷第五》。

從這首《定陽子》詩中可以看出，定陽子早期肯定是學習“四書五經”，想走科舉考試的仕途的，好在年紀輕輕就覺悟到修道比走科舉仕途更有意義，便決定求仙修道，並得著機緣，結識了陳致虛。定陽子一定是非常崇敬陳致虛的，如詩云“我本天地大閑人，子乃推心加我敬”；也一定是像其他拜師學道的弟子一樣，經過正式程序被陳致虛收為弟子的，詩中有“覩了誓盟既非輕”之句，就是明證，同時“他人不如我同姓”，還透露出定陽子很可能也姓陳。他告誡定陽子，學道重要的是得遇真師相傳，更重要的是要相信真師的傳授（“自古聖師豈妄傳，汝今得聞切須敬”），要勤奮努力地去實踐，不管世人怎麼說，也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都應當堅定不移地繼續下去，而不能半途而廢，“從今若聞謗毀言，須要把得脊梁硬”。他特別強調，他所傳授的金丹大道，不是先命後性，而是先性後命，“此非三峰採戰術，亦非傍蹊與曲徑。那般都是狂邪師，邇來正塞邪返盛。”成仙成佛是人生最美好的境界，但離不開積功累行，“大羅天上有知音，但積三千功與行”。這首詩充分體現出陳致虛教導弟子的一片苦口婆心。它實際上不僅僅是對定陽子個人所說的，也是對全體陳門弟子甚至是廣大的丹道愛好者所說的，具有較普遍的意義。

(二十五) 歐陽天璣

在陳致虛《金丹大要》的《道藏》本、《藏外道書》本和海王邨本中，都有兩篇重要的序文，一篇是署名門弟子明素蟾的，另一篇是署名門弟子歐陽天璣的。在歐陽天璣的序末尾，有“至元改元旃蒙大淵獻歲除月門弟子廬山紫元歐陽天璣拜手序”。這說明歐陽天璣不僅是陳致虛的道徒，而是一定是在弘傳陳致虛金丹道脈上有重要貢獻的門弟子。在陳致虛的著作中，為其出版作序加以弘揚的，只有明素蟾和歐陽天璣。廬山是陳致虛弘傳丹道很重要也是經常去的地方，與九宮山和陳致虛的故鄉廬陵都是近鄰。在陳致虛的道徒中，廬山人比較多，如復陽子歐陽玉田、全陽子周草牕、西陽子張性初、玄陽子歐陽玉淵、一陽子潘太初等等。“廬山紫元歐陽天璣”，說明歐陽天璣是廬山人。而紫元是當時道觀名還是歐陽天璣的道號，難以確定。從嘉靖年間的《九江府志》來看，沒有紫元觀之類的道場，按中國傳統署名的習慣，紫元是歐陽天璣的號的可能性比較大。

陳致虛在給趙友欽《仙佛同源》所寫的序及《紫陽真人悟真篇三註序》等文獻中，多次提到從趙友欽和青城老仙得到金丹祕密之後，“受言藏之，未敢輕泄，後遇老師示沙裏淘金之訓，自爾傳者，百有餘人”。而陳銘珪在《長春道教源流》卷四中談及陳致虛，也特別提到他“元時得趙友欽金丹妙道，精於其術，四方受業者至衆”。這都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陳致虛的門弟子極多，至少也在百人以上。這裏所舉的只有二十餘人，其中還有非其道徒而與其有深交的丹門高道。但從這二十餘人就不難發現，在受業於陳致虛或受陳致虛影響的人當中，不乏受皇朝信重的高道，也有各地不同處境

的道人，既有全真道士，也有正一道士，而更多的則是社會中人。這其中，從年齡來講，有二十多歲、四十多歲、五十多歲、六十多歲甚至七十多歲的；從社會地位來講，有任職數十年的朝廷大臣及地方官吏，也有社會賢達、一般士大夫和丹道愛好者，甚至還有像真陽子這樣的蒙古後裔的丹道愛好者。更為重要的是，陳致虛對待不同的人，總是採取不同的弘傳和授道形式，因材施教，循循善誘，誠勉有加，苦口婆心。這些人，早年都以舉子業或讀研儒學為主，也有些喜好佛禪之教，陳致虛以他博覽群籍、弘通三教的深廣學識以及三教不二、仙佛聖是一道的丹道旨趣，容納、吸引和說服了衆多不同背景、處境及愛好的崇道者，讓他們能夠很自然地接受金丹大道的奧旨。這不能不說是陳致虛的過人之處，也是他能够在歷史上大力推動道教團結、南北合宗和丹道弘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三、陳致虛的主要著述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陳致虛的主要著作有《金丹大要》十六卷，《金丹大要圖》一卷，《金丹大要仙派》一卷，《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注解》三卷，《周易參同契分章註》三卷，《悟真篇註》若干卷。而後一種著作通常與薛道光、陸墅注合爲一書，稱《悟真篇三註》。

（一）《金丹大要》

《金丹大要》是陳致虛的主要代表作，目前發現至少有七個版本：

1. 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和上海書店出版的明代正統

《道藏》本，包括《上陽子金丹大要》十六卷、《上陽子金丹大要圖》一卷、《上陽子金丹大要列仙誌》一卷和《上陽子金丹大要仙派》一卷。

2. 成都二仙庵的《重刊道藏輯要》本，收入該本“昴集”，主要是《金丹大要》三卷本。

3. 巴蜀書社出版的《藏外道書》甲本，題名《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五卷，收入該本的第九冊。此本與《道藏》本相比，明素蟾和歐陽天璣的《金丹大要序》，題名變成了《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序》，同時多了一個周藩嵩嶽主人的《金丹正理大全序》。從周藩嵩嶽主人的《金丹正理大全序》來看，嵩嶽主人當為明代嘉靖時人，主要只是本書收藏者和刻印推廣者，如該序所云：“予不揣蕪陋，於是掃榻延請高真之士披閱哉。惜乎未得大行於世，後之有志於道者，無以為證訓，遂乃命工鋟梓，用傳諸方。”該書包括《虛無卷第一》、《上藥卷第二》、《妙用卷第三》、《須知卷第四》和《積功卷第五》，並非完整的《道藏》本，而是明代的一個民間私刻本。

4. 巴蜀書社出版的《藏外道書》乙本，題名《金丹大要》，無卷數，收入該本的第十冊。該本明顯是《金丹大要》的一個選本，其所選錄的《金丹大要序》，末尾明確署有“節錄陳上陽真人原序”字樣。所收主要是《道藏》本《上陽子金丹大要》的卷六至卷八部分，加上《上藥三品》、《說丹法參同十八訣》兩篇。

5. 中國書店出版的《海王邨古籍叢刊·道書全集》本，題名《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所收內容與《藏外道書》的甲本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周藩嵩嶽主人的《金丹正理大全序》，放在明素蟾和歐陽天璣兩序之前，陳致虛的《金丹大要序》在最末較《藏外道書》甲本少了“至順辛未仲秋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序”一段，且《藏

外道書》甲本“沐浴滌慮章第五”，此改爲“沐浴心慮章第五”。

6. 碧梧山莊影印本《金丹大要》，比較流行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重新影印出版本。該本是清代康熙年間浙江會稽人自稱“通微道人”的陶素耜刪節刊刻本，從目錄上看，明顯有“會稽參學弟子陶素耜刪訂”字樣。且在陳致虛《金丹大要序》後附有：“戊午年重九前一日，重荷陶子惠示玉谿子批註存存子五種，亟將此序補錄訖。中和居士並識。原本下少此一張，此指陶子手抄新得，以刻五種。此批在聖師五師七真之上頁。”而陶素耜在該本之前的《金丹大要、玄膚論緣起》中說道：

金丹大道，不明於世已久。丹經輩出，言理者多，未有直指真訣，如《金丹大要》、《玄膚論》二書者。陳上陽真人紹北派正傳，作此《大要》，綜列祖心傳，闡金丹精髓，洞徹真源，惟詞多重複，余稍爲刪訂，然不敢增一字。……余校而梓之，留與學道之士作問津圖籍，庶不迷於所往矣。

從這段話中看出，陶素耜對於流傳的《金丹大要》只是做些刪繁就簡的工作，也是目前所保存的各版本中篇幅最小的。值得注意的是，陶氏強調陳致虛對金丹北派即全真道金丹之學的繼承，因此，在其“刪訂”過程中，難免有所取捨，即可能將陳致虛闡述的南派之思想，予以刪除。這當然是一種民間私刻的版本。

7. 華夏出版社出版的《中華道藏》本，題名《上陽子金丹大要》，實際上就是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和上海書店出版的明代正統《道藏》本，包括《上陽子金丹大要》十六卷、《上陽子金丹大要圖》一卷、《上陽子金丹大要列仙誌》一卷和《上陽子金丹大要仙派》一卷。這個版本是新式標點本，由於各種原因，難免在標點上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

事實上，從陳致虛在《金丹大要》的自述來看，該書應該是十卷本，如其云：

《金丹大要》十卷，首卷虛無三章，以象三才；二卷上藥一章，以體法身；三卷妙用九章，以證九還；四卷須知七章，以驗七返；五卷積功詩歌，以分邪正；六卷累行序說，使無著象；七卷發真問答，接引群生；八卷修真圖像，示可印證；九卷越格擬古，最上一層；十卷超宗酌古，見性成佛。卷卷皆備鉛汞火候。

而為陳致虛《金丹大要》寫序的明素蟾和歐陽天璣，也都提到十卷本。事實上，清代編纂的《四庫全書》，也曾採進了陳致虛的《金丹大要》，只是《金丹大要》最終沒有收錄其中，只是列入“子部道家類存目”之中。《四庫全書總目》指明所用版本是浙江巡撫採進的十卷本，並說：

元陳致虛撰。致虛有《周易參同契分章註》，已著錄。“金丹”二字，其源即出於《參同契》“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為萬物寶”之語。自唐人專以金石爐火為丹藥，服之反促其生，是循名而失其實也。致虛是書，猶不失魏氏之本旨。其牽合老莊、佛氏之書，皆指為金丹之說，則未免附會。

《四庫全書總目》的這一評價，當然帶有明顯的偏見，這大概也是《金丹大要》最終沒有收入《四庫全書》的主要原因。很顯然，這種說法，與現在的各種版本都有相當的差別，好在這些差別並不特別影響《金丹大要》所述的金丹之道的內容實質及其在民間坊間的流通。

說《金丹大要》是陳致虛的主要代表作，主要是依據他的自述及後人的評價。陳致虛在《金丹大要虛無卷之一》中說，他自從趙緣督特別是青城老仙那裏“敬受以來，日夕兢惶，恐辜盟誓，且負所

望，盡將從前淺聞陋學，煩惱業識，盡皆脫去，長爲天地間一個閑人也。而爲囊中丹材罔措，兩稔於茲，訪侶求朋，將集吾事。乃不敢祕，焚香告天，啓白聖師、七真、五祖，遂乃引諸列仙丹經，作此《金丹大要》。其中冒禁詳述，開顯條說，直與後來學仙之士，闢門引路。”

陳致虛對於《金丹大要》所揭示的黃老之後所傳的中國仙道正宗的奧祕，充滿了自信，並極力予以宣揚，爲修道者提供方便。他說：

《金丹大要》，禪道俱明，仙佛同證，性命二者，皆要了知。既得了知，宜加精進。上陽子曰：是此《金丹大要》，訪諸仙聖之書，發明先天一氣之妙，開引後來之人，於中顯露泄漏尤多。夫此何故？是予早年素有此志，未遇真師，不明其要，閱諸丹經，杳難捉摸，思考不及，研窮無方，廢寢忘餐，每留此憾。

神仙之道，因執爲無，非遇聖師分明指示，則與凡流同歸腐朽。是因師指，盡以其間難形言者，悉皆詳述，作爲此書，名曰《金丹大要》，以續往憾，與後來人出隻慧眼。不可施於筆者筆之，不可發於語者發之。後道之士，因緣獲覩，是此《金丹大要》，如對聖師親相授付，當知火藥悉具，運用皆全。

上陽子曰：是此《金丹大要》十卷，首卷虛無三章，以象三才；二卷上藥一章，以體法身；三卷妙用九章，以證九還；四卷須知七章，以驗七返；五卷積功詩歌，以分邪正；六卷累行序說，使無著象；七卷發真問答，接引群生；八卷修真圖像，示可印證；九卷越格擬古，最上一層；十卷超宗酌古，見性成佛。卷卷皆備鉛汞火候。學道之士，首卷不悟須尋二卷，三卷不達四卷須知，次第熟覽，無一不備。

吾之成此《金丹大要》，多重言者，切之故也；多俗語者，顯之故也。寧免泄露，冒瀆真詮，然恐方來無直悟底。自非宿有仙骨者，不能聞是《金丹大要》之名，況云欲得而誦之乎？非有大因緣者，不能存是《金丹大要》之旨，況云欲得而了之乎？非有大智慧者，不能入是《金丹大要》之路，況云欲得而行之乎？非有大功德者，不能親是《金丹大要》之道，況云欲得而修之乎？

上陽子曰：大修行人，已證脫胎神化，若復得此《金丹大要》，可以再進向上功夫。其有十月聖胎已完，若復得此《金丹大要》，可以參證出入去來。若初下手得藥入室，是此《金丹大要》，可以保養全功。亦有聞道蒙惑懷疑所未決者，是此《金丹大要》中，有試金之石，即可辨驗過得實，疾早下工，更莫遲疑。

而在《金丹大要累行卷之十二·與復陽子歐陽玉田、全陽子周草牕》中，陳致虛更說出之所以撰寫《金丹大要》的一片苦心：

金丹一事，自長春老仙慶會而後，真仙聖師不肯降世者，百有餘年。凡今之士，直以爲無，若即自善於身，則於功行何在？乃作《金丹大要》十卷。書成之後，又慮世人非得口傳，寧有自悟！遂用携書謁蹕，屈己求人，稍有可招可挈者，莫不低首俯身，獎辭勸悔，冀進此道。或招詬罵，姑自忍隱，偶獲一人兩人之知，即來千人萬人之謗。但欲行道，不顧是非，遇諸訕則喜而受之，是法器則勉而進之。其間可及門者，則引之而入門；可入門者，則引之而昇階；可昇階者，則引之而登堂；可登堂者，則引之而入室。凡用心至於如此者，欲續大道於一綫，提流俗於火坑，使世知有金丹之道不誣也。

因此，可以說，《金丹大要》是最集中地反映了陳致虛金丹思想的作品，當然更是最集中地反映了元代修煉金丹之道的集大成之

作，也是當時最簡明易懂的作品。這也難怪在陳致虛之後，除了他的授業弟子，還有明清時期那麼多的金丹養生愛好者和高道不斷地以不同形式刊刻流通，予以提倡。

（二）《悟真篇註》

《悟真篇註》可以看做是繼《金丹大要》之後陳致虛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他在《上陽子註悟真篇序》中說道：

致虛首聞趙老師之旨，未敢自足，後遇青城老仙之祕，方知陰陽造化順則人逆則仙之理，無復更議。至如象月出庚，陽生火候之奧，青城之訓爲最的而易行，今不敢祕，乃《悟真篇》每章之下出數語者，則薛、陸所藏餘蘊，更爲申之，使後來人不迷於疑網。

噫，世之信道而行者，鮮而復鮮。金丹之道，未有若此《悟真篇》之親且切矣。上有純陽、海蟾之面授也，我重陽、丹陽諸老仙之語，亦與是合。況杏林、道光、泥丸、紫清，代相授受，皆以是而證仙道。世因稔聞而厭聽，此雖三尺孩童，亦知世有神仙之術。時人乃多訕謗者，抑不思之甚也。且青城翁授僕真訣，既而囑曰：後必有王侯大人求師於子，夫道不可禁祕，又不可妄泄。孰能審之？吾有一驗法，頗得其情實，今以授子，可沙裏淘金去也。僕承師授，寢食若驚，首授田侯至陽子，遍遊夜郎、邛水、沅芷、辰陽、荆南、二鄂、長沙、廬阜、江之東西，凡授百餘人，皆只以道全形之旨，至於以術延命之祕，可語者而無二三。非僕所敢靳也，彼器有利鈍耳。因書於此，使聞道者各宜勉旃。妙矣哉，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也。

現存於《道藏》本中的《悟真篇註》，並不像《金丹大要》那樣有

那麼多的不同的版本。但是，陳致虛的《悟真篇註》並不是獨立成書的，而是與薛道光、陸墅兩家的《悟真篇註》合為一書，稱《悟真篇三註》。

已故學者王沐先生在談到《悟真篇》時，針對明清以來對《悟真篇三註》的說法，指出：

至於三祖薛道光，許多人誤認為其為陰陽派，這是因為《悟真篇三註》署有薛名而來的。宋戴起宗認為，薛注是翁葆光託名。明王陽明則認為，是陳致虛的偽注。陳致虛編《悟真篇三註》署薛道光、陸墅、陳致虛三人之名，內容以陰陽丹法為主。王陽明在《書〈悟真篇〉答張太常詩》云：“《悟真篇》是誤真篇，三注由來一手箋。恨殺妖魔圖利益，遂令迷妄競流傳。造端難免張平叔，首禍誰誣薛紫賢。且說與君惟個字，從頭只看野狐禪。”王陽明是理學儒家，其攻擊道教的語言，難免有門戶之見，但這詩可以作為《悟真篇》薛注並非真實的旁證。

王沐先生還說：

薛道光本係僧人，自幼出家，號毗陵禪師，後遇石泰，授以張紫陽金丹祕訣，乃棄禪皈道，雲遊京師。其師石泰既非陰陽派，則戴起宗、王陽明指謫薛注為偽作，自屬可信。證以薛集《還丹復命篇》丹訣歌，都以自身獨修為主。^①

王沐先生的上述闡述雖然不無一定道理，但證據並不充分。因為，他和王陽明一樣，只是試圖說明薛道光的《悟真篇註》完全不同於陳致虛的《悟真篇註》，薛注不可能涉及陰陽派的思想，而陳致

① 王沐《悟真篇淺解》，第365～366頁。中華書局1990年版。

虛是完全大談陰陽派的修煉思想的。

其實，陳致虛並不是提倡陰陽派的修煉思想的。他並不反對正常的房事生活，但是，他反對傳統流行的“御女之術”。張伯端《悟真篇》有謂“不識陽精及主賓，知他那個是疎親。房中空閉尾間穴，誤殺閻浮多少人”。陳致虛解釋說：

陽精雖是房中得之，而非御女之術，若行此術，是邪道也，豈能久長？故佛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倘非真師指示陽精之路，則諸傍門皆為邪道。世之盲師，以採陰三峰御女之怪術，轉相授受，所謂以盲引盲，及臘月三十夜到來，反怨丹經虛誑，終不回思自己錯謬，故仙翁直露此詩。

而《悟真篇三註》所引薛道光對《悟真篇》此詩之注曰：

鍾離公云：“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蓋真一之精乃至陽之氣，號曰陽丹。而自外來，制已陰汞，故為主也；二物相戀，結成金砂，自然不走，遂成還丹。迷徒不達此理，却行房中御女之術，強閉尾間，名為煉陰。以此延年，實抱薪救火耳。《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克。”可不慎乎？

很顯然，這裏所顯示出來的薛道光，並不讚成“房中御女之術”，恰恰相反，他是持反對態度的。因此，硬是將《悟真篇三註》中所標明的“道光曰”說成非薛道光所注，還欠充足的證據。

（三）《周易參同契分章註》

陳致虛的《周易參同契分章註》是一本名著，這麼說，主要是因為這是他惟一的與彭曉等幾家《周易參同契》的注釋本並列而正式收入《四庫全書》之中的作品。《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六高度評價了陳致虛的《周易參同契分章註》：

元陳致虛撰。致虛字觀吾，自號上陽子。年四十，始從趙友欽學道，講神仙煉養之術。其說以金丹之道當以《陰符》、《道德》為祖，《金碧》、《參同》次之。又稱丹書多不可信，得真訣者要必以《參同契》、《悟真篇》為主。所作《醒眼詩》有云：“端有長生不死方，常人緣淺豈承當？鉛銀砂汞分斤兩，德厚恩深魏伯陽。”蓋於伯陽之書，尤所研討也。此乃所作《參同契註》，凡分為三十五章，與彭曉註本分九十章者不同。又謂曉以《鼎器歌》一篇移置於後為非，仍依原本置之《法象成功章》之後。其所疏解，亦皆明白顯暢，近時李光地註《參同契》，謂諸本之中，惟《漢魏叢書》所載朱長春本為最得古意。今以朱本相勘，惟首篇“乾坤者，易之門戶”云云不立章名，故自《乾坤設位》以下，只分為三十四章，視此較少一章。其餘章次，悉與此本相同。蓋朱本即抄此本而去其註，光地未考其淵源也。

《四庫全書總目》在說到宋俞琰的《周易參同契發揮》時指出，“是書以一身之水火陰陽發揮丹道”，“不及彭曉、陳顯微、陳致虛三註為道家專門之學”。而在說到宋陳顯微《周易參同契解》時，也提到陳致虛的《周易參同契分章註》，並對兩者進行了比較。另在說到明代蔣一彭的《古文參同契集解》時，也提到陳致虛此書。這些都說明陳致虛的《周易參同契分章註》在《周易參同契》的學術史上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至於陳致虛《周易參同契分章註》的主要內容，《周易參同契分章註》卷上《大易總叙章第一》中有所說明：

此章大義，總叙《參同契》之統指。乾坤為易之門戶，非便言金丹、藥物、火候。此書解者百有餘人，少能深造其奧，惟真一

子彭曉，雖知藥火而欠次第，乃章章指爲藥物火候，篇篇指爲丹鼎工夫。其中或恐後人附會，豈知仙翁述此一書，無重複語。上篇叙陰陽造化，煉成大丹之旨；中篇又細議還返、溫養、防虞之用；下篇乃擬法象，備露成丹之詳。上篇則次第而言，中篇復條例而布，何可淆混而不察！上陽子分而注之，分上篇爲十五章，以應上弦得丹之義；中篇爲十五章，以應下弦丹成之義；下篇爲五章，以應五行之成數。所分之章，取其旨意同者以爲一章，尋詳仙翁之本意，次第鋪陳，就中借託玄言，直指金丹、藥火、鼎器造化細密，使後來人易於領悟，遵而行之，從凡入聖，作佛成仙。其心傳口授之祕，又不敢施於筆者。噫！世人器德涼薄，誹謗易生。是以古聖大賢立言垂訓，不泄天寶，散布於經。文王、孔子相傳曰《周易》，明此道也；黃帝、老子相傳曰“金丹”，明此道也；釋迦、達磨相傳曰“大乘”，明此道也。聖人慈悲，方便接引，皆欲世人俱明此道，實衆生之階筏，爲萬世之梯航。豈謂後人各執異見，不立苦志參訪真師，不明陰陽同類相胥，各尚所聞，愈差愈遠。彼見《周易》，則指爲卜筮、納甲之書，又惡知同類得朋之道乎？彼見鼎器之說，則猜爲金石爐火之事；彼聞採取之說，則猜爲三峰採戰之術；彼聞有爲，則疑是傍門邪徑；彼聞無爲，則疑是打坐頑空；彼聞大乘，則執爲禪宗空性，惟資談論。更不察聖人之道，是用陰陽修之以出陰陽，用世間法修之以出世間。凡此等輩，烏足以談《參同契》中之妙語耶？昔王沖熙得劉海蟾金丹之旨而成道，乃嘆曰：舉世道人無能達此，惟張平叔一人而已。平叔遇聖師於成都，作《悟真篇》以訓於後，旨意詳切，其玄言奧語，一與《參同契》合。上陽子自遇聖師而後，遍遊江湖間，廣參博採，無非誑談。泥丸《翠虛篇》云：後來依舊去參禪，勘破多少野

狐精。邇來豈惟無平叔一人，只要如沖熙者何從而得？然說禪說性，逞乾慧者，比比皆是。求其可入此門而聞聖人之道者，億中無一。則知沖熙之言爲大悟，而翠虛之語尤可憐。古人謂談道者如牛毛，明道者如兔角。況求其行道之人乎？先哲云：愚人多不曉，一聞便大笑；上人心了了，一聞便知竅。今若有將此竅問是何物？就喻之曰：竅是陰陽之門戶。如此豈不愈動其猜疑哉！

四、陳致虛的金丹之道思想

“上陽子”陳致虛是元代最重要的道教內丹學家之一。他的《金丹大要》、《參同契分章註》和《悟真篇註》不僅是元代道教內丹學的代表作，也是中國歷史上道教內丹學的重要作品。有關陳致虛的研究好長時間一直被輕視或被忽視^①，只是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成果^②。而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陳致虛《金丹大要》和《參

① 如：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和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都只是非常簡略地提到陳致虛及其《金丹大要》，寥寥數語。卿先生的另一部代表作《續·中國道教思想史綱》（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也是完全未能提及。不過，由他主編的《中國道教》（東方出版中心 1994 年版）四卷本工具書，有《金丹大要》和“陳致虛”的專條。

② 如：曾傳輝《元代參同學》，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年版；章偉文《試論陳致虛的道教易學思想》，《周易研究》，2003 年第 3 期；朱越利《惠能與禪丹——以〈上陽子金丹大要〉爲據》，《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5 年第 12 期；何乃川、詹石窗《論陳致虛的積功累行詩》，《道韻》第 5 輯，臺灣中華大道出版社 1999 年版；周冶《道本陰陽，順凡逆仙——解析陳致虛丹道思想的理論基礎》，《宗教學研究》，2003 年第 3 期。

同契分章註》的丹學修煉思想方面。以下想就陳致虛金丹之道的思想特徵問題作粗淺探討，以拋磚引玉。

關於陳致虛金丹之道的思想特徵，有幾個問題在教內外學術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比如說，有人認為陳致虛是屬於金丹南派的，提倡男女雙修之術；還有人認為陳致虛的金丹之道主要是通過《周易》原理來闡發其思想旨趣的，等等。由於陳致虛是元代積極推動北方的全真道與南方的金丹派合流的重要代表人物，而北方全真教的傳統的是明確反對男女雙修之術的，因此，關於陳致虛是否提倡男女雙修術無疑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重要問題，直接關涉陳致虛金丹之道的思想特徵和宗趣。而關於陳致虛闡揚金丹之道時所重視的易學之道在陳致虛的整個丹道思想中到底是否佔據中心位置，也是直接關涉陳致虛丹道思想特徵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陳致虛丹道思想與金丹南宗和全真道的關係

已故著名道教學者王沐先生說，金丹南宗的創始人張伯端有四個傳承系統：一是張伯端傳石泰，石泰傳陳楠，陳楠傳白玉蟾，白玉蟾傳彭耜；二是張伯端傳劉永年，劉永年傳翁葆光（無名子）；三是張伯端傳石泰，石泰傳北宗宋德方的三傳弟子趙緣督，趙緣督再傳陳觀吾（致虛）；四是張伯端在台州府天台山流傳下來的，主要是私淑弟子的傳授，以清修為主，後併入全真道。他特別說道：“第三系統是北宗宋德方第三代張紫瓊的弟子趙緣督，饒郡人，宋宗室，遭逢國變，雲遊四方，著有《仙佛同源》、《金丹難問》等書，後遇石太，又得其真傳，以後傳陳觀吾，兼承兩宗，但以陰陽煉法為主。陳著有《金丹大要》、《悟真篇三註》，一般研究南宗陰陽丹法的，都以他們為代表。”又說：“南宗陰陽派主要人物陳致虛，即師承兼通南

北兩宗丹法之祕的趙緣督，又自稱遇青城老仙得其真傳，他在《三註》序言中說：‘致虛首聞趙老師之旨，未敢自足，後遇青城老仙之祕，方知陰陽造化順則人逆則仙之理。’是其陰陽派丹法，以青城老仙所傳最祕，但此青城老仙迷離惝怳，恐亦為託名……”他在談到《悟真篇》歷來注釋時還明確地將陳致虛的《悟真篇註》列入陰陽派的主要代表作，並說：“宋《悟真篇》三注，署薛道光、陸墅、陳致虛三家注，實際均出陳致虛之手，陰陽派，此書派傳較廣（原注：《道藏》洞真，玉訣、律字）。屬南宗第三系統（原注：實際是元代的作品）。”^①

對於陳致虛丹道思想與陰陽雙修派的關係，周治博士的力作《上陽子陳致虛生平及思想研究》也明確地把陳致虛定位為陰陽雙修派，在該博士論文的内容提要中，明確說“從研究元代道教史和內丹理論特別是陰陽雙修派的內丹理論兩個角度來說，對陳致虛作全面深入地個案研究都具有相當大的意義”。周治認為，對於陰陽二氣從何而來的認識，是區分清修派與陰陽雙修派最明顯的分水嶺。清修派認為，人身自有太極陰陽，獨修即可結丹，而陰陽雙修派則認為，陰陽在人表現為有男有女，人由男女交合而生，因此，逆煉成丹亦須走男女結合的路徑。這正如陸子野所言：“始我之有此身也，亦由父母精媾而生，倘有父無母、有母無父，身從何有哉？作丹之要，與生意，但有逆順之不同爾。順則生人，逆則生丹。”周治特別指出，陰陽雙修派所謂的丹道，就是採取女子身中陽氣，而與己身中之陰氣交合。陳致虛曾以宋玄白置妾修丹故事來說明金丹大道，“已將其所行暴露無遺”。如致虛所云：“昔有神仙宋玄白者，修煉金丹大道，唯恐暮景箭催，費盡辛苦，若同塵煉俗，辟穀服

① 王沐《內丹養生功法指要》，第61、65～66、69頁。

氣。又所到處，或以金帛置妾數人，去則棄之。奇怪百端，舉世莫能測。”除此之外，陳致虛還直言金丹藥物只“在人類中而有”和“陽精乃房中得之”等語。這些都說明，“王沐先生指陳氏為南宗陰陽派，斯為確論”。

周治該文在闡述陳致虛的陰陽雙修思想時，開闢了專節，即該文的第二章《陳致虛思想研究》中的第三節《積汞求鉛，龍虎合丹》，對陳致虛的陰陽雙修丹道思想進行了“具體研述”。法、財、侶、地無疑是中國傳統道教內外丹家都非常重視的煉丹四種必備條件，或是基本前提。周治博士說，由於內丹雙修派因其丹法性質而“更是強調這四點”。他說，所謂“法”，就是煉丹之“真法”，也就是修煉的正確方法技術。但是，到底什麼是陳致虛作為陰陽雙修派之代表所提倡的修煉之正確方法技術，周治並沒有指出來，而只是說“由於丹法的祕傳性質，求法實際上表現為求師”，於是在文中大談陳致虛是如何重視求師的。就財而言，周治說，陳致虛主要討論了丹財的兩個用途，其一是以財求法，其二是“以財求侶，實際上就是求藥。煉丹所需的藥物——陽氣潛藏於女子身中。所以，作為修煉伴侶的女子不僅要與修煉者志同道合，而且只有當其心情懽悅、真情萌動之時纔能得藥物之真，陳致虛稱其為‘同人’。”他還引了陳致虛《參同契註》中所謂“‘同人’之卦者，同心之人也。……欲得乎同人心，必以利而斷之，方得同人之言也”以及《金丹大要》中所謂“以財使人，必得其精，則牟尼之珠、無價之寶得矣”來說明陳致虛陰陽雙修思想中的“財”觀念。在最後談到“侶”時，周治博士說，對於陰陽雙修派來說，所謂的伴侶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修丹的外護，第二類是修丹的異性伴侶。這類異性伴侶必須與修煉者心齊志同，一方面要加強自己的修養，真誠待人，另一方面以財

求侶。也就是說，陰陽雙修所強調的異性伴侶，只要求精神層面的，而不是要求身體或生理層面的。他還指出，陰陽雙修派對修丹之地的選擇有著特殊含義，他們主張在市廛中修行。如陳致虛有詩云：“小隱山中大隱廛，廛中造化妙玄玄。凡人未得廛中說，莫入深山隱洞天。”又有詩云：“未煉還丹莫入關，丹頭多在鬧林間。嬰兒姘女一懽會，却向關中養大還。”他認為，這就是很顯然說明陳致虛對修丹之地的選擇，是根據修煉進程的不同而有所差別的。“由於雙修的性質，陳致虛甚至有在妓院娼館中修煉之說”，正如陳致虛所說：“酒肆淫房，未嘗不戲，却乃非色爲色，知色不色，不色中色，色無定色。”

以上如此詳細地介紹以王沐和周冶爲代表的當代中國學術界對陳致虛丹道思想之陰陽雙修性質的研究成果，無非要說明兩點：一是陳致虛作爲金丹南派中提倡陰陽雙修的主要代表，已爲學術界所公認，似乎毫無疑問；二是如此闡明陳致虛作爲陰陽雙修派的代表人物，也就毫無疑問地將陳致虛金丹之道的思想特徵集中在其陰陽雙修的方面。我們要說的是，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簡單。

這裏不針對王沐先生的論述，因爲他在論著主要只是提出了觀點，而沒有詳細展開論述，倒是周冶對王沐的觀點作了比較詳細地論證。所以，我們這裏主要針對周冶的論述來進行探討。

首先，周冶引陳致虛《與西陽子張性初》一文中提到的宋玄白事，來說明陳是明確提倡陰陽雙修的。陳致虛的原文是這樣說的：

僕乃謂之（西陽子張性初）曰：“昔有神仙宋玄白者，修煉金丹大道，唯恐暮景箭催，費盡辛苦，若同塵煉俗，辟穀服氣。又所到處，或以金帛置妾數人，去則棄之。奇怪百端，舉世莫能測。”今子謂玄白者，詎有倣焉。今子之希宋，亦猶宋之希劉

也。劉演《龍虎上經》曰：“玄白生金公，巍巍建始初。”丹經萬卷，此句道盡。蓋玄者，陽中之陰，離中之黑；而白者，雌中之雄，坎中之白也。坎中之白，爲金，爲鉛，爲虎，爲氣；離中之黑，爲砂，爲汞，爲龍，爲精。且人稟乎天之真精，地之正氣，以生以長。寶之而不泄者，是號無漏真人也。只爲世人貪纏愛慾，及乎年邁，陰將純而陽將盡，到此而欲返老以回陽者，惟有道者能之。

以上這段話，並不意味著陳致虛提倡像宋玄白那樣的修煉法，而是質疑西陽子張性初，之所以取號爲“玄白”，是否就是要倣倣宋玄白之作爲。事實上，陳致虛強調的是，人既稟天之真精、地之正氣而生而長，就應當寶而不失（泄），而不應當只是到了年邁之時陽將盡，而欲返老回陽，因此，他批評世人只爲“貪纏愛慾”，而應當更早地加以寶精不泄，做無漏真人。雖然陳致虛認爲那些年邁元陽將盡而欲返老還童的人也可以修道，但是，這畢竟不是他所提倡的，更沒有提倡宋玄白的意味。在該文中，陳致虛反復說明金丹大道不過一陰一陽而已，陰陽不平衡，就會導致疾病和死亡，如果貪纏愛慾，到老來陽將盡而只剩下陰，哪還能去陰陽雙修呢？

其次，周冶強調陰陽雙修派的侶只是精神上的心齊志同、真誠待人，這恐怕與真正的陰陽雙修派是有很大差別的。此處無需贅述。

第三，他說陰陽雙修派通常強調在市廛中修行，這恐怕是一種誤解。因爲提倡在市廛中修行，是道教內丹理論針對大多數修行者來說的一種普遍要求。比如清初的全真龍門派中興道士王常月就積極提倡在世法中修道，他說：“假如世法上行不去的人，出得世

的麼？連人道還修不全，怎麼行得仙道？”^①清代另一位全真龍門派著名道士劉一明更是強調“借世法而修道法，依人事而全天道”，下面這段對話頗能反映其觀點：

問曰：“修此大丹，動處好修，靜處好修乎？”答曰：“道通寤寐，道達幽明，動靜不拘。至於大修行人，活活潑潑，外圓內方，何妨在市居朝。”問曰：“在市居朝，未免有人情世事，何能一心修道？”答曰：“在市居朝，正是奮大用發大機處，乃上等作法。蓋金丹在人類中而有，在市朝中而求，古人通邑大都，依有力者爲之，止在此耳。”問曰：“道在虛空，又在人類中市朝中，何也？”答曰：“惟其在虛空，所以百姓日用而不知，如其知之，行住卧俱是道也。人類中正好修持，市朝中最好作爲，豈靜處安身、萬法皆空始爲道乎！”^②

因此，我們不能將提倡在世間修道，都說成是陰陽雙修派。

第四，陳致虛曾說：“酒肆淫房，未嘗不戲，却乃非色爲色，知色不色，不色中色，色無定色。”周治認爲這是陳致虛提倡“在妓院娼館中修煉之說”。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陳致虛的這段話，出自《續須知七事章》，而這裏正是陳致虛批評“世之聲色，敗人者多。一切常人，肆情縱慾，貪著無厭，如彼蜉蝣，以燈爲色，以焰爲樂，投光赴焰，來往不捨，貪著於焰，趨燈而撲。人亦如是，著於愛慾，精氣以竭，而情難割，情牽神失，意動氣散，神氣既喪，命亦隨逝。色之爲物，本無鋒刃，而其殺人，甚於刀戟”。他肯定“大修行人，似（與世俗）同而異”，其實就否定世俗所理解的所謂陰陽雙修，但同

① 王常月《龍門心法》卷下，《藏外道書》，第6冊，第764頁。巴蜀書社1994年版。

② 劉一明《修真辨難》卷上。

時也沒有積極提倡“大修行人”與俗人“似同而異”的修行法。

那麼，陳致虛的金丹之道思想，到底是提倡陰陽雙修，還是批判陰陽雙修呢？《金丹大要上藥卷·精氣神說》云：“學人將似是而非者，執以爲有，却謂金母是圓外藥，滯於有形滓質，採戰穢行，而終莫悟真空之妙。”這是明確反對將煉丹誤解爲三峰採戰術的。《妙用卷·採取妙用章》又說：“夫採取者，採先天之氣，取真一之鉛；採坎中之爻，取水中之虎；採黑中之白，取陰中之陽。却非旁門採精取血，又非入室補腦還精，非用靈柯一深九淺，又非三峰採戰移行。彼皆一等濁俗愚夫，不求真師，迷迷相指，非唯自失並害道。”而在《與定陽子》一文中，陳致虛更明確地指出，他所弘傳的金丹大道，“此非三峰採戰術，亦非傍蹊與曲徑。那般都是狂邪師，邇來正塞邪返盛。”他在《與宗陽子明素蟾》甚至感嘆道：“可惜哉！凡人欲全此精、氣、神者，非先天太極之氣，餘則無可，故曰天下無二道也。是此先天太極之氣，名爲真鉛，亦曰乾金，寄於坎中，是云母隱子胎。世人不覺不知，不明大道之本，而用採戰採陰、補腦還精、肘後飛金之術者，是愈促其生也。”

陳致虛不僅在《金丹大要》一書反對陰陽雙修術，在其《參同契分章註》中也同樣批判將丹道誤以爲雙修的做法，他說：“後人各執異見，不立苦志參訪真師，不明陰陽同類相胥，各尚所聞，愈差愈遠。彼見《周易》，則指爲卜筮、納甲之書，又惡知同類得朋之道乎？彼見鼎器之說，則猜爲金石爐火之事；彼聞採取之說，則猜爲三峰採戰之術；彼聞有爲，則疑是傍門邪徑；彼聞無爲，則疑是打坐頑空；彼聞大乘，則執爲禪宗空性，惟資談論。更不察聖人之道，是用陰陽修之以出陰陽，用世間法修之以出世間。凡此等輩，烏足以談《參同契》中之妙語耶？”甚至認爲，如果將修丹僅僅理解爲“或三峰

採戰，或枯坐誦經，或無爲，或禱祀，凡此等以爲向善則可，若曰修道，實未得其門而入也”。“欲作仙佛，不得同類，雖入闖百處，打坐千年，終落空亡。若也不參同類，行諸旁門，或房中御女，或三峰採戰，此皆邪徑，猶認魚目爲珠，蓬蒿爲櫝，豈知變化由其真乎？燕雀飛禽也，不能生鳳；狐兔走獸也，安能乳馬？皆非其類。”

《悟真篇三註》被王沐先生看做是陰陽雙修派的重要代表作，可是，正是在這部書中，陳致虛明確地批評世人不明白陰陽造化之道，而“外道乃指爲傍門，甚而云三峰採戰之說”，真是太可惜了。他甚至說：“愚夫濁子，終日談道，以盲引盲，既不知龍吟虎嘯爲何物，又不知用工在一時，懵無所知，却謗老仙之語三峰採戰之術，可憐此徒，只管罪深。”而修行之人，以身爲國，以精氣爲民，精不動搖，謂之民安，神氣充裕，謂之國富，以求丹爲戰敵，以先天一氣爲聖人，而強調煉己者，就去五賊之害，而先守精養氣，然後可以戰勝，而得先天真一之氣，仙師不過只是以戰爲喻，使人恐懼修省，可是愚者不明煉己去賊之害，觀此“求戰用將輕敵”等語，就以爲是指三峰採戰之說，真是“愚者愚，賢者賢”。

我們說陳致虛批評三峰採戰之術，不提倡陰陽雙修，也並不意味著完全否定金丹之道中的陰陽雙修之法。這猶如他是繼承和傳播趙緣督、青城老仙的道脈一樣，雖然不積極提倡陰陽雙修，但他並不能完全否定師說。更爲重要的是，作爲南北兩派的傳承人和融合者，在陳致虛的丹道思想中，有著不可避免的矛盾或衝突。

說陳致虛在調和北方全真道和金丹南派過程存在著一些矛盾或衝突的地方，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陳致虛在承傳南派重命功修行的同時，也在多個場合極力主張先性後命的北派修行原則。如他在《與定陽子》中說道：“其竅即是金丹窟，孰謂修性不修命？其

靶則是金丹骨，當知修命先修性。”又在《與初陽子王冰田》中說道：“道者何耶？氣也。氣者何耶？命也。即經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夫欲了命，必先修性，性命雙修，何憂不仙？”在《周易參同契分章註》中，陳致虛還明確地指出，上仙曾云：“修性不修命，如何能入聖；修命先修性，方入修行徑。”常人總以為佛家言修性，道家說修命，事實上，天下哪裏有二道呢？這是不明白孟聖人所謂存心養性、修身立命之道。須知“欲立命，先養其性；若不悟性，焉能知命？”所以《中庸》上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這正是說明聖人無兩心。可是，“世人不知何者為養性，洞賓乃以煉丹以曉之；不知何者為立命，張、許乃以煉丹以喻之”。儒家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就是養性；所謂“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就是立命。“積精累氣，此養性也；流戊就己，此立命也。”

對於修性，陳致虛和南北丹道祖師一樣，首先強調的是“煉己”。他在《與東陽子》中說：“還丹之術，煉己為先。煉己之志不動，還丹之功未許。”《採取妙用章》說得更明白：“何謂煉己？去色慾，絕恩愛，輕財貨，慎德行，四者為煉己之大要。”

但是，陳致虛大力提倡“先性後命”的修煉原則，固然與他受佛教重視明心見性之影響，提倡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有關。但是，他作為南北兩派金丹之道的傳承者、融合者與弘揚者，並沒有拋棄以性命雙修為標誌的丹道主體性地位。張伯端《悟真篇》絕句中有謂：“饒君了悟真如性，未免拋身却入身。何事更兼修大藥，頓超無漏作真人。”《悟真篇三註》中的薛道光說：“我如來法門，悟性為先，然非上乘之妙義。金丹之道，得藥為上，然必煉性為先。若以悟性為偏，萬無是理。若不煉性而求藥，恐致險危。”而陳致虛更明確地闡釋說：

世人不知仙師末後多舉釋氏之說者，要人必須性命兼修，後人反謗其成道之後終須參佛，何其誑哉！彼了真如性體而不修丹者，不能成佛也。故首序云：閉息一法，與坐禪頗同，若勤而行之，可以入定出神。奈何精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長用遷徙之法，既未得金汞返還之道，又豈能回陽換骨，白日而昇天哉？故拋身入身者，難免無漏，修命之道，直入無形。大藥者，修命也。性命雙修，形神俱妙。

（二）“老君修之是爲道祖”

至於陳致虛道教內丹學的思想特徵，學者們有些不同的分析，如有學者從易學的角度指出：“內丹道教興起後，以陳致虛爲代表的一系內丹修煉家，在保持道教原有文化特色的基礎上，吸收《周易》的思想，對當時的內丹各派的修煉經驗有意識地進行了理論昇華。他借《周易》哲學陰陽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觀來描述道體，並以陰陽的變異和轉化思想作爲基礎來論述道教內丹修煉的‘逆’的路徑，以陰陽運行的有序和法度爲‘天心’，說明內丹修行的‘火候’問題，致力於爲道教的宗教實踐提供理性的範導，從而爲內丹道教具有一個成熟的宗教思想體系作出了貢獻。而他自己也因此成爲了宋元內丹道教史上一個具有承前啓後地位的重要人物。”^①另有學者則認爲：“作爲內丹家，陳致虛與其他許多丹道的提倡者一樣，力圖從《道德經》這部古老典籍中找到內丹修煉的祕密。”^②從陳致虛的著作來看，上述兩種觀點確實反映了陳致虛道教

① 上引章偉文之文。

② 上引何乃川、詹石窗之文。

內丹學的一些基本特點。這裏想進一步說明的是，陳致虛“金丹之道”的哲學思想及其主要特徵都是建立在老子《道德經》的基礎之上的。這也就是說，陳致虛是元代道教老學的重要代表人物。當然，就其老學來講，這在已有的老學或道教老學的研究中也是被輕視甚至是被忽視的領域。^①

陳致虛的弟子歐陽天璣在《金丹大要》的序中指出：

《老》、《易》泄天機，古文《龍虎經》、《參同契》作。……世之學者，往往趨於旁蹊，出於臆度，未能聞其大要，況通其微妙乎？紫霄絳宮上陽先生，繼真師之絕響，指後學之迷津，千載一時，百年幾見。推明《老》、《易》深造之道，紬啓先聖未發之言。……《（金丹）大要》之作，其《老》、《易》之津涉乎？噫！將外《老》、《易》而求之，奚言道？

這也就是說，陳致虛的金丹道教是以《老子》和《周易》為基礎建立起來的，陳致虛所揭示的金丹修道之要訣，也是以《老子》、《周易》為依據而闡發的。因此，離開《老子》和《周易》，就無從理解陳致虛的思想，更無從理解金丹修道的祕訣。也正因為如此，有學者曾指出：“宋元內丹道教興起後，以陳致虛為代表的一系道教學者，以《老子》的思想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周易》來完善道教的教義思想，為道教的修煉實踐服務。”^②

不過，我們如果來看陳致虛的自己所述，就會感覺有所不同。

① 如熊鐵基、馬良懷、劉韶軍《中國老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孫以楷主編《道家與中國哲學》（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劉固盛《宋元老學研究》（巴蜀書社 2001 年版）及《宋元時期的老學與理學》（陝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等都完全沒有提及陳致虛。

② 上引章偉文之文。

陳致虛在《金丹大要虛無卷》中指出：

上陽子曰：金丹之道，黃帝修之而登雲天，老君修之是爲道祖，巢由高蹈，鑒鏗長年，爾來迄今，歷數何限？求於冊者，當以《陰符》、《道德》爲祖，《金碧》、《參同》次之。自河上公五傳而至伯陽真人，祖天師得伯陽之旨，丹成道備，降魔流教，仙翁濟幽，旌陽斬蛟，是皆逢時，匡世救劫，斯乃真仙之餘事耳。華陽、玄甫、雲房、洞賓授受以來，深山妙窟，代不乏人。其間道成而隱，但爲身謀，不肯遺名於世間者，豈勝道哉？復有傳世存道，序傳詩歌，或隱或顯，寧具知乎？至於功高德重，尊居帝境，宰制劫運者，又難備知。燕相海蟾，受於純陽，而得紫陽以傳，杏林、紫賢、泥丸、海瓊，接踵者多。我重陽翁，受於純陽，而得丹陽，全真教立，長春、長真、長生、玉陽、廣寧、清淨諸老仙輩，枝分接濟，丹經妙訣，散滿人間。唯紫陽《悟真篇》頗詳，又得無名子諸公引而明之。我黃房公得於丹陽，乃授太虛，以傳紫瓊，我緣督子得於紫瓊，詳見《太虛真人傳》。緣督子間氣聰明，博物精通，挹盡群書，或註或釋，總三教爲一家，作《仙佛同源》、《金丹難問》等書，到此而丹經大備。……

《陰符經》云：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又云：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又云：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道德經》云有無妙竅、玄牝神器，至有上善若水，不敢爲天下先者，皆至言也。

這段話顯然是要說明，陳致虛所謂的金丹之道，是以《陰符經》和《道德經》爲根本，次以《金碧經》和《周易參同契》。他的金丹之道的傳承，正是自黃帝、老子始，經上清派和鍾呂內丹學，並融合金丹南派和全真道而得來。在這裏，陳致虛強調，《金碧經》和《參同

契》所說的金汞、火候、弦氣、爻符等等，都不過是“借《易》為準”：“《金碧經》、《參同契》分明指出，金汞、火候、弦氣、爻符，借《易》為準，其妙在於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取象於月，以驗採鉛。後之所述，無以易此。”

以上這段話，還有幾點值得注意：

一是陳致虛明確將“金丹之道”追溯至黃帝和老子，並且以老子為“道祖”，這也正是他為什麼將《黃帝陰符經》（通常簡稱《陰符經》）和《道德經》看做是“金丹之道”的根本經典的主要原因。

二是陳致虛對“金丹之道”的最早闡釋，也就是對老子《道德經》的最早闡釋，追溯至漢代的河上公，並認為他所繼承的正是自河上公以來的一脈相承之道。這就凸現了《老子河上公章句》在其所繼承的中國道教內丹修煉學傳統中的重要意義。就此而言，陳致虛還指出：

昔者老子西遊，關令尹喜知為聖人，迎之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老子乃著五千餘言而去。其著書處，今京兆鰲屋縣終南山宗聖宮是也。此書留世，始以《老子》名，分上下二篇。真人鄭思遠標注八十一章之目，唐賜號曰《道德經》，古今解注何啻數百人？唯河上公所釋以授漢文帝者，語淡義深，今難得其真本。^①

漢代《老子河上公章句》被看做是目前最早的《道德經》的版本，而且也是最好的《道德經》版本^②，同時，《老子河上公章句》強

①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虛無卷之二》。

② 朱謙之《老子校釋·序文》就指出，《老子道德經》的舊本流傳最廣的，主要有河上公本和王弼本兩種，但從古文辭、忠於原義、合韻、文字完整、較王弼本年代早以及與其他版本多相合等方面看，河上公本較王弼本要好得多。

調的是“無爲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輝，滅跡匿端”之道，因而成爲後來道家、道教養生學的最早經典文獻。陳致虛強調其“語淡義深”，正是說明河上公對《道德經》的闡釋文字看起來很簡單，但意義仍然很深奧。這正是道教內丹修煉學經典的普遍特徵。這也就是說，後之人如果要想真正理解老子的《道德經》之奧義，就得從讀懂《老子河上公章句》開始。

從陳致虛的“金丹之道”代表作《金丹大要》的結構來看，《虛無卷之一》相當於該書的自序，陳致虛首先闡明“金丹之道，黃帝修之而登雲天，老君修之是爲道祖，巢由高蹈，錢鏗長年，爾來迄今，歷數何限？求於冊者，當以《陰符》、《道德》爲祖，《金碧》、《參同》次之”。而金丹之道脈，從河上公開始，代代相傳。緊接著的《虛無卷之二》，主要包括《道德經序》和《道可道章解》，實際上就是要闡發老子《道德經》的主旨及其與“金丹之道”的關係：

上陽子曰：道始無名，德亦非稱。自伏羲畫卦，蒼頡創爻，玄龜龍馬，《河圖》、《洛書》，文王重《易》，箕子《洪範》，皆存而不名。老子垂世，始強名之曰道。夫道之爲說，先天地而位天地，始萬物而育萬物。草木根實，非道不生；胎卵濕化，非道不產。道，果何物也？其可見乎？而功用若是。其可摸捉乎？而造化若是。其可思議乎？而變通若是。自老子一指出、一強名之後，千古之上，此道得老子以明；萬世之下，此道以老子爲法。天以清，地以寧，三光以明，萬物以榮，聖人仙佛以修以成。

很顯然，老子之所以成爲金丹大道之祖，是因爲他最早指出了大道的本質，並強名之爲“道”，從而使古往今來的人們能夠知曉“道”；同時，老子也是最早修成金丹大道而得道的。正如《金丹大

要·道德經序》云：

噫！後之人峨其冠者，不明玄牝竅妙之門；曳其裾者，不修無爲有爲之道。使彼之有目者，視之爲異端之教；彼之有口者，呼之爲異端之徒。而世之明敏器識之士，甘與彼之下愚，或儕或躐，奔競是非，至於老死而不知有神仙之道。惜哉！且三教聖賢之所建立者，始焉莫不各有其道，而繼之者特未善也。老子者，聖人也，太上也。巍巍尊居三清之境，以生育天地，運行日月，宰制劫運，終始萬物爲心，其視天下民物一不安者若己。

陳致虛在《道德經序》中明確地指出：“老子之道，即金丹之大道也。”老子不僅是闡釋“大道”的先驅，也是修仙得道的先驅。正因爲如此，老子能够成爲萬世修煉金丹大道者所做法的楷模和教祖。

確立後世“金丹之道”來源於先秦時期的黃帝和老子，並視老子爲金丹修煉之道的“道祖”，從而使道教直接繼承的是黃老之學。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金丹之道”即是“黃老之術”。他在《周易參同契分章註·傍門無功章第二十三》中發揮漢代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之旨時明確地指出：

“世人好小術”，小術不是道。器局若淺小，不可聞大道。道大包天地，道深闊如海。人固不可聞，先被盲師毒。先入言爲主，正道無由聞。傍門好採戰，“棄正從邪徑”；服藥求輕舉，“欲速闕不通”。精竭不養性，“猶盲不任杖”；借道咨談辯，“如聾聽官商”；“沒水捕雉兔”，何不參同類？五行不顛倒，“登山索魚龍”；枯坐以求仙，“植麥欲獲黍”；無爲若辦道，“運規以求方”。如上種種爲，“竭力勞精神”。若不遇聖師，“終年

無見功”。

在陳致虛看來，“道”與“術”是有重大區別的。“道”得從師問學，“術”只是旁門小道，無需從師。這裏涉及何人能够修道成道，何人不能夠修道得道的問題，也就是說“金丹之道”有沒有貴賤之分別？因為從東晉時期葛洪創立金丹道教之後好長一段時間，金丹之道主要是外丹術，而修外丹術必須有充足的物質條件，這對一般人特別是貧賤之人來講只能望洋興嘆。因此，歷史上修外丹術的基本上都是社會上層的富貴之人或是為帝王將相所支持的煉丹道士。這樣一來，道教離一般民衆就遠了，只是一種貴族道教。唐代中後期以鍾呂為代表的內丹道教的產生，為“金丹之道”的民衆化開闢了道路。但是，道教的人人都可以修道與佛教的衆生皆可成佛所不同的是，成佛只是自悟，而修道必須求師纔能真正得“道”，否則不過是“術”而已。因此，陳致虛在《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四·世人皆得》中寫道：

弟子問曰：“古今之所以成仙作佛者，富貴乎？貧賤乎？”

上陽子曰：“此莫得歷歷而盡也。富貴也，貧賤也，皆可修也。若大路焉，若傍蹊焉，在人之行何如耳！”

曰：“弟子敢問所以者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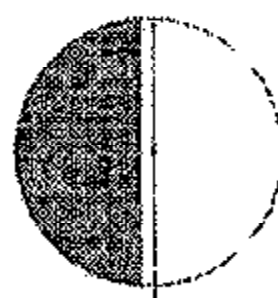
曰：“昔者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廣成子謂黃帝曰：‘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返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天地為常。’黃帝修之，騎龍上昇。無上元君謂老子曰：‘神丹入口，壽無窮矣。’老子修之，是為道祖。後言金丹之道為黃老之術，不知聖人所傳，乃金丹之道，修仙作佛之大事，非術也，是

道也。非得真師口傳，安有天生而自會者耶？人但堅心求師，無分富貴貧賤也。

陳致虛以歷史上修道得道之人為例來說明，從來修道得道者，什麼人都有，並不限於富貴或貧賤之身份，如老子為柱下史，彭祖為大夫，仇生仕殷，呂望為太師，伯矩為卿士，尹喜為關令，辛鈺、崔瞿皆為上大夫，庚桑為毗陵隱士，子休治漆園，留侯為帝者師，四皓輔漢惠，常有執鞭，琴高執笏，寧封為陶正，方回為閭士，輔光仕漢，馬丹仕晉，旌陽為令，正陽棄官，許大顧僕，純陽應舉，海蟾為燕國之相，等等。這些都非因為富貴纔修道的，反而是“棄富貴而修行”的。修道最重要的是得到黃老之“道”的真傳，而不是世間流行的各種旁門小術。如東方朔從師於黃眉翁，安期生從師於羨門子，鹿皮翁從師於王方平，陸修靜從師於孫遊岳，陶弘景從師於王知遠，葉天師從師於羅公遠，種放拜師於陳希夷，處厚求師於紫陽，富韓公從師於王沖熙，朱晦庵禮師於崔子虛，等等。這也就是說，老子的“金丹之道”重師徒相傳，而不同於世間流行的旁門小術。“金丹之道”就是師承“黃老之道”。而“黃老之道”完全不同於旁門小術的“黃老之術”。如果以“黃老之術”等同於“黃老之道”，不僅誤解了黃老，更是遠離了“金丹之道”。

（三）“五千言是金丹髓”

有學者指出：“陳致虛根據《道德經》原來的分章，作了八十一首‘七絕’詩。他在最後一首寫道：‘既以與人已愈多，聖人不積抱天和。五千言是金丹髓，信則修之上大羅。’這首詩反映了陳致虛的基本思想宗旨。在他看來，五千言《道德經》是道教金丹理論的精髓。按照老子之教來修煉金丹便可得道昇仙，進入道教所描繪



的最高神仙勝境——大羅天之境。”^①

“既以與人己愈多，聖人不積抱天和。五千言是金丹髓，信則修之上大羅。”出自陳致虛《金丹大要積功卷之十·道德經轉語·信言不美章八十一》，是陳致虛對《道德經》全書的總結性評價，也是他對“金丹之道”思想根基和淵源的直接表達。他在《判惑歌》中也提到同樣的觀點：“頂七星，名正一，玄牝之門那個識？五千餘言《道德經》，正得一兮萬事畢。”“正一”就是“真一”，也就是“先天真一之氣”，即是“道”。他指出，在《道德經》中，老子明確地說道：“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這表明什麼呢？正是老子要說明先天之一氣：“夫乾之純陽，出入日用而順行之，始虧一陽而成離。修仙之士，仍於坎中而用顛倒之術，取此一陽而還離中，而成純乾，故曰還丹。坎中之物屬金，故曰金丹。離即心，坎即身。”^②

陳致虛非常讚嘆老子“五千餘言”的《道德經》在歷史上所發揮的特別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說：

大哉！五千餘言。多以天下國家用兵治民之說，以翼其道。然以之平天下，治國家，用兵使民，無施不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瑩蟾子有治道、丹道、兵機、禪機之說也。將以無爲之道，奏之於吾皇，以倣陶唐無爲之治也。其將以有爲之道，告之於宰輔，行治平日新之德也。其將以無不爲、有以爲之道，訓諸學道之士，以修金丹也。得此道以無爲而治天下者，漢文帝之謂矣；得此道以佐漢而定天下者，張

① 上引何乃川、詹石窗之文。

② 《與得陽子夏彥文》。

子房之謂矣；得此道而其鬼不神者，張輔漢之謂矣；得此道而善攝生者，許旌陽之謂矣。妙哉！^①

老子在《道德經》中所闡述的大道在歷史上為不同的人所領悟，有的人將其視為“用兵治民”之書，有的人將其視為透露禪機之書，也有的將其視為金丹修煉之書，等等，並在現實中都發揮了各種不同的重要“妙用”。但是，很顯然，陳致虛最欣賞的，還是《道德經》對“金丹之道”的重要意義。他說：

是經其言父則云教父，母則云物母，此其為《道德經》也。其旨意，先有為而後無為，非蠢然無為也；本道德而後仁義，非毀於仁義也；先仁義而後禮，非棄於禮者也。如恍惚中有象有物，杳冥中有精有信，不貴難得之貨，此皆直指大道，顯露玄機者也。經內隱八十餘異名，如衆甫、神器、玄牝、橐籥之類，蓋深注意於道，使後之人，從是而悟，因悟而入，因入而有焉。即有為者，金丹也。^②

不過，從語言的形式上來看，《道德經》並沒有提到“金丹”二字，如何說明老子在其中就是闡明後世的“金丹之道”呢？跟隨陳致虛學習金丹道教的弟子就曾向他發問：“道即金丹也。而道始無名，至老子乃強名之曰道。而老子著五千言，未嘗言金丹者也，弟子實蒙疑焉。敢問何以？”陳致虛說，老子在《道德經》中是有沒有直接用“金丹”一詞，並不是表明他不是闡述“金丹之道”，只是隱言而不明說罷了。何以見得？《道德經》上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

① 《金丹大要虛無卷之二·道德經序》。

② 《金丹大要虛無卷之二·道德經序》。

之門。”又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這兩段話，正是透露老子對“金丹之道”的闡發，因而稱之爲“大道”。他強調指出，對於古代聖人之言說，不能只從字面上去理解，而首先要瞭解其言說的特點，因爲“古之聖人也，或正言，或方言，或卮言，或寓言也”，而《道德經》中的“金丹之道”，“皆存於言表也，而言之中乃含之而已矣。奚可顯而言之者也？”^①

對於《道德經》中“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之言，陳致虛特別指出其中所隱含的“金丹之道”的深刻意蘊。在他看來，老子所表達的“觀妙”、“觀竅”之道，正是指“金丹之道”，即金丹修煉過程中的有爲與無爲之道。所“觀”之“妙”，即無爲而無不爲；所“觀”之“竅”，即有爲而有以爲。無爲而無不爲，就是使“先天真一之氣”得以復歸；有爲而有以爲，就是使“先天真一之氣”得以純全。他在《與復陽子歐陽玉田、全陽子周草牕》中說：

金丹者，即老子觀妙觀竅之道也。妙也者，無爲而無不爲也；竅也者，有爲而有以爲也。無爲者，安而行之也；有爲者，勉強而行之也。夫人稟上德之資，本來清淨，豈知日鑿一竅，而渾沌之體不全。常人以愛慾而就不全之體，至於殆而已。今吾命玉田曰復陽子，草牕爲全陽子，豈無旨乎？蓋大修行人，以其不全而圖其復全也。世之千蹊百徑，俱不能復而全之，唯金丹之道，可以復全。復者何也？要我真陽之復歸也。全者何也？要我真陽之純全也。

在《與得陽子夏彥文》中，陳致虛又進一步指出，無爲之道和有

① 《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三·道非言顯》。

爲之道，是老子針對上德和下德之不同人而說的，對於上德之人，不需要明言大道，上德之人在後天就能夠“常有，欲以觀其竅”；對於下德之人，就需要明言大道，這樣下德之人就能夠“常無，欲以觀其妙”。他說：

先哲云：“道本無言。”此乃上德無以爲之道。又云：“道因言顯。”此乃下德有以爲之道。無以爲者，後天也；有以爲者，先天也。先天者，金液大還丹；後天者，玉液九還丹。玉液曰內丹，金液曰外丹。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爲玉液還丹，“常有，欲以觀其竅”，爲金液還丹。其道甚大，聖人祕之而不顯題。

因此，“金丹之道”關鍵在於如何使“先天真一之氣”得以“復全”。對於上德之人和下德之人，會有後天無爲之道與先天有爲之道的不同，但他們的目的都是要達到“復全”“先天真一之氣”。

談到“復全”，陳致虛認爲，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謂“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正是說明金丹修煉中的“復全”之道。他讚嘆老子上述對“金丹之道”的表達真是至理名言，“不數語而盡矣”。之所以這麼說，他解釋道：

夫致者，委置也；虛者，當物之中者也；極者，得畢其道也。守靜者，居無事之所；篤者，謹慎而不失。萬物並作者，物之始生。吾者，物也；觀者，待也；復者，返其本也。大修行人，委置元神於物之中，則得其道。既得其道，當居閑靜無事之所，謹慎而不失其道。俟物之生物，而物又待其返本也。故一往一返而生變化神明焉。明至於此，則七返之道備矣。又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夫歸者，還也；根者，元也。言萬物雖芸芸之多，然物之元氣，各返其源，即所謂

一物一太極也。物既還其元，是動而復靜也；靜曰復命，是又靜而復動也。故一動一靜而萬物生焉。聖人無空言，一語有數義，難可以語訓，而可以意通。只如此章，自太極而至復，凡幾太極而幾復也。明至於此，則九還之道盡矣。^①

按照陳致虛的說法，老子早已在《道德經》中明確闡述了“金丹之道”的根本宗旨和修道之要，就是要“復全”、“復命”，即通過有爲與無爲而獲得“先天真一之氣”，這應當是所有崇信老子和道教的煉丹修道者要遵循的根本要則，可實際上真能按照老子在《道德經》中所示的思想原則去實行的人並不多見，有的人甚至嘲笑那些真修實證者過於相信老子的教導。他們所追求的，與其說是修煉成仙之道，不如說是貪圖榮華富貴之道。這些人與其說是老子之徒，不如說是“老氏之蠹”，真是令人惋惜和感嘆！他在《與九宮碧陽子車蘭谷》中就明確地指出：

噫！世人之所以峨其冠者，入老氏之門，學老氏之道也。夫老氏之道，實精氣，修返還，尚清虛，寡嗜慾，薄飲食，離塵緣，廣慈悲，樹陰德，損之又損，至於無爲，是則謂老氏之徒。今焉處珠宮，披鶴氅，直以問道爲羞爲辱者，何不反思吾教之所學何也！間有一二希乎修養之說者，則叢聚而笑之。我太上曰“下士聞道，大笑之”，豈古然哉！夫既入其門，而不行其道，則爲老氏之蠹也。蠹者，衣其服而妬其教，蠹其食而訾其道，是猶服堯之服而非堯之言，吾不知其可也。縱負出類拔萃之材者，亦甘以清高至貴之身棄之於濁惡之地，使俗之有口者，呼之爲異端之徒。吁！可惜哉！

① 見本書《上陽子金丹大要校注·妙用卷第三·還丹妙用章第七》。

(四)“合三教而歸於一家”

中國文化發展到宋元時代，全面走向儒、釋、道三教融合，無論是當時的儒學——如程朱理學，還是當時的道教——如全真道的王重陽和全真七子，金丹南派的張伯端、白玉蟾和正一道、淨明道，或是佛教——禪宗和淨土宗等，都表現出這一特色。元代的道教除了全真道在丘處機、李志常等人領導下取得輝煌的發展，還有以李道純、陳致虛等人為代表的融合全真道和金丹南派的道教理論家。陳致虛雖然強調其“金丹之道”所繼承的是黃老之道——《黃帝陰符經》和《道德經》的思想傳統，但是，他的著述除了《金丹大要》，另有以注釋和闡發《周易參同契》和《悟真篇》的《周易參同契分章註》和《悟真篇註》而著名。正如他在《金丹大要序》中自述師承所說：劉海蟾、張紫陽（伯端）傳呂純陽（洞賓）之學，後有杏林、紫賢、泥丸、海瓊等，接踵者多；同時全真祖師王重陽同樣受呂純陽之學，並得馬丹陽而立全真教，其後，長春、長真、長生、玉陽、廣寧、清淨等諸老仙輩，枝分接濟，丹經妙訣散滿人間。但是，只有張紫陽的《悟真篇》對呂純陽所傳之金丹大道闡釋最詳，並得無名子諸公引而明之。而他所師承的趙友欽（緣督子）受於張紫瓊，張紫瓊受於李雙玉（太虛），而李雙玉受於黃房公，黃房公得於馬丹陽。他特別強調他的老師趙友欽（緣督子）“間氣聰明，博物精通，挹盡群書，或註或釋，總三教為一家，作《仙佛同源》、《金丹難問》等書，到此而丹經大備”。從這裏可以看出，陳致虛“金丹之道”的三教合一思想，不僅是當時宋元思想文化的普遍趨嚮，也是直接傳承於他的老師趙友欽。

張三教之道，殊途同歸。如他在《與初陽子王冰田》中所說：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惟是道也，在天地之間，旋轉乾坤，昭揭日月，更代四時者也。一切人也，稟大道至聖至靈之體，合大道至精至粹之用，常人順之，是以一生一死，若循環。然至聖神人以此道而逆之，故成仙作佛而出造化之外也。三教大聖皆體此道而用之，儒曰修身，釋曰修性，道曰修命者，即殊途而同歸也。

又說：

夫人本來清靜，若脚跟下見得明了，無他障礙，何必更向經句上尋覓？蓋為世人翻著見解，訥處不能訥，知處不能知，是故聖人慈悲方便，假名託字，百般遷就而為之諱，亦只先天地一物耳。三教大聖，殊途同歸，初無差別，如孟子集義所生之道，即孔子一貫之道也；釋迦拈花以傳涅槃妙心之旨，即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老子有無、玄牝、物母之道，即玄關一竅，大道金丹也。深山妙窟裏代不乏人，所謂透到是處，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①

漢代魏伯陽《周易參同契·煉己立基章》云：“內以養己，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沈，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易求。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陳致虛認為，魏伯陽的這段話所表達的，正是儒、釋、道三教一致之道。他說：

“虛無”者，非空虛全無之謂。仙師曰：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是安靜虛無之至也。“原本”者，從自己生身處求之，則知

① 《金丹大要虛無卷之二·道可道章解》。

真精、真神爲我身之本。“隱明”者，世人多爲聰明所役，耗其神氣；大修行人，黜聰明，屏智慧，內照形，外忘我，塞兌而築固靈株，收視而溫養子珠。如是方得黃中通理，肌膚潤澤。“初正”乃煉己之事，修煉乃臨爐之事，“幹立”盡煉己之道，未持下入室之功。“一”者，己也，戊也。會此“一”字是參到伯陽心地上。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老子謂：得一萬事畢。釋氏云：萬法歸一。故天一生水者，要知此水從一中而生。^①

正是因爲陳致虛強調儒、釋、道三教一致的觀點，所以，他對於歷來的三教論爭和三教不同的論點，都持批評甚至否定的態度。他批評那些將三教之道區分爲三並各自爲政甚至互相攻訐的做法，如儒家只看重日用常行之倫理，佛家只知道念佛坐禪，而道家只知道焚修法術，這些都不合乎真正的三教大道。他說：

道果何物，而若是其大也？孔子而佛，皆明此道，非別有一道也，後來乃分三教。儒者不明曾子、子思之相授何事，却猜之爲日用常行；釋者不能明心見性，只得念誦頑坐；道則不究金丹竅妙，以爲焚修法術。皆非道也，蓋未有所授受耳。^②

他多次強調“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金丹之道”對於三教聖人，並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契合一致的，只是三教在闡釋時所使用的名稱不同而已。如他說：

道之爲物，通氣而生氣，復資氣而育天地萬物，未有非氣而自生育者。然吾所謂氣，却非天地呼吸、口鼻往來。要知是氣之名，須究外內之道。氣之在外者，曰黑鉛，即金丹之道也。

① 《周易參同契分章註·煉己立基章第六》。

② 《金丹大要虛無卷之二·道德經序》。

釋云佛法，儒謂仁義，道曰金丹。三教大聖，必用是氣而後方能成佛作仙。即此是道，非別有一路耶。氣之在內者，曰黑汞，即修定之道也。道名踵音，儒謂中和，釋云世音，即自然之道。三教大聖，必用此道，故名雖殊，而道則同也。是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在陳致虛看來，儒、釋、道三教聖人所闡明的“道”，只是名稱不同而已，儒家稱“周易”，道家稱“金丹”，佛家稱“大乘”，其實都是表明一個東西，那就是“道”。三教聖人之所以有這些不同的稱謂，只是他們“慈悲、方便、接引，皆欲世人俱明此道，實衆生之階筏，爲萬世之梯航”。哪知道後世之人不明白三教聖人的本意，“各執異見，不立苦志參訪真師，不明陰陽同類相胥，各尚所聞，愈差愈遠”^①。

爲了進一步說明三教無二道的思想，陳致虛還特別指出：“老子之道，即金丹之大道也。夫金丹之道，先明三綱五常，次則因定生慧。綱常既明，則道自綱常而出。非出綱常之外而別求道也，是謂有爲，故云和其光，同其塵也。乃至定慧圓明，是謂無爲，故云知其雄，守其雌也。道至無爲，則神仙之事備矣。知此經者，則明其道，故曰太上。”^②這也就是說，金丹之道，本身就包含著儒家的綱常倫理之道和佛家的戒定慧之道，不存在脫離儒家倫理和佛家戒定慧的金丹之道。

只要想想中國傳統的道教倫理，事實上從東晉葛洪把綱常名教與道教戒律融爲一體開始，儒家倫理一直成爲道教倫理的主要

① 《周易參同契分章註·三聖前識章第十三》。

② 《金丹大要虛無卷之二·道德經序》。

內容，而宋元以後的全真道和淨明道等，更是將儒家倫理作為道教的核心理念。佛家的戒定慧理論對道教的影響也有類似的情形。從唐代的《天隱子》、《坐忘論》，到鍾呂內丹學對佛教心性修煉學說的吸取，再到全真道以《心經》作為其立教的三大支柱之一，都顯示出佛家思想對道教修煉理論的深刻影響。

不過，強調三教之道殊途同歸的思想，並不意味著陳致虛喪失了道家和道教的主體性立場。他的“合三教而歸一家”的觀點，正說明他的三教合一思想是以道家和道教為本位的。三教雖一，但歸於一家，即是道家。他在《周易參同契分章註·三聖前識章第十三》中說：

黃帝《陰符》三百，老子《道德》五千，符合不差，惟明此道。是以老祖、天師、葛、許、浮丘諸仙皆從此入，又如紫陽《悟真篇》、緣督子《金丹難問》等書，皆祖《參同》也。參之佛典、道經，俱契於此。

這段話十分鮮明地表現出陳致虛對佛典和道經的品評，是以《黃帝陰符經》、《道德經》和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張伯端的《悟真篇》及其師趙友欽的《金丹難問》作為衡量標準的。表面上看起來他是將佛典與道經一起來對照上述著作進行品評，實質上是以道教經典來品評佛教經典。這正反映出陳致虛的三教一致思想中道教處於主體性地位。

為了更鮮明地表達道教在三教一致思想中的主體性地位，陳致虛以性命之道來論述三教一致之道。在《與定陽子》中明確地指出：“三教本來無二道，最為真常非虛橫。……孰謂修性不修命？其靶則是金丹骨，當知修命先修性。命是坎虎吐金精，性是離龍行帝令。”又在《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四·三教一家》中說道：“人也

者，爲萬物之靈也。人能久固其真也，謂之‘真佛’；人能久存其神也，謂之‘神仙’；人能超凡入聖也，謂之‘上聖’。皆不離於性命，皆不逃於陰陽也，而皆出入於心，總謂之‘金液還丹’，是云‘聖人無兩心也’。”這也就是說，三教一致之道，就是性命之道，修性不修命，或修命不修性，都不是三教一致之道。這說明他是以道教的性命之道來理解儒家之道和佛家之道的。如《三教一家》云：

弟子曰：“蒙師指示金丹之道也。敢問古之聖人立教分三，師乃合三教而歸一家。夫如是矣，道惟一乎，抑有三乎？”

上陽子曰：“天下無二道也。昔者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老子曰：‘萬物得一以生。’佛祖云：‘萬法歸一。’是以謂三教之道一者也。聖人無兩心，佛則云‘明心見性’，儒則云‘正心誠意’，道則云‘澄其心而神自清’，語殊而心同。是三教之道，惟一心而已。然所言心，却非肉團之心也。當知此心乃天地正中之心也，當知此心乃性命之原也。是《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大道歌》云：‘神是性兮氣是命。’達磨西來，直指明心見性成佛。是三教之道，皆當明性與命也。……是云三教各門而同歸者也。是以教雖分三，而道則一也。若云有二者，即非聖人之心也。後之所謂三教者，各指其門而不能昇其堂，況欲入其室乎！是以尊孔子者謂之‘儒’，雖讀其書而不知其性命之道也；尊釋迦者謂之‘佛’，日拜其佛而不知屋裏之真佛也；尊老子者謂之‘道’，日遊於中而不知金丹之大道也。是皆名而不實也。其崇儒者，是非今古，訾毀佛老，却不明孔子一貫之道是何物也；其尚佛者，口談禪機，勤勞枯坐，而不明最上一乘之道是何物也；其習老氏者，燒結汞砂，弄盡傍門，却不明金液還丹之道是何物也。若知還丹之道而勤修之，

則謂之‘上仙’；若知一乘之道而勤修之，則謂之‘真佛’；若知一貫之道而勤修之，則謂之‘大聖人’矣。”

陳致虛對有意區分三教的“崇儒者”、“尚佛者”和“習老氏者”的批評和否定，實際上就是對歷史上大多數儒、佛、道三教之徒的批判和否定。不過，正如上文已經指出的那樣，陳致虛所批評的“習老氏者”，並不是從師問學“黃老之道”的修道者，而是崇尚“黃老之術”的修道者，這正是上文所批評的“弄盡傍門，却不明金液還丹之道是何物”的人。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陳致虛的批評對象並不是真正的煉丹修道的道教徒，而主要是排斥道教的儒家和佛家。這當然是爲了凸現其道教的主體性地位。

以上分析，還可以從陳致虛的其他論述中得到印證。傳統的佛教修煉方式，當然是誦經、持齋、念佛、兀坐，等等。可是，陳致虛在《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四·見性成佛》中云：

弟子問曰：“天下無二道，固則然矣。老子之道，惟金丹之道。金丹之道，是性命之道也。而達磨西來，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此而出金丹之外乎？”

上陽子曰：“達磨之道即金丹之道也，世人根器各有利鈍，佛祖慈悲，方便立名。後之學人，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夫何以故？智者不明脚跟底實際裏一件大事，輝耀古今，回脫牢籠，能殺能生，一死一活，此處既昧，則任脚跟走也，故云‘過之’。愚者不聞肉團上有個無位真人擔荷大事，此處既昧，却以誦經、持齋、念佛、兀坐，將此而求見性成佛，抑何愚哉！故云‘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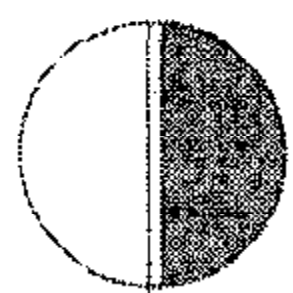
這就是說，陳致虛一方面強調三教一致的“金丹之道”就是性命之道，另一方面又批判甚至否定佛教的誦經、持齋、念佛、兀坐等

修行方式，這等於就是否定佛教的傳統修行。他在另一處甚至明確地指出：“一切凡間萬寶供養，百般布施，立寺度僧，寫經造塔，奉迎佛骨，音聲法事，是皆無益。”^①這實質上反映出陳致虛的三教一致思想，與其說是讚同或是提倡佛教，不如說是企圖將佛家道教化，以突出其道教的主體性地位。

當然，陳致虛三教一致的“金丹之道”思想，也同樣爲了凸現其道教的主體性地位，而將儒家道教化。如他所說：

人先須養性，乃可修命。……世人莫知性命兩者爲何物，或猜性是靈明知覺，或以性爲肉團頑心，或認思想識神爲性，或指不可捉摸爲性，或擬頑空爲性，或以令爲命。他豈知杳杳冥冥之物爲性，又焉知生生化化之門爲命。惟只盲猜夢想，怎達聖人之道哉？黃帝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俟天命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聖人之道，傳至孟子，忒殺分明。《翼》曰：昔者聖人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上仙云：修性不修命，如何能入聖；修命先修性，方入修行徑。人言釋氏修性，道家修命，天下豈有二道哉？是不參孟子存心養性，修身立命之道。蓋欲立命，先養其性；若不悟性，焉能知命？故《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以聖人無兩心也。此謂將欲養性，延命却期。世人不知何者爲養性，洞賓乃以煉丹以曉之；不知何者爲立命，張、許乃以煉丹以喻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養性

① 《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四·三教一家》。



也；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此立命也。積精累氣，此養性也；流戊就己，此立命也。^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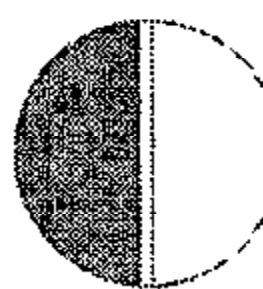
陳致虛的三教一致思想是明顯地建立在其道教的主體性基礎之上的，他的這一思想實質上帶有明顯的儒學道教化和佛學道教化的色彩，因而顯示出其對流行的佛教和儒家的實踐方式的批判甚至否定的態度，而企圖建立起一種符合道教性命之道要求的“金丹之道”。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老學在陳致虛的“金丹之道”理論中佔有中心的位置。但是，他的老學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道德經》的思想，因為陳致虛雖然表明他所繼承的是河上公以來的老學傳統，而實際上他對《道德經》的闡釋只是集中於性命修煉的養生之道。當然，由於受所繼承的全真道和金丹南派思想和三教合一潮流的影響，他對“金丹之道”的理解是先性後命的性命雙修，表現出與金丹南派先命後性的性命雙修思想的區別。

有學者認為：“全真道在建立自己的宗教理論時，公開地吸納理學及禪宗的有益成分，這一點，在該派的老學思想中均有反映，尤其是以‘理’解《老》的傾嚮十分明顯。”“全真道不僅吸收禪宗的明心見性思想，而且受理學的影響也很深，其對《老子》的闡述，便多有從理學的角度進行發揮者。”^②但是，從陳致虛的“金丹之道”中老學與三教關係特徵來看，還不能將全真道與老學的關係完全理解為受理學的影響。當然，如果將這種影響僅僅局限於早期的全真道，或許有一定的道理。

① 《周易參同契分章註·養性立命章第二十》。

② 劉固盛《宋元時期的老學與理學》第八章。



五、陳致虛年譜簡編

公元 1290 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庚寅)一歲。

農曆六月十八日,陳致虛出生於江右廬陵,即今江西的吉安。

公元 1321 年(元英宗至治元年辛酉)三十二歲。

通山(今湖北通山)九宮山瑞慶宮遇火災而毀,時任瑞慶宮住持提點的車蘭谷努力修復之,經營十五年後終於落成。陳致虛稱讚車蘭谷“玄門棟梁”。後來,陳致虛有幸拜見車蘭谷,車氏不顧年長,拜陳致虛爲師,得道號“碧陽子”,陳“將祖師先天後天金丹之旨,悉以授之”。

公元 1329 年(元文宗天曆二年己巳)四十歲。

陳致虛在家鄉廬陵東山紫霄觀出家爲道士。秋至衡陽,從師趙友欽,得受金丹妙道,從以前不信長生久視之說,到信奉金丹之道。

不久,訪道於四川青城山,得青城老仙“親傳先天一氣、坎月離日金丹之旨,抽添運用火候之祕”。

公元 1331 年(元文宗至順二年辛未)四十二歲。

陳致虛著成《金丹大要列仙誌》一書。

是年中秋後三日,即農曆八月十八日,陳致虛作《道德經序》。

公元 1334 年(元順帝元統二年甲戌)四十五歲。

是年陳致虛來古渝(今重慶)遊仙訪道。

秋，于湖（今安徽當塗縣南）周允中在重慶結識陳致虛，甚為欽佩，始追隨陳致虛學習金丹大道。後正式拜陳致虛為師，得道號“谷陽子”，陳致虛“將坎月離日刀圭之旨，盟以授之”。

公元 1335 年（元順帝至元元年乙亥）四十六歲。

夏，九宮山道人陳宗明，自號明素蟾，得遇陳致虛，相談之下，對陳致虛極為欽佩。不久，陳宗明到陳致虛所在交泰別館，正式拜陳致虛為師學習丹道。陳致虛賜以道號“宗陽子”，並盡傳祕道。

農曆六月八日，陳致虛在九宮山拜會江右武寧（今江西武寧）人余舜申，相談甚懽，並知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而生。兩人“參杯交賀”，彼此以心契心，感嘆人生之希有。余氏揖拜為道門弟子，陳致虛傳其金丹大道，並賜道號“心陽子”。此次九宮山之行，亦結識於山中修行的徐仁壽，徐亦拜師於陳致虛，並得道號“南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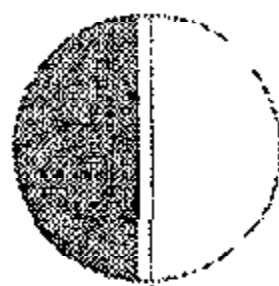
是年冬，陳致虛在湓江（今江西九江）拜見在此任職的好道之士王舜民。王氏，號冰田，時年五十二歲。陳致虛見王氏勇敢不倦，告之以道家的煉己修心之法，並賜道號“初陽子”。

是年在湓江，谷陽子周允中再會陳致虛，多得丹道要旨。

是年，歐陽玉田、周草牕在湓江拜會來訪的陳致虛，一見傾心，遂拜師學習神仙之道，分別得道號“復陽子”、“全陽子”。

是年，陳致虛在湓江拜會同為趙緣督門人的道兄張性初，相談之下，張性初為陳致虛對丹道的領悟所折服，遂拜師於陳，得道號“西陽子”。

是年底，門弟子廬山紫元歐陽天璣為十卷本《金丹大要》作序。



公元 1336 年(元順帝至元二年丙子)四十七歲。

陳致虛在九江,授王舜民以道家明心見性之旨。不久,陳致虛見王氏信道虔誠,努力修持,覺其超乎凡俗,再傳授其金丹上乘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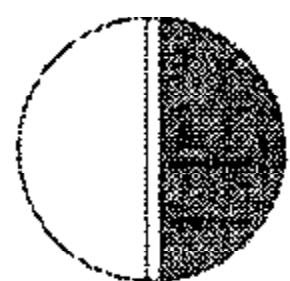
公元 1341 年(元順帝至正元年辛巳)五十二歲。

陳致虛在湓江訪道,拜會亦修仙道的夏彥文長者。傾談之後,夏拜師於陳致虛,並得道號“得陽子”。

公元 1343 年(元順帝至正三年癸未)五十四歲。

陳致虛準備隱居梅山,專心修道。行前,哈刺魯之裔孫真息來訪,拜師學習神仙之道。陳致虛爲其誠意所感,收爲弟子,賜道號“真陽子”,並授其丹道。

是年,東莞年踰古稀的陶唐佐,因朋友之介到鶴兒山拜謁陳致虛,要求傳授青城老仙之旨,得道號“東陽子”。



《上陽子金丹大要》校注

校勘注釋說明

一、本次校勘、注釋，主要參照了以下幾個版本：

1. 三卷本：《重刊道藏輯要》本《金丹大要》（簡稱“《道藏輯要》本”）。
2. 五卷本：巴蜀書社《藏外道書》本第九冊《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簡稱“《藏外道書》甲本”）。
3. 十六卷本：《道藏》本第二十四冊《上陽子金丹大要》（包括《上陽子金丹大要》十六卷、《上陽子金丹大要圖》一卷、《上陽子金丹大要列仙誌》一卷、《上陽子金丹大要仙派》一卷，簡稱“《道藏》本”）。
4. 不分卷本：碧梧山莊影印清康熙戊戌年間陶素耜刪訂本《金丹大要》（簡稱“碧梧山莊本”）。
5. 不分卷本：巴蜀書社《藏外道書》本第十冊《金丹大要》（簡稱“《藏外道書》乙本”）。
6. 《海王邨古籍叢刊·道書全集》本《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

(簡稱“海王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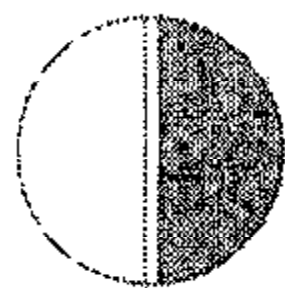
二、本次參考各種版本的不同卷數及內容，主要依據陳致虛《金丹大要序》和他的兩位及門弟子明素蟾天琮《金丹大要序》、歐陽天璣《金丹大要序》所說的《金丹大要》十卷本之說，特別是根據陳致虛《金丹大要序》中所指示的《金丹大要》十卷各卷具體內容而確定現今的十卷《金丹大要》校注本。

三、因碧梧山莊本和《藏外道書》乙本明顯為民間坊間刊刻和流傳的《上陽子金丹大要》之縮略本或摘編本，顯而易見的錯別字和錯落處較多，本書主要以《道藏》本為底本，部分篇章依據《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和海王邨本等，並綜合以上版本進行勘校。

四、對於一些句子中在用法和意義上基本相同或完全相同的字或詞，如具與俱、矣與也（句尾）、指與旨、歟與與、以與已、現與見、著與着、真一與真乙、以往與已往、材與才、工與功、太一與太乙、云與曰、云與言、底與的等等，大多數未作改動。

五、本校注本以校勘為主、注釋為輔，主要是想通過多種版本的文字和內容之校勘、補訂，提供一個比較完全和權威的《金丹大要》版本，只是對某些確有必要的文字或句子、引文、人物等進行了簡要的注釋。

六、新編出版的《中華道藏》本《上陽子金丹大要》，因為是現代的標點本，出版時間較近，只是在版本校勘時略作參考，並未作重點版本勘校之用。



明素蟾天琮序^①

伊川先生云：天下有大難事者三，一曰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二曰爲學而至於聖人，三曰修身而至於神仙。斯確論也。天琮幼始知學，長而從玄，慨然信長生之道可學而致，乃希高志，參玄訪微，刮垢磨光，斂華就實，擬向孤峰絕頂，把茅蓋頭，侶洪崖，友赤松，抱鷄子之中黃，養蟾光之明素，庶幾萬一，克償素願也。豈謂天不愛道，善啓其衷？

乙亥^②夏五，際遇我師紫霄絳宮上陽真人於方壺天中，解襟傾蓋，懽如平生，瀹茗焚香，共談丹道，機緘微露，針芥相投。時以去就匆匆，莫究衷蘊。既而瞻候紫氣，追隨黃鶴，至交泰別館，叩首上請，懇款再三，然後歆丹盟天，披青誓地，衆真監度，盡授所祕。初則迅雷貫耳，驚駭異常；次則瘴霧中心，昧惑尤甚。乃至竟夕不寐，繼日弗寧。既未敢誚其非，亦未肯信其是。反覆紬繹，周悉搜羅，感神明之告人，忽心靈而自悟。於是掀翻迷網，打破疑團，比沈痾之頓蘇，猶大夢之驚覺^③，通身是汗，瞽目開明。遂將平生記誦丹經，如《參同契》、《悟真篇》等書，參訂而印證之，則言言句句，若合符節，千變萬化，總歸一貫。而今而後，宇宙在乎手，造化備吾身，可以大休歇，可以大自在。覩玄珠之有象，煉金液以成丹。白日登宸^④，清都進秩，皆分內

① 此序《道藏》本作《上陽子金丹大要序》、《藏外道書》甲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序》、海王邨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序》。

② 乙亥，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

③ “覺”，《道藏》本爲“意”，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④ “宸”，《道藏》本爲“晨”，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事也。回視半生學問，猶管窺天，猶蠡測海^①，其大小淺深，固已懸絕。亦猶炊沙作飯^②，攪水爲膏，欲求充飢繼明，不可得也。

吁！金丹之學，近代自紫清白真人返佩帝鄉^③，世無真師，傳多失實。談性者，非流於狂蕩，則滯於空寂；論命者，非執於有作，則失於無爲。根器高而利者，不遇師傳，惟只求之方冊，自證，自是，自滿，自足，自謂一聞百會，眼空四海，已與鍾呂並駕^④，寧肯謙抑而師問哉？根器劣而鈍者，求之盲師^⑤，一知半見，自喜，自幸，自執，自守，自謂休心歇妄^⑥，枯坐無爲，即道在其中矣，奚暇多事而更叩人哉？是非海闊，人我山高，毒藥入心，黥墨透骨。世無拔山竭海之力，又無補黥去毒之方。莫之能救，可勝嘆哉！

我師上陽真人，駕拯溺之慈航，仗斬邪之慧劍，紹隆丹陽正傳之脈，發泄青城至祕之文，明前代所未明，說古人所未說，推赤心於人腹，垂青眼於學徒。所著《金丹大要》十卷，條理敷暢，斗拱星羅，詞意昭明，金聲玉振；體堂堂說透骨髓，血滴滴吐出肺肝。恨不與法界衆生盡皆作大羅眷屬^⑦，其慈仁忠厚盛德之至乃如此！

僕懼學徒不察真師之用心，將聖諦玄章，作泛常看過，非徒無益而生惑，或乃興謗而自棄，因述已所遇而爲之序，貴以拯拔沈迷，

① 《道藏》本少一“猶”字，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② “沙”，《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砂”，今從《道藏》本。

③ 紫清白真人，即白玉蟾。

④ 鍾呂，指鍾離權、呂洞賓。

⑤ “盲師”，《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育師”，誤，今從《道藏》本。

⑥ “休心”，《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灰心”，誤，今從《道藏》本。

⑦ 大羅眷屬，指大羅天上之神仙眷屬。大羅，即大羅天，爲道教所信仰的在三清天之上的最高仙境。“大羅”，《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太羅”，今從《道藏》本。

剖鑿聾瞽，庶幾標指見月，發韻知天，是亦一助也。

金丹之妙，在乎三大要：一曰鼎器，二曰藥物，三曰火候。然鼎器有陰陽，藥物有內外，火候有時節，三者實為金丹之樞要。知此，則到家有期，可罷問程矣。所冀頭頭會合，口口參同。慨興進道之心，高中選仙之舉。千年鐵柱，久締龍沙之盟。萬朵玉蓮，嘉慶天元之會。凡我同志，各宜勉旃！

門弟子明素蟾天琮謹序^①。

歐陽天璣序^②

《老》、《易》泄天機，古文《龍虎經》、《參同契》作。以無為物祖，有為丹母^③。乾坤爐鼎，坎離昇降。闢鴻濛，鑿混沌，採藥物，明火符，無非法天地陰陽造化生生之功，有順逆而煉成金丹也。紫陽《悟真篇》繼出，發揮玄理，殆無餘蘊矣。唯火候之祕，妙存口訣。世之學者，往往趨於旁蹊，出於臆度，未能聞其大要，況通其微妙乎？紫霄絳宮上陽先生，繼真師之絕響，指後學之迷津，千載一時，百年幾見。推明《老》、《易》深造之道，紬啓先聖未發之言。謂夫人為萬物之靈^④，具足此理，知而行之，頓超生死，真心化導，矢口成

① 《道藏》本少一“謹”字，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② 此序見載於《道藏》本歐陽天璣撰《上陽子金丹大要序》、《藏外道書》甲本歐陽天璣撰《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序》、海王邨本歐陽天璣撰《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序》。

③ 《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均為“以無為為物祖，以有為為丹母”，語意可能來自於《道德經》“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名為萬物之母”，今從《道藏》本。

④ 此句《道藏》本為“謂天人為物靈”，不通，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辭，演爲《金丹大要》十卷，諄喻反復，覲縷再三^①，誠欲與有志者原始要終，心靈自悟，一得永得，同躋仙阼，其慈憫之心亦溥矣。若漕溪冰田王公^②，吏隱仙林，夙生丹契。知音有遇，思廣其傳。山中主席，太初提點，道林隆棟^③，靜宇淵深，耽味重玄，首唱繡梓^④，當時及門，皆鳳逸龍蟠，蟬蛻列具^⑤，序說想見，聲光區區，寄跡紫元，留心玄覽，種緣已熟，獲聆緒餘。所謂月現庚方，西南得朋，金歸性初，杳冥有信，依時採取，三性會融，赤水玄珠，得之罔象。當斯之時，至願畢矣。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長生久視，而命在我。《大要》之作，其《老》、《易》之津涉乎？噫！將外《老》、《易》而求之，奚言道？

至元改元^⑥旃蒙大淵獻歲除月門弟子廬山紫元歐陽天璣拜手序。

虛無卷第一

金丹大要序

上陽子曰：金丹之道，黃帝修之而登雲天，老君修之是爲道祖，

① “覲”，繁，瑣細。《道藏》本爲“羅”，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② 此句《道藏》本爲“茗漕冰田王公”，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③ “棟”，《道藏》本爲“揀”，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④ “唱”，海王邨本爲“喝”，今從《道藏》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⑤ 海王邨本爲“蟬蛻列具”，《道藏》本爲“蟬蛻脫穎列具”，今從《藏外道書》甲本。

⑥ 元順帝於乙亥年（1335年）爲祖述世祖，改至元爲元，史稱後至元。

巢由高蹈，錢鏗長年，爾來迄今，歷數何限？求於冊者，當以《陰符》、《道德》爲祖，《金碧》、《參同》次之。自河上公五傳而至伯陽真人，祖天師而得伯陽之旨^①，丹成道備，降魔流教，葛仙翁濟幽^②，旌陽斬蛟，是皆逢時，匡世救劫，斯乃真仙之餘事耳。華陽、玄甫、雲房、洞賓授受以來，深山妙窟，代不乏人。其間道成而隱，但爲身謀，不肯遺名於世間者，豈勝道哉？復有傳世存道，序傳詩歌，或隱或顯，寧具知乎？至於功高德重，尊居帝境，宰制劫運者，又難備知。燕相海蟾，受於純陽^③，而得紫陽以傳，杏林、紫賢、泥丸、海瓊，接踵者多。我重陽翁，受於純陽，而得丹陽，全真教立，長春、長真、長生、玉陽、廣寧、清靜諸老仙輩，枝分接濟，丹經妙訣，散滿人間。唯紫陽《悟真篇》頗詳，又得無名子諸公引而明之。我黃房公得於丹陽，乃授太虛，以傳紫瓊。我緣督子得於紫瓊，詳見《太虛真人傳》。緣督子間氣聰明，博物精通，挹盡群書，或註或釋，總三教爲一家，作《仙佛同源》、《金丹難問》等書，到此而丹經大備。其意憫憐修道之人，率多旁門，以僞亂真，故於卷中指出先天一氣獨是。謂若水銀、朱砂、黑汞、白金、火候、抽添、安爐、立鼎，名之則是，用之則非。

《陰符經》云：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又云：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又云：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

① 此句中《道藏》本無“而”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此句中《道藏》本無“葛”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受”，《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均爲“授”，呂純陽爲師，劉海蟾當受於呂純陽，今從《道藏》本。

以神也^①。《道德經》云有無妙竅、玄牝神器，至有上善若水、不敢爲天下先者，皆至言也。又如列子御風，莊周鵬運，雖皆寓言，却有深義。《金碧經》、《參同契》分明指出，金汞、火候、弦氣、爻符，借易爲準，其妙在於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取象於月，以驗採鉛。後之所述，無以易此。仙聖用心，普接未來，惟只先天真一之氣而已。

致虛夙荷祖宗積善，天地哀矜^②，遊浪人間，年且四十，伏蒙我師授以正道。厥後復遇青城老師，親傳先天一氣、坎月離日金丹之旨，抽添運用火候之祕，悉授無隱。粵從敬受以來，日夕兢惶，恐辜盟誓，且負所望，盡將從前淺聞陋學，煩惱業識，盡皆脫去，長爲天地間一個閑人也。而爲囊中丹材罔措，兩稔於茲，訪侶求朋，將集吾事。乃不敢祕，焚香告天，啓白聖師、五祖、七真^③，遂乃引諸列仙丹經，作此《金丹大要》。其中冒禁詳述，開顯條說，直與後來學仙之士，關門引路。上士哲人^④，或於此中得而解悟，同步逍遙，即滿素志。重惟世有先後，人有賢愚；文愈出而道愈明，世愈降而人愈昧，乃以神仙之說而爲渺茫。或謂仙佛天之所生，非人可學。流而至此，復奈之何？老子曰：吾非聖人，學而得之。中下之流，口欲修行而不用心於此，究竟甘分輪迴，可深惜哉！所幸邇來抱材

① 《道藏》本此句爲“人之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哀”，《道藏》本爲“界”，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界”，今從《道藏輯要》本。

③ “五祖、七真”，《道藏》本爲“七真、五祖”，誤，當先有五祖，後有七真，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道藏》本爲“至人”，《道藏輯要》本爲“聖人”，海王邨本爲“丕人”，今從《藏外道書》甲本。

負器之士，參問尋廣，較之古先，比茲稍衆，雖無旌陽拔宅之舉，安知地仙八百識數將期。儻有識者，應期立志，疾早求師，成道必矣。世有千蹊百徑，專則所趨必至。好正則君子喜，務誕則邪怪憑，勤織無寒，力耕常飽，學弓能射，習水能游^①。堅固修行，必成仙佛。

今夫百工而不求師，藝豈自精？一經而不求師，科豈能中^②？專心積善而學仙，亦必有真仙至矣。老子曰：諦觀此身，從虛無中來，因緣運會，和合受生。我師數指，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致虛續曰：既自虛無中來，却非天之所降，地之所出，又非我身所有，亦非精，亦非血，非草木，非金石，是皆非也。誰得而知之乎？《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又云：君子以虛受人。佛謂西方蓮華世界，馬祖云西江水。《悟真篇》云：藥在西南是本鄉。又云：蟾光終日照西川。又云：鉛遇癸生須急採。又云：取將坎位心中寶，點化離宮腹內陰。太一真人《破迷歌》云：如何却是道，太乙含真氣。太一豈非西乎？西南者，金火所在也；坎癸者，水鉛所居也。黑鉛是先天一氣，而隱於北方水也，然本無方位，故云自虛無中來也。《參同契》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領悟於此，何憂不仙？曰陰陽，曰夫婦，曰男女，曰鉛汞，曰龍虎，曰鼎爐，許多名色，無非先天一氣，狀如細雨密霧，亦如明窗塵，亦如黍米珠。其道易知，其事易成，初無難也。故我師云：形神無爲，而精氣自然有所爲。是猶天地無爲，而萬物自然化育也。

① “游”，《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均爲“浮”，今從《道藏》本。

② “能”，《道藏》本爲“必”，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修道的人^①，果得真師口訣，則恐光陰迅速，目下收料，汲汲成就我身，又何暇奔功名富貴而共人閑論哉？蓋非得真訣者，於丹經內默猜暗想，無一可成，只得旁引曲證，闊論高談，以度歲月，復何怪哉^②？且無知者，妄造丹書，假借先聖爲名，如《葛仙翁保生養命丹訣》、《達磨胎息經論》、《趙州十二時歌》、《龐公河車頌》，以至《八段錦》、《六字氣》之類，其他文目更多，切不可信，要當以《參同契》、《悟真篇》爲主。然未遇聖師面傳，非有自悟^③。黃帝師廣成子，老子師商容，孔子師老子，釋迦師瞿曇。聖人皆拜真師，後世凡流，却要自悟，何其誑妄？唯有俊流，得師一指^④，閑處下工，無人知覺。一旦道成，顯其神通，以爲頓悟，此則有之。

夫金丹之事，其中奧旨，不啻一件，只如藥物、鼎器、玄牝、陰陽、太易、子癸^⑤、復震、屯蒙、水火、金木、母隱子胎、情性、龍虎、鉛汞、主賓、刀圭、媒娉、白黑、雌雄、顛倒、沈浮、攢簇時候^⑥、朔望弦氣、火候進退、斤兩爻符、抽添、沐浴、烹煉、溫養、換鼎、脫胎，似此

① “的”，《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底”，今從《道藏》本。

② “哉”，《道藏》本爲“焉”，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非有自悟”，《道藏》本爲“那有自悟”，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指”，《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傳”，今從《道藏》本。

⑤ 《道藏》本爲“子癸”，《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子養”。

⑥ “時候”，《道藏》本爲“時節”，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等名，雖聖師叮嚀訓誨，猶恐乖錯，安得凡夫而自會耶？故純陽祖師云：當時自飲刀圭酒，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紫陽翁云：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真師莫強猜。今留試金石三寸於此，別其真偽。凡學仙子，先一試之。若得至人傳了，首以《參同契》、《龍虎經》、《悟真篇》。此數書內，問無不知，順了逆明，橫串直貫，指南透北，識西就東，只此便是。何以故？蓋聖賢之言，亦有順求，亦有逆取，雙關二意，曉了一般。若邪師俗子，妄談臆會，問他以上數書，則懣懣其說，直也不了，橫也不知，縱能直知，逆又不了。此處有著落，便試了也，且得人最難。純陽帝君、海蟾、重陽諸祖，特憫世之聞道者少，雖證帝位，立誓度人，故出沒變化，往來塵世，必其可者度之。是以金丹之道^①，神仙能授與人，而不能必其成，却能知其必成之人，是以度之。必成之人，耳口自別，何哉？大智慧的，口求之而心愈低下，耳聽之而思所以行。

上陽子曰：予昔未聞，擬若得之，要與世人盡諳此道，不相瞞隱，及既得聞，審思密視，果無其人堪傳此者。純陽翁云：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俗眼看來，丈夫而非男兒乎？蒙師密授，吾乃今而後，知真仙聖師之意^②，豈不欲人人領悟，個個圓成？爭奈世人不及者衆，過者大多百般蔽阻，無由見聞是道也。不可以言傳，而非言則何以聞？謂不可以言傳者，緣以時人習卑識陋，不足以語之也，必固語之，彼豈信受而行之哉？是曰不可以言傳也。

① “是以”，《道藏》本爲“是此”，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道藏》本少一“之”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果若非言，云何口授？今人直以無言是道，寧知於中妙語更多，但非六耳所可共聽^①。否則聖人明示直說，何乃從古隱到如今^②，轉不可說？

後之學者，慧眼未開，宜先審其忠孝、正直、善惡、賢愚。大道非正人君子、非素所好善者，端不可與，切莫嗜利，妄泄輕傳。儻非其人，彼此受譴，況欲其敬師成道乎？《黃庭經》曰：授者曰師受者盟，以代割髮肌膚全。攜手登山歆液丹，金書玉景乃可宣。太上微言致神仙，不死之道此其文。天地之間，此事最大，非重盟誓，孰敢泄機？比授非人，已彰冥譴^③。紫陽三傳非人，三遭其難，仙經具載，可不戒之？顧惟禁祕不傳，則是抑拒仙子^④，不能接引方來，拒祕非宜，但當審擇。僕之念此熟矣，遂作《金丹大要》，直述無文，便於觀覽。

所謂要者，在於庚方月現，子時癸生，取先天地真一之氣。是氣即黑鉛也。當此之時，藥物真正，水源至清。然月之現，存乎口訣。時之子也，亦要心傳。廣成子謂黃帝曰：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杳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孔子翼《易》曰：一陰一陽之謂

① “可”，《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以”，今從《道藏》本。

② “如今”，《道藏》本爲“而今”，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冥”，《道藏》本爲“明”，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抑拒”，《道藏》本爲“拒抑”，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道，偏陰偏陽之謂疾。魏伯陽曰：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崔公《入藥鏡》云“是性命，非神氣，水鄉鉛，只一味”是也。天性之道，或有自悟；天命之妙，必待師傳。無名子云：“偃月爐，陰爐也，中有玉蕊之陽氣，即虎之弦氣也。朱砂鼎，陽鼎也，中有水銀之陰氣，即龍之弦氣也。金丹，即此二弦之氣^①，調停和合以成。”然吾所謂神與氣、精，迎、送、動、止，凡百作為，皆主於意也^②；色、聲、香、味、觸，皆關於意。意為即為，意止即止。故求丹取鉛，以意迎之；收火入鼎，以意送之；烹煉沐浴，以意守之；溫養脫化，以意成之。故崔公云：“一日內，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為。”^③此之謂大要之要也^④。有能猛省如前試金石，則得金丹大要之要也。

既得其要，不妨求侶問材^⑤，以成真人。噫！世有以萬金而買功名者，其身安能長久乎^⑥？世有以萬金而濟死者，其死豈能再生乎^⑦？運有否終，唯道長久！亦有聞道之士，不肯直下承當，勇銳向前，疾早便做，乃欲待其功名志滿，諸事已了，方成此道，又惑之甚！

① “弦”，《道藏》本為“火”，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道藏》本無此“也”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語出崔公《入藥鏡》。

④ 《道藏》本為“此之謂大要也”，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⑤ “問”，《道藏輯要》本為“用”，今從《道藏》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⑥ 《道藏》本少一“長”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⑦ 《道藏》本為“其尸能載生乎”，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忽忽天不假年^①，身殞於世^②，悔何能及？佛果云：“只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紫陽云^③：“試問堆金等山嶽，無常買得不來無？”棄萬戶侯而爲身者，張子房焉；棄萬金資而求道者^④，馬宜甫焉。今之視昔，誰能及之？後之視今，早宜參悟。

上陽子曰：“大修行人，已得師傳，先結丹友。”薛真人云：“我今收得長生訣，年年海上覓知音。”又云：“幾年湖海覓仙儔，不做神仙不肯休。”泥丸翁云：“若無同志相規覺，時恐爐中火候非。”陳虎丘云：“朝朝惟切尋同志，走遍東吳不見人。”蓋得知音道侶，乃相規檢，匡其不逮，以共成道。亦有善侶而未聞道，財則有餘，是宜質易兩相成事^⑤。故龐蘊溺財求藥，傅大士唱賣妻子，皆同此道也。是以釋氏修定坐禪，以土制鉛，以鉛制汞，鉛汞歸鼎，身心不動。是云“修禪入定”。今之所謂禪者，皆琉璃瓶子禪，行也打碎，坐也跌碎。世惟皮可漏子禪，扯亦不斷，咬亦不破。若人參得皮可漏子禪，則鉛與汞自相投矣。三教一家，實無二道。其分彼我者，乃是一個盲人鞭騎瞎馬而與人較勝負，豈不爲明眼底人所笑^⑥！圓悟云：禪非

① “假”，《道藏》本爲“與”，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殞”，《道藏》本爲“捐”，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紫陽”，《道藏》本爲“祖師”，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資”，《道藏》本爲“貲”，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⑤ 質易，抵押、交易。“質”，《道藏》本爲“質”，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⑥ 《道藏》本少了一“人”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意想，以意想參禪則乖；道絕功勛，以功勛學道則失。直須絕却意想，喚什麼作禪？脚跟下廓爾，無禪之禪，謂之真禪，如兔子懷胎^①。絕却功勛，喚什麼作道？頂門上照耀，無道之道，謂之真道，似蚌含明月。佛祖留下數百公案，見性爲先。是此，《金丹大要》，禪道俱明，仙佛同證，性命二者，皆要了知。既得了知，宜加精進。上陽子曰：是此《金丹大要》，訪諸仙聖之書，發明先天一氣之妙，開引後來之人，於中顯露泄漏尤多。夫何故^②？是予早年素有此志，未遇真師，不明其要，閱諸丹經，杳難捉摸，思考不及，研窮無方，廢寢忘餐，每留此憾。

神仙之道，因執無爲^③，非遇聖師分明指示，則與凡流同歸腐朽。是因師指，盡以其間難形言者，悉皆詳述，作爲此書，名曰《金丹大要》，以贖往憾^④，與後來人出雙慧眼^⑤。不可施於筆者筆之，不可發於語者語之^⑥。後道之士，因緣獲覩，是此《金丹大要》，如對聖師親相付授^⑦，當知火藥悉具，運用皆全。

① “兔子”，《道藏輯要》本及海王邨本爲“兒子”，今從《道藏》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道藏》本爲“夫此何故”，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因執無爲”，《道藏》本爲“因執爲無”，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贖”，《道藏》本爲“續”，顯誤，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⑤ “雙”，《道藏》本爲“隻”，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⑥ “語之”，《道藏》本爲“發之”，顯誤，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⑦ “付授”，《道藏》本爲“授付”，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上陽子曰：是此《金丹大要》十卷，首卷虛無三章，以象三才；二卷上藥一章，以體法身；三卷妙用九章，以證九還；四卷須知七章，以驗七返；五卷積功詩歌，以分邪正；六卷累行序說，使無著象；七卷發真問答，接引群生；八卷修真圖像，示可印證；九卷越格擬古，最上一層；十卷超宗酌古，見性成佛。卷卷皆備鉛汞火候。學道之士，首卷不悟須尋二卷，三卷不達四卷須知，次第熟覽，無一不備。^①

吾之成此《金丹大要》，多重言者，切之故也；多俗語者，顯之故也。寧免泄露，冒瀆真詮，然恐方來無直悟底。自非宿昔有仙骨者，不能聞是《金丹大要》之名，況云欲得而誦之乎？非有大因緣者，不能存是《金丹大要》之旨，況云欲得而了之乎？非有大智慧者，不能入是《金丹大要》之路，況云欲得而行之乎？非有大功德者，不能親是《金丹大要》之道，況云欲得而修之乎？

上陽子曰：大修行人，已證脫胎神化，若復得此《金丹大要》，可以再進向上功夫。其有十月聖胎已完^②，若復得此《金丹大要》，可以參證出入往來^③。若初下手得藥入室，是此《金丹大要》，可以保養全功。亦有聞道蒙惑懷疑所未決者，是此《金丹大要》中，有試金之石，即可辨驗過得實，疾早下功^④，更莫遲疑。

《入道詩》云：“人身難得今已得，正道難明今已明。此身不向

① 從“是此《金丹大要》十卷”至“無一不備”一段，為《道藏輯要》本所無，今據《道藏》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補入。

② 從“若復得此《金丹大要》”至“聖胎已完”，為《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所無，今據《道藏》本補入。

③ “往來”，《道藏》本為“去來”，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功”，《道藏》本為“工”，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上陽子曰：復有得此《金丹大要》，不能明了於中奧旨，便可像繪祖師純陽、重陽、丹陽三仙真形，晨夕香花，一心對像誦念是此《金丹大要》一遍，乃至十遍、百遍、千遍，日積月深，初心不退，愈加精勤，自感真仙親臨付授，是學仙子，頓爾開悟，理路透徹，心地虛靈，即時脚跟踏得實際。夫何以故？玉帝敕命，見授丹陽真君^①，掌領仙籍，巡行天下，察人功勤，注上丹臺。分遣已成真人、仙子，下爲人師^②，移文錄司，主借材寶，成就學仙之士無上妙道，以成真人。

是學仙子，精專注想，因緣遭逢。是學仙子，不憚苦辛，懇求至道。是學仙子，勿以天高地厚，難以感通。是學仙子，勿以大道窈冥，非凡可學。是學仙子，勿以陰陽分位，非人能成。是學仙子，勿以性命由天，非我所有。是學仙子，不作是見，不作是聞，勇猛智慧，即得性海汪洋，命源流潤。是學仙子，列名書丹，冥心究竟。是此《金丹大要》，或觸事物，或過經筵，或在舟船，或行道路，或對鏡容，或照水影，或觀淫房，或觀屠殺，或因童戲，或見僧坐，觸着噓着^③，偶一覺悟，從之而入，侃侃灑灑，圓圓陀陀，得大自在。恰如貧人於房舍中，掘得祖父一窖金寶相似，方知此是自家之物，多年棄藏，一旦得之，受用不盡。上士至人，昔蘊大乘根器，又復得此《金丹大要》一誦，再憶豁然見性，即佛即仙，如嗜寶人道旁拾得無價明

① “玉帝敕命，見授丹陽真君”，《道藏》本爲“玉命見授丹陽真君”，誤，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下”，海王邨本爲“可”，今從《道藏輯要》本、《道藏》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觸着噓着”，《道藏》本爲“築着磕着”，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珠，喜慶無量。學仙之士，願以生死爲一大件，早收藥物，成事丹爐，白日騰身，高奔帝境^①，實我志也。

道德經序

上陽子曰：道始無名，德亦非稱。自伏羲畫卦，蒼頡創爻，玄龜龍馬，《河圖》、《洛書》，文王重《易》，箕子《洪範》，皆存而不名。老子垂世，始強名之曰道。夫道之爲說，先天地而位天地，始萬物而育萬物。草木根實，非道不生；胎卵濕化，非道不產。道，果何物也？其可見乎？而功用若是。其可摸捉乎？而造化若是。其可思議乎？而變通若是。自老子一指出、一強名之後，千古之上，此道得老子以明；萬世之下，此道以老子爲法。天以清，地以寧，三光以明，萬物以榮，聖人仙佛以修以成。

噫！道果何物，而若是其大也？孔子與佛^②，皆明此道，非別有一道也，後來乃分三教。儒者不明曾子、子思之相授何事，却猜之爲日用常行；釋者不能明心見性，只得念誦禪坐；道則不究金丹竅妙，以爲焚修法術。皆非道也，蓋未有所授受耳。

道之爲物，通氣而生氣，復資氣而育天地萬物，未有非氣而自生育者。然吾所謂氣，却非天地呼吸、口鼻往來。要知是氣之名，須究內外之道^③。氣之在外者，曰黑鉛，即金丹之道也。佛

① “奔”，《道藏輯要》本爲“居”，今從《道藏》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與”，《道藏》本爲“而”，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內外”，《道藏》本爲“外內”，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云摩尼^①，儒語仁義^②，道曰金丹。三教大聖，必用是氣而後方能成佛作仙。即此是道，非別有一路也^③。氣之在內者，曰黑汞，即修定之道也。道名踵音，儒謂中和，釋云世音，即自然之道。三教大聖，必用此道，故名雖殊，而道則同也。是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昔者老子西遊，關令尹喜知爲聖人，迎之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老子乃著五千餘言而去^④。其著書處，今京兆盩厔縣終南山宗聖宮是也。此書留世，始以《老子》名，分上下二篇。真人鄭思遠標注八十一章之目，唐賜號曰《道德經》，古今解注何啻數百人！唯河上公所釋以授漢文帝者，語淡義深，今難得其真本。經中大意，第一章顯而出之。了具眼者，於此早分利鈍。

夫道也者，本無名無爲。且名既有^⑤，復不可常名，則無爲而無不爲矣。故三十八章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熟於道德者，體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者，無以爲也；無不爲者，有以爲也。爲是道者，慧饒顏閔，必待師傳。建言有之，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上陽子曰：豈古然哉？於今爲然，蓋不可識，則不可見。不可見，則不可思議摸捉。我師緣督真人，受鍾、呂、王、馬之的

① “佛云摩尼”，《道藏》本爲“釋云佛法”，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語”，《道藏》本爲“謂”，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也”，《道藏》本爲“耶”，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著”，《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注”，今從《道藏》本。

⑤ 《道藏》本此句爲“且名亦既”，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旨，南嶽一面，悉拜其授。致虛年甫四十，雖居林泉^①，癖嗜詩書，嘗謂寂滅虛無，其說杳冥莽鹵^②，蒙師一指，芒刺脫然，眼下便見，方知脚跟原踏實地^③。猶如空中浮雲忽散，寶月光明^④，並得所解《道德經》，焚香啓視，至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早是性命雙題，愈覺渾身是汗。坐對老子坐，行共老子行。佛祖在脚跟底立，似三界中我的最尊。超然有何生死？則三清劍，五嶽冠，有與無，物與竅，朱裏汞，水中銀，日烏月兔^⑤，雌雄黑白，以至金剛浮幢，燈籠佛殿，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百尺竿，西江水，竹麻菴葦，棒喝照用，恒河沙無量佛法^⑥，莫不皆是見了，悟了。日夕照覷，大機大用。有時得到休歇之處，尤爲快活。何以故？只爲此者雙關二意，直要世人明了爲期。

且道同出却不同人，同出又不同沒，只一已是強名，況復云此兩者，其下重云衆妙之門^⑦。聖人無空言，一字是一個鐵漢，點檢將

① “泉”，《道藏》本爲“下”，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莽鹵”，《道藏》本爲“莽詵”，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原”，《道藏》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元”，今從《道藏輯要》本。

④ “光明”，《道藏》本爲“圓明”，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⑤ “日烏月兔”，《道藏》本爲“日兔月烏”，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⑥ “無量”，《道藏》本爲“量”，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⑦ “其下重云”，《道藏》本爲“下重云”，海王邨本爲“其不重云”，今從《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來，却似大路旁草裏，有兩顆驪珠，尋常人都直驀過了^①，明眼人一見，圓陀陀，光燦燦，收拾隨身去，豈不欣然。何哉？蓋今世人只是看經，却不觀經。聖賢仙佛留下經書，要引世人皆爲聖賢仙佛。一切常人不明其意，朝念暮誦，以爲禱祈，更不於中究竟生死一件實事，抑何愚哉！猶誨人醫，指以訣云：“左心、小腸、肝、膽、腎。”明了的，便以此而脈人之脈，不必勞誦千遍萬遍。若病而不診，只誦此語，雖感得叔和立現，復奈之何？經書亦然。若看而不觀，亦猶有病之誦而不診者^②，但了其字。觀者要了其義。了字則訛了舌頭，了義則坐斷舌頭。訛了非了，坐斷是了。不了的是人，了底是聖賢仙佛。喻如《金剛經》云：“佛說非身，是名大身。”六祖釋云：“色身雖大，內心量小，不名大身；法身雖小，內心量大，等虛空界，方名大身。色身雖如須彌，終不爲大。”此欲世人早明色身、法身二事，若只口誦，不觀其義，輪迴生死，何有了期？三教聖師立言垂訓，皆欲接引方來，非各門異戶以相冰炭者。師授是經，俾之續其言外之意^③。

上陽子曰：大哉！五千餘言。多以天下國家用兵治民之說，以翼其道。然以之平天下，治國家，用兵使民，無施不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瑩蟾子有治道、丹道、兵機、禪機之說也。將以無爲之道，奏之於吾皇，以倣陶唐無爲之治也。其

① “直驀”，《道藏》本爲“驀直”，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道藏》本此句少一“有”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道藏》本此句少一“之”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將以有爲之道，告之於宰輔，行治平日新之德也。其將以無不爲、有以爲之道，訓諸學道之士，以修金丹也。得此道以無爲而治天下者，漢文帝之謂矣；得此道以佐漢而定天下者，張子房之謂矣；得此道而其鬼不神者，張輔漢之謂矣；得此道而善攝生者，許旌陽之謂矣。妙哉！是經其言父則云教父，母則云物母，此其爲道德也^①。其旨意，先有爲而後無爲，非蠢然無爲也；本道德而後仁義，非毀於仁義也；先仁義而後禮，非棄於禮者也。如恍惚中有象有物，杳冥中有精有信，不貴難得之貨，此皆有直指大道^②，顯露玄機者也。經內隱八十餘異名，如衆甫、神器、玄牝、橐籥之類，蓋深注意於道，使後之人，從是而悟，因悟而入，因人而有爲^③。有爲者，即金丹也^④。

噫！後之人峨其冠者，不明玄牝竅妙之門；曳其裾者，不修無爲有爲之道。使彼之有目者，視之爲異端之教；彼之有口者，呼之爲異端之徒。而世之明敏器識之士，甘與彼之下愚，或儕或躐，奔競是非，至於老死而不知有神仙之道。惜哉！且三教聖賢之所建立者，始焉莫不各有其道，而繼之者特未善也。老子者，聖人也，太上也^⑤，巍巍尊居三清之境，以生育天地，運行日月，宰制劫運，終始

① “道德”，《道藏》本爲“道德經”，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道藏》本此句少一“有”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有爲”，《道藏》本爲“有焉”，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有爲者，即金丹也”，《道藏》本爲“即有爲者，金丹也”，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⑤ “太上也”，《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均爲“太上者”，今從《道藏》本。

萬物爲心，其視天下民物一不安者若己。有之中下之人，恣其狂愚，不知源流，妄誕詆排，謂彼之非聖人者，罔譴益彰，惑之甚也；謂此之歸太上者罔福，是未得其道也。原其著此書^①，甚欲引導修行之士，以成真人；使天下有以匡世救劫者也，如降魔斬蛟、平潮弭災之事焉。然悟者自悟也，迷者自迷也。悟也者，因緣時節之來也；迷也者，宿昔所未種善也^②。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此大道之綱常也，萬世之不可易也。降魔也，斬蛟也，此道成之事也，適時而造就其功也^③。

老子之道，即金丹之大道也。夫金丹之道，先明三綱五常，次則因定生慧。綱常既明，則道自綱常而出。非綱常之外而別求道也^④，是謂有爲，故云和其光，同其塵也。乃至定慧圓明，是謂無爲，故云知其雄，守其雌也。道至無爲，則神仙之事備矣。知此經者，則明其道，故曰太上。下知有之不知者，則辯其語，故曰“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今遵師訓，因並釋之，每章就下轉語。夫如此者，特爲此老垂一雙方便手^⑤，爲天下人具一雙智慧眼^⑥。垂手者，

① “原其著此書”，《藏外道書》甲本和《道藏》本均爲“原其著此書者”，今從《道藏輯要》本和海王邨本。

② 《道藏》本此句少一“善”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道藏》本此句少一“造”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道藏》本此句爲“非出綱常之外”，多一“出”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⑤ “雙”，《道藏》本爲“隻”，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⑥ “雙”，《道藏》本爲“隻”，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接濟迷途；具眼者，早自明了。使人人回首，物物知歸，長生昇仙^①，必有真實根器爾^②。

至順辛未中秋後三日紫霄上陽子觀吾陳致虛謹序。^③

道可道章解^④

“道可道，非常道。”上陽子曰：夫道也者，位天地育萬物，曰道。揭日月，生五行，曰道。多於恒河沙數，曰道。（原注：恒河者，西方界^⑤。此河四十里，沙細如麵，比數之多者也。）孤則獨無一侶，曰道。直入鴻濛而還歸溟滓，曰道。善奪造化而頓超聖凡^⑥，曰道。目下機境未兆而突爾靈通，曰道。眼前生殺分明而無能逃避，曰道。處卑污而大尊貴，曰道。居幽暗而極高明，曰道。是道也，有大識見之眼而無睛，有大智慧之耳而無聞，有吸西江之口而無齒，有諸妙香之鼻而不嗅^⑦，有殺活舌頭而味不味，有金剛法身而在自在，有生死劍而武士不敢施用，有一字義而文人不能形容，雖黑漫

① “長生”，《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均為“畏生”，不通，今從《道藏》本。

② “爾”，《道藏》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均為“的”，今從《道藏輯要》本。

③ 此落款為《道藏輯要》本無，今從《道藏》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道藏輯要》題為《讀道德經首章》，其他各本均稱《道可道章解》。

⑤ “方”，《道藏》本為“之”，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⑥ “奪”，《藏外道書》甲本、《道藏輯要》本及海王邨本為“集”，今從《道藏》本。

⑦ “嗅”，《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均為“臭”，今從《道藏》本。

漫不許一眨，暗然而日彰^①，任峭巍巍，壁立萬仞^②，放身而無怖^③。細入剎塵曰道，大包天地曰道，將無人有是道，作佛成仙曰道^④。佛經五千四十八卷也，說不到了處；《中庸》三十三章也，說不到窮處；《道德》五千餘言也，說不到極處。道也，果何謂也？一言以定之曰：氣也。故鄭真人曰：道，乃氣之用。當知體其道者，是氣也。可道者，道有號，道有名，道有諱。比如，道之號曰“萬物宗”，是道號也；名曰“涅槃妙心”，是表德也。道之號與表德^⑤，皆可呼可言，故曰可道。至如道之諱，即是生萬物之道^⑥。雖有其名，而不可以常道，故曰“非常道”。何謂非常道？蓋可以自見^⑦，而不可以人見、衆生見；可以自道^⑧，而不可以人道、衆生道；是云“可道，非常道”也。何謂非常道？以其至廣大而盡精微，故不可以常道也；以其淨倮倮、赤灑灑、巍巍尊高，故不可以常道也；以其杳冥恍惚，有物混

① 《道藏》本此句少一“然”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壁”，《道藏》本爲“辟”，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道藏》本此句少“而”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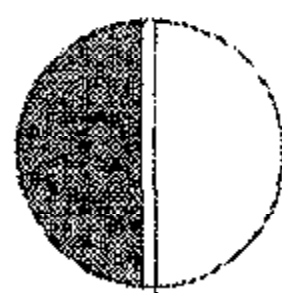
④ “曰”，《道藏》本爲“是”，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⑤ 《道藏》本此句少一“德”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⑥ “即”，《道藏》本爲“却”，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⑦ “可以自見”，《道藏》本少“以”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⑧ “可以自道”，《道藏》本少“以”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成，先天地生，故不可常道也；是謂非常道者也。

“名可名，非常名。”上陽子曰：夫名也者，事物用以稱題曰名，人神借以呼喚曰名。“可名，非常名”者，喻如乾，陽物也，曰乾則可，曰陽物則不可；又如坤，陰物也，曰坤則可，曰陰物則不可；故曰“可名，非常名”也。又如，今有人名曰谷神，小名曰芻狗，而字曰衆甫。諱與小名上之呼下可也，故曰“可名”，衆人則不可呼。若衆人呼人之小名，則其人勃然而怒矣。何以故？衆人不可呼人之小名，若於僻陋之所，人不聞見之地，而言之則可；若於稠人中呼之，則必自取辱焉，故曰“非常名”也。何謂“非常名”？蓋人人有一個諱名，或可以自題，而不可託人言，是云“非常名”。

我師曰：道以用言，在人未嘗不可行，但非泛常所行之道。名以實言^①，在人未嘗不可稱，但非泛常所稱之名耳。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者，待之而後動也；有者，已動而將形也。天地始者，雌雄蟠虬^②，而物所自暉^③；萬物母者，陰陽感兆，而氣所自育。以無而偶有者，猶以天而配地；以母而匹始者，猶以氣而合神。是知有與無，二者峙而天地位焉；始與母，二者出而萬物育焉。

我師云：人之靈明知覺者，即無也，神也；氤氲活動者，即有也，氣也。此論玄遠，要具大方眼^④，然後可以見不見之處，照不照之所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一定之中而求變化，

① “實”，《道藏》本爲“體”，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虬”，《道藏》本爲“紂”，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暉，生長兩個月的胚胎。此處指孕育。

④ “要具大方眼”，《道藏》本爲“安其大方眼”，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曰常；未見之前而將興發，曰欲；沖虛至聖曰妙；包元含靈曰竅。“常無，欲以觀其妙”者，於一定之中而求變化，待之而後動；動於未見之前而將興發^①，此即觀其沖虛至聖之妙也。“常有，欲以觀其竅”者，於一定之中而求變化，已動而將形，形於未見之前而將興發，此即觀其包元含靈之竅也^②。

我師曰：觀其妙者，見其智慧之精微也^③；觀其竅者，見其功用之遠大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兩者，道與名也，無與有也，始與母也，妙與竅也。皆云兩者，而當以無與有爲先。同出而異名者，有無同出於一，而名乃分矣。玄者，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說，同謂之玄。無與有，兩者皆不可得而見聞名說也。玄之又玄者，以其無與有，兩者愈不可見，愈不可聞，愈不可名說^④，即佛云“不可說”。不可說，轉不可說者，即此道也。衆妙之門者，言其玄，乃萬物沖虛，至聖出入之所也。而我師謂有言外意^⑤。

上陽子曰：有物先天地，眼下甚分明。道之體者，自然也；道之用者，虛無也。虛無者，先天地也。《契》曰：“委志歸虛無。”《悟真篇》云：“道自虛無生一氣。”我師云：“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此

① “動”，《道藏》本爲“而”，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此即”，《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均爲“即此”，今從《道藏》本。

③ 此句《道藏》本少“也”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說”，《道藏》本爲“謂”，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⑤ “意”，《藏外道書》甲本和海王邨本爲“噫”，今從《道藏》本和《道藏輯要》本。

乃爲之而有以爲也。自然者，後天地也^①。人稟父母陰陽二氣而生而長，混沌未判，抱一無離，此乃無爲而無以爲也。道本無名，強名之曰道，是有名矣。既有名矣，又不可常名；既不可常名，則不可得而聞見也。是道也？是物耶？是有形也？是無形耶？乃不可常道常名，而不可以聞見者也^②。是以從古聖人以至於今，成仙作佛者何限？雖遺千經萬論於世，而終不顯題者，唯是道之尊、德之貴也。

夫人本來清靜，若脚跟下見得明了，無他障礙，何必更向經句上尋覓？蓋爲世人翻著見解，訥處不能訥，知處不能知，是故聖人慈悲方便，假名託字，百般遷就而爲之諱，亦只先天地一物耳^③。三教大聖，殊途同歸，初無差別，如孟子集義所生之道，即孔子一貫之道也；釋迦拈花以傳涅槃妙心之旨，即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④；老子有無、玄牝、竅妙、物母之道^⑤，即玄關一竅，大道金丹也。深山妙窟裏代不乏人，所謂透到是處，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利根上士，獲覩此經，字上求義，義裏通神^⑥，句中得意，意外悟道，忽若智慧眼開，感得天人相與，寧不慶快！

① “後”，《道藏》本爲“復”，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此句《道藏》本少“以”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只”，《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知”，今從《道藏》本。

④ 此句《道藏》本少“之旨”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⑤ 此句《道藏》本少“竅妙”，海王邨本少“竅”，今從《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⑥ “神”，《道藏》本爲“禪”，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上藥卷第二

精氣神說^①

黃帝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無上元君謂老子曰：“長生之功，由於丹；丹之成，由於神。故將合丹，必正身心。”《黃庭外景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審能修之可長存。”《心印經》曰：“上藥三品，神與氣精。”聖人言修煉合丹者，煉精氣神而已。唯此三者，千古之上，萬世之下，無以易之。而精氣神有後天地，有先天地。今將此二說，別而曉之。

夫精者，極好之稱。美者言精，惡者言粗，夫物皆然。凡人唯精最貴而甚少，在身中通有一升六合^②，此男子二八已滿，未泄之成數，稱得一斤。積而滿者至三升，損而喪之者不及一升。精與氣相養，氣聚則精盈，精盈則氣盛。日啖飲食之華美者為精，故從米、從青。人年十六則精泄。凡交一次則喪半合。所喪者少，即隨日生而補之。所補者，陰精而已。唯元精一泄，非先天者，則不能補；若有喪而無益^③，則精竭而身憊也。故慾不節則精耗，精耗則氣衰，氣衰則病至，病至則身危。噫！精之為物，其真寶乎！又奚可縱慾而喪軀乎？丹陽祖師曰：色者，甚於虎狼，敗人美行，損人善事。亡精

① 《道藏》本有《上陽子金丹大要上藥卷之三·精氣神說上》和《上陽子金丹大要上藥卷之四·精氣神說下》。《道藏輯要》本卷上有《精氣神說》。《藏外道書》甲本有《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上藥卷第二·精氣神說》。海王邨本有《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上藥卷第二·精氣神說》。

② 合，容量單位，一升的十分之一。

③ “若有喪而無益”，《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和《藏外道書》甲本少一“若”字，今從《道藏》本。

滅神，至於殞軀，爲道之大孽也。下愚之人，謂其壽命數定，恣慾爲快其意。古之戒曰：油枯燈盡，髓竭人亡。是知精實一身之根本，豈有木無根而能久乎^①？象川翁曰：精爲生氣，氣能生神。榮衛一身，莫大於此。

養生之士，先寶其精，精滿則氣壯，氣壯則神旺，神旺則身健而少病。內則五臟敷華，外則皮膚潤澤，顏容光彩，耳目聰明，老當益壯，神氣堅強。嘗見高年，慾情未衰，此其早年泄遲之驗。至此又能絕慾，則壽更多。精之全者，無如赤子。赤子受父母陰陽二氣而生，日以增長。老子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使赤子如有知保固其渾然之精，而無虧泄，待其年壯明敏，乃遇至人，授以變調之道，必作無爲之真仙矣。茲事固少。此以人身中之精而言，乃後天地之精。若論還丹，却非此精。夫金液還丹之精，姓金，喚九三郎，諱元晶，號金華。商夫君居玉池之西，出入跨虎，乳名嬰兒，晚則呼爲金公^②，凡到鄰家，便稱主人^③，其情嗜交梨。此乃先天地之精，却爲人之至寶，老子曰“竅竅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者此也。修煉之士，先明此精，既若明了，即可仙矣。是號爲金液還丹，佛號丈六金身者，積精至十六兩^④也。純陽翁云：“吞精食氣先從有，悟理歸真便入無。”海蟾《金丹歌》曰：“爲甚神仙却愛身？也須借殼養精神。”陳泥丸云：“大藥須憑精氣

① 此句《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均爲“豈有本無根而能久乎”，不通。《道藏》本爲“未有木無根而能久乎”，今據《道藏》本改。

② “呼”，《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均爲“喚”，今從《道藏》本。

③ “稱”，《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均爲“秤”，今從《道藏》本。

④ 古代重量單位，十六兩爲一斤。

神，採來一處結交成。”大藥者，即金液還丹也。昔者堯得之於務成子，亟欲修煉^①，緣總萬機，慮不得就，乃捐天下而授舜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以授禹而增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後來，龍牙禪師乃云：“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情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②從古到今修仙作佛者，未有捨此精而別有路耶。其後天地之精屬陰，人若寶之，唯能健其身，益其壽而已。學猥之徒，欲吞此精之穢，或採閨丹而咽，或運己精補腦，以是爲道，不亦愚乎？獨先天地之精屬陽，聖人修煉以爲丹者，此也。雲房老仙曰：“涕唾精津氣血液，七般靈物盡爲陰^③。”又云：“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趙中一云：“一身內外總皆陰，莫把陽精裏面尋。”白紫清云：“其精不是交感精，乃是玉皇口中涎。”雲門和尚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孔子翼《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若其上士言下，須有指歸。何以故？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此爲奇特。若當時孔子以世俗生養之說爲言，則必云“男女媾精，人乃化生”，却乃普云“萬物化生”，於此切莫淺易看過了。上士至人，一聞便了。中下之士，非遇真師，直指密訓，奚可暗猜？我師緣督子曰：“何者爲性命？人之一身至精至粹、至尊至

① “亟”，《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均爲“急”，今從《道藏》本。

② 語出《景德傳燈錄·龍牙和尚居遁頌一十八首》。龍牙禪師，唐代撫州（今江西境內）人，出家後遊歷諸方，參謁翠微無學、臨濟義玄、洞山良價等著名禪師，後住持龍牙山（今湖南境內）妙濟禪苑。號“證空大師”，世稱“龍牙居遁禪師”。有著名的“祖師西來意”公案。

③ “靈物”，《道藏》本爲“物事”，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貴，莫越精氣神三者。舉世罕能達此。”《黃庭經》云：“急守精室勿妄泄，閉而寶之可長活。”廣成子授黃帝曰：“毋勞汝形，毋搖汝精。”黃帝以之而修煉，後於鼎湖上昇。自後，言修煉之道爲黃老術，抑愚矣！此乃金丹之大道也，不可謂術。世唯此事最大，人人可以修煉而成仙作佛也。

夫氣者，天地萬物，莫不由之。在天地之外，包覆天地；在天地之內，運行天地。日月星辰得以明，風雲雷雨得以動，四時品物得以生長收藏。此唯天地間陰陽造化之氣爾。獨人身之中，全具天地陰陽造化之氣^①，得勤而用之，又有二焉。二者何也？有先天地之氣，有後天地之氣。今以後天地之氣爲言。此氣生於穀，故從氣從米，而蓄於胃，胃得穀而生氣。黃帝曰：五臟之氣會於胃，而氣所由生也。葉文叔曰：人受生之初，在胞胎之內，隨母呼吸，受氣而成。及乎生下，剪去臍帶，一點元靈之氣，聚於臍下。凡人唯氣最先，莫先於呼吸。眼耳鼻舌身意，皆由是氣。非是氣則色聲香味觸法，都不知覺。氣之呼接於天根，吸接地根。氣之在人身，有八百一十丈，與脈偕行，衰旺相關。積而壯者倍之，因勞慾而喪者，無一半而已^②。人唯寶精則氣自裕，氣裕則精盈。日啖飲食之精熟者益氣^③。人年二十而氣旺。節慾少勞者，則氣長而緩；多慾而勞倦者，則氣少而短。氣少則身弱，身弱則病生，病生則命危。試以日用常

① “具”，《道藏》本爲“其”，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② 《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此句少“已”，今從《道藏》本。

③ “熟”，《道藏》本爲“熱”，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行見之，凡交感之後氣即促急。葉文叔云：衆生迷蒙，醉於情慾^①，日夜漏泄，不知其幾何也。本去根枯，枝死必矣^②。世人但知養生止於禁慾，殊不知一念若動，氣隨心散，精逐氣忘。爲此道者，當心體太虛，內外如一。噫！氣之爲物，奚可不愛之乎？下愚之人，日則逞力多勞，夜則恣慾喪精，氣因以乏。不知氣乃命之蒂，豈有花無蒂而不凋乎？^③

養生之士，先資其氣，資氣在於寡慾。慾情不動，則精氣自相生矣。氣之盛者少病^④，內則志堅骨強，外則筋力勇銳，身體秀實，齒白唇紅，老而不衰，步履輕快。且氣之全者，無如赤子。赤子稟父母陰陽之氣，日漸長而無虧，加以乳哺飲食，日以增羨。老子曰：終日號而嗑不嘎，和之至也。碧虛子陳景元注曰：天和之氣至全也。故真人之息以踵，其嗑不哇。（原注：嗑音乙，喉也。嘎音下，聲破也。哇者，唱聲哇也。）^⑤使赤子如有知守其渾然之氣，與精同保而不虧泄，年壯又遇至人，曉以永世之道，亦可作無爲之真仙矣。茲事又少。丹陽祖師曰：薄滋味所以養氣，去嗔恚所以養性。又曰：守氣之妙在乎全精，尤當防其睡眠。《黃庭經》云：元氣所合列宿分，紫煙上下三素雲，灌溉五華植靈根。孔子曰：血氣方剛，戒之

① “情慾”，《道藏》本爲“情愛”，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② “枝”，《道藏》本爲“之”，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③ “豈有”，《道藏》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未有”，今從《道藏輯要》本。

④ “病”，《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衣”，不通，今從《道藏》本。

⑤ 《道藏》本無此注，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在鬪。夫人遇行走則氣急而嘔甚，睡則氣粗而齟，唯坐靜則氣平而緩。又，氣屬火，而脾因氣以運。蓋人睡則脾損而色黃，冷食亦然。多吃冷飯之後而又行房，則能使人心絞而色黃^①。何以故？飯室於氣，而意多婪，復嗜睡而損脾也。此以人身中之氣而言，乃後天地之氣。旁門迷人，欲咽其津而納此氣，以爲是道。猶炊沙而得飯^②，不亦惑乎？紫陽翁云：咽津納氣是人行，有藥方能造化生。鼎內若無真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鑪。

唯先天真一之氣可煉還丹，乃自虛無中來。此氣姓白，喚太一郎，名元氣，號曰宇宙主宰，素練郎君，寄居西川，出入騎白馬^③，乳名真種子，晚則呼白頭老子，到鄰家便稱父母，好食烏龜而多情。此爲先天地之真氣，却是人之至寶。《陰符經》曰：天之至祕，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又云：或噓或吹，或強或羸。大修行人，先須洞明此之一氣。若得之，號曰紫金花，又曰摩尼珠。茅真君靖中吟：氣是添年藥，心爲使氣神。若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

海蟾翁《金丹歌》曰^④：“煉形成氣歸真一，煉氣成形謁紫宸。”《丹髓歌》云：“昔日遇師真口訣，只要凝神入氣穴。”《悟真篇》云：“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石真人《還源篇》云：“氣是

① “絞”，《道藏》本爲“狡”，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② “沙”，《道藏》本爲“砂”，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③ “騎”，《道藏》本爲“乘”，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④ 《道藏》本無此“曰”字，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形中命。”無名子云：真一之氣生於天地之先，得於虛無之中，恍惚杳冥^①，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②，如之何凝結而成黍珠者哉？蓋聖人以實而形虛，以有而形無。實而有者，真陰真陽也，同類有情之物也。虛而無者，二八初弦之氣也，有氣而無質者也。兩者相形，一物生焉。所謂一者，即先天地真一之氣，凝而爲一黍之珠也。原其天地之內已有形質者，皆後天地之氣，屬陰。獨先天地之氣屬陽。崔公《入藥鏡》云：“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形如明窗塵，一似細霧煙。何謂先天氣？重陽翁云：“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丹陽翁曰：“喘息莫教粗，上下寬舒。”《參同契》曰：“枝莖花葉，果實垂布，正其根株，不失其素。”《悟真篇》云：“萬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真鉛合聖機。”蓋世間從石而出者，凡鉛也；從造化窟中出者，真鉛也。何謂真鉛？即先天地真一之氣。《契祕圖》曰：“離納己爲日、爲火、爲心、爲丹砂、爲龍、爲汞，坎納戊爲月、爲水、爲腎、爲鉛、爲虎、爲氣。”在《易》之初爻曰：“潛龍勿用。”夫子翼之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三教中人觀書，莫驀直讀過了，內有做官、做佛、修仙的道理在，須下了些工夫，始得。

上陽子曰：若陽氣潛藏，必難求之也。直要有力者，然後能求之。達磨初來曰：見此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成道必矣。此達磨之來，欲仗有力者，爲求是氣，以成其道。豈料謁梁未諧，至魏方得成佛。因知是氣無其力者，必不得之。紫陽真人乃依馬處厚之力，

① “杳”，《道藏》本爲“窈”，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② “搏”，《道藏》本、《藏外道書》甲本爲“搏”，今從《道藏輯要》本及海王邨本。

王冲照乃得韓富公之力。石杏林授薛紫賢云：可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爲之。是知此氣每好潛藏，無力者安能得之？太一真人《破迷歌》曰：“如何却是道，太乙含真氣。”白真人云：“此氣即非呼吸氣，乃知却是太素煙。”我師曰：“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上陽子曰：誰能承當得此一句，便是活佛了也^①。蓋虛無中來，却不是從天上落底。既不從天上落，又非自己所有。

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志至焉，氣次焉。”次者，隨而至也。又曰：“志者，氣之帥。”既爲氣之帥，必爲氣主。爲之主者，使之來即來，使之住即住。又曰：“配義與道。”若大智慧底，於此便分清濁。何以故？曰：吾善養。既而曰：以直養。此乃發明《易》中之直，曰^②：“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故周子《愛蓮說》“中通外直”，亦是意也。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復云^③配義與道，以是而知孟子以仁義言之。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志至焉，氣次焉。則知孟子非特善養，而亦善取。曰：云何取？曰：以直取。曰：云何來？曰：義所生。曰：云何見？曰：以志爲帥。以是知、以是見，孰皆出頭頂著，則他也有是知、是見了。《參同契》曰：“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胥。”《金碧經》曰：“造化泉

① “活佛”，《道藏》本爲“活仙”，凡仙必是活仙，哪有死仙？故不通，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② 《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無此“曰”字，今從《道藏》本。

③ “復”，《道藏》本爲“後”，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窟，陽氣發坤，日晷南極^①，五星聯珠，日月合璧。”葛仙翁《流珠歌》曰：“流珠，流珠，役我區區，雲遊四海，歷涉萬書。忙忙汲汲，忘寢失哺，參遍知友，燒竭汞珠^②。三十年內，日月長吁，吾今六十，憂赴三塗，賴師傳授，元氣虛無，真陰真陽，一吸一呼，五液灌溉，洞房流酥，真人度我，要大丈夫。”仙翁得此先天真一之氣，依法修煉，白日紫雲，騰空昇舉，天下後世，受其賜也。

夫神者，妙萬物而言，依形而生。《黃庭經》云：“至道不煩訣存真，泥丸百節皆有神。”神名最多，莫能枚舉。身中三部，上部八景：髮神、腦神、眼神、鼻神、耳神、口神、舌神、齒神；中部八景：肺神、心神、肝神、脾神、左腎神、右腎神、膽神、喉神；下部八景：腎神、大小腸神、胴神、胸神、膈神、兩脅神、左陰神、右陽神^③。身中九宮真人：心爲絳宮真人^④，腎爲丹元宮真人，肝爲蘭臺宮真人，肺爲尚書宮真人，脾爲黃庭宮真人，膽爲天靈宮真人^⑤，小腸爲玄靈宮真人，大腸爲木靈宮真人，膀胱爲玉房宮真人。又有元首九宮真人：雙丹宮、明堂宮、丹田宮、泥丸宮、流珠宮、大帝宮、天庭宮、極真宮、玄丹宮、

① “極”，《道藏》本爲“至”，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② “珠”，《道藏》本爲“朱”，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③ “左陰神、右陽神”，《道藏》本爲“左陰左陽神、右陰右陽神”，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④ “絳宮”，《道藏》本爲“絳霄宮”，誤。《洞真太上素靈洞元大有妙經》：“心爲中丹田，號爲絳宮，鎮心之中央。”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⑤ “天靈”，《道藏》本爲“天靈”，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太皇宮^①。又有金樓重門十二亭長^②，身外有一萬八千陽神，身內有一萬八千陰神，共三萬六千神。所主者唯絳宮真人^③，亦名肉團神，即心王也。又有三身神、四智神、三魂神、七魄神、七元八識神，假名異字，難可悉數。心王乃一身之君，萬神爲之聽命焉，故能虛靈知覺，作止任滅，隨機應境，千變萬化，瞬息千里，夢寐百般^④；又能逆料未來，推測禍福；大而天下國家，小而僻陋罅隙，無所不至。善藏喜怒哀樂，慈愛惡慾，又能隨之^⑤。其人表正，其神亦正；其人諂曲，神亦邪佞。人若絕慾忘情，精氣壯盛，神亦發旺明麗，形容美好；若人多慾勞神，神勞將衰，而神不守^⑥。其人恃酒風顛，污名短行，神亦隨順，反益助之^⑦。《悟真篇》云：“奈何精神屬陰，宅舍難固。”又云：修真之士，若執一己而修之，無過煉精氣神三物而已。奈何三物一致，俱是後天地生。純陰而無陽，安能化形於純陽，而出乎天地之外耶？^⑧此言一身之精氣神也。紫陽蓋欲題省世人，未

① “太皇宮”，《道藏輯要》本爲“大皇宮”，誤，今從《道藏》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② “又有”，《道藏》本少一“有”字，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③ “絳宮”，《道藏》本爲“絳霄宮”，誤，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④ “夢寐”，《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夢寢”，今從《道藏》本。

⑤ “之”，《道藏》本爲“人”，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⑥ “若人多慾勞神，神勞將衰，而神不守”，《道藏》本爲“若人多慾勞損，神將衰而不守”，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⑦ “之”，《道藏》本爲“也”，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⑧ 現存《悟真篇》中未見此段記載。

得先天地之陽神與身中精氣神相配，終不仙也。猶傅大士《金剛經》偈云：“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

今以先天地之神而言，其神號無位真人，佛云“紇利陀耶佛”。若識認得此神，却有妙用。此神專主殺人，專主生人，修仙求佛者，必要此神主之方得。此神元來無頭、無尾、無背、無面、無名、無字，乃能與佛同名同號，能順於人。若人姓張三，其神亦云張三。其人名金剛，其神亦云金剛。其人諱法眼，其神亦云法眼。其人好食火棗，其神亦好食火棗^①。蓋其性善隨人之所好，此乃先天地之神。《陰符經》曰：“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大修行人，先明此神而敬憚之。若能明了，即神仙矣。此神之功，能驅用四心神、四智神、八識神，非特能用，又能使之變化。八識變為八金剛，四智^②化為四菩薩，四心^③化為四佛：一名紇利陀耶佛，二名阿賴陀耶佛，三名質多耶佛，四名乾栗陀耶佛；四智菩薩：一名大成就菩薩，二名妙觀察智菩薩，三名平等性智菩薩，四名大圓鏡智菩薩；八識金剛：色識金剛，聲香味觸法識金剛，傳送識金剛，含藏識金剛。道呼神帝神名衆多，不知修煉底人，反為此神所役，安能驅駕而用之哉？

① “其人好食火棗，其神亦好食火棗”，《道藏》本為“人好食火棗，神亦好食火棗”，《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稱“火棗”為“大棗”，據同書《圖像歸源》中《偃月爐》所列藥物名稱來看，當為“火棗”。

② 佛教中表明佛果的四種智，全稱四智心品。佛教的唯識宗將有漏的第八識、第七識、第六識及前五識，轉變為四種無漏智，即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和成所作智。成所作智，又可稱為大成就智。

③ 佛教中的四心，主要是指肉團心（紇利陀心）、緣慮心（八識心）、質多心（集起心）和乾栗陀心（堅實心）。唯識宗有八識說，即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前六識及第七末那識和第八阿賴耶識，並以阿賴耶識為主。阿賴耶又稱種子識，或藏識，是前七識的根本和基礎。

《黃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以爲真^①。”又云：“方寸之中謹蓋藏，精神還歸老復壯。”純陽祖師云：“精神氣血歸三要，南北東西共一家。”又云：“神養靈根氣養神，此真真外更無真。”曹真人云：“比來修煉賴神氣，神氣不安空苦辛^②。”又云：“神是性兮氣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虛靜天師云：“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白真人云：“此神即非思慮神，可與元始相比肩。”是皆不外神氣精三物，是以三物相感，順則成人，逆則生丹。何謂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虛化神，神化氣，氣化精，精化形，形乃成人。何謂逆？萬物含三，三歸二，二歸一。知此道者，怡神守形，養形煉精，積精化氣，煉氣合神，煉神還虛，金丹乃成，只在先天地之一物耳。要此物至，却憑先天地之神功，役用八識神^③，使之採丹取鉛，堤防固濟，傳送保護，皆其力也。八識之中有法識神，主人之意，意行即行，意止即止。又平等性智菩薩主傳送識金剛，又大圓鏡智菩薩主含藏識金剛，皆聽意神以主之。意使之去則去，使之來即來。下工之初，全仗此神以煉丹，故曰神仙。雖^④得此神，要知其家。《金丹歌》曰：“身譬屋兮屋譬身，却將居者比精神。”又云：“中央神視本虛閑，自有先天真氣到。”《資生經》曰：“臍下三寸，爲下丹田，方圓四寸，著於脊梁、兩腎中間，左青右白，上黃下黑，中央

① “爲”，《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成”，今從《道藏》本。

② “苦辛”，《道藏》本爲“辛苦”，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③ “役用”，《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後用”，今從《道藏》本。

④ “雖”，《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須”，今從《道藏》本。

赤色^①，名曰大海。貯其血氣，亦名大中極^②。言人身上下四向，最爲中也。中央正位即丹田，金胎神室也。”《金碧經》曰：“神室者丹之樞轄，衆石之父母，砂汞別居，出陽入陰。”又曰：“神室用施行，金丹然後成。”又曰：“神室設位，變化在乎其中矣。”神室者，上下釜也。設位者，列雌雄配合之密也。變化者，謂鉛汞之用也。我師曰：“聖人恐泄天機，道家以妙有真空爲宗，多借喻曰朱砂、水銀、紅鉛、黑汞、嬰兒、姤女、丁公、黃婆、黃芽、白雪等類，近於著實，致令迷人妄亂猜度。學人將似是而非者，執以爲有，却謂金丹是凡外藥^③，滯於有形滓質，採戰穢行，而終莫悟真空之妙。釋氏以妙空不空爲宗，多喻之曰猢猻^④、狗子、露柱、剎竿、黃花、翠竹、棒拂、花艸、燈籠、佛殿、西江水、趙州茶等類，全無意義，使人不可解悟。學者思之不得，議之不及，遂云禪機。因執爲無，流於頑空靜坐，入定出神，而終莫悟不空之妙，豈知禪憂頑坐，道怕旁門？

學佛修仙，一件大事^⑤。我自得師一言之下，如光明鏡掛於高堂，物去物來，無不照了。今特指出一條大路，共諸人行。彭真人

① “上黃下黑，中央赤色”，《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上赤下黑，中央黃色”，今從《道藏》本。

② “亦名”，《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一名”，今從《道藏》本。

③ “却謂金丹是凡外藥”，《道藏》本爲“却謂金母是圓外藥”，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④ “猢猻”，《道藏》本爲“狐孫”，禪宗史上有著名的猢猻公案，文中與猢猻並列的，都是禪門中著名的公案，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⑤ “一件大事”，《道藏》本爲“一件事大”，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云：“一日可以奪四千三百二十年天地之正氣^①。”無名子曰：“天一生水，在人曰精；地二生火，在人曰神。”大修行人，早用妙觀察智菩薩，役使紇利陀耶佛，八月初三夜子癸時，急走西川採鉛取金，疾駕白虎與傳送識金剛一同回還，付與妙觀察智菩薩還歸神室^②，與勾陳神君、騰蛇神君^③，面同收貯，關鎖封固。初則虎龍交戰，後則龍虎降伏，妙觀察智菩薩與乾栗陀耶佛，戮力同心，不可暫離，日夕衛護。如此保顧，十月之後，却有一個金色頭陀道者，曰上陽真人，在內作主。二佛仍前照管，不使輕離遠出。一周二載，二佛分付與上陽真人之後^④，方可受賞言功。正陽翁曰：“縱橫天地不由親”，其是之謂也。章思廉《出神訣》云：“得太極全體，見本來面目。先天一點真，後天却是屋。”呂祖師云：“九年火候真經過，忽爾天門頂中破，真人出現大神通，從此天仙可相賀。”後天地之神與先天地之神^⑤，億乘萬騎隨逐，已成真人，同駕雲駢^⑥，徑詣三清，均受仙秩，是之謂白日昇天也。是云大丈夫之事畢也。

① “一日可以奪四千三百二十年天地之正氣”，《道藏》本爲“一日可以奪四千二百二十年天地正氣”，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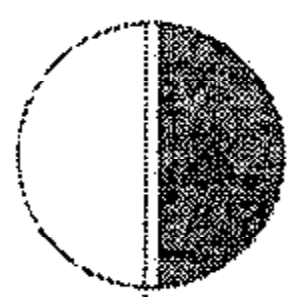
② “還歸”，《道藏》本爲“送歸”，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③ “騰蛇神君”，《道藏》本爲“騰蛇神君”，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④ “二佛分付與”，《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二佛分健興”，今從《道藏》本。

⑤ “與”，《道藏》本爲“及”，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⑥ “同”，《道藏》本爲“司”，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妙用卷第三^①

金丹妙用章第一^②

《金碧古文》曰^③：丹術著明，莫大乎金火。金火者，真鉛也。又云：元君始煉汞，神室含洞虛，玄白生金公，巍巍建始初。又云：神室用施行，金丹然後成。伯陽真人曰^④：“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⑤

上陽子曰：金者，非云金也，指鉛以爲金也。鉛乃金銀之祖，故總題爲金，蓋非世上金寶之金，非從凡間土石中出者。此金乃先天之祖氣，却生於後天。大修行人，擬太極未分之前，體而求之，即造真際。是以高仙上聖，於後天地已有形質之中，而求先天地未生之氣，乃以此氣煉成純陽，故名曰丹。夫純陽者，乾也；純陰，坤也；陰中陽者，坎也；陽中陰者，離也。喻人之身者^⑥，亦如離卦，却向坎心取出陽爻，而實離中之陰，則成乾卦，故曰純陽。以其坎中心爻屬

① 此爲《道藏》本《上陽子金丹大要妙用卷之五》和《上陽子金丹大要妙用卷之六》。

② 《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妙用卷之五·金丹妙用章》。《道藏輯要》本卷上爲《金丹妙用說》。海王邨本與《藏外道書》甲本均爲《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妙用卷第三·金丹妙用章第一》。

③ 《道藏》本少一“曰”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伯陽真人”，即漢代魏伯陽，著《周易參同契》。《道藏輯要》本爲“白陽真人”，今從《道藏》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⑤ 語出《周易參同契》。

⑥ 《道藏》本此句無“者”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金，故曰金丹，須求先天未形者是。若修後天地已有形者^①，人也，物也，非金丹也。然又非金、非鉛、非銀，乃其氣也。我師緣督子所以云“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者，此也。《黃庭經》云：“回紫抱黃入丹田，幽室內明照陽門。”又云：“呼吸元氣以求仙。”魏師呂《先天大學書》曰：聖人能返一氣而歸根復命，與元神道合，生生無窮，總括萬象，謂之得一，強名曰丹，非法術也。是乾道變化，陰陽不測，太極無上至真之妙，包含性命之宗，謂之金液歸真，形神俱妙之道，至簡至易，一得永得。得其口訣，雖至愚小人，立躋聖位。要之，所謂神仙者，以能殺陰而回陽，抱神以致仙也。丹陽翁曰：“性定則情忘，體虛則氣運，心死則神活，陽盛則陰消。”大修行人，既得真師盟授，趁早分去身中之陰，而歸至真之陽也。瑩蟾子曰：“一切常人，分陽未盡則不死；大修行人，分陰未盡則不仙。”蓋念慮絕則陰消，幻緣空則陽長。故陰盡陽純，則金丹藥熟，丹熟則飛神仙境，此謂之神仙矣。

藥物妙用章第二^②

黃帝曰：“人，萬物之盜。”又曰：“日月有度，大小有數，聖功生焉，神明出焉。”《金碧經》曰：“煉銀於鉛，神物自生。”《參同契》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③。”丹陽祖師曰：“神氣是性

① 《道藏》本此句無“修”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妙用卷之五·藥物妙用章》。《道藏輯要》本卷上爲《藥物妙用說》。海王邨本與《藏外道書》甲本均爲《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妙用卷第三·藥物妙用章第二》。

③ “非種”，《道藏》本爲“非類”，誤，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命，性命是龍虎，龍虎是鉛汞，鉛汞是水火，水火是嬰姤，嬰姤是真陰真陽。”紫陽翁曰：“咽津納氣是人行，有藥方能造化生。鼎內若無真種子^①，猶將水火煮空鑪。”又云：“要知產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

上陽子曰：從古到今，上聖列仙，留下丹經不肯明示。藥物一件，其間所指金木、水火、鉛汞、砂銀，此皆譬喻。而凡俗直以鍛煉爲事，却將凡鉛、水銀、砂硫爲其藥物，以盲引盲，可勝憐憫，吾今分明與世泄露。夫藥物者，須知此藥從物中出^②，非凡世金石草木之類，亦非有形有質之數，却又在有形之中而得，似金非世金，似水非凡水。亦有內藥，亦有外藥。夫外藥者，坎中求先天真一之水，水中取先天未擾之鉛，鉛中採先天太一之氣。此氣即黑中之白，陰中之陽也，《悟真篇》云“取將坎位中心實”者是也。蓋真一之水，即真一之精氣。此氣爲天地之母，陰陽之根，水火之本，日月之宗，萬物之祖。《契祕圖》曰：坎爲水爲月，在人爲腎，腎臟生精，精中有正陽之氣。炎昇於上，精陰氣陽^③，故鉛柔而銀剛。虎性屬金而金能生水，顛倒取之，母隱子胎，故虎向水中生。虎乃配鉛，是謂陰中之陽也。此只言外藥者也。夫內藥者，離中求先天真一之液，液中行先天久積之砂，砂中運先天至真之汞。此汞即白中之黑，陽中之陰也，《悟真篇》云“點化離宮腹裏陰”是也。《契

① “鼎內”，《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均爲“鼎氣”，今從《道藏》本。

② “物”，《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均爲“無”，今從《道藏》本。

③ “精”，《道藏輯要》本爲“積”，今從《道藏》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祕圖》曰：爲火爲日，在人爲心，心臟生血，血中有真一之液，流降於下，血陽液陰，故砂陽而汞陰。龍性屬木，而木能生火，顛倒取之，母隱子胎，故龍從火裏出也。龍亦配汞，是謂陽中之陰也。此止言內藥者也。瑩蟾子曰：大凡學道，必先從外藥起，然後及內藥。高上之士，夙植德本，生而知之，故不煉外藥，便修內藥也。內藥者，無爲而無不爲也；外藥者，有爲而有以爲也。內藥則無形無質而實有，外藥則有體有用而實無。外藥者色身上事，內藥者法身上事。外藥是地仙之道，內藥是天仙之道。外藥了命，內藥了性。夫惟道屬陰陽，所以藥有內外。無名子曰：離，外陽而內陰。坎，外陰而內陽。以外陽點內陰^①，即成乾卦，喻如金丹，是至陽之氣，結在陰海之中，取來點己之陰汞，即爲化純陽之身矣。

上陽子云^②，不得兩片皮，說又說，不厭煩，留丹訣，令後來皆通徹。海蟾翁《金丹歌》：“若要超凡入聖處，無出陰陽二品丹。陽丹須得先天寶，中有五色包至道；陰丹須認先天氣，常以性根護命蒂。”陽丹者，即外丹也，即外藥也。造化在二八爐中，不要半個時辰而生，立得成就，此即先天地真一之氣，號曰真鉛，又曰華池、神水、真金。故真一子曰：未有天地混沌之前，真鉛得一以先形，而漸生天地陰陽五行萬物也。大修行人，採此真鉛，歸於懸胎鼎內，點汞入室，是謂外丹也。陰丹者，即內丹也，即內藥也。大修行人，既得外丹入鼎，却行陰陽符火，運用抽添，以溫養之。丹陽祖師云：心

① “以外陽點內陰”，《道藏》本爲“以內陽點內陰”，今從《道藏》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云”，《道藏》本爲“羞”，今從《道藏》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液下降，腎氣上昇，至於黃房，氤氲不散則丹聚矣。《悟真篇》云：“謾守藥爐看火候，但看神息任天然。”神息者，即莊子云“真人之息以踵”，即廣成子云“丹竈河車休矻矻，鶴胎龜息自綿綿”。此龜息、踵息、神息，名雖殊，而用之則一，此即謂之真火，以爲內藥也。餌丹之後，非真火無以育聖胎，是以“坐看神息”。夫天一生水，在人曰精；地二生火，在人曰神。人之精神，營衛一身，運陰陽，合呼吸，以呼吸用神氣，以神氣取水火，以水火煉胎息。胎息綿綿，游泳坎離，坎離交感而生金液，金液還而丹成也。

鼎器妙用章第三^①

《陰符經》曰：“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太上曰：“當其無，有器之用。”《龍虎上經》：“圓中高起，狀似蓬壺，關閉微密，神運其中，爐竈取象。”《黃庭經》云：“出入二竅合黃庭，呼吸虛無見吾形。”伯陽真人云：“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胥。”紫陽真人云：“先把乾坤爲鼎器，次搏烏兔藥來烹。”

上陽子曰：鼎器之名，非但一說，非遇聖師，難可擬議。曰乾坤鼎器，曰坎離匡廓，曰玄關一竅，曰太一神爐，曰神室黃房，曰混元丹鼎，曰陽爐，曰陰鼎，曰玉爐，曰金鼎，曰偃月爐，曰懸胎鼎，曰二八爐，曰朱砂鼎，曰上下釜，曰內外鼎，曰黃金室，曰威光鼎，曰東陽造化爐，名雖多而所用亦別。

且如內鼎、外鼎之說，內鼎者，即下丹田，在臍之下三寸，一曰臍後腎前，一曰前對臍、後對腎，一曰臍之下、腎之上。凡此說者，

^① 《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妙用卷之五·鼎器妙用章》。《道藏輯要》本卷上爲《鼎器妙用說》。海王邨本與《藏外道書》甲本均爲《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妙用卷第三·鼎器妙用章第三》。

猶暗中而射垛也。有道之士，只要認取下丹田之極處爲準。蓋下丹田是神氣歸藏之府^①，方圓四寸，一名太中極。太中極者，言當一身上下四向之中，故曰太中極也。大海者^②，以貯人一身之血氣，故曰大海。《悟真篇》云“真精既返黃金室，一顆明珠永不移”，李清庵云“乾宮交媾罷，一點落黃庭”，即此內鼎神室也。外鼎者，亦名谷神，亦名神器，亦名玄關，亦名玄牝之門，亦名衆妙之門，亦曰有無妙竅。凡此數者，猶聾人而聽管籥也。有道之士，只要認其經營採取之所。紫陽真人云：要得谷神長不死^③，須憑玄牝立根基。葉文叔注：以玄牝爲兩腎中間混元一穴。無名子題曰：誤矣，殊不知玄牝乃二物也。若無此二物，安能有萬物哉？故曰內外二丹^④，從此而得，聖人祕之，號偃月爐、懸胎鼎也。《參同契·鼎器歌》：“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勻；腰臍三，坐垂溫；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調均。陰火白，黃芽鉛，兩七聚，輔翼人。”^⑤《悟真篇》首云：“周圍一尺五寸，中虛五寸，長一尺二寸，狀似蓬壺，亦如人之身形。分三層，應三才。爐面周圍一尺二寸，明心橫有一尺，立唇環匝二寸，唇厚二寸，

① 此句《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少一“蓋”字，今從《道藏》本。

② “大海”，穴位名，又名弱水。《太上老君中經》卷上：“兩腎間，名曰大海，一名弱水。”《道藏》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太海”，誤，今從《道藏》本。

③ “長不死”，《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常不死”，今從《道藏》本。

④ “故曰”，《道藏》本爲“故”，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⑤ 《周易參同契·鼎器妙用章第三十三》。

爐口偃開，若鍋釜，如偃月狀^①，張隨號爲偃月爐。”^②此上言外爐也。仙師之意，借物爲喻，使後來人易於領悟。只如圓三五，寸一分，此非真師詳誨，豈有自知？況其下文多少深意。如葉文叔自叙，丹丘有遇，了然明白，豈謂玄牝之說？不得師傳，妄意揣度^③，果何益哉？後之學人，既蒙師授，當明大要，不可尋文而泥象也。

又詳陰爐陽鼎之說。偃月爐者，陰爐也。中有玉蕊之陽氣，即虎之弦氣也。何謂偃月？蓋此爐之口，偃仰之間，如偃月之狀，陰海是也。先天自然真一之火，月生日長於其中，是曰陰爐也。朱砂鼎者，陽鼎也，中有水銀之陰氣，即龍之弦氣也，號曰懸胎，以其不著於地，如懸於竈中。此鼎入爐八寸，身腹通直，是曰陽鼎也。似此之類，皆不可泥文，切須尋其義也。

採取妙用章第四^④

《陰符經》曰：“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黃庭經》云：“玄膺氣管受精府，急固子精須自持。”《參同契》曰：“採之類白，造之則朱。”又曰：“昂畢之上，震出爲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金碧經》曰：“磁石吸鐵，隔礙潛通。”正陽翁曰：“有無交入爲丹本。”紫陽真人曰：“鉛遇癸生須急

① “偃”，《道藏》本爲“仰”，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此段引文，未見載現存《悟真篇》。

③ “揣”，《道藏》本爲“紬”，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妙用卷之五·採取妙用章》。《道藏輯要》本卷上爲《採取妙用說》。海王邨本與《藏外道書》甲本均爲《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妙用卷第三·採取妙用章第四》。

採。”又曰：“甘露降時天地合，黃芽生處坎離交。”朱震《易傳》云：“晦日朔旦，坎月離日，會於壬癸。”又云：“三日暮震，象月出庚。”

上陽子曰：看書要達古人意，若只念字又何益？且如日月會壬癸，三日之暮震始生。此固不可以猜曉，況只尋常看過乎？謂如有無交入，癸生急採，天地合，坎離交。此無真師口授，強猜不得，是云真實希有之妙義也。

何謂交？曰：交以不交之交。何謂合？曰：合以不合之合。何謂採？曰：採以不採之採。何謂不採之採？曰：擘裂鴻濛，採以不採之採。何謂不交之交？曰：鑿開渾沌，交以不交之交。何謂不合之合？曰：恍惚杳冥^①，合以不合之合。蓋鴻濛未判，須尋太易之先；渾沌既分，則究癸生之際；杳冥無象，以求其真。何謂鴻濛？曰：形如鷄子之初，比似中黃之義。何謂渾沌？曰：月出庚申之上，震生昴畢之方。夫鷄卵分形，知未始太極之肇；庚方月現，推癸生復至之時。何謂恍惚杳冥？曰：勸君窮取生身處，種向乾家交感宮。無名子曰：癸生者，時將丑也。紫陽翁云：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象川翁曰：癸日子時急採，不得踰時。是言採取也。但癸與子，非天干地支之擬。又復與震，非《易》中爻象之文^②。吾所謂大要者，如坎離會癸，月出震生，恍惚杳冥，鷄子大易^③，皆於人身求之。是以冬至不在子也。

① “杳”，《道藏》本爲“窈”，義相近，亦可通用，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下同，或通用，不再另注。

② “象”，《道藏》本爲“上”，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大易”，《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太”，今從《道藏》本。

上陽子曰：今之言採取者，當明以何物爲採取之具，何者爲採取之神也。緣督子曰：人之靈明知覺者，即無也、神也；氤氲活動者，即有也、氣也。正陽祖師曰：鑽天入地承誰力，妙用靈通須是神。蓋是者此也。神者物也，言必須以此物爲採取之家具也。丹陽翁曰：速把我人山放倒，急將龍虎穴沖開。《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此皆專心致志，躬己以聽命也。

夫專心致志，惟只一時之中。而學者非一時之所能，何也？蓋此一時之內，止用半時。於此半個時中，入室下工夫，以奪天地之造化，以竊日月之精華，攢簇五行，和合四象，天關在手，地軸形心，真人潛淵，劍飛月窟，水火交媾於黃道，虎龍爭戰於鵲橋，把七十二候之要津，行之頃刻，奪三千六百之正氣，逆納胎中。非有神功，安能濟事？純陽祖師云：“造化爭馳，龍虎交戰，進火工夫牛斗危。”此即半時之事也。上陽子曰：大根法器既得師指，半個時辰之用，必先煉己持心，方許行此半時之事。若無煉己之功，却下手於一時之中，入恍惚杳冥之內，求此先天一氣之大藥，豈不危哉！又豈能得之哉？何以故？蓋未行煉己之功，而妄然欲行事於一時，必致白虎猖獗，姤女逃亡。仲夏而有嚴霜，三冬變爲大暑。日月失度於黃道，風雨驟泛於西江。既不收功，反取羞辱。學者到此，不思煉己無功，持心未熟，却怨丹經謾語，歸咎師真。豈不知紫陽翁云“若要修成九轉，先須煉己持心”？又不見純陽祖師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何謂煉己？去色慾，絕恩愛，輕財貨，慎德行，四者爲煉己之大要。去色慾，則精氣全，精氣全則能降龍伏虎，能降龍伏虎則可採先天之一氣。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以成真。”蓋慾不去，則精不固而氣不全。非但去之，要能與之相忘。昔

長生劉真人洛陽三年之功者，煉己也。泥丸陳真人謂“酒肆淫房戲歷煉”者，煉己也。煉己日久，淘汰情性，自然忘忘。非特忘之，要能降而伏之。降伏之道，首絕恩愛。緣恩愛起於對境，凡着境則恩生，恩生則愛起。故絕恩愛先去執着，使對境而不着，境不着則念頭淨。《清靜經》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持心若此，方許煉鉛而制汞，方得首經之至寶。要得此寶，先營壇墀，預期立爐安鼎，又須財以濟之。夫財可以創鼎，可以惠人，可以成道。以財使人，必得其情，則牟尼之珠、無價之寶得矣。希夷老仙云：若貪天上寶，須用世間財。《百章集》云：凡俗欲求天上事，尋時須用世間珍。《寶積經》：菩薩摩訶薩行陀耶波羅蜜多，時以生死財，而求甘露不死仙財。故知世財可求天上之寶。何況此寶世間有之，惟用財以得其懽心，又憑德行以濟之。夫德可以動天地，行可以感鬼神。煉己之功，德行為先。陰行方便，積諸善根，曰“德”；自己尊貴，不欺於心，曰“行”。暗積德而天地明察，多積行而鬼神欽仰。德行相濟，財動人心，對境忘情，精神充固。四者大備，方謂之“煉己”也，方謂之“持心”也，方可採先天之氣、真一之鉛，方可得首經之至寶、摩尼之珠，方可用此一時二候之功，以煉九轉金液大還丹也。如此煉己，日夕不怠，經年純熟，然後入室下手。入室之功，六根大定，大用現前。^①

《契》^②曰：“離氣納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三者既關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此則言去我之聲色言語而有所待也。當其採藥之時，關防慎密，謹

① 從“夫專心致志，惟只一時之中”至“六根大定，大用現前”一段文字，據《道藏輯要》本《採取妙用說》補入。

② 《周易參同契》。引文見《關鍵三寶章第二十二》。

戒尤切。在《易》之復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先王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易》中之謹戒也。《指迷詩》云：“塞兌垂簾寂默窺，滿空白雪亂參差。殷勤收拾無令失，竚看孤輪月上時。”兌者口也，簾者目也，白雪者外丹也。此正陽翁令後人於採取之際，當如此而謹戒者也。廣成子謂黃帝曰：“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又曰：“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上陽子曰：以爲極者，立人之極也。至陽至陰之原，即無窮無測之門，玄牝是也。紫陽真人曰：“但將地魄擒朱汞，自有天魂制水金。”地魄者，虎之弦氣，坎中之陽也；天魂者，龍之弦氣，離中之陰也。虎爲鉛、爲君、爲主，故先取之將來擒汞；龍爲汞、爲臣、爲賓，故後用以制鉛。是故虎以陰中之陽火烹煉乾龍，龍即發陽中之陰火以應之，鉛汞相併和合凝結了，即時餌歸金室。古仙詩曰：“香從臭內出，甜向苦中來。”正陽翁曰：及夫採藥於九宮之上，得之而下入於黃庭；抽鉛於曲江之下，搬之而上昇內院。玉液、金液，本還丹搬運，可以煉形而使水上行；君火、民火，本煉形搬運，可以燒丹而使火下進。五氣朝元，搬運各有時；三花聚頂，搬運各有日。神聚多魔，搬真火以焚身，則三尸絕跡；藥就海枯，運霞漿而沐浴，則入水無波。^①又曰：龍虎相交而變黃芽，抽鉛添汞而成大藥。玄武宮中而金晶纔起，玉京山下而真氣方昇。走河車於頂上，灌玉液於中衢，起龍虎而飛金晶，養胎仙而生真氣。

上陽子曰：聖師接人，唯恐不至。且修煉事大，既非燒煮，而

下手採取，又不得而聞見也。其言採取者，採何物也？取何等也？吾今重爲顯說。夫採取者，採先天之氣，取真一之鉛；採坎中之爻，取水中之虎；採黑中之白，取陰中之陽。却非旁門採精取血，又非入室補腦還精，非用靈柯一深九淺，又非三峰採戰移行。彼皆一等濁俗愚夫，不求真師，迷迷相指，非唯自失並害道。真大修行人，須究生身，明太極已前之心，參造化未始之妙。晦朔屏耀，月映太陽而復明；西南得朋，光吐庚方而成震。究竟到此，則知人稟先天虛無杳冥真一之氣生者也，則知母之復有母也，則知真鉛之宗祖也。何謂真鉛宗祖？夫渾淪已判，乾乃成巽，久變爲離而其真陽寄於坎中，是以坎中之金元屬於乾，此爲真鉛之宗祖也。何謂母之母？在天地未根之前，有物混成之中，含靈至妙之瑞，此爲母之有母也。

大修行人，既明採取，又悟生身，須考氣候。且一月之中止有一日，一日之內唯在一時，一時之中分爲六候。止用二候以爲採取，則一時中尚餘四候，四候之內却名合丹，合丹之妙，急以己汞合鉛。於斯時也，調和真息，周流六虛，自太玄關逆流至天谷穴，而吞入黃金室也，斯乃元年起火下手之功^①。故真一子曰：“立創鼎器，運動天機。初則全無形質，一如鴻濛混沌之中。既經起火運符，便應元年滋產。”《參同契》曰“冠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是爲受氣之初也。古歌曰“黃芽鉛汞造，陰殼含陽華”，是謂之男子懷胎也。端坐面壁之功於此乎見。

^① “功”，《道藏》本爲“工”，義近通用，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真土妙用章第五^①

伯陽翁曰^②：“土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龍虎經》曰：“土德以王，提劍偃戈，以鎮四方。”又曰：“坎雄金精，離雌火光，金火相伐，水土相克，土王金鄉，三物俱喪。四海輻湊，以致太平^③。並由中宮土德，黃帝之功。”又云：“玄女演其序，戊己貴天符。”又云：“丹沙流汞父，戊己黃金母。”紫陽翁曰^④：“離坎若還無戊己，雖含四象不成丹。”又云：“木金間隔會無因，須假黃婆媒娉。”

上陽子曰：五行無土則不全，五金無土則不生，五穀無土則不實，金丹無土則不成，是以乾坤四象有土，東有氏土，南有柳土，西有胃土，北有女土，而復與日月同於四正之宮，此星宿中定位之土。坎中女土為戊，離中柳土為己，此為金丹之象也。一年四季分土而居，唯獨夏末秋初，土王適用。非土之用，則金不生。五行之中，以木克土，然木非土豈能生也？今以鉛汞砂銀土之五行為言，鉛本生於兌，而母隱子胎，却於坎中求之，蓋坎中有戊土者也。故以鉛投汞即流戊就己之義也。言戊土與己土一處相交，則金花自結却吞入腹中，此為飲刀圭也。刀者，乃戊土中之鉛也；圭者，乃戊己二土

① 《道藏》本為《上陽子金丹大要妙用卷之六·真土妙用章》。《道藏輯要》本卷上為《真土妙用說》。海王邨本與《藏外道書》甲本均為《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妙用卷第三·真土妙用章第五》。

② “伯陽翁”，《道藏》本為“伯陽真人”，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致”，《道藏》本為“置”，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紫陽翁”，《道藏》本為“紫陽真人”，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合爲一圭也。離中己土，輔日之光，居於午上，故夏日熱而冬日暖。午爲陰之首，而日爲陽，是以己土乃陽中之陰象，龍之弦氣也。坎中戊土，助月之華，居於子上，故冬日暄而夏夜涼。子爲陽之首，而月爲陰，是以戊土乃陰中之陽象，虎之弦氣也。龍虎懷戊己之真土，是以龍虎交而戊己合，戊己合而鉛汞會，鉛汞會而還丹結也。大修行人，求其意而莫泥其文也。且求意當求意外之意，參玄要悟玄中之玄。何也^①？

上陽子曰：金丹大事，全仗戊己二土者也。迷之則雲泥異路，悟之則針芥相投，喻如兩君相見中有賓相，兩國交兵中有通好。又如天上鵲橋，人間渡子。又如百萬兵衆，必有將軍；偃武修文，必有宰執。故號之爲黃婆，名之爲媒娉。指戊土爲河車，是有守疆界之說；指己土爲牛車，是有定規矩之妙。但金丹，所言各有其事，所用各有其時。真仙上聖，欲提後人於火坑之中，使知有金丹之道，可以長生度世者矣。故託名借喻，令人易悟。是《悟真篇》云“赤龍黑虎各西東，四象交加戊己中”，其謂金丹出於戊己也。蓋戊己相合，坎離自交，龍虎二物居於戊己之中，頃刻凝結真精一粒，即餌歸黃金室內，却運陰陽符火，煉成純陽也。王道云：日有三照，月有三移。日月出於東，而光耀於西，則西方白虎金德之正氣，入於玄冥之內，化而爲六戊；日月入於西，而光耀於東，則東方青龍木德之正氣，入於玄冥之內，化而爲六己；日月當於午，而光耀於北，則南方朱雀火德之正氣，入於玄冥之內，就土成形，化爲黑鉛。常居天地杳冥之先^②，爲天地萬物之根本，

① “何也”，《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可也”，今從《道藏》本。

② “常居”，《藏外道書》甲本和海王邨本爲“常於”，《道藏輯要》本爲“當於”，今從《道藏》本。

爲金丹之祖氣也。

火候妙用章第六^①

《金碧經》曰：“發火初溫微，亦如爻動時。”《悟真篇》云：“縱識朱砂及黑鉛，不知火候也如閑^②。”王道云：“金液神丹，全在火候。火是藥之父母，藥是火之子孫。”魏師呂曰：“夫能盡性命之道者，無出於黃帝金丹。金丹之妙，在乎火候^③；火候之妙，象乎坎離相交，而生變化神明也。”是以大修行人，不知鉛汞火候，則不能成丹明矣。

昔崔翁授純陽祖師^④《天元人藥鏡》，是必令其究火功，學者當宜盡心。道光禪師云：“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莫將大道爲兒戲，須共神仙仔細推。”泥丸真人云：“掃除末學小技術，分別火候採藥物。只取一味水中金，收入虛無造化窟。捉將百脈盡歸元，脈住氣停丹始結。”《黃庭經》曰：“知雄守雌可無老，知白見黑急坐守。”棲雲翁曰：“人身有三斗三升火，不得風不著。”《悟真篇註》曰：“雄裏雌，即龍之弦氣，汞是也；陰抱陽，即虎之弦氣，鉛是也。二物相交合，方生黍粒之丹，吞入腹內丹田中，點化陽魂以消陰魄也。且以一日之中論之，子時一陽生，人之腎中有一陽純精之

① 《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妙用卷之六·火候妙用章》。《道藏輯要》本卷上爲《火候妙用說》。海王邨本與《藏外道書》甲本均爲《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妙用卷第三·火候妙用章第六》。

② “也如閑”，《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也徒然”，今從《道藏》本。

③ “火候”，《道藏》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火記”，今從《道藏輯要》本。下同。《周易參同契》中有載古代論述煉丹火候之書《火記》，與《周易》、《老子》等並列，後不傳。

④ “崔翁授純陽祖師”，《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崔公授純陽翁”，今從《道藏》本。

氣上昇，則進陽火，是爲復卦；午時一陰生，人之心中有一陰至神之氣下降，則進陰符，是爲姤卦。”

上陽子曰：火候最祕，聖人不傳，今略露之。藥非火不產，藥熟則火化矣；火非藥不生，火到則藥成矣。且火候之奧，可一概而論，中有逐節事條^①，可不明辨之乎？夫金火爲朋而屬西南，故三日庚方，癸陽初生。當是之時，先究《參同契》內第十八章之旨^②，則知根乎天地之根，母其陰陽之母，是窈冥之內，恍惚之中，水源至清，全無撓動。紫陽翁曰：“虛無生白雪，寂靜發黃芽。”火候之祕，此其一也。當其採取之際，用武火之時，一時六候，唯用二候以取藥，火不可毫髮差謬，宜窮《參同契》內第十九章之旨^③。紫陽翁曰：“藥物生玄竅，火候發陽爐。”火候之禁，此其一也。雖已得藥入鼎，要明斤兩爻銖，勿致過當傷多。紫陽翁曰：“木汞一點紅，金鉛三斤黑。”《參同契》曰：“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火候之妙，此其一也。既而真鉛歸於黃金室內，勻十二節進火行符。魏真人曰：“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火候之用，此其一也。至於添汞抽鉛，鉛盡汞乾，金丹已成，嬰兒將現。《參同契^④》曰：“千周燦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火候之全，此其一也。聖師叮嚀後人以藥物，復謹慎以火候，親切至矣。

① “節”，《道藏》本及海王邨本爲“即”，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

② 《道藏》本原文“先究《參同契》內四十八章之旨”，今依《道藏輯要》本改。《周易參同契》總共只有三十五章，故“四十八章”之說有誤。

③ 《道藏》本原文“宜窮《參同契》內四十九章之旨”，今依《道藏輯要》本改。

④ “參同契”，《道藏》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均爲“契”，今從《道藏輯要》本。

紫清翁曰：“流俗淺識，末學凡夫，豈知元始天尊與天仙、地仙日日採藥物而不停，藥物愈採而無窮也？又豈知山河大地與蠢動含靈時時行火候而無暫住，火候愈行而不歇也？此火候與藥物，順之則凡，逆之則仙。”古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五行順行，法界火坑。”紫陽翁曰：“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又云：“依時採取定浮沈，進火須防危甚。”大修行人，已得聖師授以真訣，奚可不明火候者乎？古歌曰：“鉛爲芽母，芽爲鉛子。既得金花，捨鉛不使。”蓋鉛是中宮金母，毓生真汞，汞結爲丹，鉛則無用^①。無名子曰：虛心則無我，萬物皆空，清其天君也^②。實腹則煉鉛乾汞，毋搖其精^③。精者，汞也。守汞以實其腹，則金玉滿堂矣，即老子云“抱一”也。一者，丹也。抱一以空其心，心空則塵不立。方其實也，煉鉛以制之，汞乾形化子^④，以抱一以空其心，心空神妙，與道合真。修丹之士，未煉鉛金，毋搖汝精^⑤，精少則還丹不成。大修行人^⑥，當知己汞常要充滿，是云“實腹”。己汞既充，取鉛稍易也。又當知採藥之時，六識不具，六情俱忘，是云“虛心”。心一虛則萬念皆息；

① “無用”，《道藏》本爲“不用”，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天君”，《道藏》本爲“天若”，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毋”，《道藏》本爲“無”，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子”，《道藏》本爲“於”，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⑤ “毋”，《道藏》本爲“無”，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⑥ 《道藏》本自此以後所接，爲《顛倒妙用章第八》的最後一節即自“正陽翁曰”至最後“非仙者也”。

萬念既息，則龍吟虎嘯，而鉛汞相投矣。既得真鉛，又當虛心以運真汞，使真汞與真鉛相停，無欠無餘，是之謂“實腹”也。火候到此，切須保養也。夫一切人，年壯念起，而真氣逐日走散。若云修煉，非先天之氣無由凝結，必要真鉛以制之，使結成丹砂。丹砂已成，則棄鉛矣。夫火者，神火也；候者，符候也。法天地爲鼎爐，以陽爲炭，以陰爲水，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中君申令，細意調燮。曹真人云：百刻達離氣，丹砂從此出。學仙之士，宜熟究焉。^①

還丹妙用章第七^②

太上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上陽子曰：至哉言乎！不數語而盡矣。夫致者，委置也；虛者，當物之中者也；極者，得畢其道也。守靜者，居無事之所；篤者，謹慎而不失。萬物並作者，物之始生。吾者，物也；觀者，待也；復者，返其本也。大修行人，委置元神於物之中，則得其道。既得其道，當居閑靜無事之所，謹慎而不失其道。俟物之生物，而物又待其返本也。故一往一返而生變化神明焉。明至於此，則七返之道備矣。又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夫歸者，還也；根者，元也。言萬物雖芸芸之多，然物之元氣，各返其源，即所謂一物一太極也。物既還其元，是動而復靜也；靜曰復命，是又靜而復動也。故一動

① “當知己汞常要充滿”至“學仙之士，宜熟究焉”一段，爲《道藏》本無，今據文義，依《道藏輯要》本補入。《道藏》本原有“翁曰”之後一段，與本章意不合，實爲《顛倒妙用章第八》的最後一節，即自“正陽翁曰”至最後“非仙者也”竄入，故刪。

② 此章爲《道藏》本所無，今據《道藏輯要》本卷上《還丹妙用說》、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的《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妙用卷第三·還丹妙用章第七》。

一靜而萬物生焉。聖人無空言，一語有數義，難可以語訓，而可以意通。只如此章，自太極而至復，凡幾太極而幾復也。明至於此，則九還之道盡矣。

正陽翁曰：“鉛汞兩般爲藥本，若無戊己不成丹。三家合一成真種，始見金丹有返還。”《悟真篇》云：“勸君窮取生身處，返本還原是藥王。”又云：“七返朱砂返本，九還金液還真。”無名子曰：天一生水，地六成水，居北，積坎陰之氣爲真水，故曰六居。地二生火，天七成火，返南，孕離陽之氣而生砂，故曰七返，言朱砂返本也。天三生木，地八成木，歸東，處震位而爲汞，故曰八歸。地四生金，天九成金，還西，主兌位而爲鉛，故曰九還，言金液還真也。天五生土，地十成土，居中而變成丹也。

上陽子曰：返者，返我之本；還者，還我之源。何謂返本？何謂還源？且設一喻，如人將百金寄放於西鄰，因久而忘之，遂至困乏欠給，一朝之內忽覺悟之，即訪西鄰而得之也。適充其用，喜可知也。是之謂返本還元，又何必泥於文也？亦猶人也年壯氣足，而陽丹乃寄於陰海之中，無由得還，忽感聖師，授以還元返本之道，喜可知也。遂即採取修煉，以成真人，是之謂返本，是之謂還元也。

顛倒妙用章第八^①

黃帝曰：“人發殺機，天地反復。”海蟾翁曰：“從無入有皆如是，從有人無能幾人？”又曰：“坎離反復顛倒顛，天地日月皆迴旋。”

上陽子曰：金丹大道，惟顛倒之用，不可苟且。故曰：順則凡，逆

^① 此章爲《道藏》本所無，今據《道藏輯要》本《顛倒妙用說》、《藏外道書》甲本《顛倒妙用章第八》、海王邨本《顛倒妙用章第八》。

則仙，務要審詳。須知顛倒，自有數說。有顛倒陰陽，顛倒坎離，顛倒男女，顛倒鉛汞，顛倒五行，顛倒採取，顛倒主賓，宜在精通深曉，不可妄意猜臆，又不可以一概而論。今總以《悟真篇》明之，如云“自知顛倒由離坎”，又云“日居離位翻爲女，坎配蟾宮却是男”，此言陰陽、坎離、男女之顛倒。無名子曰：“日離屬陽返是女，月坎屬陰返是男。”此二物顛倒而生丹，却以此丹點己之汞而結聖胎。又云：“金翁本是東家子，送向西鄰寄體生。認得喚來歸舍養，配將姪女作親情。”又云：“震龍汞自出離鄉，兌虎鉛生在坎方。二物總因兒產母，五行全要入中央。”此鉛汞、五行、震兌、龍虎、兒母之顛倒也。無名子曰：汞爲震，龍屬木，木爲火母，火爲木子。此常道之順五行也。然朱砂屬火爲離，木汞自砂中生，却是火返生木，故曰“兒產母”。此五行之顛倒也。鉛爲兌，虎屬金，金爲水母，水爲金子。此常道之順五行也。然黑鉛屬水爲坎，銀自鉛中生，却是水中生金，故曰“兒產母”。此五行之顛倒也。如云“金鼎欲留朱裏汞，玉池先下水中銀”，又云“甘露降時天地合，黃芽生處坎離交”，此言顛倒採取。

大修行人，須看玉池先下之義、甘露降時之妙。故真一子曰：此句正應得顛倒之語。是以《易》之《泰卦》曰：小往大來。子曰：後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①。要在於斯，不宜魯莽。如云“誰識浮沈認主賓”，又云“饒他爲主我爲賓”，此言主賓之顛倒也。蓋鉛沈汞浮，沈者爲主，浮者爲賓。無名子曰：陽精是真一之精，至陽之氣，號曰“陽丹”。己之真氣，屬陰，爲一身之主，以養百骸。及陽精自外來，却制己之陰汞，則陽丹反爲主，而己汞反

① 語出《周易·泰卦》的大象傳上。“左右”，《藏外道書》甲本和海王邨本爲“在右”，誤，今從《道藏輯要》本。

爲賓矣。

上陽子曰：顛倒者，何謂也？曰迴旋也，逆取也，反陰陽也，轉天地也。何謂轉天地？猶如《易》曰“地天泰”是也。《翼》曰：地在天上，泰。此即轉天地。喻如火之炎上者，理也。顛倒者，則欲火之就下，其火豈能就下哉？正陽翁曰：君火民火本煉形，搬運可以燒丹^①，而使火下進，故必有其道矣。水之就下者，理也。顛倒者，則欲其水之炎上，水豈能炎上哉？正陽翁曰^②，玉液金液本還丹，搬運可以煉形，而使水上行，是必有其道矣。此即反陰陽者也。又如居家者則爲主，外來者則爲賓，顛倒者反以外來底爲主，居家者乃爲賓。一如女之嫁夫者，理也；顛倒者反以夫而嫁於女，故曰入贅，且名之曰養老之郎也，夫乃外來底而却爲主矣。此之謂逆取者也，此之謂大修行人者也^③，此之謂逆則成仙者也。若火炎上而水就下，則人也，物也，非仙者也。^④

神化妙用章第九^⑤

鍾離祖師曰：“訪仙求友學燒丹，精選砂硫作大還^⑥。”海蟾翁

① 原文“般運”，應爲“搬運”，下同。

② “正陽翁”，《藏外道書》甲本和海王邨本爲“正陽老仙”，今從《道藏》本（《火候妙用章》最後部分）和《道藏輯要》本。

③ 《道藏》本少一“人”字，今從《藏外道書》甲本、《道藏輯要》本及海王邨本。

④ 自“正陽翁曰：君火民火本煉形”至章末，正是《道藏》本《火候妙用章第六》中的竄入部分。

⑤ 此即《道藏》本《神化妙用章》，亦即《道藏輯要》本《神化妙用說》，《藏外道書》甲本《神化妙用章第九》，海王邨本《神化妙用章第九》。

⑥ “砂硫”，《道藏》本爲“朱硫”，今從《藏外道書》甲本、《道藏輯要》本及海王邨本。

曰：“卦行火候周天畢，孕個嬰兒鎖下田。霹靂一聲從地起，乾戶擘開光萬里。翻身撞出太玄關，這回方是真仙子。”《參同契》曰：“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顏色浸以潤，骨節亦堅強。排却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如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昇。往來洞無極，怫怫被谷中^①。”

上陽子曰：大修行人，既得刀圭入口，運己真火^②以養之。凡運火之際，忽覺夾脊真氣上沖泥丸，漉漉然有聲，從頭似有物觸上腦中^③，須臾如雀卵顆顆，自腭下重樓，如冰酥香甜，甘美之味無比。覺有此狀，乃驗得金液還丹，徐徐咽歸丹田。自此而後，常常不絕。閉目內觀，臟腑歷歷如照燭，漸次有金光罩體也。泥丸翁云：“我昔工夫行一年，六脈已息氣歸根。”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嬰兒。”此皆言溫養也。夫溫養者，隳肢體，黜聰明，終日如愚而不違，不可須臾離也。如鷄抱卵，暖氣不可間斷，則抽添之功自見矣。

抽添者，以鉛制汞之後，逐日運火，漸漸添汞^④，汞漸多，鉛漸少，久則鉛將盡，汞亦乾，化而爲丹砂，號曰金液還丹之純陽。則知形化爲氣，氣化爲神，是爲嬰兒^⑤，是曰陽神。《黃庭經》云：“瞻望

① “谷”，《道藏》本、《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爲“容”，不同版本，或“容”，或“谷”，今從《藏外道書》本。

② “真火”，《道藏》本爲“玉芝”，今從《藏外道書》甲本、《道藏輯要》本及海王邨本。

③ 《道藏》本此句少一“中”字，今從《藏外道書》甲本、《道藏輯要》本及海王邨本。

④ “漸漸”，《道藏》本少一“漸”字，今從《藏外道書》甲本、《道藏輯要》本及海王邨本。

⑤ “爲”，《道藏》本、《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爲“曰”，今從《道藏輯要》本。

童子坐盤桓^①，問誰家子在我身。”正陽翁曰：“孩兒幼小未成人，全藉爺娘養育恩^②。”昔宋景定間，有仙藍養素，煉金液大還丹^③，得丹入嶽，懷胎既久，得海蟾翁假李玉溪奉寄一語，乃撫掌大笑，頂門霹靂一聲而去，今嶽山長笑先生是也。純陽祖師云：“九年火候真經過，忽爾天門頂中破。真人出現大神通，從此天仙可相賀。”到此則金丹之大事畢矣。

須知卷第四

運火行符須知章第一^④

伯陽真人曰：“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陰陽配日月，水火爲效徵。”又曰：“性主處內，立置鄞鄂；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黃庭經》云：“作道優遊深獨居，扶養性命守虛無。”緣督子曰：“今之修道者不得正傳，不悟平叔‘未煉還丹莫入山’之語，唯欲避喧求靜，遁世逃人，出妻屏子，離塵絕俗，窮谷深山，獨居孤處，以爲自高，如此

① “坐”，《道藏》本爲“生”，誤，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② “爹娘”，《道藏》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娘娘”，今從《道藏輯要》本。

③ “大還丹”，《道藏》本少一“丹”字，今從《藏外道書》甲本、《道藏輯要》本及海王邨本。

④ 此《道藏輯要》本作《運火行符章》，《道藏》本卷之七作《運火行符須知》，《藏外道書》甲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四·運火行符須知章第一》，海王邨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四·運火行符須知章第一》。

則棄世間法也^①。”無名子曰：“夫運火者，先定刻漏，以分子午；次接陰陽，以爲化基。搬六十四卦於陰符，鼓二十四氣於陽火。天關在手，地軸形心。回七十二候之要津，攢歸鼎內；奪三千六百之正氣，輻輳胎中。謹戒抽添，精專運用，慮其危，防其險，不使頃刻參差、分毫差忒。故得外接陰陽之符，內生真一之體。苟或運心不謹，節候差殊，即姹女逃亡，靈胎不結。”瑩蟾子曰：“採藥初關，先識天癸生時；中關則知調和真息，周流六虛，自太玄關逆流至天谷穴交合，然後下降黃房入於中宮。”

上陽子曰：運火者，運內外之火。火者，藥火也；候者，符候也；符者，符合也。聖人下工煉丹之初，須知鉛汞兩相逢迎，真一之鉛將至，運己汞以迎之，鉛汞相合而即得黍粒之丹^②，餌歸黃金室內，以爲丹頭也。夫運火者，始自復卦，子時起首^③，疾進陽火，謂之下手用工，而進火謂之野戰。蓋野戰則龍虎交合，是用三分武火前行短之謂也。行符者，午時姤卦用事，則進陰符，包固陽火於內，故行符謂之罷功守城。夫守城者，以其鄞鄂已立^④，唯溫養沐浴，防微杜漸，是用七分文火後須長之謂也。然復與姤乎^⑤，皆從人身而求，須認自己生身之由，則得歸之矣，不必執文而泥象也。

① 此句《道藏》本爲“如棄世間法也”，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相合”，《道藏》本爲“一合”，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子時”，《道藏》本爲“子符”，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已立”，《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以立”，今從《道藏》本。

⑤ “復與姤乎”，《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復與子”，今從《道藏》本。

紫陽真人《金丹四百字》云：火候不用時，冬至不在子。學者宜仔細求之也。

朔望弦晦須知章第二^①

緣督子曰：一點陽精，祕在形山，不在心腎，而在乎玄關一竅。學者不識陰陽，不知時候，不能還返，止於自身摸索，而認彼昭昭靈靈之識神以爲真實，轉轉差馳。《易》曰：“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朱震《易傳》云：“晦日朔旦，坎月離日，會於壬癸。”

上陽子曰：每月朔旦子時，日月合璧於癸，薄暮會於昂畢之上。此喻火之初生也^②。當此之時，純陰已極，微陽將生，是謂潛龍。三日之晡，月生庚上，真陽已肇，庚屬西南。《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參同契》曰：“坤初變成震，三日月出庚。”^③蓋是時也，藥物纔生，水源至清，未曾撓動。有氣無質之際，大修行人，急向此時，具一隻智慧眼，則而象之。亦如太陰初受一陽之氣，亦似坤之下爻、交乾之初爻而爲震，乃此人身純陰而生一陽。即我師云“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點汞而入鼎也。是時鼎內陽氣初布，砂汞立基。紫賢真人曰：一清一濁，金木間隔於戊己之門；一性一情，陰陽會聚於生殺之戶。採二儀未判之氣，奪龍虎始媾之精，入於黃房，產成

① 此《道藏輯要》本作《朔望弦晦章》，《道藏》本卷之七作《朔望弦晦須知》，《藏外道書》甲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四·朔望弦晦須知章第二》，海王邨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四·朔望弦晦須知章第二》。

② “此喻”，《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比喻”，今從《道藏》本。

③ “坤初”，《道藏》本爲“神功”，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此《參同契》原文未見載。

至寶也。八日酉時，月到天心，其平如繩，是謂上弦，得金半斤。《龍虎經》曰“坤再變成兌，八日月出丁”，以像鼎中鉛汞漸結流珠。是時金水氣停，不進陽火，亦無行符，唯沐浴洗心而已。三五爲望，望者日月相射，則陰中三陽已備而成乾。猶月魄得日魂而滿，喻鼎中鉛水壯盛，真陽充滿，火明金旺，將欲成器，是金水之氣與汞固結^①，汞與其母兩相留戀也。既望平明，月見辛方，乾初變巽，乃陰陽相承之道。始焉則純陰得交微陽而生藥，後則陰包陽氣而成丹。巽乃承領陰符，陰氣漸生，包固陽精，便無動逸，則金砂落於胞中，陰中含陽，是謂歸根也。二十三日平明，月見丙方，坤交乾之中爻而爲艮，鼎中藥物自然凝結，是時陰陽之氣復停不行，陰符亦無進水，唯沐浴滌慮而已，是謂下弦，得水半斤。以上弦金半斤，下弦水半斤，兩弦合一斤之數，以結丹砂。《參同契》曰：“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十八日平明，月現乙方，此時陰陽之氣俱足，金汞結而成胎，坎離運氣於鼎中，周流六虛於象內，此喻金丹之始終也。至於晦日，日復會於壬，則陰極而陽又將生矣。

上陽子曰：句裏雖已分明，而學仙子當體於身，晦、朔、弦、望，皆取證於身，不可泥文而著象也。夫月純陰也，不感日之陽氣，安能滅而復生？人亦似月也，當二八少壯之年，鴻濛未判，則陽純而氣全，故其精方勝而欲泄。其未泄之前，是爲純陽，號曰真人^②，故廣成子謂黃帝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形乃長生。一泄之後，即去一陽而交一陰，是變爲

① “金水之氣”，《道藏》本爲“金火之氣”，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號曰真人”，《道藏》本爲“是號真人”，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離。自此而往，情慾已萌，淳樸已散，精氣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陽盡而陰純也。夫惟不知金液還丹之道者，待其陽盡陰純則死矣。唯修行之人，知其還返之妙，於其未盡之際，疾早修行，急急接助，扶救真陽，收領藥火，以煉還丹而復其命，亦如太陰領覽太陽之氣，而復其明也。

防危護失須知章第三^①

緣督子曰：“學全真者，得師略指門徑，而不知逐節事條；知神氣相依，而不知鉛汞交媾^②；既知鉛汞交媾，而不知性命混合，妄擬火候進退。不知此，皆無成。”真一子曰：“陽火過刻，水旱不調，則隆冬變為大暑^③；或陰符失節，寒暖相侵，則盛夏反為嚴霜^④。金宮既砂汞之不萌，玉鼎^⑤則蟲螟之互起。大則山崩地圯，金虎與木龍沸騰^⑥；小則雨暴風飄，坎男共離女奔逸。以此觀之，

① 此《道藏輯要》本作《防危護失章》，《道藏》本卷之七作《防危護失須知》，《藏外道書》甲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四·防危護失須知章第三》，海王邨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四·防危護失須知章第三》。

② “交媾”，《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為“交姤”，今從《道藏》本。

③ “隆冬”，《道藏》本為“凝冬”，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嚴霜”，《道藏》本為“濃霜”，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⑤ 《道藏》本為“一鼎”，今依《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等改為“玉鼎”，以與前句“金宮”相對。

⑥ “木龍”，《道藏》本為“水龍”，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縱知^①鉛汞二物，不曉火候，不防險危，實徒然耳。”

上陽子曰：慮險防危，金丹之大事也。昔紫清白真人，既得泥丸翁之傳，年已六十四矣。急忙收拾金丹大料，用盡萬苦千辛，既得汞鉛相投^②，入鼎烹煉，以其平日天資聰明，當是溫養之時^③，用心不謹，不防其危，中覺汞走鉛飛，無可收救，遂作詩以自解其愠。詩曰：“八兩日月精，半斤雲霧屑。輕似一鴻毛，重如千秤鐵。白如天上雪，紅似猩猩血。收入玉葫蘆，祕之不敢泄。夜半忽風雷，煙氣滿寥沆^④。這般情與味，啞子咬破舌。捧腹付一笑，無使心腦熱。重整釣魚竿，再斫秋筠節。”觀此可不慎歟！若非白真人之堅固，他人安能再整釣竿而斫筠節乎？又得紫陽仙師以《金丹四百字》授之，令其^⑤關防慎密，後乃成道。

夫慮險防危，不啻一件，自有數說。其初採藥之時，日月懽會，龍虎將交，戰爭之際，真人已潛於深淵，浮游慎守於規中。蓋是時也，閉塞三寶，唯當專心致志，否則有喪身失命之事。紫陽仙翁^⑥云：“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又云：“依時採取定浮沈，進火須防危甚”，最爲初關之緊切。此其一也。採取之

① 《道藏》本爲“縱識”，今依《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等改爲“縱知”。兩詞義同。

② “相投”，《道藏》本爲“相合”，兩詞義相近，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當是”，《道藏》本爲“是當”，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寥沆”，亦稱“沆寥”，空曠、晴朗的樣子。《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寥穴”，今從《道藏》本。

⑤ 《道藏》本爲“莫”，今依《道藏輯要》本改爲“其”。

⑥ “紫陽仙翁”，《道藏》本爲“紫陽翁”，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然生意尚存，至是而麥生，故爲德也。正陽翁曰：“盡是靈冥轉消息，切須專志保初心。”

沐浴滌慮須知章第五^①

《指迷詩》曰：“沐浴之功不在它，全憑乳母養無差。五行和合陰陽順，同坐同行共一家。”無名子曰：“陽氣到天地之中，陰陽相半，不寒不熱而溫，故爲泰卦，不進火候，謂之沐浴。陰氣降天地之中，陰陽相半，不熱不寒而涼，故爲否卦，不進陰符，亦云沐浴也。”

上陽子曰：沐浴者，適當陰陽相半，鉛汞氣停，陰陽二氣自然交合。於此時也，不必進火，亦不行符，恐反傷丹；唯宜洗心滌慮，以保養之，故謂之沐浴也。且何謂沐浴？大修行人，盡將平時憂悲^②、思慮、艱苦之心，執著貪愛之念，悠然脫去，渾無一毫牽掛，直要形如枯木，心若死灰，是謂之沐浴也。純陽祖師曰：“木性好清靜，保養心猿定。”丹陽祖師曰：“水中火發休心景，雪裏花開滅意春。”又曰：“俗人無清靜^③之心，道人無塵垢之心”，是謂滌慮。其時則近卯酉，其卦則云否泰，其候則屬溫涼，其象則爲刑德。至此則罷火守城，故謂之沐浴也。《參同契》曰：“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溫。周

① 此《道藏輯要》本作《沐浴滌慮章》，《道藏》本卷之七作《沐浴心慮須知》，《藏外道書》甲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四·沐浴滌慮須知章第五》，海王邨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四·沐浴滌慮須知章第五》。

② 《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憂愁”，今從《道藏》本。

③ 《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清淨”，《道藏》本爲“清靜”。

卯酉刑德須知章第四^①

紫陽真人曰：“兔鷄之月及其時，刑德臨門藥象之。”

上陽子曰：兔鷄者，卯酉也。學道的人，須知卯酉，非止一說。有天地之卯酉，有一年之卯酉，有一月之卯酉，有一日之卯酉，有一時之卯酉。天地之卯酉者，氏、房、心爲卯，正躔則房日兔；胃、昂、畢爲酉，正躔則昂日鷄也。一年之卯酉者，春分爲卯時，曰中和；秋分爲酉序，曰中秋。一月之卯酉者，初八爲卯，月滿上弦，酉時月到天心；二十三日爲酉，月留下弦，卯時月在天中。一日之卯酉者，日出爲卯而萬物作，日入爲酉而萬籟息。一時之卯酉者，蓋攢簇之道也。簇一年於一月，兩日半爲六候；簇一月於一日，則一時分六候。故一年七十二候，簇於一日也。是知一年之中止有一日，一日之內止在一時^②。大修行人，須辨時中卯酉，要知一時六候。蓋採藥取鉛，一時六候，惟用二候，猶三停而用一停，而一時之中，尤餘四候，別有妙用。所謂刑德者，二八也。蓋二八者，卯酉也。卯酉是陰陽平分之位，陽爲德，德則萬物生；陰爲刑，刑則萬物死。而卯月乃四陽而二陰，陰道將離，而陰主殺，是以卯之二陰，陰已不能勝陽，然殺氣未絕，至是而榆死，故爲刑也。酉乃四陰而二陽，陽道將離，而陽主發生，是以酉之二陽，陽雖不能勝陰，

① 此《道藏輯要》本作《卯酉刑德章》，《道藏》本卷之七作《卯酉刑德須知》，《藏外道書》甲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四·卯酉刑德須知章第四》，海王邨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四·卯酉刑德須知章第二》。

② 《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此句爲“是知一年之中上有一日，一日之內上有一時”，顯有誤。止，即只。今從《道藏》本。

時，若或陰陽錯亂，日月乖戾，外火雖動而行，內符閉息不應，枉費神功。此其二也。若火候過差，汞鉛不定^①，源流混濁，藥物不真，空自勞神，有損無益。此其三也。既得黍珠入鼎，須要溫養保扶，心君苟或未善，即恐火化丹失。此其四也。至有學者，備歷艱難，屢經危險，心膽驚怖，平時在懷，得丹入鼎，切宜驅除，務令清淨^②，勿使牽掛舊慮，以亂心君，是謂滌慮洗心，是謂沐浴。偶或留戀，則恐汞鉛飛走。此其五也。及至十月胎完，脫胎^③換鼎，不能保固陽神，輕縱出去，則一出而迷途，遂失舍而無歸。此其六也。又有丹成之後，且要識真辨偽。若功行未滿，眼前忽見靈異多端，奇特百出，以至生生之事，如有神見，皆能明知。若此等件，皆為魔障所至^④，並非真實，不可認為己靈丹聖，茲乃邪偽妖幻見吾道成，乃欲引入邪宗，以亂吾真。於斯時也，且須堅固智慧，保養全真。此其七也。凡此七件，皆防慮之大者也。有一不防，非但無成，恐致失喪。正陽祖師曰：“已證無為自在心，便須溫養保全真。一年沐浴防危險，免見沈淪更用心。”吾所以云慮險防危，金丹之大事者也。

① “若火候過差，汞鉛不定”，《道藏》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為“若也火候過差，水銖不定”，今從《道藏輯要》本。

② 《道藏》本為“盡淨”，《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為“清靜”，結合文義，當為“清淨”。

③ 《道藏》本為“脫殼”，今依《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改為“脫胎”。

④ 《道藏》本為“是為魔障已至”，今依《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改為“皆為魔障所至”。

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崔公《入藥鏡》云：“受氣吉，防成凶，火候足，莫傷丹。天地靈，造化慳。”紫陽真人與白紫清云：“及其沐浴法，卯酉時虛比^①。”蓋不可執泥外象，當於藥火到時而取也。古歌云：“刑德同生殺，加臨二八門。丹砂宜沐浴，神水灌靈根。閉兌留金汞，禁關養魄魂。不須行火候，爐裏自溫溫。”大修行人，工夫到此，可不慎乎？

生殺爻銖須知章第六^②

紫陽真人曰：“夫煉金液還丹者，要須洞曉陰陽，深達造化。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合和四象。龍吟虎嘯，夫唱婦隨。”昔我師曰：“學道之士，得內外藥物之真，兩般作用之全，合大造化，方得所傳。苟有毫髮差殊，未免天地懸隔。”

上陽子曰：生殺者，陰陽二物也，龍虎二物也。龍乃陽中之陰而主生，故興雲致雨，潤澤萬物，而其中之陰能殺者也，猶人分陽已盡而純陰則死矣。虎乃陰中之陽主殺，故呼風哮吼，常有殺心，而其中之陽能生者也，猶人分陰已盡而純陽則仙矣。夫陰陽二物者，順則成人，逆則生丹。故不爲萬物，不爲人，則成丹矣。是所謂生也。且道生又生個什麼？莫不是生天生地，莫不是生人生五行，莫不是生萬物者乎？莫不是有大靈通智慧、有大神聖變化者乎？且

① 《道藏》本爲“卯酉特虛比”，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道藏》本卷之七作《生殺爻銖章》，《道藏輯要》本作《生殺爻銖須知》，《藏外道書》甲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四·生殺爻銖須知章第六》，海王邨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四·生殺爻銖須知章第六》。

道殺又殺個什麼？莫不是殺那無明煩惱底賊？莫不是殺旁門愚癡底賊？旌陽祖師以五童女劍殺之，純陽帝君以三清劍殺之，佛祖以金剛王寶劍殺之^①，德山和尚以入門棒殺之。故云：“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祖師云：“斬魑滅魅了長生。”魑者，癡也；魅者，昧也。若人早早殺了這愚癡暗昧底，則可以畢長生之道矣。大修行人，定知毫髮差殊，不能成丹，切須洞曉也。若悟陰陽、生殺二物，何憂不仙矣！

至如所謂卦象爻銖之說，銖也者，將準之而定也；爻也者，將倣之而用也；象也者，將像之而爲也；卦也者，猶掛以示人，使人以此而爲則例也。爻與銖者，明輕重也。象與卦者，明進退也。積三百八十四爻，而成六十四卦，積三百八十四銖，而成一十六兩，謂一斤也。斤足卦滿，喻丹之將成也。

修行之人，務在知輕識淺，知重識深，知難識退，知易識進，不過以法金丹內外二藥也。《道德經》云：“有無相生，難易相成。”又曰：“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又曰：“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也。”猶以復震爲採藥之初，則半斤爲入藥之數。如百爻之謂，以三十爻爲文，七十爻爲武者，則知採藥之難也。以卦足而藥成，則丹足二八一斤之數。故《火記》言二百一十六，乃乾之策也；十八八個足，乃一百四十四，坤之策也。陰陽之數既足，金液之丹已成也。

① 《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佛祖以金剛玉寶劍殺之”，其中的“金剛玉寶劍”，應爲“金剛王寶劍”，爲佛教中常用名詞，指由金剛石製成的寶劍，象徵佛智慧堅實鋒利無比，能斷一切煩惱。今從《道藏》本。

脱胎换鼎須知章第七^①

崔公《入藥鏡》曰：“盜天地，奪造化。”又曰：“初結胎，看本命；終脱胎，看四正。”紫陽翁云：“節氣既周，脱胎神化，名題仙籍，位號真人，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時也。”紫清真人曰：“夫金丹者，採二八兩之藥，結三百日之胎。心上功夫，不在吞津咽氣，先天造化，須當聚氣凝神。若也行持，惟憑口訣，至簡至易，非色非空，無中養就嬰兒，陰內煉成陽氣。”

上陽子曰：大修行人，既感真師傳授，若其未得真鉛，先當收拾自己精神，不可恣情縱慾。凡於日用應與之間，似有如無，忘情絕念，以待藥火之至。故純陽祖師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葛仙翁《清靜經》云：“人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夫人心虛則澄，坐定則靜。寡言希聽，存神保命。蓋多言則損氣，多喜則放情，多怒則觸意，多悲哀、思慮則傷神，貪慾、勞困則傷精。凡此皆非修行底所宜有也^②。若得先天真鉛合汞，又喜火候無差，又善溫養保扶，均調神息，直至丹熟胎完，嬰兒成就，而成真人。三年九載，立行累功。或留形住世，接物度人，如安期生、藍采和是也。或入仕途匡時理世，東方朔、竇令君是也。至若七真、五祖，慈悲接人，張、葛、許、浮、丘諸祖師，乘時救

① 《道藏》本卷之八作《脱胎換鼎須知》，《道藏輯要》本作《脱胎換鼎章》，《藏外道書》甲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四·脱胎換鼎須知章第七》，海王邨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四·脱胎換鼎須知章第七》。

② 《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此句爲“凡此皆修行之人不宜有也”，今從《道藏》本。

劫、伺詔飛昇者也。大修行人，若也再求向上之事，則移胎換鼎可無難矣。何謂向上事？

上陽子曰：“前胎完就，已成真人，則移居上丹，却重整乾坤，再造陰陽，子又生孫，千百億化。”紫陽翁曰：“一載一個兒，個個會騎鶴。”泥丸真人曰：“一載胎生一個兒，子生孫子孫又枝。”於此方是大丈夫也。若應時立功，則身歸三清矣。丹陽祖師曰：“神滿太虛，一無所礙。”故天有時而崩，地有時而陷，山有時而摧，海有時而竭。凡有相者，終歸於壞。唯道成者，神與道合，永劫無壞，又兼功及九祖，則白日同昇上清矣。

續須知七事章第八^①

上陽子曰：道必曰學，學必曰精而已矣。老子曰：吾非聖人，學而得之。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②。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南華真經》曰：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道可得學耶？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而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釋迦聞半偈而欲捨身，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問廣成子治身奈

① 《道藏輯要》本作《七事須知章》，《道藏》本卷之八作《續須知七事》，《藏外道書》甲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四·須知七事章第八》，海王邨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四·須知七事章第八》。

② “丘”，《道藏輯要》本為“邱”，今從《道藏》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何而可以長久。夫古之大聖，亦未有不學而能知大道者乎！今時人也，而多妄誕，不肯下問，何時而得聞斯道也哉！

上陽子曰：道有立談，道有心授。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也，是綱常之道也，此可以立談而非心授也。所言心授者，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率性之道，即孔子一貫者也，即孟子集義所生者也。夫綱常之道，雖童稚亦可訓之。惟有國有邦者，置所司以掌其綱常之道，萬世不易者也。至如率性集義之道，前賢注疏略不及焉。若賢人君子，遇聖師口授而不驚疑，以集義率性之道而修之，是則謂之大聖人，方知綱常之道在其中矣。煉丹也，砂硫也，水銀也，是修煉之道也。此可以立談而非心授也。所言心授者，無爲而無不爲也，爲之而有以爲也。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無爲有爲之道，即金丹之大道也。夫丹爐修煉凡砂水銀之道，雖愚夫愚婦亦可煉之，故可立談。至如先天真鉛有爲之道，雖上士至人遇師口授，亦不免疑焉。若上士至人得師指示金丹有爲之道，勤而修之，是之謂神仙也。頑坐也，守性也，持齋也，是坐禪之道也。此可以立談也，而非心授者。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道，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正法眼藏，直指人心，即最上一乘之道也。夫持齋坐禪，雖庸人孺子，亦可立談。至如一乘之道，雖利根上智，於佛祖言下得證，猶不免疑焉。是以靈山會上五千退席，五祖佛法不付神秀而與老盧，是謂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韓湘得仙而昌黎有“收吾骨”之句，豈昌黎是下根之器哉？朱晦庵之遍參而崔子虛不與以道，豈晦庵之不欲者哉！是云道不可以立談。可以立談者，非大道也。葛仙翁六十始遇師，白玉蟾六十四始遇師，皆成道也。是謂道有心授者也。

上陽子曰：道有三悟。孔子翼《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言道也。大修行人，從近與遠，及身與物，四者求之，眼下自有悟處。葛仙翁《清靜經》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是言道也。大修行人，從內、外、遠及心、形、物六者求之，目下便有悟處。佛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言道也。大修行人，從心、佛、物三者求之，脚跟下即有悟處，是之謂道有三悟也。且夫三教聖師，皆曉以世人從物求道。以道爲物，須當審思，切勿容易看過了也。蓋道者，乃萬物之一物也。而物者，乃大道之一物也。故老子云：“有名萬物之母。”又云：“淵兮似萬物之宗。”是皆以物而名道也。憫夫一切常人，唯只尋常，不肯尋上。或以孤陰寡陽攝心兀坐，或以持齋守戒離俗絕塵，或以凡砂鉛銀煅煉爐火。凡此皆誤而非悟也。能於是編言下投機，須有一個奇特之大悟處矣。

上陽子曰：道有三傳焉。上焉者，文人善士，寡言好善，能棄富貴，唯急於身，是云上士，宜傳道焉。中焉者，質而不文，聞道篤信，能割恩愛，力行精進，不顧是非，是曰中士，乃有上士之志，宜傳道焉。下焉者，愚而信實，樂善棄惡，捨己從人，勇於敢爲，是云下士，其志可尚，宜傳道焉。故得此道者，莫不勇猛精進，莫不堅固智慧，莫不遏惡揚善。夫善之一字，乃人道之梯航也。是以常人耳常聞善，則腎不走精；口常語善，則心不失神；鼻常嗅善，則肺能安魄；眼常視善，則肝能育魂；意常思善，則脾胃生氣，黃中通理。大修行之人，奚可以不善歟？

上陽子曰：道有三戒。凡學道者，心雖慕向而乃驕其富貴，不肯下問，不立盟誓，是謂好譎，戒而莫與；次學道者，略聞旁門小法，唯事強辯，以逞乾慧，是爲誇眩，戒而莫與；三學道者，疑信相半，不

以生死爲憂，重財輕身，是不知命，戒而莫與。

上陽子曰：道有三去焉。一者，雖智人材士，而好論狀告人^①，是謂無德，宜去之也；二者，雖善人勝士，而好詆排是非，妄議今古，是謂不廣，宜去之也；三者，雖好道向佛，而口談心非，背真就僞，是謂無實，宜去之也。

上陽子曰：道有四異。四者何也？酒、色、財、氣是也。一切常人，飲少輒醉；平時端莊，化爲戲謔；平時正直，化爲諛佞；平時廉潔，化爲貪淫；平時謙和，化爲狂傲。因酒喪德，迷失性真^②，猶如山藪，所藏者多，平時罔覺，忽然野火，山頽藪蕪，千妖百怪，無所逃避。人若無酒，不失所行；山若無火，妖怪藏形。大修行人，戒慾靜坐^③，斂精怡神，不爲酒亂，此爲異耳。

世之聲色，敗人者多。一切常人，肆情縱慾，貪著無厭，如彼蜉蝣，以燈爲色，以焰爲樂，投光赴焰，來往不捨，貪著於焰，趨燈而撲。人亦如是，著於愛慾，精氣以竭，而情難割，情牽神失，意動氣散，神氣既喪，命亦隨逝。色之爲物，本無鋒刃，而其殺人，甚於刀戟！大修行人，似同而異，酒肆淫房，未嘗不戲，却乃非色爲色，知色不色，不色中色，色無定色，此謂異耳。云何非色爲色？知彼蓮花，香引十里，花却爲色，香即爲聲。大修行人，不貴其香，不貴其花，而所貴者，唯貴其信。信即爲蓮花之與香，不能長留，蓮實可

① 《道藏》本爲“論狀古人”，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改。

② 《道藏》本爲“迷失性真”，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改。

③ 《道藏》本爲“戒飲靜坐”，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改。

久，實能安心，此故云信，是以貴之。故太上云“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猶此意也。何謂知色不色？如彼河水，清流涓涓，水以濟舟，至於彼岸。其舟與水，悉皆外物。祖師不云“道成而後，丹房器皿，委之而去”，此之謂也。何爲不色中色？如彼枯旱，陰雲四興，甘雨驟至，須臾復霽。若乃求其向來雨雲，一無所見，而唯五穀萬物，蒙潤發生。《維摩經》云“遊諸四衢，饒益衆生，入諸淫舍，示慾之道”，此之謂也。色無定色，其義云何？如彼寶月，歲十二度，朔望弦晦，無定之中，而有大定。上陽子曰：當詳論之。三日生兔，色以大定；八日半盈，是云上弦；十五對望，圓明遍滿。凡彼人間，莫不瞻仰，而其光輝，圓而復缺，乃不長在。若人再欲觀其光彩，須別索求生魄弦望。是故《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之謂無定色也。

一切常人，貪財無厭，積而不散，爲兒孫計，不悟天地日月盈虛消息之理。如彼石崇，富敵於國，財聚怨結，身戮家喪，禍及綠珠。大修行人，既得其財，即以求藥，得藥成丹，丹成而後，盡散其餘，此爲異耳。一切常人，爭盡閑氣，惱亂身心，好訟其貧，量可即奪，不顧因果生死，不悟悔吝凶危，皆由此起。所爭者少，所喪者多。如彼項王，英雄蓋世，卒之烏江，身死尸分，餒飼鷹犬，視之後來人之所爭^①，況不及乎！大修行人，所爭之氣，非人所知，是先天地真一之氣。上陽子曰：修仙作佛，皆此先天真一之氣。若非是氣，不係修行，不能長生，此爲異耳。

① 此句《道藏》本爲“後來視之爲漢鷹犬，人之所爭”，不通，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積功卷第五

金丹詩^①

大道從來是強名，《陰符》、《道德》始存經。神仙次第丹經續，口訣安能紙上明？

我以因緣遇聖師，忽於言下大驚疑。方知玄妙無多句，此事如何容易知。

特推造化指方來，首捉先天一氣回。先天一氣是何物，不遇真仙莫強猜。

氣從四向定生涯，一變水兮二變砂。三變汞兮金四變，五變金丹結紫花^②。

須識玄門與牝門，便安爐鼎定乾坤。內外二丹從此得，休疑大海指崑崙。

順則凡兮逆則仙，實非草木與凡鉛。誰知日兔月烏位，却笑他人顛倒顛。

月非日映不生光，人亦純陰要復陽。若欲歸根並復命，依他坤體補乾剛^③。

戊坎月鉛氣逐虎，已離日汞火從龍。白須老子神通廣，趕虎隨

① 此載《道藏》本《上陽子金丹大要積功卷之九》，《道藏輯要》本作《金丹詩二十五首》，《藏外道書》甲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積功卷第五·金丹詩二十五首》，海王邨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積功卷第五·金丹詩二十五首》。

② 《道藏輯要》本爲“五變黃芽結紫花”。

③ 《道藏輯要》本爲“依他坤位補乾剛”。

牛過水東。

虎之爲物最難言，尋得歸來玄又玄。一陽初動癸生處，此際因名大易先。

大易之先藥料真，自然烏兔兩相親。東君切莫離房室，西得朋來是主人。

水中之物號金公，遠隔西山幾萬重。黃帝按時宣土德，迎之以意入中宮。

一歲簇來一月看，月簇一日又何難。一時六候用惟二^①，拾取玄珠頃刻間。

三百八十四爻銖，反復陰陽莫道無。大地山河俱是寶，葛仙六十詠流珠。

一身上下定中央，腎前臍下號黃房^②。流戊作媒將就己，金來歸性賀新郎。

陽丹結在陰海中，猶如坎裏一爻雄。擒來離內溫溫養，此即神仙顛倒功。

坎中一畫已外離^③，慾海波澄風浪低。刑德臨門宣沐浴，盈虛消息早防危。

八日前弦金半斤，金翁騎虎恐相嗔。過猶不及切須問，穩當抽添耐養神。

已知陰體得陽暉，和合雌雄入化機。白雪滿空春意動，守形養氣抱嬰兒。

胎息綿綿漸漸完，氣沖夾脊觸泥丸。累累似彈膠中下，過了重

① 《道藏輯要》本爲“一時六候用爲二”。

② 《道藏輯要》本爲“腎前臍後號黃房”。

③ 《道藏輯要》本爲“坎中一劃已分離”。

樓香又甘^①。

既達返還九與七，此即木金三五一。氣全神壯換胎時，照護孩提休遠出^②。

性是神兮命是精，要知性命屬心君。精神性命皆隨意，意動人之善惡分。

正路當行人未知，呼天吸地驗高卑。觀音尋到脚跟底，閉息之流向此推。

求財求侶煉金丹，財不難兮侶却難。得侶得財多外護，做仙何必泥深山。

件件分明說與君，若無藥物也休論。可惜幾多富貴客，僞徒引去說傍門。

上士英雄學上仙，積功累行滿三千。脫胎神化尋常事，白日騰身上九天^③。

判 惑 歌

上陽子，聞道遲，四十衡陽始遇師。從來不信長生說，及得師言便釋疑。

纔低頭，摸鼻孔，方信神仙有真種。乃覺從前萬事非^④，不道這般真骨董。

這骨董，大奧妙，妙在常有觀其竅。此竅分明在眼前，下士聞之即大笑。

① 《道藏輯要》本爲“過了重樓香又甜”。

② 《道藏輯要》本爲“照護嬰兒休遠出”。

③ 《道藏輯要》本爲“白日昇騰上九天”。

④ 《道藏輯要》本爲“乃覺從來萬事非”。

我得來，不敢祕，欲對知音論同異。近來世上幾個人，空自談天又說地。

諸旁門，是邪徑，翠虛吟中略舉盡。除却先天一點真，分外多端總邪正。

大道易，不堪論，只將竅妙定乾坤。奈緣失却中心路，傍指三千六百門。

有數息，有閉息，於中錯指也無跡。或煉三黃及四神，或煉五金並八石。

要半夏，用朮茯，搜盡藥中諸草木。幾多因此促其生，人參尚有殺人毒。

純陽道：張尚書，服藥失明神氣枯。不知還丹本無質，翻餌金石何太愚！

欲調息，坐觀鼻，似春沼魚百蟲蟄。其妙無窮在甚處？到老無成何所益！

捉一處，存金光，認是丹田也不妨^①。自己固知行不得，但將此術教它行。

體天地，望日月，二氣吸歸玄牝穴。按摩伸屈恣吐吞，朝暮噓呵復咽咽^②。

以土圭，定時刻，將謂似是而非實。會教自性有通時，且須觀想以意識。

動尾間，撼夾脊，吞它稠唾及精溺。一生受用大陽丹，專採女人天癸吃。

① 《道藏輯要》本為“認是金丹也不妨”。

② 《道藏輯要》本為“朝暮噓呵復咽津”。

煉秋石，聚小便，溺便多處是它緣。更把此方爲祕寶，若無財賄不相傳。

入淫房，大懊惱，伺候精行轉補腦。如斯謬戾要長生^①，七祖九玄難作保。

食穢惡，及乳洩，試看兩臉曾紅否^②。更待女男相會合^③，吞他精血作丹頭。

惜性命，全元氣，一吸玉戶中精水。老來毫末也無功，却怨壽光黃谷子。

頂門響，腹中鳴，此即龍吟虎嘯聲。熊伸鳥引空勞力，龜縮鶴舒何足稱^④。

保命訣，用靈柯，陰陽二丹傳大訛。存縮吸抽閉五事，而今此術不勝多^⑤。

傳達磨，說歸空，觀物知胎語不通。生死定年次月日，臨時更定五心中。

八段錦，十號頌，都在無名指上用。驀地浮雲遮日月，大限到來宜穩重。

度天魔，陰魔絕，又號天關般弄法。甲子中宵見子時，運氣七抽放在舌。

指天竺，胎息經，謂能住世與留形。不知古德無多語^⑥，但要人

① 《道藏輯要》本爲“如斯謬爾要長生”。

② 《道藏輯要》本爲“試看兩臉曾紅不”。

③ 《道藏輯要》本爲“更將女男相會合”。

④ 《道藏輯要》本爲“龜縮鶴舒何足徵”。

⑤ “而今”，《道藏輯要》本爲“如今”。

⑥ “古德”，《道藏輯要》本爲“古訓”。

從正路行。

恣飲酒，却持齋，或斷煙火不燒柴。前生不布種口祿，却向此生空打睚。

頑打坐，只無爲，守個空屋舊藩籬。早晚不充衣又冷，這般受苦早回思。

持素珠，專念佛，見他葷酒欲嘔噁。一心只要向西方，管甚東兮與南北。

多作法，遍祈禱，有是看經直到老。貪嗔愛慾不能離，安得此生延壽考。

現行者，切莫用，積取方來業債重。若遇真師急拜投，或者一言便射中。

未聞者，不須傳，多少旁門亂性天。若要玄中端的處，唯當熟記《悟真篇》。

行脚輩，號禪和，大機大用口頭過。只爭勝負閑言語，不向臺山勘老婆。

禪僧家，去鬚髮，佛將此相令人察。成行成隊不低頭^①，見性明心無幾衲。

明眼人，見性者，昇坐故將佛祖罵^②。棒喝指頭機最深，而今把作尋常話^③。

聰明底^④，談性理，橫言強辯唯他是。性與大道有誰明？顏子坐忘曾子唯。

① 《道藏輯要》本爲“或行或隊不低頭”。

② “昇坐”，《道藏輯要》本爲“昇堂”。

③ “而今”，《道藏輯要》本爲“如今”。

④ “底”，《道藏輯要》本爲“的”。

誦《大學》^①，講《中庸》，不偏不倚朱文公^②。正心誠意求章句，誠意元非章句中。

頂七星，名正一，玄牝之門那個識？五千餘言《道德經》，正得一兮萬事畢^③。

居山林，稱道士，不知大道是何事。金丹名也不曾聞，況要教他明生死。

雲水客，號全真，却爲朝昏且救身。祖師留下刀圭說，知者如今有幾人？

正陽翁，《指迷歌》，此道分明事不多。但願人人都解悟，奈緣福薄執迷何！

浮生事，水上波，人身已得莫虛過。有緣遭遇明師指，誰謂無由上大羅^④。

詠劍詩五首^⑤

尋常莫道黑漫漫，邪怪聞之骨也寒。掛在太虛宜愛護，要將殺虎補龍肝。

能活於人有大功，不妨奮迅立威風。十方世界當頭截^⑥，變化魔宮作寶宮。

三尺鏐鉞倚太空，神威凜凜忒英雄。聖凡不敢抬頭看，一道神

① “誦《大學》”，《道藏輯要》本爲“讀《大學》”。

② 《道藏》本此句爲“不偏不易朱文公”，今從《道藏輯要》本改。

③ 《道藏輯要》本此句爲“上得一兮萬事畢”。

④ “大羅”，即大羅天，是三清天（境）之上的最高仙境，即道教常講的三十六重天中的最高一重天。

⑤ 《道藏》爲《詠劍五首》，此從《道藏輯要》。

⑥ “截”，《道藏輯要》本爲“懺”，顯誤。

光牛斗中^①。

非銅非鐵亦非金，不假凡間爐火成。我劍本來天地骨，要知能殺又能生。

神仙非劍不成仙，劍非神仙也不傳。若說金丹靈妙處，其功先立地中天。

醒眼詩五十首

四十年前事已非，真師緣遇授玄微^②。從今卸却恩和怨，煉個真身跨鶴飛。

端有長生不死方，常人緣淺豈承當。鉛銀砂汞分斤兩，德厚恩弘魏伯陽^③。

紆紫拖金列滿朝，慌忙酒盞馬蕭蕭。邇來事事只如此，收取金丹靜處燒。

元來世上盡非真，唯有還丹是養身。將相位高憂國事，道人爐內藥苗新。

未遇師傳說道難^④，既聞玄妙却如閑。早將神氣歸金鼎，免死形骸葬野山。

煉丹及早莫遲疑，休待功名到了時。只為光陰如箭速，吉凶禍福少人知。

下手速修猶太遲^⑤，個中聞此急回思。喧闐鼓樂鬧何事，前日

① “牛斗”，《道藏》本為“牛女”，今從《道藏輯要》本。

② “緣遇”，《道藏輯要》本為“機遇”。

③ “恩弘”，《道藏輯要》本為“恩深”。

④ “說道”，《道藏輯要》本為“談道”。

⑤ 《道藏》本為“下手速修已大遲”，今從《道藏輯要》本。

英雄今裹尸。

浮世奔波功與名，道人苦口論修行。丹成回首看浮世，埋沒功名荒草生^①。

我昔未聞大道時，起人愛敬最便宜。邇來得個長生訣^②，路上行人口似碑。

掀轟閑氣莫存懷，但把辛勤問藥材。七返九還功行滿，向來閑氣入塵埃。

道成之後謗歸塵^③，謗語端能堅固人。真覺比爲甘露味，古來學道世多嗔。

世人冷語不關心，大笑實爲吾道箴。但要神爐添藥火，他時天上有知音。

萬善無虧必遇師，須從言下悟玄機。若無善行難遭遇，縱沐師傳未免疑。

手把丹經暗裏猜，迴光返照便歸來。就中間個虛無竅^④，到選仙場必佔魁。

莊周鵬志運南溟，一去高飛九萬程。只爲子書多譬喻，後來誰想作丹經？

脩脩灑灑大閑人，爲著真鉛奈苦辛。志氣終爲雲外客，還丹問藥合同塵。

純陽一闋沁園春，句裏分明藥料真。有個烏飛曲江上，山頭初月掛庚申。

① “荒草”，《道藏輯要》本爲“芳草”。

② 《道藏》本爲“長生說”，今從《道藏輯要》本。

③ “謗歸塵”，《道藏輯要》本爲“訪歸塵”。

④ “問個虛無竅”，《道藏輯要》本爲“說了虛無竅”。

也不看經也不修，却來世上作優遊。有時吸盡西江水，煉個金輪照九州。

總皆凡世播英雄，做盡英雄到底空^①。唯有金丹最靈妙，大羅天上逞神通。

真師訓語復丁寧，八月初三是癸生。此即一陽初動處，若尋冬至枉勞形。^②

烏兔分明顛倒顛，月生庚上有真鉛。金丹只此無難事，莫道仙師不口傳。^③

煉形化氣氣歸神，不是真陽謾苦辛。擘裂鴻濛分造化，此身身外更求身。^④

不煉凡間鉛與砂，常提寶劍斬妖邪。有人借問神仙事^⑤，一味爐中白馬牙。

玉皇若也問丹材，偃月爐中取下來。馳騁英雄吞一粒，男兒懷了一年胎。

陽精一點祕形山，言語通時即可還。學者盡他疑到骨^⑥，此中底蘊本無難。

元來一味坎中金，未得師傳枉用心。忽爾打開多寶藏，木非土

① “做盡英雄到底空”，《道藏輯要》本為“做盡功名到底空”。

② 《道藏輯要》本載此首詩為“真師訓語復叮嚀，八月初三是癸生。即此一陽初動處，若尋冬至枉勞神”。

③ 《道藏輯要》本載此首詩為“烏兔分明顛倒顛，月生嶺上有真鉛。金丹只此無難處，莫道仙師不口傳”。

④ 《道藏輯要》本載此首詩為“煉神化氣氣歸神，不是真陽謾苦辛。擘破鴻濛分造化，此身身外更求身”。“煉神化氣”顯誤。

⑤ “有人借問”，《道藏輯要》本為“有人問我”。

⑥ 此句《道藏輯要》本為“迷者盡他迷到骨”。

也不成林。^①

離內陰爻坤土真，坎中雄者是乾金。當初只爲乾坤順，一死一生直到今^②。

簾幃放下契全真，身外須知別有身。恰是金丹好消息，不爲萬物不爲人。

曲江之上月初明，地應於潮天應星。若欲深探玄妙窟，金砂洲對呂仙亭。

木金間隔各西東，雲起龍吟虎嘯風。二物寥寥天地迥，幸因戊己會雌雄。

降龍伏虎也無難，降伏歸來玉鎖關。日月分明烹鼎內，何憂不作大還丹！

無不爲之有以爲，坎中有白要歸離。水源初到極清處，一點靈光人不知。

修行人要識黃芽，若會金公却一家。天地未分名太一^③，此時擘裂產河車。

懸胎鼎裏煉流珠，已喜金來歸性初。三教聖人同一轍，後來人我却殊途。

白雲無事過前溪，中有神仙未可知。待我玉爐丹九轉，坐乘五色宴瑤池。

多少人居富貴叢，到頭富貴只匆匆。不如買取金丹訣，做個神仙不老翁。

① 《道藏》本爲“元來一味坎中金，未感師傳枉用心。忽爾打開多寶藏，木非木也不成林”。今從《道藏輯要》本。

② “直到今”，《道藏輯要》本爲“只到今”。

③ “名太一”，《道藏輯要》本爲“明太易”。

得法無財事不全，法財兩足便成仙。丹陽祖是東州富，棄了家財萬萬千。

個中仙子急修行，勤向丹田種又耕。人道金丹富貴客，誰知此內更長生。

小隱山林大隱塵，塵中造化妙玄玄。凡人未得塵中說，莫入深山隱洞天。

未煉還丹莫入闌，丹頭多在鬧林間。嬰兒姖女一懽會，却向環中養大還。

紅紅白白水中蓮，出污泥中色轉鮮。莖直藕空蓬又實，修行妙理恰如然。

一條直路少人尋，風虎雲龍自嘯吟。坐定更知行氣主，真人之息又深深。

飢餐渴飲困來眠，大道分明體自然。十月聖胎完就了^①，一聲霹靂上丹田。

醒眼詩中妙更多，勤修趁早莫蹉跎。人身一入輪迴去，來世機緣莫想他。

無事常觀醒眼詩，其中奧旨說刀圭。有人會此醒醒法，便入金門作聖師。

曹溪傳法不傳衣，由此燈燈續祖輝。公案百千明佛法^②，後來却道是禪機。

剎竿拄杖酒臺盤，秉拂拈槌總一般。悟了脚跟元踏實，不妨隱去坐蒲團^③。

① 《道藏》本爲“完就也”，今從《道藏輯要》本。

② 《道藏》本爲“半千”，今從《道藏輯要》本。

③ 《道藏》本爲“穩去”，今從《道藏輯要》本。

指頭棒喝趙州茶，爲鬻心肝讚底沙。解悟真禪無半語，青青翠竹對黃花。

馬祖磨磚作鏡兒，笑他兀坐要何爲。若還認得西江水，許汝一尊佛出時。

佛因半偈捨全身，高證巍巍萬德尊。了得涅槃正法眼，金剛不壞體長存。

道德經轉語偈^①

道可道章第一

衆妙應須無以觀，更將有向竅門看。可名物母明明說，兩顆明珠轉玉盤。

天下皆知章第二

美中有喪惡難成，前後相隨高下形。直到無爲方了了，不言之教始分明。

不尚賢章第三

弱志須先以骨強，虛心實腹要當陽。共君說段爐中事，一朵鉛花仔細詳。

道沖而用之章第四

象帝之先萬物宗，解紛鏗銳闡高風。蒼顏老子垂雙手，湛似淵

^① 《道藏》本爲卷之十《道德經轉語》，《道藏輯要》本爲《道德經轉語偈》。

分道乃沖^①。

天地不仁章第五

不仁乃是大仁人，芻狗民生物化淳。橐籥之中能不屈，當知愈出愈精神。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無始立天根，上聖強名玄牝門。點破世人生死窟，神仙只此定乾坤。

天長地久章第七

聖人妙處豈無私^②，能外其身誰得知。順則凡兮逆則聖，由來於此定根基。

上善若水章第八

衆人所惡上賢明，動善其時故不爭。一點靈光君未識，却將水火煮空鑪。

持而盈之章第九

滿堂金玉要長存，火候工夫細細論。筌在得魚蹄在兔，塞其兌則閉其門。

① “道乃沖”，《道藏輯要》本爲“道乃中”。

② “豈無私”，《道藏輯要》本爲“出無私”。

載營魄章第十

專氣致柔生蓄之，積功累行保嬰兒。一斤直要十六兩^①，莫向人前更好奇。

三十輻章第十一

我轂能離三十輻，閑尋無處偷安軸。得便饒也落便饒，君子唯當慎其獨。

五色章第十二

十字街頭認色聲，雙眸炯炯却無睛。聖人去彼寧取此，下士聞之疑轉生。

寵辱章第十三

大患只爲吾有身，分明得失總皆驚。沒身方是出身處，大患從來亦強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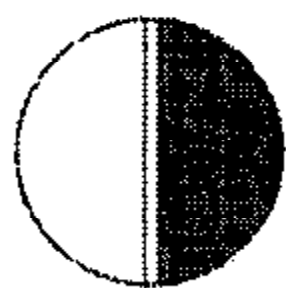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不聞不見曰希夷，此事如何容易知。乍覩西南一點月，純陽疾走報鍾離。

古之善爲士者章第十五

豫涉川兮猶畏鄰，此中微妙且同塵。玄通未許凡人識，誰向亨

① “一斤直要十六兩”，《道藏輯要》本爲“一斤只要十八兩”。



陳致虛學案

衡問要津。

致虛極章第十六

芸芸物物各歸根，若也知常地自溫。昨夜溪頭春水漲，朝來不見水流痕。

太上章第十七

上士勤行中士親，只唯下士笑頻頻。曾知老子懷胎久，始浴金盆髮似銀^①。

大道廢章第十八

六親不和慈孝生，顛倒乾坤正令行。今日鳳凰臺上客，十年窗下讀書聲。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古人棄智定乾坤，說破死生骨董門。不是個中滋味的，自戕自賊自炮燔。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察察昭昭我若昏，水頭清處好尋源。不知求食於誰母，便把西江一口吞。

^① “浴”，《道藏輯要》本爲“沐”。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眼前衆甫即區中，杳杳冥冥內外通。明了地天交泰卦，區中進步作仙翁。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枉則直兮窪則盈，不矜不伐乃功成。昨宵夢裏聞雷雨，今日江頭春水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得與失兮兩不羞，形容到了了無儔。真人之德配天地，只在環中匪外求。

跛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群仙已笑露堂堂，跨者不行仔細詳。一著錯時看跌倒，賺人錦袋繡香囊。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天下母^①，字之曰道安窠臼。乾專坤翕證無爲，智者樂兮仁者壽。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奈何萬乘乃輕身，孰是疎兮孰是親。寶在眼前凡不識，往教密

① “天下母”，《道藏輯要》本爲“天地母”。

密論君臣。

善行章第二十七

知名非實要知情，竅妙之真號襲明。不道善行無轍跡，石中流水豈聞聲。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雄雌黑白坎和離，知則總爲天下谿。眼下十成須認取，由來散樸復嬰兒。

將欲章第二十九

神器從來是假名，此名只許上賢聽。不過渡口尋舟子，枉誦玄玄《道德經》。

以道佐人主章三十

果而不道露鋒芒，却與凡人作禍殃。迸烈豈容君眨眼，山中仙子浴金光。

夫佳兵者章第三十一

君貴左兮兵貴右^①，非人此道莫輕授。有時恬淡樂無爲，上天之載無聲臭。

① 《道藏》本“居貴左兮兵貴右”，今從《道藏輯要》本。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我相衆生壽者相，權實照用一時放。不通凡聖擬議乖，天地合而甘露降。

知人者知章第三十三

智與明兮自勝強，乾坤闔闢要相當。若能守片閑田地，不是尋常孟八郎。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泛兮不可名，可名非道礙塵生。平時不向西江望，踏破芒鞋未是行^①。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出口淡乎其無味，能者用之不可既。逢人好語說三分，過客欣聞樂與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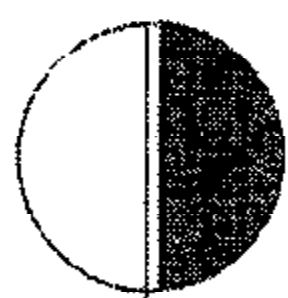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利器如何可示人，不妨勇猛奮精神。參玄參到徹明處^②，現出金剛不壞身^③。

① “未是行”，《道藏輯要》本爲“未得行”。

② 此句《道藏》本爲“參玄參到微明的”，《道藏輯要》本爲“參玄參道徹明處”，今從兩處合勘。

③ 此句《道藏輯要》本爲“立見金剛不壞身”。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朝朝只念觀世音，識得觀音辨踵音^①。若也始終無悔吝，這回方是道人心^②。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仁之與德不多程，爲與無爲前後行。待問有爲何所似，夜來月在脚跟明^③。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一者名爲不二門，得門人去便安身。當年曾子一聲唯，誤了閻浮多少人。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全璧而歸也注心，有生無處此機深。與君評論曹溪水，一滴難醅萬兩金^④。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大象無形道隱名，形名總不向人呈。如今聞者皆應笑，夫唯道善貸且成。^⑤

① “辨踵音”，《道藏輯要》本爲“便踵音”。

② “道人心”，《道藏輯要》本爲“道心人”。

③ “在”，《道藏輯要》本爲“到”。

④ 《道藏》本爲“一滴誰酬兩萬斤”，今從《道藏輯要》本。

⑤ “大象無形”，《道藏輯要》本爲“太上無形”。“夫唯”，《道藏輯要》本爲“人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冲氣爲和大化爐，與君說了莫疑狐。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

天下至柔章第四十三

煉氣凝神入至聖^①，紫陽留下《悟真篇》。元來三教同門戶，先要參皮可漏禪。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此身不是四肢身，解向源頭問要津^②。現此一身非外物^③，裙釵之下有全人。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直而屈，唯好觀光於上國。有時做個大閑人，清靜之中無一物。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馬不走，天下無道物不夭。過猶不及豈妄言，到此一了一切了。

① “至聖”，《道藏輯要》本爲“至堅”。“堅”顯爲“聖”之誤。

② “問要津”，《道藏輯要》本爲“要問津”。

③ 此句《道藏》本爲“現自十成非外物”，今從《道藏輯要》本。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目前一寶祕形山，何必長歌行路難。路破草鞋無覓處，投壺落箭認中間^①。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有爲之道須落著，無爲之道要著落。莫向人前認色聲，認色認聲已誤却。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百姓之心爲我心，分明說了莫沈吟。世人怎識和山鼓，一下能當幾錠金^②。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無窮已，唯善攝生能不死^③。知生知死却成人，須入虎穴得虎子。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德畜却無恩，須彌山上望崑崙。若也另瞠一隻眼，便知落處道方尊。

① 此句《道藏》本爲“投壺認箭落中間”，今從《道藏輯要》本。

② 《道藏》本此句爲“一下能當幾挺金”，今從《道藏輯要》本。

③ “能不死”，《道藏輯要》本爲“不能死”。

天一有始章第五十二

知其子復守其母，不悟襲常空自走。覆盆之下用其光，休向經中談竅妙。^①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盜誇盜出自家珍，覆水難收費苦辛。只爲良田荒穢了，如何做得太平民。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觀鄉觀國觀天下，積德修身道有餘。善建亦知宜善抱，倚需得溥自安居^②。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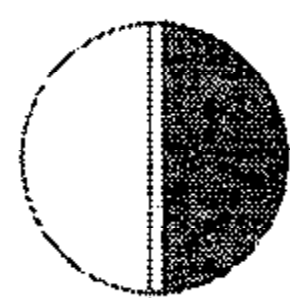
赤子何知鳥不攫，未知牝牡而峻作。益生使氣要長存，豈但筋柔而固握。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閉門塞兌得贏金，電掣星飛何處尋。便遣那吒千手眼，不知佛殿有觀音。

① “襲常”、“休向經中談竅妙”，《道藏輯要》本爲“飛常”、“休向狂中談竅妙”。

② “溥”，《道藏輯要》本爲“普”。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天下從教多忌諱，我唯忌個小兒名。不知奇處用兵拙，眼下知之即太平。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直而不肆極希夷，百尺竿頭未是危。識得聖賢心地用，早應臭腐化神奇。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有國之母重積德，深根固蒂可長生。五更早起無巴鼻，却是街頭有夜行。

治大國章第六十

兩不相傷故德歸，鬼非不害自無欺。抱琴有意過西院，彈者彌多聽者稀。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下流非是下流人，以靜勝人要一真。牝牡之交宜處下，唯應吩咐下流人。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善人之寶萬物奧，不善之人之所保。人之不善何棄之^①，日月

① “何棄之”，《道藏輯要》本爲“可存之”。

去兮進此道。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早知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作於易。我若不因師指明，舌頭那識味中味^①。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聖人心上起經綸，幾事不密則害成。能復衆人之所過，月從西墜日東昇。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君子不以智治國，常知楷式是玄德。千蹊百徑要知歸，若不知歸名國賊。

江海之所以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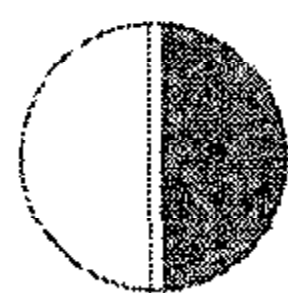
聖人處下復何爭，江海納污仍太清。點著當前正法眼^②，抬頭暗室月分明。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慈儉本爲天下先，若加精進契前賢。始惟不肖終當肖，正是千錢一貫穿。

① “味中味”，《道藏》本爲“味無味”，今從《道藏輯要》本。

② “點著”，《道藏輯要》本爲“默顧”。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用人者爲之下，善彎弓者爲之射。萬丈懸崖撒手時，方名了了弓弦卸。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吾寶非金亦非珍，若輕其敵喪其親。臨深履薄如精進，作主先當會作賓。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知我者稀空碌碌，聖人被褐仍懷玉。知之非艱行惟艱，千錢一貫爲知足^①。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大人之病病當心，不用藥醫只用針。針得血膿俱下了，脫除癆瘵似觀音^②。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自知已是已靈明，內養工夫熟且純。能自愛兮惟不厭，怡然理順樂天真。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善惡昭昭網不疎，傷人抵罪豈差殊。種禾種粟不生豆，恬退無

① “爲知足”，《道藏輯要》本爲“爲之足”。

② “癆”，《道藏輯要》本爲“勞”。

爲是護軀。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不畏死兮却畏生，畏生之道在持盈。八千兵散渾閑事，項羽頭來落漢營。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無生之義最難言，人世輕生若駿奔。趁得非生非死法，乾坤有限道長存。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死堅強木死枯，夫惟不死是長圖^①。五行顛倒人能用，有一物常死復蘇。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不欲見賢豈不賢，只惟平地有神仙。真人指我回瀾訣，向道女媧會補天^②。

天下章第七十八

受國之垢實希奇^③，到此方知壽可躋。一得歸來宜永得，渡河筏子上天梯。

① “長圖”，《道藏輯要》爲“良圖”。

② “會”，《道藏》本爲“解”，今從《道藏輯要》本改。

③ “受”，《道藏》本爲“愛”，顯誤，今從《道藏輯要》本改。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左契猶如般若舟，人能執此任西流。故云有德長司契，天道無親親善柔。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復古初，壽同日月沒盈虛^①。豈惟老死無來往^②，天地推遷我自如。

信言不美章八十一

既以與人己愈多，聖人不積抱天和^③。五千言是金丹髓，信則修之上大羅。

金丹五事^④

降龍

降龍未得豈成仙？降得真龍丹可圓。須信神仙活手段，一毫頭上見龍天。

形容醜惡氣鴻龐，至大至剛未易降。不使興雲並作雨，要他一口吸西江。

頭角崢嶸勢莫當，雲收雨霽欲潛藏。從今不許翻潭涸，養顆驪

① “盈虛”，《道藏輯要》本爲“盈虧”。

② 此句《道藏輯要》本爲“豈惟年老死無往”。

③ “聖人不積”，《道藏輯要》本爲“聖人不債”，顯誤。

④ 此《道藏》本未載，今據《道藏輯要》本收入。

珠夜夜光。

雲散天空不見他，收來護我煉丹窩。有時得赴瑤池會，仍放灘頭飲碧波。

寂然不動感而通，借汝神威入梵宮。探得赤珠無價寶，光明照灼太虛中。

伏虎

太華峰頭虎嘯風，驚天動地震虛空。我今袖有三清劍，逐到山腰口子中。

虎有脫衣妙法靈，飲人血髓食人精。吾今使得來來去，扈衛壇場助道成。

隱在陰坑忽見形，露形一嘯便風生。匣開三尺神光射，鋒刃何曾覩赤頰。

四十年前未遇師，黃昏每到角聲悲。如今伏得真雄虎，夜夜成行成隊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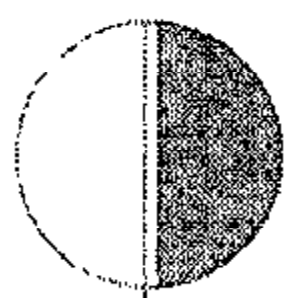
入虎穴尋虎酪酥，其中滋味勝醍醐。有人做到這些處，方是乾坤大丈夫。

懸胎鼎

汝何形象號懸胎？大小由之造化胚。好是一陽初動處，從來物物自相媒。

汝何形象號懸胎？却把聲名遍九垓。豈但生人生萬物，做仙做佛要他來。

汝何形象號懸胎？一死一生弄幾回。除却華山陳處士，誰人不帶是非來。



陳致虛學案

汝何形象號懸胎？一朵真鉛花正開。只爲金丹好消息，取歸鼎內結嬰孩。

汝何形象號懸胎？提取先天一氣回。最是神仙靈妙處，肇分太極立三才。

偃月爐

笑你安名偃月爐，天公造物與爲徒。鬼神不敢抬頭覷，萬聖千賢出此途。

笑你安名偃月爐，爐中甘露勝醍醐。試將一滴若吞了，似蜜如錫和酪酥。

笑你安名偃月爐，先天一氣自虛無。粵從太極既分後，却喚朱砂作丈夫。

笑你安名偃月爐，金丹只此莫他圖。愛河風靜那邊看，方見摩尼一顆珠。

笑你安名偃月爐，聖人思議費功夫。其中一件長生藥，不與凡人說有無。

拄杖

誰人知汝有神通，柱地撐天立大功。自古聖凡惟仗你，神仙非你莫施工。

硬似鐵竿軟似綿，轉他坤軸撥回乾。一條伎倆無多子，會去西川買黑鉛。

石室諸佛總恁麼，蓮花庵主却橫擔。嚴陽會上無人識，只與芭蕉作晚參。

杖頭活用向誰知，電走星飛已太遲。北斗南辰排作擔，嚇他魔

鬼莫撐眉。

生來費盡萬般機，爲這一條黑蒺藜。些子神通誰會得？仙人把作上天梯。

與定陽子^①

仕而優則學孔孟，學而優則必希聖。今子年纔二十四，便把養生早究竟。

我本天地大閑人，子乃推心加我敬。我有一竅不死方，更有一把長生柄。

元來這假好天機，未肯容易相銜證。覩了誓盟既非輕，他人不如我同姓。

三教本來無二道，最爲真常非虛橫。諸天及人皆驚疑，說着虛空一聲雷。

一聲雷，自古聖師豈妄傳，汝今得聞切須敬。其竅即是金丹窟，孰謂修性不修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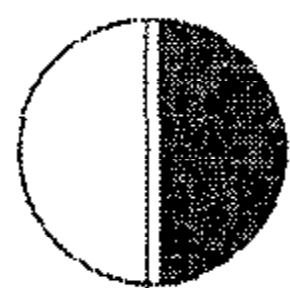
其靶則是金丹骨，當知修命先修性。命是坎虎吐金精，性是離龍行帝令。

龍虎號曰玄牝根，玄牝却爲陰陽屏。陰陽分作東西位，東西各隱鉛汞窠。

至人了達此玄關，故將水火金木併。子能修己有勤力，鍛教心似光明鏡。

遠觀其物物無物，始信我能長清淨。方得天尊黍米珠，啜入丹田可相慶。

^① 此詩《道藏》本未收，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錄入。



產個嬰兒號陽神，神形與爾容無雙。莫把無爲全不爲，下手亦須假財聘。

此非三峰採戰術，亦非傍蹊與曲徑。那般都是狂邪師，邇來正塞邪返盛。

邪人行正正亦邪，正人行邪邪歸正。有般說性並談空，紛紛日夜閑爭競。

爲他宿世沒因緣，以致百般多弊病。愚迷譏汝學修仙，謂汝隨時且幹政。

不思學道棄塵緣，反入塵中愈萌偃。從今若聞謗毀言，須要把得脊梁硬。

篇詩更囑善始終，非同奔蕩閑歌詠。大羅天上有知音，但積三千功與行。

累行卷第六

與至陽子田至齋

帝皇之得道者，若羲、農、黃帝焉；仕隱而得道者，若老、莊、關令焉；侯王而得道者，若子房、淮南焉；山巖而得道者，若鍾、呂、希夷焉。道之在天地間，成仙作佛者，歷歷不可以指數也。後之罕聞者，茫茫而少大丈夫也。其王公大人、折節下士，只爲有道存耳。士之學無止，亦唯未臻乎道^①，故明於道者，至聖神人也。僕以西行，旅寓思國，宣二至齋田侯，扣首再三^②，欲聞至道，經年不倦。乃

① “臻”，《道藏輯要》本爲“增”。

② 扣，通叩。

授之曰：大道者，至人之所祕，聖師之叮嚀也^①，古之真人行其所不能行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天光者^②，人見其人，備物以將形，敬中以達彼，以有爲人無爲。有爲者，與人爲徒；無爲者，與天爲徒。與人爲徒者，煉先天真一之氣^③；與天爲徒者，煉後天自然之真。夫人稟天地網緼一氣而生，從微至著，壯而盛，盛而衰。氣固爲盛，氣餒爲衰。至人者，盛則養之，衰則救之，使一氣長存，歷劫而不死者，金丹也。大修行人，既得乾金入於神室，心目內觀，清靜光明，以成胎嬰，寶之十月，出入去來，無滅無生者，天仙也。所謂氣者，何也？即兩個陰陽也，一坤一乾陰陽也，一男一女陰陽也，一坎一離陰陽也，一逆一順陰陽也。《南華》云：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採先天、煉後天，謂之交通。交通則和^④，成則物生。物生而爲嬰兒，長大而號真人也。至齋言下猛悟，期以勤行，易其號曰至陽子。

與初陽子王冰田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惟是道也，在天地之間，旋轉乾坤，昭揭日月，更代四時者也。一切人也，稟大道至聖至靈之體，含大道至精至粹之用^⑤，常人順之，是以一生一死，若循環。然至聖神人以此道而逆之，故成仙作佛而出造化之外也。三教大

① “叮嚀”，《道藏輯要》本爲“嚀嚀”。

② 《道藏》本爲“天光發者”，今從《道藏輯要》本和《藏外道書》甲本。

③ 《道藏》本爲“煉先天之一氣”，今從《道藏輯要》本和《藏外道書》甲本。

④ 《道藏》本爲“通則和”，今從《道藏輯要》本和《藏外道書》甲本。

⑤ “含”，《道藏》本爲“合”，今從《道藏輯要》本和《藏外道書》甲本。

聖皆體此道而用之，儒曰修身，釋曰修性，道曰修命者，即殊途而同歸也。粵後之人，不達聖人之旨，各尚所聞，而非其所是，豈知身與性、命必不可離者也。若一可離，則非道矣。

初陽子王舜民，偉哉，大丈夫也！出入仕途且三十年，僕聞之舜民之仕也，利不能移其心，困不能改其操，斷然有守，凡所寓以冰田自扁者，示無纖瑕小疵焉。乙亥冬，會湓江任所，一揖次若久，要握手論心，略無官況。僕觀其氣宇高邁，骨相合仙，因緣遭逢，求我丹道，遂用盟天，以青城老師金鼎火符之祕，次第授之也。乃先除其執著，去其驚疑，道其緣熟，培其根深。僕之用心又如此者，蓋欲將師所傳，悉授不隱，顧惟聞道不難，行之宜謹。純陽老仙云，使下手速修猶太遲^①，使上士聞道必勤而行之。彼常人聽之，則且驚且疑，不肯疾早下工，電陣之光、石擊之火、似箭之速，吁！可畏哉！

今語初陽子，其毋忽諸^②。夫金丹者，金液還丹之道也。金液者，即人身中之真氣也。以氣合形而成真人，是為還丹。厥人之初生也，毓先天地至純之氣^③，逮乎二八^④，精氣日泄而撲散，則先天之氣不純。且世之人壯而必婚必娶者^⑤，以續綱常也，若也中年却能寶愛其身者，聖人也。故孟子四十不動心^⑥，莊子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今初陽子行年五十有二，而聞金丹

① “使”，《道藏》本和《藏外道書》甲本為“便”，今從《道藏輯要》本。

② 《道藏》本為“今語初陽，其母忽諸”，顯然不通，今從《道藏輯要》本和《藏外道書》甲本。

③ “氣”，《道藏》本為“道”，今從《道藏輯要》本和《藏外道書》甲本。

④ 《道藏》本為“逮二八”，今從《道藏輯要》本和《藏外道書》甲本。

⑤ 《道藏》本為“世人之壯必昏必娶者”，今從《道藏輯要》本和《藏外道書》甲本。

⑥ 《道藏》本無此“故”，今從《道藏輯要》本和《藏外道書》甲本。

久視之道，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況初陽子道緣既重，信心益堅，謹因師旨，授之曰：古之真人欲理其性，先寶其精，欲理其命，先淳其氣。是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若以孟子爲寓言，則聖賢寧如是乎？若以孟子爲教言，則人一身之氣豈能塞乎天地哉？然必有其道矣。道者何耶？氣也。氣者何耶？命也。即經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夫欲了命，必先修性，性命雙修，何憂不仙？且性也者何耶？義也。故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若義襲而取，則物也，順也，人也，非金丹也。唯集義所生則逆也，是所謂金丹也。故云“配義與道”。而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①釋迦云：“是諸法如義。”老子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聖人之於道，不離乎義也，義之道大矣哉！採鉛煉汞者，集義也；西南得朋者，上義也；龍女獻珠者，如義也。是義也者，即義之《易》，一陰一陽之道也。夫一陰者，離中之雌；一陽者，坎中之雄。離中之陰爲火，坎中之陽爲水。配義與道者，以坎反上於離，是水火既濟之道也。蓋於坎中取出陽爻，降而入於離之中，換出陰爻，是爲地天泰也。蓋離中之陰，爲汞爲精，坎中之陽，爲鉛爲氣。《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然精依氣生，神依氣旺，神、氣、精三者，無一可離，此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倘精耗則氣憊，氣餒則神離，氣憊神離可謂之人乎？此所謂可離非道也。聖師深慮世人不能明乎道^②，不能煉其氣，乃借名爲鉛，爲汞，爲鼎，爲爐，爲龍，爲虎，爲砂，爲銀，爲刀圭，爲火候，百般譬喻，託物假名，以曉後

① 《周易·繫辭上》。

② “聖師”，《藏外道書》甲本同，而《道藏輯要》本爲“室師”。

之學者，亦豈不欲人人作仙，個個成佛也？緣爲世人信之弗及，承當不得，偶或就中間有一二，復爲旁蹊小徑，著相執空，罕聞正道。若大乘根器、上士至人，際遇真人，一言之下，生實信心，寶愛其身，積累其氣，而勤行不怠者，則高仙地位，指日可躋。僕閱人多矣，今觀初陽子姿稟非凡，神氣充裕，祖師金丹之道，不敢祕者如此^①。

與一陽子潘太初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至哉言也！僕自獲遇至人，盟授大道，即欲圖就所事，而以功緣未立，用是求諸仙經，搜奇摭粹，作成《金丹大要》。書成之後，不恤起處，每過名山及諸城邑，隨方作緣，低首下心，開導世人，誘進此道。四三年來，求者紛紛，卒未見有大力量而精進者。比謁廬山太平宮，揖當代主人太初潘一陽，塵襟一見，懽如平生，茶罷復茶，有物外趣。顏童髭墨，神氣裕如，膚澤臉桃，丰標灑落。其剴繁治劇，若不經心，而待物擇交，似有定見。顯官軒車而至者^②，皆得懽心；負義蓄材而來者，願識其面。頭顱且無塵俗，骨骼脗合仙姿。平川洗滌而疎明，大山嵯峨而增秀^③。天人交讚，鬼神共依^④。僕每嘆夫福之與慧，二者不可得兼。太平閑暇、安享尊榮^⑤，此人之福也；通玄達妙、研精究微，此人之慧也。

① “不敢祕者”，《道藏輯要》本和《藏外道書》甲本均爲“不敢祕惜”。

② “顯官”，《道藏輯要》本和《藏外道書》甲本均爲“顯宦”。

③ “大山”，《道藏輯要》本和《藏外道書》甲本均爲“太山”。

④ “鬼神共依”，《藏外道書》甲本和《道藏輯要》本同，《道藏》本爲“鬼神其依”。

⑤ “安享尊榮”，《藏外道書》甲本和《道藏輯要》本同，《道藏》本爲“安富尊榮”。

二美具全，則斯人也，不可以尋常同年而語^①。眷顧之初，言及丹道，僕未即應，既而情真語簡，好篤誼深，叙其主領事繁，已覺年光流邁，念念急於茲事者，更來歲而又遲也。僕覩其開心見誠，列盟奉誓，乃授之曰：大道者，與天地生物，乾坤覆育，日月陰陽，同其造化焉。在人之身，不外是也。天地以陰陽爲橐籥，人身以玄牝爲橐籥。天動地靜，動爲陽而靜爲陰，陰極則萬物不生而陽氣潛伏，及夫剥盡，一陽初動而梅先吐白^②，以陽在地中而將覆也^③。世故以梅爲報春之信^④，故《易》之《復卦》曰^⑤：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之爲卦，五陰一陽，其一陽在下而陽爲之主也。人身亦然。自少而壯，壯必衰。壯爲陽，而衰屬陰，逮乎陰極，則陽氣欲盡而散也。至人於此，則能體天地之道，以子爲度，以日爲符，以癸爲候，以月爲則，以汞爲陰，以鉛爲陽。鉛生於癸，而癸在坎，坎屬北方，北乃子之正位。天地以七日而來復，復子也^⑥。太陰以三日而出庚，庚爲金而金爲乾，乾之金寓於坎。人身亦猶是，而陽復有時。大修行人，急於癸生之時，求彼先天真一之氣以爲鉛也。納此真鉛於離之中，配以離之真火，鍛煉成丹，故曰金丹。則金丹者，無外乎坎

① “不同以尋常同年而語”，《藏外道書》甲本和《道藏輯要》本同，《道藏》本爲“不可以尋常而同年語”。

② 《道藏》本“一陽”前多一“則”字，其他本則無。

③ 《道藏》本在句前多一“老”字，不通，其他本則無此字。

④ 《道藏》本爲“世政”，《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爲“世故”。

⑤ “之”，《藏外道書》甲本和《道藏輯要》本同，《道藏》本則爲“也”，不通。

⑥ “復子也”，《藏外道書》甲本和《道藏輯要》本同，《道藏》本則爲“復一也”，不通。

離二物^①。且坎離爲何物？要知只是兩個真陰真陽而已。是知金丹之道，不外乎陰陽也。當其一陽初至，雖一身皆陰，而一陽自外來，彼一陽反爲之主矣。今其號曰“一陽子”者，取義於此。一陽子既聞此道，倘不爲，則亦已矣。若也興勇猛之心，奮勤行之心^②，吾知其功成也必矣。

與九宮碧陽子車蘭谷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息深深。寢不夢則神存，息深深則以踵，此即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之道。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赫赫發乎地，肅肅出乎天。此即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之道。無以爲者，後天自然也；有以爲者，先天一氣也。何謂後天？夫人稟先天一點真陽之氣而生，爲物之最靈者，此氣日生夜長，與天地混沌之時，同其造化。其神之所以存焉^③，鷲鳥不能攫，兕虎不能傷，以其神在故也^④。及其年登二八^⑤，真氣已盈^⑥，復遇至人，授以寶身之道，使天機不逐於事物，無勞於形，無搖其精^⑦，息以踵而不以喉，與天爲徒，而世不能移其志，則比古人千二百歲不啻過也，此所謂後天無爲之道。何謂先天？且人生天地間，年壯而嗜慾，俱以酒爲漿，以妄爲

① “無外乎坎離二物”，《藏外道書》甲本和《道藏輯要》本同，《道藏》本則無“二物”。

② “心”，《藏外道書》甲本和《道藏輯要》本同，《道藏》本則爲“志”。

③ “焉”，《藏外道書》甲本和《道藏輯要》本同，《道藏》本則爲“者”。

④ “以其神在故也”，《藏外道書》甲本和《道藏輯要》本同，《道藏》本則爲“以其神王故也”。

⑤ “其”，《藏外道書》甲本和《道藏輯要》本同，《道藏》本則爲“乎”。

⑥ “已”，《藏外道書》甲本和《道藏輯要》本均爲“以”，今從《道藏》本。

⑦ 《藏外道書》甲本和《道藏輯要》本同爲“毋勞於形，毋搖其精”，今從《道藏》本。

常，恣情縱慾，亡精損神，所稟先天之氣，驅之勞之，猶虎奔而寓於西矣。即如乾之爲物，純陽也，始交於坤，則乾之體破而爲離。坤之爲物，純陰也，潛奪乾之一陽而爲坎，由此之後，乾體反虛，坤體乃實。則離坎者，乃乾坤之繼體，乾坤順行，男女奔放，精竭神亡^①，一切常人至此則已。

大修行人，體金丹之道而修之，逆五行而用之^②。逆者何也？坎中之陽赫赫，即乾金也，離中之陰肅肅，即坤爻也。金丹者，以坎而昇於離之上^③，以己而合於戊之門^④，伏坎中之虎，以降離中之龍，取坎中之金，以克離中之木，納坎中之水，以煉離中之火，採坎中之氣，以補離中之精，回坎中之陽，以實離中之陰，即復純乾而成真人。傳云“西南得朋”，伯陽云“真人潛深淵”，天台云“鉛見癸生須急採”，馬祖云“一口吸盡西江水”者，皆此還丹之道也。故降伏自己之龍虎，採取身中之真氣^⑤。然降伏者，功在於德；採取者，不外乎道。道無德不能採取，德非道無以降伏。所謂採取者，只須一時之功，非有遲疑之事。蓋一時者，要在初三日內取之。當此初三之夜，月生庚方之際，此時水源至清，渾無撓動，急用半時採取，歸於鵲橋之東，結成黍粒之丹，入於黃金室內，煉之成之，謂之金丹，

① “亡”，《藏外道書》甲本和《道藏輯要》本同，《道藏》本則爲“去”。

② 《道藏輯要》本無“逆五行而用之”，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和《道藏》本。

③ “以”，《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本同，《道藏輯要》本則爲“乃”。

④ “門”，《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本同，《道藏輯要》本則爲“間”。

⑤ “真氣”，《藏外道書》甲本和《道藏輯要》本同，《道藏》本則爲“精氣”。

謂之先天大道也^①。世人若知金丹^②，即我本來乾中之真金，則爲微妙玄通之士，而深不可識矣。

九宮山碧陽子車蘭谷，爲玄門棟梁者，四十餘年矣。其功業設施，表表在人耳目也。卓然道眼，識人不似他人之忌才者。僕以不檢，唯志於道，不免沾癡自醜，賈愚自賣，既無華衣以浮飾，不能強容以求知。一揖之初，乃即深契，求我丹道，足所未聞。覩其神氣裕如，遂將祖師先天後天金丹之旨，悉以授之，却加勉勵焉。噫！世人之所以峨其冠者，入老氏之門，學老氏之道也。夫老氏之道，寶精氣，修返還，尚清虛，寡嗜慾，薄飲食，離塵緣，廣慈悲，樹陰德，損之又損，至於無爲，是則謂老氏之徒^③。今焉處琳宮^④，披鶴氅，直以問道爲羞爲辱者，何不反思吾教之所學何也？間有一二希乎修養之說者，則叢聚而笑之。我太上曰“下士聞道，大笑之”，豈古然哉！夫既入其門，而不行其道，則爲老氏之蠹也。蠹者，衣其服而妬其教，蠶其食而訾其道，是猶服堯之服而非堯之言，吾不知其可也。縱負出類拔萃之材者，亦甘以清高至貴之身棄之於濁惡之地，使俗之有口者，呼之爲異端之徒。可惜哉^⑤！就中有能去傲、除慾、節飲、靜坐者，雖不得真師之旨，亦不爲教門之罪人也。

彼神仙者，慈悲爲心^⑥，不顧訕毀，唯欲化人成道而已。昔者黃

① 《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本無“也”字，今從《道藏輯要》本。

② “若”，《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同，《道藏》本爲“一”。

③ “謂”，從《道藏》本，《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則爲“爲”。

④ “琳宮”，《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本同，而《道藏》本爲“珠宮”。

⑤ 《道藏》本在句前有一“吁”字，今從《道藏輯要》本和《藏外道書》甲本。

⑥ “慈悲”，《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同，《道藏》本爲“慈愍”。

帝之問道也^①，膝行跪進，既聞道已，乃曰：廣成子之謂天矣。今之時人，去古道遠，以矯詐爲誠，以妄誕爲心，其未聞之^②，謂有何道？及稍有聞，自以爲足，或始聞師之語，恐師未盡善，及略聞其端倪，則謂素所自有，借使造其闔奧，即萌僥幸而得之喜，惟恐師之求其所報，寧肯勤行哉？果若此，又孰得而臻乎極也^③？豈能如碧陽子聞一且問二，聞二且復問三^④，既不以才自矜，復愈高而愈進？山間林下，或有超然穎脫之器，以生死爲一件大事^⑤，如我碧陽子者出，研精究微，參玄造妙，還丹坎戶，結胎黃房，若非白日而飛昇，亦傍神仙地位而去，況其精進而勇猛者乎？諺云“一子出家，九族俱仙”者，斯之謂歟？

今碧陽子雖其主領事繁，猶能孜孜在道^⑥，真以堅固爲實踐^⑦，不以狂妄爲虛彰^⑧，與彼醉生夢死者^⑨，大有徑庭。《南華》云：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吾將以聖人之道告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碧陽子今聞聖人之道矣^⑩，早修爲之，德高證無爲之功，以應龍沙八百之讖^⑪。異時名公鉅卿必有取法於子者，子其勉乎！

① “黃帝”，《道藏》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同，而《道藏輯要》本爲“皇黃”，誤。

② 《道藏》本爲“其未之聞”，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

③ 《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少一“又”字，今從《道藏》本。

④ 《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少一“且”字，今從《道藏》本。

⑤ 《道藏》本爲“一大件”，今從《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⑥ 《道藏》本爲“上道”，今從《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⑦ 《道藏》本爲“直”，今從《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⑧ 《道藏》本爲“誑妄”，今從《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⑨ 《道藏》本爲“夢生醉死”，今從《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⑩ 《道藏》本爲“已”，今從《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⑪ 《道藏》本句末有“乎”字，今從《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與宗陽子明素蟾^①

通今博古，著書立言^②，筆迴狂瀾，錦心繡口，此文章之學至矣。鮮不以是而自足者，斯人也，其才勝德者也^③。參玄入妙，窮神知化，積精累氣，煉氣化形，此道學亦至矣。鮮不以是而自高者，若能慈悲接引斯人也，可與鍾呂並駕者矣。

僕登九宮山，有曰明素蟾者，自弱冠棄親出家，敏而好學，年幾而立，卓犖不群，博採雄覽，謙訪浩記，談今考古，作為文章，奔放橫流，悅可人意，不免盈而大溢^④，焰乃上騰，則於良朋知己者少^⑤。既而求神仙家學，凡四方來者，雖旁蹊小徑，莫不開心見誠，必盡其說而後已。前後閱數十人，自以為畢得金丹之道已。僕從容訊其所得之說^⑥，則亦有搬運身中之神氣者，然似是而非；亦有烹煉丹田之鉛汞者，又似同而異；甚而非採戰則燒黃煮白，非兀坐則注想空言。今茲弛焉^⑦，自謂金丹之道如斯而已矣。其於丹經符契，朗誦如流；又且註釋旁通^⑧，辭亦近理；俯視同輩，旁若無人，將有環中之期而不可遏也。傾蓋之初，試問我以金丹一事，覩其才高氣焱，貌

① 此文另載於《九宮山志》卷八。

② “著”，《道藏》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為“註”，今從《道藏輯要》本。

③ 《道藏》本無“者”，今從《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道藏輯要》本為“人而太溢”，《藏外道書》甲本為“人而太溢”，今從《道藏》本。

⑤ “朋”，《藏外道書》甲本和《道藏》本均為“明”，誤，今從《道藏輯要》本。

⑥ 《道藏輯要》本為“訊所得之說”，今從《道藏》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⑦ “焉”，《道藏輯要》本為“為”，誤，今從《道藏》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⑧ “註釋”，《道藏》本為“枉釋”，誤，今從《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

甲本。

敬禮疎，而所遇人無下手處。僕乃從而順之，美之，揚之，德之。僕之所以德之者，將有以化之也。蓋所以化之者，爲其滯於癖見邪說，使一聞至道，必若驚若疑。嗟夫！時之高人勝士，負不世出之才，而執一方之見，往往不足以語大道者，非恥於相師，則過於聰明，況其下此者乎？

僕見明素蟾，資稟非凡，勇銳可授，特其平時流於傲放^①，泥於慣常，首須降其驕心，攝其狂心，去其愚心^②，移其疑心，正其邪心，開其道心^③。明素蟾忽於言下幡然大改，頓然大悟，於是指令腳踏在實處^④，然後授以先天烹煉神氣之道也。曰夫先天一氣，即金丹之祖氣也。要知此精、此氣、此神，根於父母未生之前，是太極也。則人稟此先天太極之氣而生也，成於渾渾沌沌之內，出於窈窈冥冥之中^⑤。當此之時，和之至也。故夫人之生也，男則萬神唱恭，女則萬神唱奉；恭則溫良儉讓具其間也，奉則委婉聽從存其內也^⑥。男以剛健中正而不敬恭者，是棄其生也；女以工容言德而

① “傲放”，《道藏輯要》本爲“放蕩”，今從《道藏》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愚心”，《道藏》本爲“放心”，今從《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開其道心”，《道藏》本爲“開以道心”，今從《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指令”，《道藏輯本》本少一“指”字，今從《道藏》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⑤ “窈窈”，《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杳杳”，義相近，今從《道藏》本。

⑥ “存其內”，《道藏輯要》本爲“具在內”，《藏外道書》甲本爲“其在內”，今從《道藏》本。

不奉順者^①，是殘其德也。且厥初至和之氣，日生夜長，至於二八，而陽又太極矣。生而知之者，於此行上德無爲之事也。只爲世人顛倒妄想，由此淳樸一散，純粹難全，則向來所受之乾金虎奔而寓於西矣。自是而後，名利心動，寵辱神馳^②，投老而不知退步以求自全者，吁！可惜哉！凡人欲全此精、氣、神者，非先天太極之氣，餘則無可，故曰天下無二道也。是此先天太極之氣，名爲真鉛，亦曰乾金，寄於坎中，是云母隱子胎。世人不覺不知，不明大道之本，而用採戰採陰、補腦還精、肘後飛金之術者，是愈促其生也。

大修行人，要明生身造化^③，產藥川源，坎水乾金，求之西南，東三南二，會在中央；真虎真龍，必得癸一而方戰；真水真火，必得二八而始交。悟玄牝是還丹，辨刀圭即藥物^④。龜蛇蟠結之際，橫天上之鵲橋；木金間隔之時，會人間之牛斗。主賓揖遜，老嫩無差^⑤，片晌工夫，十分謹慎。寶珠現於月地，穩穩收來；金液至於丹田，溫溫調燮。當時且讓，凡事宜謙，饒人先鞭，取他快意，如愚似訥，顯道人之家風。禮下不爭，乃神仙之上計，方得臨爐有慶，一點落在黃庭。養火何難九轉，待行符候，洗心滌慮，以結三百日之胎；煉神還虛，成就大丈夫之事也。明素蟾始聞而驚，再聞而疑，竟至通宵

① “以工容言德”，《道藏》本爲“有工容言德”，《藏外道書》甲本爲“其工容言德”，今從《道藏輯要》本。

② “神馳”，《道藏》本爲“晨馳”，誤，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

③ “造化”，《道藏輯要》本爲“造化處”，今從《道藏》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辨”，《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辯”，今從《道藏》本。

⑤ “無差”，《道藏》本爲“母差”，誤，今從《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摸索，渾身是汗。忽然壁立萬仞，直下承當，始悟性命即是兩個陰陽，身心盡有許多神氣，淨侃侃，亦是圓陀陀，亦是滿空白雪，便欲一口雄餐，西江清流，不待一口吸盡，方知大道不在丹經。以數十年精進之功，今而後知實未始有學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①！

問之曰：明素蟾者，其有謂乎？曰：琮也，每慕白玉蟾者也，故用姓以謝覆載，名以謝親，字以謝友，明即白也，素猶玉也，故謂明素蟾云。上陽子曰：子真能求乎仙矣！慕其人②，希其道，並以名而就之，抑亦至矣。子又知之乎？夫精通而不昧者，明也；聞道而勤行者，素也。惟蟾者③，月中之物也，陰中之陽也，黑中之白也，雌中之雄也，坎中之畫也。蟾之爲物，止三足焉。三足者，爲鼎器，取像爲玄胎鼎也。則蟾之爲妙，乃道之用乎？今子希紫清翁者，其謂此乎哉！雖然，吾將勉之。修行之人，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我趙老師云：“讓而不爭，則無愆尤。”玉蟾《大道歌》曰：“神仙伎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味呆。”又云：“世間學仙者，胸襟變清雅。”又《雲遊歌》云：“滿面著盡笑，喝罵教吾去。”噫！紫清翁且能受盡世人笑罵，而有一味呆之嘆④，今一切人，矜以自高自足之心，而欲希募神仙之說者，抑何愚哉！子儻能以清雅而變於心胸，以謙讓而出其傲忽，必能以呆而奉人之笑罵矣。自我丹陽之傳黃房公也，又六傳而至於子，子其勉之。明素蟾曰：“疇昔聞見，自謂人人可爲鍾

① “奚卵”，《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鷄卵”，今從《道藏》本。

② “人”，《道藏輯要》本爲“名”，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本。

③ “惟蟾者”，《道藏》本爲“惟蟾也”，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

④ “有”，《道藏》本爲“直”，誤，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

呂，今乃深知，遍界無一人能擔負此事者。”道妙玄微，天機深遠，詎可忽諸？常謂玉蟾翁始得泥丸老仙之傳也，歌云，陰陽顛倒入玄谷，六十四年都是錯^①。又云，前年仙師寄書歸，道我有名在金闕。何其聞道之晚，而成道之易也^②！如此今承教者，孰知至妙至玄，最爲難思難議者哉^③！始知五十八年都是錯也，千經萬卷總非裏許，便將捉住西山之白虎，攝伏東海之青龍，期集吾事而已，奚敢忽慢而傲世哉！就今書此，凡到諸方遇蓬萊仙侶，試一出之，將必有取則於此者，信矣^④！

與玄陽子歐陽玉淵

先哲曰：“形以道全，命以術延。”子書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則知道與術二者，不可得而離也！術以道爲主，道以術爲用。要知此道，非泛常所言之道，乃天仙之道也；要知此術，非泛常所用之術，乃長生之術也。僕於玄陽子有說焉^⑤。

玄陽子，廬山歐陽玉淵也，訊道於上陽子，上陽子語以天仙之道，並以長生之術而授之也。上陽子曰：是道也，極深而研幾。《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智；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⑥

① 《道藏》本在兩詩句間多出“又云”，衍誤，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

② “成道”，《道藏》本爲“成之”，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

③ “難思難議者”，《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最難議者”，今從《道藏》本。

④ “信矣”，《道藏》本爲“信夫”，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

⑤ “於”，《道藏輯要》本爲“與”，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本。

⑥ 《周易·繫辭上》。

極深者，淵淵其淵也；研幾^①者，浩浩其天也。浩浩其天者，陽之極也；淵淵其淵者，陰之極也。故陰極則爲坎，陽極則爲離。是坎中有一陽之氣，而離中有一陰之精。天仙之道，以坎離爲之主也；長生之術，以坎離爲之用也。孔子曰：“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術者何也？能顛倒坎離而用之也。古仙曰：“五行顛倒，大地七寶；五行順行，法界火坑。”夫坎雄爲金精，離雌爲真火。取坎中之金精而降於離宮，以離宮真火而鍛煉之，是云顛倒陰陽之術也。然顛倒之術，在乎研其幾也。幾者，陰陽不測之謂。陰陽不測，則鬼神不知，日月不照。爲其日月不照，吾將以道而合乎日月也。合之者，月生於庚，則金旺水清，乃採金於三日，故云與日月合其明。合者，彼之庚金一生水^②，即以我之真火而候之，是謂之火候。庚，西方也，西方金之正位。顛倒之術者，則採庚金於坎之中，緣以其母隱於子胎也。是以坎之雄，而補離之雌者，謂之天仙也。故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幾與道者，其長生之術也。幾之爲言，密也。《注齡經》曰：“斗步子形，光映子精，密而行之，方得成道^③。”玄陽子研乎幾之妙，極乎深之旨，密而行之，勤而修之，則由長生之術，以入天仙之選者，其玄陽子乎？

① “幾”，《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機”，今從《道藏》本。既引《周易·繫辭上》，當爲“幾”，而非“機”。

② “庚金一生水”，《道藏》本無“水”，今從《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成道”，《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道成”，今從《道藏》本。

與谷陽子周允中^①

谷陽子者，于湖周氏子也。其字曰允中，故取義曰谷；其名曰一，取義曰陽。從人從谷，則通乎俗；從宀從谷，則有容裕之德。此上陽子所以命之曰谷陽子也。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根者，祖也；祖者，太極也。太極判而天地分，天地位而玄牝育，玄牝配而陰陽乘。一切常人，惟順陰陽之道，是以東生西沒^②，輪運不息。周遭萬彙，汨沒千生，有何窮已。大修行人，爲能逆玄牝之用，是以顛倒五行，制御一氣，收伏鉛汞，媾煉金丹。是得谷神不死，而玄牝之門與造化游而不息也。夫玄者，男也，乾也，無也，砂也，天馬也，離中之己也。牝者，女也，坤也，有也，竅也，地牛也，坎中之戊也。雌雄糾而坎離匹，戊己和而谷神迎。運坎中之乾而實離中之坤者，是謂之純陽也。則坎離之道，由戊己而交；戊己之德，由谷神而至，是謂之金丹也。要知谷神之用，總不出乎陰陽二物也。以性求情，即二物之懽會；以鉛制汞，即二物之妙凝。則知性情交而真鉛生，鉛汞和而虎自伏，虎龍降而還丹結，金丹就而陽神現。陽神者，以其純陽而無陰，是謂之真人。知此道而不行者，凡夫也；知此道而勤行者，聖人也。

谷陽子始從予遊，如鶴之立於鷄群，昂昂然出於其類也。且谷陽子爲士也，聞惡則思去，聞善則思爲，其好學亦至矣。今其行年

① 本篇未載於《道藏》本，今依從海王邨本、《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收入。

② “生”，海王邨本爲“昇”，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

甫屈不惑^①，而聞不動心之道。然其與善人交，則爲君子；所交非友，則爲常人。志之有優有劣者如此，僕每爲之惜也。僕乃去其所短，匡其不及，遂將坎月離日刀圭之旨，盟以授之，復深告之，戒之警之，使之勤行毋忽。甲戌秋古渝之會也，越粵明年，再會湓江。首言親老累繁，弗果行願。此行也，欲求善地以煉還丹。僕嘉其勇銳若此，猶當輔其不逮，因勉之曰：金丹者，非常俗所能聞也。子既能超乎常俗，豈不爲高上之士也？何謂高尚之士？以能悟生死出塵籠，不與下士爲侶，其聞道也必勤行之，是之謂高尚之士也。彼常人者，夢生醉死，嗔癡繁其志，貪着羈其心，又安知有久視之道乎？強使聞之，則若驚若疑，旋進旋退。輕則爲之棄斥，甚則爲之誹謗。雖日誘而歲誨，寧肯信受而行之乎？其間倘有一二負志自高者，或聞斯道，亦只資談益辯而已，焉能勤行之哉？今子抱拔萃之才，聞甚高之事，宜當鋤其塵俗之態，誅其懈怠之心，則金丹可煉成也。我明告子，人生若飄風焉，忽忽而已；世事若無涯焉，何有了期。以忽忽而待無涯，抑又殆爾。暇時子能知某人未可就事，某人年復衰老，某也貪，某也執，皆未之期許也。今子以某事未了，某事未償，必待了償此志，而爲身謀者。何知人之明也，而自知之暗也。先哲云：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我七真祖師，皆向重陽翁一言之下，翻然改轍，更不遲疑。谷陽子倘能體我拳拳懇懇之意，自茲已往，刻日爲年，厚樹其德，爲天下式；積累其氣，爲天下谷。用谷神以和戊己，配坎離而變純陽，則神仙地位，指日可至，又何所不了哉！殷勤書此，且戒且贈云。

① “屈”，《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留”，今從《道藏輯要》本。

與復陽子歐陽玉田、全陽子周草牕^①

金丹之道三十四傳而得雙王翁，又三傳以至於予。予始得緣督趙公之語，雖素有志，未免遲疑。後羈旅中，復拜至人，以青城至密之文悉授無隱。敬授以來，日夕不遑。嗟夫！金丹一事，自長春老仙慶會而後，真仙聖師不肯降世者，百有餘年。凡今之士，直以爲無，若即自善於身，則於功行何在？乃作《金丹大要》十卷。書成之後，又慮世人非得口傳，寧有自悟！遂用携書竭蹶，屈己求人，稍有可招可挈者，莫不低首俯身，獎辭勸誨，冀進此道。或招詬罵，姑自隱忍，偶獲一人兩人之知，即來千人萬人之謗。但欲行道，不顧是非，遇諸訕則喜而受之，是法器則勉而進之。其間可及門者，則引之而入門；可入門者，則引之而昇階；可昇階者，則引之而昇堂；可昇堂者，則引之而入室。凡用心至於如此者，欲續大道於一綫，提流俗於火坑，使世知有金丹之道不誣也。

廬山有歐陽玉田、周草牕二子，皆尚操行。而清高者玉田，蓋恬淡爲心，機圓應物，素有志於物外，惟恐此身之墜於塵籠也。故平居暇日，群而不黨；處稠人廣衆，和而不同。以未遇真師，是拘於枯坐而已。草牕則幼而敏銳，習於程朱事業，持己以方正，爲德先孝友，主乎忠信，立其誠意，可謂君子矣。衣冠不同於俗，猶善場屋之文，此其志有未艾。相逢湓江，一笑適契，方知性理之學，程朱未嘗不究，今知其有未至者。既聞予說，雖群疑積毀而頓然深者，是其明也。然二子素守如彼，若使陡聞至祕，寧免驚疑。予乃從容引喻，以漸爲堤，又摘丹經中最警句而啓之，復以正言而析

其輕易，必其堅固，增其智慧，然後授之曰：金丹者，即老子觀妙觀竅之道也。妙也者，無爲而無不爲也；竅也者，有爲而有以爲也。無爲者，安而行之也；有爲者，勉強而行之也。夫人稟上德之資，本來清淨，豈知日鑿一竅，而渾沌之體不全。常人以愛慾而就不全之體，至於殆而已。今吾命玉田曰復陽子，草牕爲全陽子，豈無旨乎？蓋大修行人，以其不全而圖其復全也。世之千蹊百徑，俱不能復而全之，唯金丹之道，可以復全。復者何也？要我真陽之復歸也。全者何也？要我真陽之純全也。“牽將白虎歸家養”，復陽也；“產個明珠似月圓”，全陽也^①。陽復則有火候，陽全則有脫胎，金丹之道，其斯之謂歟？雖然，其要又有三焉，口訣而心傳者一也，決烈而勤行者二也，以定而制動者三也。口訣之心傳之，既盡我之真矣，決烈勤行，定以制動，則在乎二子之用功耳。昔正陽之授純陽也，以十事而歷試之。重陽之授丹陽也，以分梨而十化之。前聖後聖，艱難若此，吾之與子，曾不一試，然而盟誓至重，子其守之，上不愧於神明，中不負於師資，下不羞於同學。三者即備，二子之金丹必成。金丹成而聖胎圓，聖胎圓而真人現。於是時也，則身外有身，皆分內事。神仙之道三十八傳而今付二子，宜相矢勵焉！

與心陽子余觀古^②

世之所謂貧賤富貴者曰有命，而壽夭窮通者曰有數，然數係乎命，而命係乎天矣。世固有年相若而道相似也，固有出其類而拔其

^① “牽將白虎歸家養，產個明珠似月圓”，此兩句詩出自張伯端《悟真篇》卷上。

^② 《道藏》本、《藏外道書》甲本、《道藏輯要》本和海王邨本均有載。

萃也。至若越乎壽夭窮通之域，超乎富貴貧賤之外者，唯古之真人也。

比揖余舜申觀古心也，謾逢適契，一語投機，芝蘭其香，煙霞同味。劇談之外，則暢飲啣杯，丰神灑落，揚眉吐氣，議論高遠。拂意者，弛然而不答；快心者，作焉而不辭。飄飄然匪塵俗之拘^①，脩脩然有物外之趣^②。子乃不倦，細而詢之，始知年俱上章攝提之季夏，日既同，而生之時又同，甫大笑曰：“是真同年也，不免道亦相似。”試徵之，吾乃江右之廬陵，而舜申亦江右之武寧，是其地同也。昔長者字子曰“觀吾”，而舜申之號曰“觀古”，是名又同也。觀古居九宮山頭，而吾家三山高處，則居亦同也。偕誦老莊之言而明周孔之易，咸簪晉代之冠^③，具樂堯舜之道也。蓋常病古人多癖此而非彼者，今吾二人得兼而明之，非唯道相似，是均所同也。就其間審有同而異者，予借名觀吾者，止乎一己而已，而舜申之號觀古者，蓋善觀乎古人者也。以道德仁義觀乎古人，是得古人之心也；以禮樂文物觀乎古人，是得古人之實也。觀古而希堯，是堯而矣；觀古而希舜，是舜而矣。此觀古之所以爲勝也。且吾有大不勝於觀古者，予之癖於金鼎火符之道也。欲運坎而實乎離，擬駕龍而娶於虎，將求西江之水以來西南之朋，潛採黑中之白，以化陽中之陰，期若蛻蟬而冀神化者。夫既不能如舜申之觀

① 《道藏》本少一“然”字，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和海王邨本。

② 《道藏》本少一“有”字，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和海王邨本。

③ “簪”，《道藏輯要》本爲“箴”，誤，今從《道藏》本、《藏外道書》甲本和海王邨本。

乎古，日但務此恍惚杳冥爲一大事，惟恐不至者，此吾所謂大不勝也。且夫松檜桂柏植於陵阜也，地則同也，樹之時又同，他日視之^①，性有曲直而凋瘁者，影有婆娑而凌霄者，豈其造化之慳也哉，而況於人乎！雖然觀古之與觀吾有大同而不肯自異者，爲能弗拘拘於命數也。不希袍帶之榮，無羨黃金之富^②。然食飲足以充飢渴，衣帛足以禦歲寒，以淘汰乎神情之渣滓，逍遙乎無何有之鄉，越壽夭窮通之域，而超於富貴貧賤之外，與彼之求田問舍、貪名競利者，猶許之洗耳而汙夫巢之犢也。

歲紀乙亥六月八日，肩輿籠鵝會於所寓，參杯交賀，亦人生之希有，因書以見同異焉。觀古心曰：何其多同也^③，還能以金鼎坎離之道^④、龍虎神化之旨，以相授受，庶足其所同。予應之曰：可明年再會。詢茲益勤，僕且箴之曰：金丹大道，必先積德而後可聞，否則爲之顛踣。今子餌於財利，繫於計慮，殉於嗜慾，穿於嗔癡，如是而求德，誣也，如是而求道，難也。故道之與德，如陰之與陽，二者不可一缺。若陰而無陽，不得謂之道；若道而無德，未可言金丹。古仙云：“言清行濁休談道。”且士之爲學，不學則已，學則期於必成，而況道乎！僕之所以不即相付者，猶植樹焉，將欲固之，必深其根。

① “他”，《道藏》本爲“也”，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和海王邨本。

② “黃金”，《道藏》本爲“萬金”，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和海王邨本。

③ “其”，《道藏輯要》本爲“以”，今從《道藏》本、《藏外道書》甲本和海王邨本。

④ “鼎”，《道藏輯要》本爲“木”，今從《道藏》本、《藏外道書》甲本和海王邨本。

觀古心聞而唯唯不逆於心，發其悔愛之辭^①，將刈嗔癡之妄^②。僕乃授之曰：金丹者，以有作合無爲，以外鉛合內汞。汞，精也；鉛，氣也。採先天之鉛於坎之中，是云有作；合後天之汞於離之中^③，是名無爲。採鉛則一時，合汞須十月。一時者，月生三日也^④；十月者，丹成九轉也。知雄守雌者，三日之內一時也；知白守黑者^⑤，九轉之功十月也。如斯而已，信則行之。觀古心言下大悟^⑥，乃覺疑信在人心也，而彼乾金在坎心也，方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遂更名曰心陽子。

與西陽子張性初^⑦

太上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涑水翁云：“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如來云：“是名凡夫。”爲其蘊利根上器，居於五濁也；中行出世間法，修菩薩行，是云非凡夫也。至有明三五之道，行三萬刻之功，金液歸真，形神俱妙者，爲證妙玄通之士也。若夫

① “悔愛”，《道藏》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悔艾”，今從《道藏輯要》本和海王邨本。

② 此句《道藏輯要》本爲“去嗔癡之妄”，海王邨本爲“將嗔癡之妄”，今從《道藏》本和《藏外道書》甲本。

③ “中”，《道藏》本爲“內”，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和海王邨本。

④ 《道藏》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月生三日”，《道藏輯要》本和海王邨本爲“月生三時”。

⑤ 《道藏輯要》本爲“知白守氣”，海王邨本爲“知白守中”，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本。

⑥ 《道藏》本爲“觀古心言下悟”，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和海王邨本。

⑦ 此篇《道藏》本未載，今據《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和海王邨本收入。

負上士勤行之才，混塵離俗，雜九流百家之數，建德建功，自利利他，施德無望報者，是名才德兼全，而成仙作佛也，信之有矣。出此三者，唯求心知口誦，果何益哉！

僕記緣督子趙老師曰：潯陽張性初者^①，吾以玄祕授之矣。厥後，僕因西行，復遇至人^②，以青城所祕之道，悉授無隱。今茲六稔，偶泊湓江，揖性初兄於家，首詢斯事，謂畢得趙老師之語，並賜之曰玄白。一言之下，針芥相投，復欲求僕所得青城之旨，盟心不倦，強辭不能。僕覩玄白，根器清一，才德具備，且世儒業，隱於醫者，以富其德也。然猶慮其因循遲悟，殷勤勵勉再三，直須黜其聰明，移其執著，發其決裂，奮其精神，冀其疾早下工，以求天上富貴。史云^③，有其人，有其才，無其時，君子弗行也。今玄白作太平閑暇之人，是得其時，而又有其才，以當急爲之，而不可更待也。純陽翁云：“下手速修猶太遲。”彼中下之流，欲待功成志滿，方謀成就茲事，噫！流光奔電，過隙飛星。是以仙翁歌云：“流珠流珠，役我區區。忙忙汲汲，忘寢失哺。三十年內，日日長吁！吾今六十，憂赴三塗，真人度我，作大丈夫^④。”以仙翁精勤如此，尚有六十之嘆，況後學者乎！古仙有云：“一切之人，皆於緊處放慢；大修行人，常於慢處放緊。”此語大切也。玄白頓悟光陰迅速，興勇猛心，直欲刻期以就此事。僕乃謂之曰：“昔有神仙宋玄白者，修煉金丹大道，唯恐暮景箭催，費盡辛苦，若同塵煉俗，辟穀服氣。又

① 海王邨本爲“潯性陽張性初者”，誤。《道藏輯要》本爲“潯陽有張性初者”。今從《藏外道書》甲本。

② “復”，《道藏輯要》本爲“得”，今從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史”，海王邨本和《藏外道書》本爲“使”，誤，今從《道藏輯要》本。

④ “作”，海王邨本和《藏外道書》本爲“要”，誤，今從《道藏輯要》本。

所到處，或以金帛置妾數人，去則棄之。奇怪百端，舉世莫能測^①。”今子謂玄白者，詎有倣焉。今子之希宋，亦猶宋之希劉也。劉演《龍虎上經》曰：“玄白生金公，巍巍建始初。”丹經萬卷，此句道盡。蓋玄者，陽中之陰，離中之黑；而白者，雌中之雄，坎中之白也。坎中之白，爲金，爲鉛，爲虎，爲氣；離中之黑，爲砂，爲汞，爲龍，爲精。且人稟乎天之真精，地之正氣，以生以長。寶之而不泄者，是號無漏真人也。只爲世人貪纏愛慾，及乎年邁，陰將純而陽將盡，到此而欲返老以回陽者，惟有道者能之。如人之身，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合德者，頭象天，足象地，水火濟而成形，鉛汞合而生丹，則造化陰陽，乃在乎身也。合明者，亦猶晦朔，月無光輝，則月中之白純黑而已，是爲白中之黑也。至於初三日，復領覽太陽之氣，而黑中弦白初吐^②，是爲黑中之白。當是時也，群陰剥盡，一陽初生，則微陽之氣，爲之至矣。亦猶人也，氣衰精耗，體弱年深，鉛汞漸乾，卦數將滿，是亦純陰而無陽。一切人也，陽盡陰純，則四大狼藉而已矣。修行人於此時也，急當求彼先天真一之氣，降之於丹田中，則一陽又復矣。而人欲知使陽初回之候，當以暖氣爲之信也。是老子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者，此也。以此外陽而點內陰，煉之養之，千日長齋，不問人事，諸塵漏盡，則聖胎可結而嬰兒生，是爲男子懷胎也。

要知大道也，莫外乎一陰與一陽也。喻如牝雞無雄自交，溫之能生。又女人國無男，觀井而孕。緣此兩者皆陰，而假外陽以育焉。故夫乾之爲物陽也，處於東北之鄉；坤之爲物陰也，生在西南

① “舉”，海王邨本和《藏外道書》本爲“空”，誤，今從《道藏輯要》本。

② “弦”，《道藏輯要》本爲“有”，今從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之地。《易》曰“西南得朋”者，以陽而求乎陰也，以玄而生乎白也，以汞而迎乎鉛也，以虎而配乎龍也，以神而合乎氣也。又西南者，庚申之位，月魄所由生也。人亦然也，是云“與日月合其明”，使玄白體月之象，取光於日，聚精會神，煉身還虛，陰盡陽純，金丹赫赤，真人出現。是由凡夫而達乎微妙玄通，以至於聖人者，神仙之道也。至此，則大丈夫之事畢也。玄白聞而忻曜，發所未聞，向之疑懷，一旦冰釋，使將登彼西山望月華，直向坎宮復陽氣，身心寂爾不動，鉛汞自然有餘，是謂長江之上，當應龍沙之識，乃取類於西南，復號之曰西陽子。

與南陽子徐仁壽^①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後人但賞其辭，乃不知有道存焉。經云：“金翁本是東家子，送在西鄰寄體生。”《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夫西南者，金火之所在；金火者，鉛汞之復名；鉛汞者，人身之精氣也。緣此精此氣，非常人之所言者，乃先天之精氣也。夫先天精氣，必以神為主，故曰精氣神三寶。是以先天之精，若明窗塵；先天之氣，乃太素煙。採茲二物，混合丹田，結而成形，名之曰丹，是云金丹。此丹變化以成真人，號曰神仙。則知神仙者，即先天之氣，以爲之主也。審此先天一氣，在於恍惚之中，得於杳冥之內，混之不濁，穢之愈清。古仙云：“香從臭裏出，甜向苦中來。”蓋言是氣也。是氣獨天地之尊，爲太極之根。順之成人者，是氣也；逆則生丹者，是氣也。則知是氣，奪造化之妙，出

^① 此篇《道藏》本未載，今據海王邨本、《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收入。

五行之外。一世之人，不知此氣之最貴也。故精纔動，則此氣奔失；六根不閉，則此氣無主。何況以酒以色而驅之，以財以氣而逐之乎？財於氣雖外物，爲其汨於志慮，則先天之氣散走而耗也。酒與色又甚焉，酒入黃庭，則先天之氣奔蹶而去，況以色而快之耶。世人欲知修行金丹之道，必先貴其氣而寶其精，使精氣復純，則先天之氣自至。此洞賓老仙所謂“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

僕上登九宮山頭，與如愚齋徐君會，仁壽其字，而號南山。如愚齋者，乃扁其所室^①，以見顏子終日不違之意。嘗篋仁茗甌一，僕至必供之，每茶罷必坐，或稍閑，步眺登山覽秀，俯泉濯流，故得盡其所以者。夫南山以慕道之心，詢茲事且四十年，自謂所得授受者，知玄關一竅在臍下三寸，乃不知玄牝乃二物；知黃庭去絳宮不遠，而不知下手着落。吾觀夫南山之用心，其於道下勤謹矣。其爲師者，何不以明示金丹之旨、鶴胎龜息之語？豈其所遇非名師乎？又豈非以其疑之太過，而信之不及乎？過與不及，皆非道人心所宜有也。倘疑妄心除，則清淨心立；心若清淨，則七情自忘；七情忘，則六根大定；六根定，則精氣全；精氣全，則鉛汞生；鉛汞生，則金火旺；金火旺，則聖胎結；聖胎結，則還丹成；還丹成，則真人出現，而神仙之事畢矣。且西南爲人門^②，又類同，則陰陽全。南山向人門，而取類於陰陽，故復號爲南陽子云。

① “扁”，門戶上題字。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匾”，今從《道藏輯要》本。

② 人門，即丹田。

與南陽子張彥文^①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士之爲學，所止必至於善。爲善至矣，可以聞道，可以修身，可以永年，可以成仙，可以成佛。是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②善而至於聖且神，孟子豈欺我哉！何謂善？曰功也、行也、德也。積功聞道，廣德資身，累行成仙。陰行方便，是之謂功；真履實行踐，是之謂行；廣大包含，是之謂德。三者備矣，則斯人也，許聞至道。

南陽子彥文，年踰不惑，時不動心，吏隱修身。張以善自愛^③，雖刀筆間未嘗以一毫不善欺於心，日則內省而不疚，夜則修己以安仁。因緣遭逢，求我金鼎火符之祕。見其懇款益勤^④，捧香盟告，僕首詢其平生之得於師家者^⑤，南陽子折指而記之，其有運氣而調息，有咽呵而按摩，以心腎爲水火，以肝肺爲金木，有採戰之術，有烹煉之說，最後遇人略指金丹之妙，而未詳，又無下手真的。噫！世之盲師引入邪蹊者，多不入空寂狂蕩，則流而爲情僞愛慾，可勝嘆哉！賴南陽子素有定見，僅不爲曲徑所誘。乃授之曰：道本無爲而無不

① 此篇《道藏》本未載，今據海王邨本、《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收入。

② 語出《孟子·盡心下》：“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充”，《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克”，誤。其他亦依《孟子》原文而改正。

③ 張，彥文之姓。《藏外道書》甲本無，今從《道藏輯要》本及海王邨本。

④ “款”，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疑”，誤，今從《道藏輯要》本。懇款，誠懇之意。

⑤ “於”，《道藏輯要》本爲“以”，今從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本。

爲。無爲者，玉液大丹；無不爲者，金液還丹。“藥在西南是本鄉”，還丹也；《易》曰“西南得朋”，還丹也；“一口吸盡西江水”，還丹也。金丹易知，火候最祕，“三日月出庚”，火候也；“兩七聚”^①者，火候也。火候不易，煉也猶難，先降猛惡之龍，可伏猖狂之虎；先克自焚之火，可淘沙裏之金；先制離中之火，可得坎中之水；如斯而已。

道惡乎隱，今子以壯盛之年，行此還丹之道，盡無難耳，恐不爲也。僕所以爲隱者，以子之學無止，而優於善。由今而往，陰行方便，不求人知，斯爲積德之第一助。許旌陽傳紫金翁，撰常取而覽之，異時行滿功成，必並駕乎紫清翁矣。

與來陽子李天來^②

“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③此孟子之大訓。且道之在天地間者，氣也。日非氣不臨照，月非氣不生光，故四時成歲，萬物生成者，無非資乎日月；日月之行，無非資乎氣也。道之在人者，亦氣也。胎、卵、濕、化，非氣不自生育；一陰一陽，非氣不自成感；使寡陽而無陰，孤陰而無陽，皆不得而孕也。是乾之物，爲純陽也，始交坤而成離；坤之物爲純陰也，初交乾而成坎，乃生人生物。此五行之順也。金丹之道則不然，取坎中之爻而實離，以復純乾，乃成仙而作佛，此五行之逆也。經曰：“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其修行者，與造化同流，擬太陰爲準的，每月朔旦，日月合璧，因是而後，一日，二日，三

① 語出《周易參同契·鼎器妙用章第三十三》。

② 此篇《道藏》本未載，今據海王邨本、《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收入。

③ 語出《孟子·公孫丑上》。

日，太陰假日之光，現微陽於庚。金丹亦猶是也。人準太陰初生之象，求始陽於癸，此時水源極清，煉之則成仙矣。既明藥物，須知火候。鴻濛未判之前，乃“潛龍勿用”之際，是火候之未至；及乎月昇庚上，是火候之將來。噫！非微妙玄通之士，奚可以語是哉！

來陽子李天來，求斯道於江湖者，積年雖略聞其端倪，實未造其至祕。僕留秦淮，歷歷求請，孜孜不倦，乃悉以授之，且勵之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凡今之世，強辨橫流^①，論而至於邪僻空虛，萬言而不可回者，每於此惜乎！今得聞斯道，天之與也，宜厚樹德，勤而行之，期於必成而後已。時有良朋霞友如張工部、張臺郎、王九江、王架閣四公者，必將匡規而精進焉。我明語子金丹之道，既得而聞，可不煉己而成之乎！去貪慾，煉己也；防閑邪，煉己也；降穉龍，煉己也。煉己功熟，則金虎之黍珠，亦易得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與回陽子張工部^②

《黃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以成真。”純陽翁云：“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豈男兒非丈夫乎？以其不能積精累氣，謂其不聞高尚之事也。世無高尚之材，故不可語高尚之事。若欲聞高尚之事，亦必待高尚之人。何謂高尚？趨六慾之外為高，積三年之行為尚。跳出閻浮為高，堅固精進為尚。高莫高於道，尚莫尚於德。道與乾坤同造化，德與天地同包含。道行乎中，德克乎外。道尊德貴，豈不為高尚之士也？

① “辨”，《藏外道書》甲本為“辯”，今從《道藏輯要》本及海王邨本。

② 此篇《道藏》本未載，今據海王邨本、《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收入。

定齋張工部毅夫，遊心高遠，尚志清虛，見善勇爲，推仁履義。居官三十年，未嘗以貪妄欺其心。且行年五十七歲，彼造物者爲欲使聞高尚之事，將以厚之也。吾友初陽子，觀其德純氣裕，舉高尚之事以關之。僕寓金陵，定齋揖次，勇決永進，誓詞有曰：“竊位於朝，忝官三品^①，篤志斯事，未遇明師。”觀其語，實情真。既又旬餘，察必誠堅信恪，適私議曰^②：何斯人信緣之深也如此。《傳》曰：“知止而後有定。”如來云：“戒生定，定生慧。”丹經云：“以定制動，以逸勝勞。”此定齋之合大定也。僕今以“回陽子”三字授之，何哉？厥夫人之初生也，稟太極二儀至精之氣，胎乎質而孕乎秀。既有此身，渾渾沌沌。長而且大，盛壯而不知洋溢。時無生質之聖，勇行至真之事，遂因日月夜作，誘乎七情之場，忽全而虧，忽圓而缺。夫高尚之士，缺則圓其復圓，虧則全其復全，猶如天上之月缺，已而一陽復生於庚，輝光再吐。復者，回也，僕謂回陽子者，宜不虛說。“二物會時情性和”，回陽也；“玉液先下水中銀”，回陽也；“甘露降時天地和”，回陽也。則回陽生，以定而生慧，以定而知止，以定而常應，發大堅固與大智慧，作大成就。異時真人潛深淵，男子且懷胎，陽神自出現，此豈不謂高尚之士乎？雖然，吾得勉之。《傳》^③云：“知之非難，行之惟難！”《經》^④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回陽子今聞聖人之道矣。不爲凡言所亂，不爲魔障所惑，勇猛精進，力行不倦，三千功，八百行，親行佛子向上事，則神仙地位，指日可登。

① “官”，《道藏輯要》本爲“居”，今從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議”，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謗”，似不合文義，今從《道藏輯要》本。

③ 《傳》，指《易大傳》。

④ 《經》，指《道德經》。

九宮山交泰庵記^①

伏羲畫《易》，重乾之八而成泰；文王重《易》，坤上於乾而爲泰。聖人閉戶造車，而出門合轍。夫乾之策二百一十六，乾之軌七百六十八，以乾策而交軌，合九百八十四，是謂陽中之陰，白中之黑也。坤之軌六百七十二，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以坤軌而交策，合八百一十六，是謂陰中之陽，雌中之雄也。會兩策兩軌，統一千八百而無奇，是剛柔得其道，此交天而爲泰也。坤軌用六，而乾策用九，以伏羲所以命之曰泰。文王繫辭，小往大來。周公爻辭，以其彙征吉。孔子翼之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之互也，上震下兌，乃得歸妹。非明於道者，孰可與談《易》乎？^②

九宮山欽天瑞慶宮羅洞雲，傍水分雲，誅茅築室，柴門無俗，心遠地偏，竹洞荷灣，峰迴路轉。相依於認真巖下，往來乎噴雪巖前。日出籬東，映薔薇之明露；風從花裏，遍菡萏之浮香。月到天心，梅傳春信，明窗淨几，座對黃塵，茶碾丹爐，門迎仙客。喜蔚然而深秀，宜隱者之盤旋。此其庵所以作也。遂以交泰扁其意，擬泰者安也，庵者居也，以避喧而寄安居之所，取《易》之泰，君子道長之義，又合《南華》字泰定之說也。而良朋雲友，王公大人，並以泰庵而爲其號。僕留古洪，適會其徒庭章，因得聆起居狀，且徵吾言以記之。

① 此篇《道藏》本未載，今據海王邨本、《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收入。清光緒年間出版的傅燮鼎重輯的《九宮山志》卷八中，分爲三文，即羅希注《交泰庵說示車可詔》、陳至虛《交泰庵記》及《與羅洞雲書》。詳見文中注釋。

② 以上一節，在《九宮山志》卷八中，署名羅希注，篇名《交泰庵說示車可詔》。

僕喜庭章簡而不煩，直而好義，雖未覩交泰庵之勝，遠想其規模之可書，上陽子乃樂而記之。^①

泰庵鼎居九宮，卓然穎脫，壯而來知，表星官霞，裾之領袖，真道尊德貴之棟梁，此泰庵餘事耳，而未始屑屑爲也。今頭顱七裘踰二，眉疎髮堅，臉桃膚澤，倘其平時，務與外馳，慳於內養，夫豈能若是哉？其登臨吟風嘲月，固足以高蹈其眺覽，訪梅友竹，不倦於交遊。捲無心出岫之雲，馳有意抱琴之句，即諺所謂老於九宮者，一其志也。近來天師主教大真人，廣求人才，以艷名山福地^②，於是泰庵復有玉隆之命，昇通玄靜復明羨之階，請疏畢至，名記於籍而不果，辭泰庵久矣。歌《羅浮》、《翠虛》之吟，正欲飽華山希夷之睡，奚謂入林不密，其欠雲鎖洞門，圭復漆圓翁，辟地易無行地難之語，復是所以爲逍遙日新之計云。予竊謂奇山秀水甲天下，代不減詠人勝士，而西山遺蹤仙躅高塵世地，可煉坎水乾金。泰庵往來乎西山之間者，其興豈淺鮮耶？

審直牧君，丹飛金鼎，神駕玉京，御閭闔之高風，留報身而長住，靈遊異跡，鬼設神施，故寄庵於老師。六稔京畿，略無坎壈，山中阡陌，賴以晏然。黃河之南，瘦嶺之北，寥寥之望，九宮之山之高者，如在天上。伏惟旌陽翁，九州都仙之師，西山乃神仙之窟，世有明金鼎火符之道，負仙風道骨之材，雖蓬瀛海島之遠，摩肩接踵而趨於玉隆者，莫不爲龍沙八百識而來也。古人八十猶煉還丹，以其陰極盡而汞未乾。今泰庵行壯神全，德厚氣裕，其推鄭當時好客之心，肅微妙玄通之士，培養根果，熟辨時節因緣，則行有所得矣。且

① 以上一節，在《九宮山志》卷八中，署名陳至虛，篇名《交泰庵記》。最後一句“樂而記之”，《九宮山志》卷八《交泰庵記》文爲“概而記之”。

② 艷，羨慕。

玉隆自求，淳胡惠超，重興之後，唐宋賜賚優異，彼有職者，歧而弗及，況而得主嶺也哉！即信其言以厲之^①，若夫朝乘九宮之雲，暮宿西山之雨，暫憑軒而却暑，偶洗耳以聽泉，俯瞰溪中之游，企仰聘林高之拂翠，南軒寄傲，東皋舒嘯，篇詩譚興，樽酒論文，焚香操琴，煮茶留客，梅邊邀月，遊目騁懷^②，世外忘機，平心接物，此泰庵之樂事，宜乎公之不賞也。必也隱慶瑞，登逍遙，似三仙積八百行。流戊就己，制四隆三，求格外之玄，行易中之道，用乾策合坤之軌，用九運六，知雄守雌，小往而大來，以彙而征吉，此交泰庵之確事，宜公之有守也。甚而握旌陽之劍，吞謚母之丹^③，月現庚方，藥歸鼎內，密採乾金於黑戶，潛搬坤土於黃房，外陽剛而陰柔，五震男而兌女，離龍養火，坎虎耀金，志同而上下交，宇定而天光發，以覺覺後，自利利他，此直牧之以常存。而旌陽之所祕授者，是爲得庵之泰，宜乎公之專美也，何適而非交泰庵者乎？其或未然，敢以吾道復之，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我師釋之曰：“執者，有之在己，內丹已成，嬰兒漸大，隱顯靈變，莫測神通，出入安居平易，泰然自得，無所不通。”泰庵真是之謂歟？其服老子之言歟？庭章行也，治書爲記。異時泝九江，登九宮，遊逍遙，謁玉隆，借交泰，以養吾之丹。安爐取鼎，會有其人，當必見所見，而遇所聞。預以此諭。^④

① “厲”，《藏外道書》甲本爲“勵”，義同，今從《道藏輯要》本及海王邨本。

② “騁”，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聘”，今從《道藏輯要》本。

③ 謚母，據《壩城集仙錄》所載，爲西晉女仙，修道登仙，傳孝道之法。

④ 以上兩節，在《九宮山志》卷八中，署名陳至虛，篇名《與羅洞雲書》，與本文用詞略有異，今不從《九宮山志》文。

與得陽子夏彥文^①

先哲云：“道本無言。”此乃上德無以爲之道。又云：“道因言顯。”此乃下德有以爲之道。無以爲者，後天也；有以爲者，先天也。先天者，金液大還丹；後天者，玉液九還丹。玉液曰內丹，金液曰外丹。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爲玉液還丹；“常有，欲以觀其竅”，爲金液還丹。其道甚大，聖人祕之而不顯題。故如來以爲真實不二法門者，即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孔子以爲一貫之道，即致知格物、正心修身。老子以爲得一萬事畢者，即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此所以爲天下無二道也。如來不敢顯言，乃拈花傳法，而迦葉微笑受之；孔子不敢顯言，及門人弟子，而曾參只得一唯；老子不敢顯言，及五千玄文，而關令尹以致命造玄。嗟夫！道既高遠，人有賢愚。賢者不順見，而愚者多謗言。噫！道之不明，道之不行，古之聖人其深惜矣！《傳》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錦城夏彥文，年甫半百，參學至堅，醫卜百家之書，莫不極致。至於道學，尤爲盡心，旁門小乘，多聞博採。然而不二之旨^②，未知入頭處；玄牝之門，未知下手。何哉？未遇聖師之一決也。至正辛巳，會於湓浦，僕揖再視，見其神情高邁，骨相清新，且其江湖所得妙濟丹方，逢人即能方便，授受不靳，亦濟人一德也。閱日行盟，求我不二法門之旨。志專誓謹，不免開其懺悔之門，去其驚疑之想，必其堅固，發其智慧，然後授之曰：夫不二法門，即一貫之道，即還

① 此篇《道藏》本未載，今據海王邨本、《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收入。

② “旨”，《道藏輯要》本爲“門”，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丹之旨。還丹之有鼎器，乃體乾坤，而非土石五金所爲。還丹之有藥物，乃法坎離，而非凡鉛汞砂可用。還丹之有火候，而非世之凡火。其所以有內外二丹之說者，一順一逆也。順之則生人、生物，逆之則作佛、作仙。緣爲世人，有凡聖。蓋人稟先天真一之氣，以生以毓，以長以大。至於二八之年，足三百八十四爻銖而成一斤之數。當此時也，號曰純乾，是爲太極。若人生知之聖，盈而持之，堅而守之，是以滿而不溢，高而不危，則錢鏐之壽，大椿之算，固未爲多。謂夫世人不能齊聖，從無人有，以僞亂真，趨凡逐物，乃於五濁惡世，行世間法，不知日用之道，驅之勞之。豈知陽太極而生陰^①，即純乾中之一陽走入坤固是，而坤乘乾之一陽以成坎，乾乘坤之一陰而成離。《易》曰“坎離者，乾坤之繼體”，此之謂也。一切凡人，愈迷愈遠，泊於名利嗜慾之場，投老而無悔悟者，抑已晚矣。若夫上根靈變之人^②，雖於世間法中，能求出世間法。得師之指，深信勤行，立躋聖位，又何難哉？今以一貫不二之道，假名之曰內外二丹，而授彥文子也。

《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老子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者，何也？先天之一氣也。夫乾之純陽，出入日用而順行之，始虧一陽而成離。修仙之士，仍於坎中而用顛倒之術，取此一陽而還離中，而成純乾，故曰還丹。坎中之物屬金，故曰金丹。離即心，坎即身。身內取坎中戊土之陽，曰外丹，曰偃月爐；心內補離中己土之虛，曰內丹，曰懸胎鼎。穩駕鵲橋，摩尼之珠自現；平安黃道，先

① “豈”，《道藏輯要》本爲“且”，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② “夫”，海王邨本爲“未”，誤，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

天之氣自還。履虎尾而啞人凶，屯其膏而小貞吉。娶利武人^①，先庚三日，蒙利禦寇而見金。夫束帛箋箋而噴於丘園，虎尾愬愬而幽人貞吉。佇七日而來復，看真陽之生稊。既濟而亨，謙而受益。震來虩虩，虎變而顯。大人終日乾乾夕惕，方能君子陽神有相，八百功成，飛龍在天，千百億化。到此功圓道備，名曰丈夫。此非片晌工夫，得丹容易。然而三千之行，煉己甚難。若不勤行此煉己之功，孰敢行於半時之事？且真龍真虎未易降伏，而真鉛真汞豈得相投？不積汞，何以取其鉛？不降龍，無以伏其虎。故離中己土，強名曰龍，其形獐惡，主生人殺人之權。煉己者，降此獐惡之龍，而積至精之汞。降之者，制其心中真火。火性不飛，則龍可制，而有得鉛之時，是曰龍從火裏出也。坎中戊土，強名曰虎，其形猖狂，專成仙作佛之道。煉己伏此猖狂之虎，以產先天之鉛。伏之者，伏身中之水。水源至清，則虎可伏，而無傷人之理，故曰“虎向水中生也”。是故歷代師真，以降龍爲煉己，以伏虎爲持心。是以純陽翁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悟真篇》云：“若要修成九轉，先須煉己持心。”未行煉己之功，切莫求丹採鉛。若欲下手成功，先須煉己持心。今彥文子，即得師傳的旨，次得煉己之功，又得持心果熟，又得因緣時節，又得遊神州赤縣，又得挹黍米之珠，豈不得仙而得佛耶？彥文子喜有此人得，故更號曰得陽子。

^① “娶”，《道藏輯要》本爲“巽”，依《周易》中屯卦和蒙卦之義，今從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與扶陽子趙仁卿^①

庖羲上聖，畫八卦以示人，使萬世之下，知有養生之道。廣成子謂黃帝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赫赫發乎地，肅肅發乎天。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杳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軒轅再拜曰：“廣成之謂天矣。”周公繇《易》曰：“君子終日乾乾。”^②孔子翼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③夫道也者，生天地，育萬物，轉星辰，掌生死。故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狂妄而無爲也，不矯揉而有爲也。蓋有爲者，順天之道也。天之於物，春生夏長，秋斂冬藏。風以動之，雨以潤之，雷以震之，霜以殺之，皆自然之太極，而是乎有爲之陰陽也。人亦一太極，身亦一小天地。何以知其然？頭象天，足象地，斗步形，光映精。是以精全而神旺，神旺而光生，光生而形正，形正而心不妄矣。故夫聖人之養心，莫善於寡慾。《傳》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一正，豈啻身修而已哉？其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盡矣。

山東濮之朝城趙仁卿，揖予古洪。案牘之暇，問僕以修身養生之道也。僕亦嘗遇顯宦於要道而當路者，必先以四者勉之。四者何也？曰廉、曰明、曰能、曰仁。則廉明者知也，能仁者勇也，惟仁者實。夫人之前程，惟廣而普及於民物，是即聖門智、仁、勇之謂也。倘廉而不明，則非廉也，罷軟也；倘明而不能行，則非明也，好察也；倘能行而不仁，則非能也，乃酷也。知斯四者，其不謂之全

① 此篇《道藏》本未載，今據海王邨本、《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收入。

② 《周易》乾卦九三的爻辭。

③ 《周易》乾卦九三的象辭。

才，吾不信也。僕聞仁卿之從仕也，幾三十年，不以一毫欺於心，其胸中之所守也，雖積金盈斗而不肯易其志，雖貴勢炙人而不敢移其操，故其艱難辛苦，風雨霜露，備歷其間。今甫屬知命之年，如金之在冶，愈煉而愈明也。獨於養生修身之肯綮者，願聞一二云爾。僕以仁卿之有守，此所以正其心也；知仁卿之不妄，此所以修其身也；喜仁卿之不欺，此所以積其德也；嘉仁卿之順天，此所以養其壽也。然而心既正，則邪不能干；身既修，則病不能入。善治民，則德愈厚；實其氣，則壽亦長。養生之說莫盡於斯。仁卿其唯之歟！其亦志之歟！其亦善之歟！其亦行之歟！行之於身，則扶陽而抑陰；行之於人，則扶危而拯溺；行之於事，則扶正而却邪；行之於教，則扶道而合德，因號之曰扶陽子。

與南陽子鄧養浩^①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孔門中庸之學也。“無以觀其妙，有以觀其竅”，此老氏虛無之道也。“正法眼藏，涅槃妙心”^②，此如來寂滅之旨也。寂滅者，非空寂泯滅之謂也，其旨有天機人用之法。故經曰：“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③虛無者，非空虛全無之謂也，其道有生物生仙之妙。故經曰：“虛而不屈，動而愈

① 此篇《道藏》本未載，今從海王邨本、《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收入。

② 佛教經典中諸如《人天眼目》、《佛祖統紀》、《佛祖歷代通載》、《續傳燈錄》等都有“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之類的記載。

③ “人”，《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均誤為“人”。語出《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佛告妙生：若有發趣菩薩乘者，當生如是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若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盡諸世界所有衆生，如是一切，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出”，“當其無，有器之用”。中庸者，非但不偏不倚之謂也，其學有造化生生之理。故經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之曰道。”釋氏曰：“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①後來下機逞乾慧之人，不明三教大聖人之旨，可以入聖，可以成仙，可以作佛。將其經旨妄意箋注，一切淺易看過去了，萬世之下，有一俊流出頭來時，已不可得而正救矣。

南陽子者，古洪鄧氏子也。字養浩，父命名曰希孟，嘗自易諱曰順生。而雋拔不檢細行，以不得正心誠意之道。遂致顛蹶，妄作妄求。雖胸中抱負落落不淺，而塵暗之人無一許可，不免彼此有較，爾我相譏，何哉？緣未聞道故也。僕之來遊豫章，欲求正心誠意之人，語以修身久視之道。一念纔舉，謗讟紛然^②。而養浩者，亦聞所聞而來，且見所見而去。諗其平時，凡鳴斯道而至者，養浩必盡所蘊而後已。又明果復來^③，竟日坐閱斯旨，不得其門而入。迨月餘，三往反，疑信與俱，遂有請焉，僕乃從容接以數語。因悉發其素所授予師之言者，已嘗於優曇僧言下有悟，最後於化陽翁的有所傳。今茲了然，每一靜定，便覺雙關夾脊如氣如雲，騰騰而上至泥丸，近似乎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之候也。自爾厥後，凡四方來談此者，皆野狐精見解。其養浩自是自滿，甚至自稱為彭真人^④，學之為

① 語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② 謗讟，誹謗。

③ “明”，《道藏輯要》本為“旬”，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④ 疑為五代時的彭曉，自號真一子，為本書經常提到，以著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卷和《周易參同契鼎器歌明鏡圖》一卷而聞名。

狂，大錯如此。僕之多聞其錯，而不敢是其錯；深知其非，而不敢直其非。豈僕之訥之懦之不敢也？蓋欲引挽之來，將漸濡以釋之也^①。翌日，並與雲朋張受謙至，邀往於家，列款再三，求我青城之旨。僕再詢其前之所得於師家者，因歷歷試聽之。養浩非特罄露，所以尤能引其某者爲旁門，某者爲盲師，某者爲斜徑，某者爲運氣，某者爲採戰，某者爲空寂。其間惟化陽一語爲當，然卒不得一貫之理，亦竟無着落之處。今求指示，足此願心。僕嘉之曰：子之志人高尚如此，使養浩早得青城老仙之旨，則豈但軒爆乎金塘、鍾陵間，必將超越八弦，追躅鍾呂而趨駕矣。今乃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瑩瑩猶赤子焉。若有適而不知其處，非惟無益，恫瘝^②乃身。嗟夫！一世之人，其負穎脫之才，而拘廉稜之陋者，皆皁皁訛訛之輩也。僕於養浩，詳其志誠，知其緣熟，箴其所短，挫其所狂，正其所疑，救其所失，懺其所往，直其所非，然後俾之誓盟師尊，發願兩間。養浩誠徹，不覺滂然拂泪^③，悲泣大悟。即授以青城所祕之蘊，曰：道無多門，於天地生物同一致耳。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天地陰陽之道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人身陰陽之道也。人稟陰陽之氣之正而生而長，至於二八之年，則九三之陽乃純。當是時也，豈非上德之大人乎？忽夫一朝謀報渾敦之德者^④，乃至日鑿一竅，則九三之陽蹄驟奔蹶而去之於六六之中矣！由是乾不能純而破於離，坤有所含而

① “濡”，海王邨本爲“汝”，《藏外道書》甲本爲“漬”，今從《道藏輯要》本。

② 恫瘝，病痛，痛苦。

③ “滂”，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傍”，今從《道藏輯要》本。

④ “夫”，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天”，今從《道藏輯要》本。

實於坎。若夫至聖神人，能知道體太極之所以判，能知死生根本之所以始，能知乾坤陰陽之所以乘，能知玄牝之所以交，是以乾坤順則生物，陰陽逆則生丹。聖人體其體，而用其用，法乾坤之體，效坎離之用，握陰陽之柄，過生死之關，積煉已待時之功，得採藥半時之事，復全渾敦之體，以顯真人之身，此其所以爲至聖神人也。南陽子來前，後有語乎汝，昔青城翁付囑斯道於絕響之域，叮嚀接濟，善自護持，今再付汝，其勉之乎。且行道不易，而積德最難，是老子曰：“道者同於德。”學道而不修德，猶行而無足；求道而不積德，猶饑而乏糧。汝其方便，汝其廣大，汝其積累，汝其勇猛，汝其堅固，汝其精進，營魄抱一，專氣至柔，滌除玄覽，明白四達。行王、馬以上事業^①，行佛子向上工夫。果如是，則吾將携汝手於九天之上矣。

與致陽子趙伯庸^②

老子西遊，謂關令尹公文曰：“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③公文即悟，致命造玄。釋迦拈花，謂迦葉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今付子。”迦葉微笑受之。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若以三聖之言爲各情，則天下無二道；若以三聖之意爲各事，則聖人無兩心。及後公文答尹太和云：“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迦葉答阿

① 王、馬，即王重陽、馬鈺。

② 此篇《道藏》本未載，今據海王邨本、《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收入。

③ 語出傳說中老子過函谷關時應關令尹所請求而所留下的《道德經》。

難云：“倒却門前刹竿着。”^①曾子答門人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豈太和不可語道德，而答天命？豈阿難不可云拈花，而答以刹竿？豈門人不可聞一貫，而答以忠恕？擬亦人有賢愚，而根有深淺耶？既而尚老氏者曰修命，在釋氏者曰修性，學孔氏者曰中庸^②，又安知性命之道，及一貫之道哉！蓋世人不體聖人之心一，而天下之道同，則互相非是，各尚所聞，專門分宗，誦堯之言而行桀之行者盈天下。此非聖人之過，其繼之者未善也。萬世之下，上根靈器欲出頭來，則肩鎖以固而不可解矣。僕自得師之教，每深大惜於此。

濮之朝城趙氏子曰伯庸，年幾而立，志趣超然，讀書賦詩，英邁高古，出其製作，自成一家。性理之學，中庸之言，若輕車熟道，渾然無留滯於胸臆者。其名中而表曰庸，抑斯之謂也。偶會洪之金塘間，問予三教同歸之旨。僕乃信其言以語之曰：夫人稟天地氤氲之氣，隱於五陰之坑，猶龍之潛伏於深淵也。凡數足而脫胎，剪去臍帶而號嬰兒，年將月乳，日生夜長，九九日足，瞳如全人。九年日足，精魄方盛；二九歲足，氣壯陽純，豈不謂九二自利見大人乎？一世之人，當其陽純，人倫之道，於此而正，綱常之理，於此而明，自非天縱之聖，既非能終日乾乾，又不能夕惕若厲。若望想而勞頓不怠，復醉夢於嗜慾之場，則陽純白者中虧而黑，是謂之陽中有陰，若離是也。坤乃陰精之物也，潛奪乾一之陽，則陰之純黑者中滿而白，是之謂陰中有陽，若坎是也。由此而往，日夜漏泄，其存而有

① 《無門關》、《法演禪師語錄》等許多佛教經籍中都載有此語，如《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迦葉召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阿難遂悟。已後祖祖相傳。”

② “孔氏”，海王邨本及《道藏輯要》本為“孔子氏”，今從《藏外道書》甲本。

者，能幾何哉！上聖太賢，年四十而不惑，勤行不動心之道，以養其浩然之氣。當知是氣也，即先天之氣也，即坎中之物也。復純此氣，昇之於離，是之謂“或躍在淵”也，是之謂“取坎點離”也。離受此氣，烹之煉之，交之媾之，行之半時而得一黍之丹，餌歸黃庭。沐之浴之，生之成之，十月即足，真人出現，是爲九五之飛龍，是爲利見大人也。雖然師之於弟子也，與之無不盡也，言之無不誠也，囑之無不堅也，期之無不至也。僕今之於伯庸也，其必箴而歸之乎？其將勉而厲之乎？信夫，聞道之士，必先貴乎積德。何謂積德？經曰：“孝悌之道，通乎神明”，此積德於其親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此積德於外也。“持其志，毋暴其氣”，此積德於其身也。“毋不敬，嚴若思”，此積德於內也。德克則道備，行滿則功成矣。

伯庸於言下大悟大徹，因有得之於心，曰大學之道，致知格物。中下之人，負高尚之材，不肯苦求真師口授，唯只空言曲論，直以道爲無語可說^①，甘分待終，何愚之甚！此道深遠，非執混淺陋持偏者所可聞，非炫耀聰察自是者所可聽。僕之欲續道脈於一綫者，謹守青城翁之訓，非好爲人師也。偶蓬其頭而頽其巾，或紙其衣而弊其履，覬視人之深不我識，而我又辟地易，且無行地難。若伯庸之居湓江者多年，僕亦往來湓浦者非一，始遇於市則揖我，招於家則食我。抑又聞人之笑亦笑之，聞人之譽亦譽之，有致也^②。僕曰：善。遂就進之，曰致陽子。

① “說”，《道藏輯要》本爲“傳”，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② 在“有”與“致”之間，《藏外道書》甲本另有一段文字，爲《道藏輯要》本和海王邨本所無，與前後文相比照，文義不通，未錄。

與義陽子韓國儀^①

天道好還，常與善人。黃帝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易》之翼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之道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地之道也。“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人之道也。

吾嘗試而言之天道矣，只如太易未判之初，太極肇分之後，陰陽祖氣自相咸感。天得之而高以覆，地得之而厚以載，人得之而生以靈，物得之而蕃以植，造化得之，則日月星辰、風雨雷電、雪霜雹電霞，或從地發，或附天麗。其有光者不可以掩，其有象者不可以藏其有形。則無其形者，復有聲形兼者，亦有形聲兩無者，歛而去來，驀然聚散，使神聖所以不能億度，而造化且不得自知。其所以然者，天之道也。

吾又嘗而言地道矣。大地在乎天之內，比猶鷄子之中黃，載萬物之始終無窮，承天道變化之不息，春生、夏長、秋斂、冬藏。人物得以寧，仙佛得以證，高山喬嶽、江河淮海、龍宮寶藏、赤縣神州、億萬斯年得而奠安者，地之道也。

吾嘗言之人道矣。厥夫人身屬天地之內一物爾，有神，有聖，有賢，有愚。愚至之可賢，賢至之可聖，聖至之可神，神至之可仙。神者，非乞懇福禍之謂。其神者也，聖妙無方，陰陽莫測。聖也者，窮神知化，造端立極。賢也者，扶持綱常，橐籥仁義。若愚者則難之。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① 此篇《道藏》本未載，今據《藏外道書》甲本等收入。

此愚人之通論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千古之上，萬世之下，神與聖，智與賢，唯欲明乎道爾。

汴之韓氏子曰：國儀者，數問道妙，往復不倦。覩其神壯氣裕，情淡誼高，剗劇若恬，接人以簡，志趣超然物外，襟懷渾如閑中，時盡優遊，年方英銳，斯其可以語上也。

嗟夫！世有其名，神人引導，後學而飛其身，曳杖而歌，元啓易責^①，聖賢明達生死之理。俊宅凌空，朗吟飛過，神人能修長生之道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孟子豈欺我哉？且何謂太極？即如人之有身，初受乾父坤母後天太極之氣以毓，生之，長之，至於二八九六之年，則至真之陽又太極矣。陽極必乘乎陰，乾純必乘乎坤。乾之始乘，則陽之中心爻必動。心纔動則氣散，氣散則精泄，精泄則坤乘。純乾乘坤，則陰消陽而心虛爲離；純坤乘乾，則陽入陰而腹實爲坎。由是而後，純而乘，乘而消，消而入，入而乘，乘無涯，消有餘，以有際符無涯，忽忽乾而姤，姤而遁，遁而否，否而觀，觀而剝，剝而坤，其陰又太極矣。此之謂後天，此之謂太極，此之謂日用常行之道。何謂太易？亦如人之有身之後，至於五八六七之年，則乾乘坤不已而虧爲剝，陰消陽不已而漸爲坤。神人者，於此速行先天太易之道以復之，且不待其陰之極。太易者，以陰而易乎陽也，以離而易乎坎也，以長男而易乎少女也，以乾而易乎兌也。乾一兌四，一得四而成五，己之五爲離土，戊之五爲坎土。離初交坎，流戊就己。戊土之中有鉛，鉛中有刀。己土之中有汞，汞中有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水火既濟，鉛汞制伏，戊

① “責”，《道藏輯要》本爲“簪”，今從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已合而成圭。神人者，以此二五之刀圭，吞入腹中，烹於黃金室內，却行千日之功，調停火候。工夫若到，則水克火，而陽消陰。陰將盡則陽純，是坎以中心之陽而還離，謂之天道好還。離得坎心之陽而成乾，謂之常於善人，是為先天太易之道，是為金丹藥物之妙，是以逆用先天之道也。既知藥生，須究火候。紫賢真人曰：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何云火？火即金砂。何云候？候其時之來，候其火之至。若有世人之煉凡砂火銀而成丹者，亦先置鼎，然後安爐，看其火之可發，此火候也；慎其火之時到，此火候也；察其火之無過不及，此火候也；明其火之老嫩溫微，此火候也；若丹已成，急去其火，此火候也。上仙九還金液大丹之道，切類於此。此云有以為之道，此云無不為之道，此云善攝生之道，此云善養氣之道。《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又云：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繫辭》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子》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今以“義陽”二字與國儀者^①，取義於此。義陽子其盡人道而修天道，則仁與義兼而陰陽合，是抑剛與柔通，而仙之道成。義陽子其精進之，其堅固之，其寶固之，其善護之，其成就之，其廣大之，其信受奉行，宜毋忽焉。

與真陽子^②

黃帝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從古上聖所受之道，行乎天地之間，萬物得以生而長且久者，何也？道一也。夫道一者，何物也？氣也。堯之授舜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者，萬化之所生，道

① “國儀”，《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為“國議”，誤。

② 此篇《道藏》本未載，今據海王邨本、《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收入。

之體也。一者，萬化之一氣，道之用也。氣非精則不能成人成物，精非氣則不能作佛作仙。精屬乎陰，氣屬乎陽。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廣成子之謂黃帝曰：“毋勞汝行，毋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萬物非此精，則何由而氤氲乎？何由而化生乎？孔子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老子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即一也，氣也。故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子謂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者，非但指一事而貫通萬事，乃明一氣而貫通乎萬物，此謂之道。人物非此一氣，則何由而產育？仙聖非此一氣，則何由以長生？及曾子答門人以忠恕者，信乎道之微妙，惡得泛與言哉？舜承乎堯，及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世人罕能收其放心，鮮不爲六賊所攘而耗敗其精氣，豈不危殆！《陰符經》曰：“天有五賊。”又曰：“五賊在心。”“惟危者”，世人既不能執厥中，皆汨沒於醉夢之場，抑亦危哉？且之道之微妙，淳樸既散，世漸澆薄，人不能直，難將至理微妙以形言之。“允執厥中”者，《傳》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又曰：“至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老子曰：“不如守中。”孟子謂：“養吾浩然之氣。”皆允執厥中之謂也。故夫天地之氣從中而行，則春生、夏長、風動、雨潤、雷震、霜殺、秋斂、冬藏，莫不皆由此道。孔孟之後，聖門不得其傳。間或有言，多隱於高山密林，若黃石公焉，若河上公焉，若張、許、鍾、呂焉，皆長存而不死。世之器識者，不得其門而入，莫可測其端倪，乃指於外教別事。而萬事之下，直以此道爲無言可說，豈知斯道之高遠！且父不得傳於子，臣不得獻於君，其道有盜天地、奪造化之機，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之妙也。五季變更，天不愛道，若麻衣、希夷然，若堯夫、濂溪然。數夫子出，皆明斯道於絕響之域，心黃帝、堯、舜、周、文、孔、孟之心。故邵子曰：“天向一中

分造化。”周子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又借蓮以喻曰：“中通外直。”此即孟子“以直養而無害”。即孔子翼《易》曰：“夫乾動也直，其靜也專。”即周公繫坤辭曰：“直方大，聖聖心心，自合道妙。”信乎？聖人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老子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予每三嘆斯言。今時道伴則異然也，將求人以識之也，豈明聖人深遠，而不令人識知之意乎？

癸未人日，予將深隱梅山，有自號真息者特來訪道。自叙爲哈刺魯之裔，奉議公之子也。行年二十有二，蚤歲既慕斯道，竟莫得究其說，邇有何生善者與談茲事，且使之來求我太易之道。僕覩真息爲學不正，氣習殊倫，以正心誠意爲先，以窮理盡性爲急，情真語簡，好篤志堅，豈比其他喜聞鮮行之輩也。乃以太易坎離之旨，授之曰：太易者，一陰一陽之道也。乾坤爲陰陽之父母，坎離爲乾坤之繼體。乾之始純，純則乘坤而破爲離。坤本至陰，乘乾一陽而實於坎。坎中心爻，本屬乾陽，爲陰奪之入於坤，實而成坎。坎之爲象，外陰而成陽，外柔而內剛，是爲陰中之陽。其體生天一之水，其物爲啞人之虎，是云虎向水中生。故君子遇之，當憑德行調習無事者，免其所陷也。離之心爻，本屬坤陰，因陽索之來陷於乾，虛而成離。離之爲象，外陽而內陰，外從而內順，是爲陽中之陰。其體生地二之火，其物爲或躍之龍，是云龍從火裏出，故大人遇之，以繼明照於四方者得中道也。亦如人之生也，始交乾陽之一氣，交坤陰之精而有其身，以長其純乾，乾至於盛，則索乎姤。姤者，陽來於陰。緣其陰外發現，陽之心爻乃動。心纔動，則虛而爲離也。坤之純陰，太極承此一陽，則中宮實而爲坎也。四象以坎爲陷者，非坎能陷，乃陽自陷於坤也。由是而後，日夜漏泄而不休不棄，則其存而有者能幾何哉？聖人興慈明，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道。以貫

以養而不至於危殆者，斯之謂也。夫陰能消陽，水能克火，爭奈世人者，撲燈之蛾，不回不悟，流爲嗜慾妄想之歸，孰知惟精惟一，乃一身之造化？允執厥中，有可以長生？蓋執中者，既執也，則守之，既守之，則養之。養之者，養是氣也，逆用陰陽之道也。逆者，取坎中之一陽，以補離中之陰。離之一陰即實，則復純白爲乾矣，是爲以坎還離，是爲逆用陰陽，是爲性命雙修，是爲以直養氣，是之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道也。聖人窮造化之妙，探陰陽之精，參天地之造化，故云“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真息舟促行矣^①，具書此以託後會，復號曰真陽子。

與東陽子^②

江東之東莞，唐佐陶氏者曰東陽子。以穎銳志，求還丹方，投老未得真師。行年甫踰七袞^③，參師匪怠，寢食不安，久而彌堅，信而逾篤。至正癸未，月屆純陽，因東平由君享父，致敬謁我於鶴兒山之上，扣我以青城翁之玄^④。又而候我於湖之廛，復而俟我於江之澚。來之即懇，求之益勤。已而具舟往來乎宣之上下，甚而加禮試覘乎道之何如。吾每與之言，爲無町畦，曾未示以大沖漠朕。語言熟矣，表裏洞然。東陽子亦以遭逢因緣，不立崖壁，吐其純實，憑其精神，深念崦嵫斜暉，早求至道要妙。即據詞列愀，再拜投香，自知業障迷蒙，奉資效心質信，真誠湛露，誓詞告天。予欲無言，不可

① “舟”，《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丹”，今從《道藏輯要》本。

② 此篇《道藏》本未載，今據海王邨本、《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收入。

③ “袞”，十年，亦作“秩”。

④ “扣”，通“叩”。

得也。直語之曰：昔如來云：“若說是事，諸天及人皆當驚疑。”人之驚疑，器識鄙淺，姑置勿論，云何諸天亦復驚疑？則與其間必有可驚可疑之事者。東陽誓曰：烏敢驚疑，假一聞之，更當精進，況頭顱如此，何待奚爲。上陽子曰：子之重身也貴，子之輕貨也難，子之立志也明，子之爲人也信。夫言之易，則失於輕。太上有輕傳不傳之辜，夫子有失言失人之訓。惟是道也，若處子焉。人人愛之惡之，人人議之詆之。詆之者，緣彼求知而弗得也；議之者，非衆人所可共聽也；惡之者，爲嫌我之獨得也；愛之者，皆有覬覦之想也。固有狐媚而求之於前，亦有螫毒而毀之於後。猶一切人肆一切業，始焉窺伺倣慕，惟恐不得明師，所愛珍奇，亦無所吝。及既得聞，稍盡其說，則狃於常而鮮至極，但務其知而不之行，此世俗所爲者。惟是事大，愚人以死生爲小事，是於緊處放慢；至人以死生爲大件，急於慢處放緊，是凡夫愚子得而行之，立躋聖位。何哉？蓋其行之勤而至也。若其不行，求而知之，則斯人者何足美也？有輩愚人，聞頓悟成佛之旨，便謂道不必行，聞而頓悟，即可成佛。其理也哉？烏知一聞千悟，乃信之，即聞而力行乃得成道。《書》曰：“知之非難，行之惟艱。”傅大士曰^①：“日則傭作，夜則行道。”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聞而不行，道安能成？愚夫但云：作仙作佛總皆宿緣。彼抑不思宿緣仙骨，因從何來？若云善，則彼不修善；若云德，則彼不積德。無善無德，因此無緣，世豈有不種不植，而成自然之秋收者乎？若也夢生醉死，六慾七情，不知何爲，爲夙緣所行，無非種業，世豈有種黍而望收嘉穀者乎？又有愚夫恣意猜度，具謂仙

^① “傅大士”，中國古代佛教著名居士，《道藏輯要》本及海王邨本爲“傅司士”，誤，今從《藏外道書》甲本。

也，無有言傳，亦無所爲，但得真仙親手提挈，或賜丸藥，或引凌空，無聞無修，愈高愈遠，百端妄想，何其大愚！彼烏得之最卑下處有道存焉！《傳》云：“若升高，心自下。”翼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經云：“如來於五濁惡世，行於難事。”是爲其難。佛祖云：“到這田地，聖凡不敢一閑，外魔潛覷不得。”洞賓曰：“飲海龜兒人不識，燒丹符子鬼難看。”聖賢仙佛同此一事，濁俗凡夫安能知乎？今子以生死大事而求之，且勿因愚俗一言而忽諸。

東陽子孜孜申盟，始終請事斯語。乃不敢祕，遂授之曰：道與天地同太極，道與日月同運行，春夏秋冬，生長成實，無非道也。道亦何物？即陰陽也。乾坤秉陰陽而太極，日月本陰陽而合明，春夏感陰陽而生成，秋冬得陰陽而收斂。人亦猶是也。身一太極也，乃陰陽之氣而生，資陰陽之氣而長，全陰陽之氣而壯，勞陰陽之氣而衰。衰而虛，虛其中則爲離，離之義，散也，離也。散離不已，則憊而絕，是爲五行順行也，是爲一生一死也。神仙九還之道，亦猶是也，但逆用之，逆陰陽而復也，返陰陽而歸也，純陰陽而仙也，久陰陽而神也，如在根乎？一氣之始，把乾坤敗缺之體，爲窟爲舍，爲藩爲籬。却尋同類先天之氣，煉而修之；求離坎散離之氣，根而歸之。中虛而住，坎之內實而還，則離中純而復太極矣，是爲五行顛倒也，是爲大還也。

還丹之術，煉己爲先。煉己之志不動，還丹之功未許。滿堂金玉，要知雄而守雌，七返朱砂，當知白而守黑。先天氣、後天氣，首降東海之青龍；上鵲橋、下鵲橋，穩跨中天之黃道。龍虎戰爭於生殺之戶，龜蛇蟠結於戊己之門。用玄牝立丹基，辯刀圭爲藥物。乾元用九，參羲、文、周、孔之心；太極函三，行鍾、呂、王、馬之事。五

丈浮黎之土，恍惚惚、杳冥冥；一顆牟尼之珠，圓陀陀、光燦燦，如露如電，非物非煙，塞乎天地之間，至大至剛，俱入空玄之內，不見不聞。奚只天人仰看，方信地藏發泄，時節毋爽，火候不差，始得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始悟西江之水不一口吸盡。丈夫無孕，藍公十月懷胎；長盧罷工，達磨九年面壁。相中有相，身外有身。信則行之，理無虛設，此外無他術，餘則皆旁門。

今以“東陽”號子者，取紫陽翁有云“金公本是東家子”之義。東陽懽甚而不勝，聞從前所閱丹經，參正悉皆契合。一日、二日、三日，東陽求證市人，一切衆楚者皆然群疑，衆毀者何恨！當無麻衣隱居輩出，孰能畫灰是其所非^①？東陽子因有不然之言，旋發悔前之語。豈謂出其類者，何其無操持歟？昔負苓者，尚議伏羲。泄道之祕，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詭道逆出，以駭人心。致薛收厥焉，文中子茫然，豈真伏羲氏之過歟？況今而未及彼乎？夫世之聖士高人，倘非得良智友，鮮不爲世人俗子引之趣曲徑傍蹊？況我青城聖師，切戒嗜利輕授，驗其緣業虛實，方許次第，開陳所恃。師道如天地，誓盟如日月，光在天上，善誘其裏，待其機盡，誠其始信，道尊德貴，免受紫陽三傳之譴，復聞謚母一粒之丹，爲萬代之楷模，作學人之榜樣。東陽歸也，享父來言，請叙書此以復之。

① “孰能”，《道藏輯要》本爲“安能”，今從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發真問答卷第七

生死事大第一^①

上陽子清齋夜坐，弟子侍曰：“弟子見師閑居入室，抱神毓精，似廣布妙庭，而身未嘗移；似怡情真館，而形未嘗離。其逍遙而真遊乎？其恍惚而無爲乎？弟子敢問。”

上陽子靜坐未應。

弟子曰：“司聽以默，其駕景杳冥之鄉乎？司視以靜，其飛神虛無之境乎？弟子敢問。”乃三問而三不發。

弟子曰：“弟子不度無才，獲事我師，實以生死一事最大。流光奔電，過隙飛星，冉冉年華，其不可止乎？而芸芸姤復，其又何以乎？聖人已遠，寥寥而何法乎？富貴貧賤，紛紛亦何離乎^②？天地之大，可得原乎？至道之妙，可得聞乎？何三問而三不發？其祕耶？其靳耶？”

上陽子欣然視之曰：“善哉而生之問也！庶幾而身之問也！來，汝齋，吾將條而語汝也。”

弟子乃各攝衣起敬曰：“齋矣，敢問其生？”

上陽子曰：“無者，生之太一也^③；有者，生之太極也。太一者，

① 《道藏輯要》本爲《生死事大章》，《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三·生死事大》，今從《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

② “離”，《道藏》本爲“雜”，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③ “太一”，《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太乙”，今從《道藏》本。

兆無之先，含靈蘊精；太極者，兆有之後，凝胚剖孕。其道之物乎？其生之門乎？其地水乎？其火風乎？其嬰兒乎？其赤子乎？獨不聞之地水火風之四大者乎？髮、齒、骨、甲，假之於地；涕、精、血、液，假之於水；溫、暖、燥、熱^①，假之於火；靈、明、活、動，假之於風，四大假合之而生也。地之盛也，骨如金。水之盛也，精如玉。火之盛也，氣如雲。風之盛也，疾如神^②。四大也，假合而人也，全盛而仙也。虧損而僊也。僊者，敗也。非道則不可復有。”

上陽子曰：“來，復語汝身之生之說，藏教曰：人初受氣也，九日而陰陽大定，四十九日而始胎，然後七日而一變。故滿三百有六日者，滿二百九十六日者，皆上器也；有二百八十六日者，二百六十六日者，中器也；有二百五十六日，二百四十六日者，下器也。蓋天干甲必合己而方生，地支丑必合子而方毓。自非天地合德，則人必不生也。故云九月神布氣滿而胎完，亦云十月懷胎也。此天地之德，合於氣而後生也。惟生之長且久者，莫若道之謂也。雖然，生非聖人之所愛也，死非聖人之所惡也；生非天地之私也，死非造化之偏也。聖人也，天地也，萬物也，不能出消息之外也，故生生不已，而生且勞。聖人、天地、萬物生且勞，而人之生，曰可息乎？四大之未離也，有身之不可息。四大之各散也，是息者寧得而勞乎？子以是而生也，緣彼而死也，而生死之所由來不虛也。”

曰：“弟子等始驚而莫測其倪，適疑而莫究其跡，而今而後乃知師道也。其於物也，與聖人天地合其心，而同有也。聖人也，德我也，而不數。數我也，天地也，有我也，而不常。常我也，父母也，生

① 《道藏》本自此至“其於物也”之前缺，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補入。

② “疾”，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為“病”，今從《道藏輯要》本。

我也，而忽忽遺我也。是生非我長也，有非我常也，德非我良也。而師教也，德且至矣，其有且多矣。非師恩也，奚陶鑄之也歟！”

聖人之德第二^①

弟子請進於上陽子曰：“弟子因緣遭逢，獲覩大道。敢問聖人之德，以啓發於蒙迷也。”

上陽子曰：“聖人也，生而知之者也，亦學而知之者也，亦困而學之者也。聖人也，學而不厭，乃無所不通也。聖人也，知天之所爲也，知人之所爲也。聖人也，非多能也，乃多學而識之也。聖人也，非自然也，惟善格其物也。聖人也，非生而知乎道，惟道乃求而得之也。聖人也，善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也^②。聖人也，息以踵而不以喉也，不知悅生而惡死也。聖人也，德盛仁熟之稱也^③。聖人也，窮大道之本，明大道之正，成大道之事也。聖人也，其壯義而不明。故莊生曰：淒然似秋，暄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也。聖人也，成天下之亹亹者也。條萬物、明曆數、造書契、垂衣裳、樹五穀、通舟車者。聖人也，無爲而治者。聖人也，不言而教，不令而行者。聖人也，聖人之在天下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畫易以形道。是易也，成天下之大，盡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也。是以聖人貴精，而不從事於務，死生無變於己，乘雲霧、騎日月，遊

① 《道藏輯要》本爲《聖人之德章》，《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三·聖人之德》，今從《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

② “夭”，《道藏輯要》本爲“天”，誤，今從《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及《道藏》本。

③ “德盛仁熟”，《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德盛人孰”，今從《道藏》本及《道藏輯要》本。

乎塵垢之外也。聖人神矣！常善救人而無棄之，衣被萬物而不爲主，不爲天下先，而德交歸焉。難得之貨，聖人則不貴焉。聖人不積也而愈多，先天地生而不爲長，久於上古而不爲老。故《老子》曰：聖人處上而不重，處前而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夫聖人生而不有，爲而不力，立天地而不偏其恩，久天地而不見其勞，仁萬物而不私，德萬物而不居。聖人非唯不居也，而生非其愛也，而身非其有也，而名非其存也。唯其不存，是以長存。”

天地之大第三^①

弟子復進曰：“敢問天地？”

上陽子曰：“天地之大，莫可得而論也。故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也。’且我而爲天地中之一物，猶大海之一滴也，惡得而論天地？”

弟子曰：“《傳》云：‘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請因所聞，而聞所不聞之聞也。”

上陽子曰：“無己，則我借言之，汝亦妄聽之乎！夫天地一大身也。天地之未始，有始之始也。一氣蟠集，溟溟滓滓，杳杳莫測，氤氲活動，含靈至妙，是爲太乙，是爲未始之始始也，是爲道也，故曰‘無始’。夫天地之有始也，一氣動蕩，虛無開合；雌雄感召，黑白交凝；有無相射，混混沌沌；沖虛至聖，包元含靈；神明變化，恍惚立極，是爲大易，是爲有始之始始也，是爲道生一也，是曰‘元始’。夫天地之太極也，一氣斯析，真宰自判，交映羅列，萬靈肅護，陰陽剖

① 《道藏輯要》本爲《天地之大章》，《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三·天地之大》，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分，是爲‘太極’，是謂‘一生二’也，是曰‘虛皇’。陰陽既判，天地位焉，人乃育焉，是謂‘二生三’也^①，是曰‘混元’。陰之清者，昇上而煥麗也，則日月星辰布焉，故天左運，三光右旋。陽之清者，騰上而會於陽也，故風雲動而雷雨作焉。陰之濁者，重滯而就地也，則海嶽奠峙，而五穀草木昌焉。故巖岫出雲，山澤通氣。陰陽之氣閉而不通也，則霜雪結而凍冰焉。陰之濁者，積沍而下凝也，穴巖幽藏而深遠，故五穀八石以錯雜焉。天地之中，陰陽正氣之所交也。聖人焉、仙佛焉、庶民焉，賢愚壽夭，實所淆焉，胎卵濕化，無有息焉。是爲六合也，是謂‘三生萬物’也，是謂‘萬神聽命’也。子來前，予語汝。有道之士，就中取則也。蓋九天之上，鉛汞已乾；九地之下，重陰積固。惟中也，是有道焉，是爲一小天地也。子不聞之天地之外，有大天地焉？子又不聞之，佛祖之法言也，其言曰：何物高於天？生天者是。何物厚於地？育地者是。何物寬於虛空？包虛空者是。夫以是知天地之外，復有大天地也。子抑知之乎？今之天地屬太極天地中之一物耳！即如人是今天地之中一物也，即如道乃人身中之一物也。是故人身中又一小天地也。子抑知之乎？其大天地也，且孰爲其大？汝來，吾今直以語之於汝。是道也，能以之大且久也，故有生而無終窮，有結凝而不散，是以包乎天地之外，而且不自知其爲大。夫惟不自大，故能就其大。”

道本陰陽第四^②

弟子復進曰：“天地之外，有大天地者，弟子謹受教矣。所謂道

① “二生三”，《道藏輯要》本爲“一生三”，誤。

② 《道藏輯要》本爲《道本陰陽章》，《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三·道本陰陽》，今從《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

能成天地之大者矣，而又云道乃人身中之一物耳，何小大之異哉？是道也，果何物也？而靈通變化者，若是也。弟子敢問，以釋驚疑。”

上陽子曰：“夫道也，生天也，生地也，成仙佛也，類萬物也。是先天地之道也。夫惟今有天地也，有人也，有萬物也，是後天地之道也。而道也者，乃行乎其中也。吾所謂先天地之道也，其功溥博，其用莫測。天之所祕不可思議，不可妄說，汝亦不宜於妄聽也。”

曰：“何謂也？”

曰：“夫道也者，難言也。”

曰：“願聞教旨。”

曰：“未也，夫上士急於聞而勇於行；中士試於聞而怠於行；下士聞之嗔謗乃生。”弟子跪而進曰：“天地之間，惟道至大，豈中下之人能聞能授者也？弟子不自揆度，而以愚下之庸，不敢輕忽怠慢。願聞至道。”

上陽子曰：“至道之妙，吾嘗釋《道德經》矣，其於‘道可道’章指出稍詳，行將授汝。且道也者，即一陰陽也。子不聞之乎？天地一陰陽也，人一陰陽也，萬物各一陰陽也。日月、星辰、風雲雷雨、雪霜冰電、山川草木、胎卵濕化，莫不各稟一陰陽也，而正也，而偏也。得其道之正者，天地也，人也。是曰稟陰陽之正氣也。而聖人仙佛也者，蓋善於用陰陽者也。故抱陰而負陽則沖氣以爲和^①，入陰而出陽則有生而無已。故太上以爲善攝生也。子抑不聞之乎？

^① “沖氣以爲和”，《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藏外道書》甲本均爲“神氣以爲和”，顯誤，今從《道藏》本。

天地之道也，陽極而陰，陰極而陽，故萬物終焉、萬物生焉。人之道也，陰極而已世故有生死焉，陽極而已世故有金丹焉。世之生死者，欲天地之道也，有盈虧焉，有消息焉。惟金丹也者，即先天之道也，不爲人也，不爲物也。非順求之，乃逆取之，有生也，無死也。是之謂聖人也，是之謂仙佛也。子獨不知先天地之道，是爲金丹乎？世人非惟不知先天地之道爲金丹，設使聞之也，則非笑毀謗隨之矣。故夫子曰：非聖人者，無法也。天地長且久而猶有壞，未若金丹之超然獨存。非金丹之能自存也，實在乎人用之何如耳！惟其不自存，是以能長存。”

金液還丹第五^①

弟子再拜以進曰：“金丹之謂也，是先天地之道。弟子謹受教矣。弟子不揆短才，念有生斯世也，未有若是之愚也。弟子嘗試而有爲也，人莫我若也；嘗試而無以也，人莫我其多也。每讀書也，人以我爲浩有；每學《易》也，人以我爲粗通。弟子而今乃知所未至者，若鼠之飲於河也，故未能測其深，而乃妄云知其源。因承師訓，惘然如失，豈惟見之未見，實未試聞而未之聞也。願垂慈憫，指示金丹。”

上陽子曰：“道也，惟金丹之祕云耳！坐不可言，立不可談，飲食不可見，非齋沐不可得而聞也。”

弟子各敬而退，一之日沐，二之日戒，三之日齋。齋肅而進，稽顙而言曰：“弟子宿生慶幸，遭際真師，實以愚迷，恐墮生死，一失人

^① 《道藏輯要》本爲《金液還丹章》，《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三·金液還丹》，今從《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

身，同於朽腐，謹受教矣，敢問金丹？”

上陽子曰：“道也，金丹之所難言，不可得而易聞也。”

曰：“何謂也？”

曰：“子不聞佛之爲說乎？佛之言曰：若說是事，諸天及人皆當驚疑。吾語汝也：且夫士有賢愚，人有明暗。若說是事，或驚或疑，此則有之。是無他也，爲其根器淺薄，知識昏陋，是以然也。云何諸天亦復驚疑？則當於此究竟審問，須要知其必有可驚可疑之事者也。爲他一切人，孰肯於‘驚疑’二字上以索之。我緣督子作《仙佛同源》，每章曉以驚疑之說，使學者深思其旨也。子抑聞之庚桑者乎？陳人有庚桑楚者，自號亢倉子，得老子之道，著書九篇，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潔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南榮趺聞其有道也，往而師焉。楚曰：‘奔蜂不能化蠶蜎，越鷄不能伏鵠卵，其才有巨小也。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趺因楚見老子。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趺矍然顧其後，俯而慚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趺曰：‘不知乎人謂我趺愚^①，知者反愁我軀^②，不仁則害人，仁者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乎？’老子曰：‘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乎？’趺願聞衛生之經^③。老子授以至人之說。趺勤修之，道成，封曰‘洞靈真

① “趺”，《道藏》本爲“朱”，誤，今從《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及《道藏輯要》本。

② “者”，《道藏》本爲“乎”，今從《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及《道藏輯要》本。

③ “趺”，《道藏》本爲“朱”，誤，今從《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及《道藏輯要》本。語出《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人’。子乃不聞之六清靜乎？道也者，非六清靜不可得而易聞也。”

弟子悚而退，一之日不染諸塵，得身清靜；二之日慎內閉外，得口清靜；三之日不貪諸色，得眼清靜；四之日不着於聲，得耳清靜；五之日香臭自分，得鼻清靜；六之日不起妄念，得意清靜；七之日焚百寶香，叩首而言曰：“弟子今而清靜矣，敢問金丹？”

曰：“爾惟六識，得而清靜；外有二識，安能清靜？”

曰：“云何二識？”

曰：“含藏、傳送，此二識也，非容易知之，況欲其清靜者乎？且金丹之道，天之所禁。若欲聞者，奉誓盟天，登壇歃血，非率爾而可言，非一汝心而莫能可聽也。”

弟子乃率卜吉，裂帛書丹，盟天登地，賚金爲信，盡有爲誠，心無所澄而清，志無所撓而一。頓首跪而進曰：“弟子幻身，罔知所措。光陰迅奔，生死是懼。伏爲金丹之道可以不死，可以長生。喘息已殘，願垂憐憫，敢問金丹？”

上陽子曰：“而獨不聞之廣成子乎？廣成子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其抱一守和之至也。其非金丹之道也，安能若是其久乎？而又不聞之廣成子乎？廣成子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汝形，毋搖汝精，乃可長生。’而復不聞之巢父乎？巢父之讓許由也，上流而飲其犢也。世之惟知巢父之潔也，而不知巢父之道之尊也。夫惟是道之尊，非巢父其能自潔乎？子抑聽之乎？”

曰：“敬受教矣。金丹之要，其是之謂乎？”

曰：“未也。”

曰：“敢問金丹？”

上陽子曰：“大修行人，其志清靜，用心猛烈。使聞金丹之道

也，縱榮極要地，若棄糞土然。何哉？惟急於身也，而以名為惡也，為疾也。其商山翁然，其張子房然，其扶搖子然。子豈不聞之扶搖子乎？扶搖子之得麻衣仙翁之道也，其小睡也，三年而一覺；其大睡也，未可以年而計，以劫為度也，而且無濁劫焉。其以詩而復寵，命曰：剛被山童一向推，為言天子詔書來，無非只說名和利，撇在床頭不用開。是知名與身孰親？是謂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也。其次也，又有富家翁焉，有貴公子焉，以精進勇猛為心，使聞金丹之要則棄其所愛，改而行於大道也。其陶朱公焉，其龐居士焉，其馬宜甫焉。豈不聞之馬宜甫之說乎？馬宜甫東州富室也，重陽老仙授以至道，乃即棄其所有，捨其所愛而修道焉，即丹陽祖師也。是以身多於貨也。又其次也，若困若窶，財之不充乎用，而志也堅。忙忙汲汲也，復忘寢失哺也。既聞至道而乏丹財，則兢兢業業，遇有餘而好善者，則相貿易也。是名法財兩用，彼此而不欠也。是其心誠之不可移易。其張天台然，其鄧郁之然，其薛紫賢然。子不聞之紫賢之說乎？紫賢削髮為僧曰‘薛式’，究竟佛法真性，積年無着落。一日寓杏林驛，蒙真人石得之授以性命真要，且戒之曰：‘可速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圖而為之。’紫賢從之，是成道焉。子復不聞神仙鄧郁之之事乎？鄧郁之與真人徐靈期遍投師焉，一旦忽遇至人授以金鼎火符之道，遂謀修煉。而二人所帶貨財惟充一人丹財之用，郁之悉讓靈期，靈期得以成道上昇。而郁之聞道乏財，艱難未遂，惟志不移。忽感祖師憐憫，一日臺司奏云：‘少微星現南楚長沙分野。’武帝敕采訪之，遂索得郁之以應命。詔問所以，曰：貧道修煉金液還丹之道而缺丹財。乃賜金帛子女，許於南嶽選地，置上中下三宮，修內外二丹，二年餘就石壇而昇天也。是其心也，急於成道也；是其心也，恐負師旨也。今時之人也，方其未聞道也，亦不知急

於聞也。且不知爲道之何謂者也。或因以見知，或偶而聞之，亦不急於行，亦不果於成。唯是多聞也，唯是多辯也，唯是多能也。展轉而蹉跎也，依稀而皓首也，同歸於泯滅而已矣。英雄功名如斯而已，子女玉帛莫之及矣，是之謂下士者也。復有多疑而少信者，謂之常人，又孰知金丹大道是一何事也？是云何謂也？或得聞是道之名也則毀笑隨之矣。彼人也，其謂仙佛也，天之所生，必從天而墮者也。彼且相聚而議曰：‘世人而欲學仙、學佛者，所未見者也。’覆盆之下而求大明者實難。曾不知彼醯鷄也，離乎罍甌則失天！又惡知鳥之棲深山也，其飛則衝天，安有區區之戀戀者乎！又惡知魚之游於江湖也，洋洋焉，悠悠焉，禹門之躍也，三躍而化龍。彼醯鷄之卑微也，豈得而知乎龍？彼人也，斯之謂也，豈得而知乎仙？彼人也，乃不知夫即有待之速者也。地也，待其齒毛；水也，待其血液；火也，待其光華；風也，待其活動機變。是四者已待之速，而復有待之甚也。是輪迴也，尤速於待者也，又待之多者也。彼人也，甘也，分也，曾莫之悔。汝其記之。”

弟子皆悚悚然。

上陽子曰：“是金丹也，非有大智慧之根器，非有大丈夫之真實，非有大因緣之遭遇，又奚可得而冒聞者乎！今夫真仙聖師，未逢精進勇猛之士，奚又可得而冒禁者乎？”

弟子伏地曰：“願廣慈悲，開濟愚昧，今身不死，是即再入於爐鞴也。弟子誓已，敢問金丹？”

曰：“金丹也，不辭而爲汝道。夫得易也，則失於輕。夫妄聞也，則信不篤，上累師資。紫陽真人之慈憫故也，三傳於人，而三遭天譴。冊載事存，可不戒之乎！”

弟子悲泣曰：“宿緣會遇，使走骸餘尸再生再活，弟子不敢泄

慢，不敢背逆教旨。倘渝盟也，則一身屠戮，九祖同愆，伏願哀憐，指示金丹。”

曰：“來，汝之身也，而祖也，是積累之有，吾豈不爲汝道也。然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其敬之歟！其慎之歟！”

弟子再拜曰：“師恩罔報。”

上陽子曰：“金丹者，即金液大還丹也。以金精而就木液，故謂之‘還’；以金火養煉而成，故謂之‘丹’。何謂金？蓋金者鉛也，而非世間之凡鉛也，非從土石中出者。是鉛也，隱於造化窟中，乃從先天地而生。此鉛既生之後，日夜增長，至二八一斤之數，是云‘足’也。故於後天地而存者，是以非內、非外，而又亦內、亦外，是假名之曰‘內外二丹’也。又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一切學人，將此經語，直以爲身中之物，乃運氣搬精以爲養神，謂之‘修行’，非也。此精也者，非交感之精，乃金精也；此氣也者，非呼吸之氣，是鉛之氣也；此神也者，非思慮之神，乃金剛之神也。發明到此，方信所謂諸天及人，皆當驚疑者也，方知下士大笑之說者也。是故上士聞之，勤而行之也。”

弟子驚喜頓首問曰：“既云金鉛，却云非凡鉛也；既引經言精氣神，又云非身中之物。弟子以幸聞而喜，因聞所未聞而驚者也。願始終開導以釋下懷。”

上陽子曰：“夫天一生水，是爲氣也。水居北，正北爲坎位，坎中有鉛，故曰非凡鉛，乃真鉛也；是謂鉛之氣也，故曰非呼吸之氣也。何謂金精？夫地四生金，金本居西，西乃兌之正位，取金當於正西兌位是也。大修行人，顛倒取之，蓋先天地之金，乃寄胎於子，子正位爲坎，故於坎中取此金也，是曰金精，是云逆而取之也。坎中之金，乃兌位所寄乾，乃坎兌之中也。故曰乾金。大修行人，取

此乾金，歸於黃金室內，運調真火煉之成丹，故曰‘金丹’也。”

弟子感悟再拜，信受如不勝聞。

仙佛長生第六^①

弟子伏地而啓曰：“仙也、佛也，必是金丹之道而後能證仙佛者乎？”

上陽子曰：“而不得聞之老子乎？老子之得無上元君者也。無上元君謂老子曰：子不聞長生乎？長生之功由於丹，丹之成由於神。老子得此勤修而成。後士成綺問道於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違。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夫至人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用也。’老子之謂南榮趯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捨諸人而求諸己乎？能儻然乎^②？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則福亦不至，禍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③老子之謂孔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④夫真鉛者，至陽也；真汞者，至陰也。大修行人，將彼先天地之真鉛，歸於懸胎鼎內，以真汞合之，煉成金丹一粒，吞入黃金室內，養就嬰兒，胎完卦足，神化出入，縱橫天地，無有死壞，是爲仙也。帝釋謂釋迦曰：‘諸行無常，是生滅

① 《道藏輯要》本爲《仙佛長生章》，《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三·仙佛長生》，今從《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

② 儻然，自由自在的樣子。海王邨本、《道藏》本爲“修然”，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輯要》本。

③ 語出《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④ 語出《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①此即交通成和之義也，釋迦修之而爲佛也。”

道非言顯第七^②

弟子復進曰：“道即金丹也。而道始無名，至老子乃強名之曰道。而老子著五千言，未嘗言金丹者也，弟子實蒙疑焉。敢問何以？”

上陽子曰：“老子未嘗不言，特不之顯題耳！”

曰：“何謂也？”

曰：“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是以後來稱之曰‘大道’者是也。古之聖人也，或正言，或方言，或卮言，或寓言也。是金丹也，皆存於言表也，而言之中乃含之而已矣。奚可顯而言之者也？”

曰：“老子之不顯也，千古之上，固未有顯言者；萬世之下，復不可得以言而顯之也。世漸薄而入暗，自非師旨，寢不可以聞金丹之大道也。”

曰：“昔者廣成子之授黃帝也，廣成子曰：‘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黃帝稽首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也。’

① 《大般涅槃經》和《過去現在因果經》都記載爲釋迦如來所說偈。《宗鏡錄》則謂：“羅刹爲雪山童子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② 《道藏輯要》本爲《道不言顯章》，《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三·道非言顯》，今從《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

黃帝修之，鼎湖之舉，騎龍上昇。後之繼修者多矣，若傳豫焉，若錄圖子焉，若務成、許由焉，若善卷、錫則焉，若支邑、郭叔焉，若老彭、鷗夷焉，且隱而深密者尤多。老子者，猶龍者也。以道爲已也，懼而將息也，乃優遊以存其道焉。或出或隱，非世人所能識量者也。故自關令之八傳也^①，黃石公出焉；又五傳也，河上公出焉；又三傳也，陰、徐二真君出焉。魏伯陽真人得之於徐也，乃準《易》而作《參同契》之書，指出鉛汞砂銀而以傳於輔元天師也。自張、葛、許、吳之功成，而鍾、呂、劉、王之派接。列仙相踵，子傳序書，皆明此金丹之道也。天台紫陽《悟真篇》出，金丹火候愈明。我師緣督子復作《金丹難問》、《仙佛同源》等書，是金丹之道至此而大備矣。世降人浮，華而不實，上士乃不一見，又安足以語道哉！”

脫胎去留第八^②

弟子復進曰：“敢問金丹之言脫胎者，何也？”

上陽子曰：“天機深遠，未可猝聞。”

弟子曰：“今而不言也。夫時也者，可乘而不可失，此因緣時節之來者也。今而不聞也，非乘時之謂也。”

曰：“將語乎汝，若祕之焉。夫先天地鉛汞之一合，而歸於黃金室內，是云‘金胎神室’內也。却運火符，十月乃足，是云‘男兒懷孕’也。”

曰：“胎完已後，其功如何？”

曰：“十月功足，是聖胎已就也，則移居上丹田保養之，長大之，

① “八傳”，《道藏輯要》本爲“入傳”，顯誤。

② 《道藏輯要》本爲《脫胎去留章》，《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四·脫胎去留》，今從《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

至一周二載，則化爲陽神。陽神出入，去來無礙，是云‘脫胎而去’也。”

曰：“是則此身抑有死壞耶？”

曰：“難言也。”

曰：“願師指示。”

曰：“夫一切常人，聞暗識污，其謂神仙，即得道矣，必合留形長生，永居於世者矣。此凡俗之說也。仙與佛則不然。”

曰：“敢問其方？”

上陽子曰：“蓋有身則有患，仙佛欲去其患也。雖然仙道已成，無所不可，各隨所欲焉。有白日飛肉尸者，黃帝之謂也；有優遊而住世者，彭祖之謂也；有受命而居天職者，天師之謂也；有或隱而或顯者，黃石公之謂也；有拔宅上昇者，旌陽之謂也；有示疾而終世者，重陽之謂也；有尸解而脫殼者，紫清之謂也；有人仕而臣世者，東方朔之謂也。各隨其所欲，初不拘於長生而住世也。”

曰：“若是，則飛昇而居天職者爲上；長生爲次；尸解示疾又其次。”

曰：“否。”

曰：“願聞其略。”

曰：“子不聞之河上公之居於河濱也，聲聞於闕。文帝車駕禮焉，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翁冉冉昇於空中，曰：‘今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帝悟，禮謝。遂授以《老子章句》。畢，失所在。子抑不聞之蘇公堤之說乎？宋有蘇卿雲者，乃管仲、樂毅之流也。隱居豫章，張德遠薦以爲相。高宗令其尋訪之，德遠奉命作

書，託守臣躬親稟請。及造其所，乃一人獨居茅舍，日以種園織履爲生，得書不剥，佯許詣朝，其夕隱去。翌早，守臣悉來迎接，惟見請書留案，遺一詩云：‘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閑名達帝聰。自有時人貪富貴，莫將富貴污蘇公。’後名其處曰‘蘇公堤’云。斯人也者，其列禦寇之流乎？其子陵之流乎？其范蠡之流乎？子不聞之列禦寇乎？列禦寇居鄭國也，四十餘年人無識者。其始事壺立子也，聞道而志不篤。復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相規以道。禦寇行之九年，乃能御風以行。子又不聞之范蠡乎？蠡之爲越相也，一舉而滅吳，乃曰：‘功高不可以久處’，遂飄然遊於五湖。齊君聞其賢，聘而往相焉。曰：‘大明之下，不可以久居也’，乃去之，易名更姓，稱陶朱公，將營財以養其老。忽遇濮上人文子者，辛鉞，字計然，授以長生之道。乃又曰：‘財者，所以就事也，道成則無用財也。且財曰‘利’，利能害人，如此則財不可以久積也，孰若吾身之多於財也。’竟散其財而隱去，後修其道而仙焉。若此者，多不可以枚數。噫！彼神仙之去留，豈世凡所能測之者哉。”

三教一家第九^①

弟子曰：“蒙師指示金丹之道也。敢問古之聖人立教分三，師乃合三教而歸一家。夫如是矣，道惟一乎，抑有三乎？”

上陽子曰：“天下無二道也。昔者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老子曰：‘萬物得一以生。’佛祖云：‘萬法歸一。’是以謂三教之道一者也。聖人無兩心，佛則云‘明心見性’，儒則云‘正心誠

^① 《道藏輯要》本爲《三教一家章》，《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四·三教一家》，今從《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

意’，道則云‘澄其心而神自清’，語殊而心同。是三教之道，惟一心而已。然所言心，却非肉團之心也。當知此心乃天地正中之心也，當知此心乃性命之原也。是《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大道歌》云：‘神是性兮氣是命。’達磨西來，直指明心見性成佛。是三教之道，皆當明性與命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六祖教旨示云：日與月對，陰與陽對。是三教之道，不出於陰陽二物之外也。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佛云：‘無上真實，不妄之門。’是云三教各門而同歸者也。是以教雖分三，而道則一也。若云有二者，即非聖人之心也。後之所謂三教者，各指其門而不能昇其堂，況欲入其室乎！是以尊孔子者謂之‘儒’，雖讀其書而不知其性命之道也；尊釋迦者謂之‘佛’，日拜其佛而不知屋裏之真佛也；尊老子者謂之‘道’，日遊於中而不知金丹之大道也。是皆名而不實也。其崇儒者，是非今古，訾毀佛老，却不明孔子一貫之道是何物也；其尚佛者，口談禪機，勤勞枯坐，而不明最上一乘之道是何物也；其習老氏者，燒結汞砂，弄盡傍門，却不明金液還丹之道是何物也。若知還丹之道而勤修之，則謂之‘上仙’；若知一乘之道而勤修之，則謂之‘真佛’；若知一貫之道而勤修之，則謂之‘大聖人’矣。”

曰：“三教各門而道則一，弟子敬受教矣。而又有一貫、一乘、金丹之道爲異，敢問其名之不同歟？”

曰：“一貫即一乘也，一乘即金丹也，金丹即一貫也。夫人皆稟陰陽二氣之全而生者也。既稟陰陽二氣則必能變化矣。物之久者成精，松之久者成茯苓，魚之久者化龍，草之腐者化螢，而況於人乎？人也者，爲萬物之靈也。人能久固其真也，謂之‘真佛’；人能久存其神也，謂之‘神仙’；人能超凡入聖也，謂之‘上聖’。皆不離

於性命，皆不逃於陰陽也，而皆出入於心，總謂之‘金液還丹’，是云‘聖人無兩心’也。”

曰：“上聖大賢已證高仙佛果，其視下也一撮而已，禍福奚爲？乃謗道詆佛之人，多有報之者，何也？”

曰：“否。一切仙佛已成道矣，或居天職，或住世間，匡救劫運爲心。一切凡間萬寶供養，百般布施，立寺度僧，寫經造塔，奉迎佛骨，音聲法事，是皆無益。論者亦欲正其所正爾，亦又何罪焉？但其辭峻，又未得其道，乃引古之是而證時之非，不能濟事救時，反成謗誹，旋受其咎，宜矣！彼仙佛者，奚屑屑於是哉！後來緇黃之流，見其排斥之文，以爲詈己，何其昧哉！儒者見佛老之書，不肯深明其道有可取者，例言異端，即肆詆毀，以招其明，是又惑之甚也！夫漢之賢，子房爲高，乃從赤松子遊，萬世之下無能及者；唐之賢，李白爲首，而號爲謫仙；宋之賢，子瞻爲亞，而呼爲坡仙者也。以其教則毀之以爲異端，以其名則美稱而借重，假使誠得其道而爲真仙、真佛，則孰云不美乎？見之偏者，各不識羞，故相毀也。古之聖賢，自相尊禮，惟明是道而已矣。今指佛老爲楊墨，差的多矣，況三教多儒名而墨行者，亦多墨名而儒行者，況仙佛乎？上士至人，惟求其道而棄其餘也，故云‘天下無二道’。”

世人皆得第十^①

弟子問曰：“古今之所以成仙作佛者，富貴乎？貧賤乎？”

上陽子曰：“此莫得歷歷而盡也。富貴也，貧賤也，皆可修也。

① 《道藏輯要》本爲《世人皆得章》，《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四·世人皆得》，今從《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

若大路焉，若傍蹊焉，在人之行何如耳！”

曰：“弟子敢問所以者何？”

曰：“昔者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廣成子謂黃帝曰：‘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返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天地爲常。’黃帝修之，騎龍上昇。無上元君謂老子曰：‘神丹入口，壽無窮矣。’老子修之，是爲道祖。後言金丹之道爲黃老之術，不知聖人所傳，乃金丹之道，修仙作佛之大事，非術也，是道也。非得真師口傳，安有天生而自會者耶？人但堅心求師，無分富貴貧賤也。是以老子爲柱史，彭祖爲大夫，仇生仕殷，呂望太師，伯矩爲卿士，尹喜爲關令，辛鈺、崔瞿皆上大夫，庚桑隱毗陵，子休治漆園，留侯帝者師，四皓輔漢惠，常有執鞭，琴高執笏，寧封陶正，方回閭士，輔光仕漢，馬丹仕晉，旌陽爲令，正陽棄官，許大顧僕，純陽應舉，海蟾燕國之相，棄富貴而修行。故有詩云：‘拋離火院三千口，屏棄門兵百萬家。’丹陽祖師富貴者也，兩試殿庭，年四十五遇重陽翁，乃捐萬有，歸於虛無，侍師乞化，備歷辛苦，結譚、丘、王、劉、郝爲弟兄，自相規戒，忍諸憂辱。其雲遊也，常引古詩云‘三山有侶人情淡，四海無家道義深’之句。得其傳者亦多，惟黃房公最先道成。我太虛真人得黃房公之傳，以授先師紫瓊真人，而我師緣督子得紫瓊之道焉。凡此言其略也。又如東方朔之於黃眉翁，安期生之於羨門子，鹿皮翁之於王方平，陸修靜之於孫遊岳，陶弘景之於王知遠，葉天師之於羅公遠，种放拜希夷，處厚之就紫陽，富韓公之於王沖熙，朱晦庵之禮崔子虛，劉志略之交六祖，龐居士之禮馬師，傅大士

會嵩頭陀，崔相國參東寺會，陸大夫見投子，陳尚書見陸州，慈明依昭陽，良遂見磨谷，趙霜臺送仰山，楊文公見石門，李萬卷見歸宗，裴相公禮希運，于迪參紫玉，房儒問國一，韓昌黎禮大顛於廣，李刺史禮藥山於荆，范文正禮古塔主於江東，李文只參石門於京南，楊翰林禮惠璉於西京，張無盡禮雪峰於湖南。類此甚多，不能悉數。是皆王大人折節而卑禮者也。雖然參有實參，亦有妄參。妄參者則意裏非真，實參者則言下悟旨。悟旨者進求，非真則詆謗。詆謗者豈知自毀，進求者必成道焉。進者更在心堅，毀者終爲口業。口業者雖賢能而失本真，心堅者雖愚賤而躋聖位。信者即在眼下，學者可不戒之。且以仕而問道也，因在仕以濟其道焉。問道而未仕也，將假途以成其道焉。或隱於仕宦，或隱於賤役，或隱於塵世，或隱於山林。財之足用則散之也，不足則求之也，惟務道之成，何分於富貴貧賤也。”

觀水得道第十一^①

上陽子示諸弟子曰：“來，予有以語夫汝也。且吾嘗而觀夫水之道，暗合於吾之大道也。子不知夫水之道乎？抑不知其水之廣乎？則詎得而知乎水之清也耶。子來，且將以語汝也，語汝以水之源者也。子學大道而不知水源，其於道也，若有適而不知其舍也，則將焉往乎哉！今語以水之源，其源也，懸崖壁立，孤峰危石，峭險萬仞，仰之則彌高，曠穴難測，鑽之則彌堅，思而不可得，瞻之在前，見之不可用，忽焉在後。是聖也，是凡也，是神也，是鬼也，且如奔

① 《道藏輯要》本爲《觀水得道章》，《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四·觀水得道》，今從《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

電不敢以一窺也。深窈窈焉，黑漫漫焉，須彌山上望之，若大海焉，此爲水之源也。故名之曰‘涅槃境界’。其中有泉出焉，皎皎如甘露，滴滴如明珠，溶溶如龍涎，涓涓如鳳髓，亦瓊漿之謂也，亦酥酪之謂也。其始之流也，若經乎紅波穢濁，待夫兩晝夜，旖旎乎三百里，此焉而得水也，是水之至清者也。是云水之源者也，有華池焉，有曲江焉，有癸穴焉，有庚渦焉。此水者，其白如銀，其清透底。且吾得聞至人之真言也，至人曰：‘水之清也，中有白金，化爲黑鉛，紛紛如空中雪，皚皚如太素煙。’此水也者，得先天地一陽之正也。此水者，不寒也，冬溫也；不熱也，夏涼也。執熱者浴焉，思涸者飲焉。飲此水者，無飢渴之害也，無睡眠之惱也，無死生之念也。子其記之，是水也，或清或濁，濁者遠而清者近也。濁也者，人飲之而醉也；清也者，人得之而醒也。是水也，又流五百里而漏焉。當其漏也，弗覩也，無庸而知也。行且一月矣，至於萬丈紅崖絕壁之口，有月窟焉，有子匯焉。又有子午谷，有金華池，於此而復得其源，是源之再清也。或礫焉而逆注，或寢焉而血液，或溜焉而素練，或科焉如碧潭。恍惚杳冥，總流而合於溪，溪合而會於河也。至河則汪汪焉、蕩蕩焉、浩浩焉、渺渺焉，不可測其涯涘也。於是時也，私謂得其水之至矣。而猶有所未至也，於是分涇渭，泛五湖，泝黃河。清流也則行焉，洪波也則息焉。遨遊而至於大海也，乃索焉而驚。大海者，無邊際也，專於一誠，兢兢戰戰，惟一精純，則不至於喪身而失命。子其記之，吾復聞至人之言曰：‘大海者，天下之水歸焉。’昔蒙莊之鵬運也，以六月而一息，其息也者，則飲於此海也。子其記之也，大海者，人不得而窺其洋也，不得而測其深也，不得而知其廣也。有真人焉，吾就而問之，真人之旨曰：‘大海者，萬谷所以流入者也，百川所以歸納者也，爲江漢之所宗朝者也。’真人之旨又曰：

‘此特其近焉者耳！夫知大海之說者，水逆流焉。大海之水逆流者，上接於天河。水之逆流至於天河，故有一消一息之道焉。’子其記之也，夫水之逆流，是水之至者也。吾乃今而所以得水之至者也。夫得水之至者，有道存焉，子其記之也歟！”

弟子曰：“諾。水之至者，則知有道存爾。”

上陽子曰：“汝來，吾復有以語子也。且吾嘗而學焉，其昔之爲學也者，工駢儷，習聲律，窮今古，喜註述，談性理，分是非，大而易，小而術，益不倦於學也，斯謂爲學之至矣，而未知其有所未至者也。且不知夫世之有真人者，抑不知信世有成仙作佛之道者也。我師趙真人從大滌山修行，來授我以金丹之道，并合天河逆流之說，吾乃今而所以知爲學之有未至者也。子其記之也。水之道，未至逆流，則不知其極也。人之學，未聞長生之道，亦未爲學之至者也。夫海之接於天河，則知水有逆流之道。人之爲學而知乎道，則知身之可以長久也。子其記之也歟！”

弟子曰：“諾。爲學而知乎道，則知身之可以長久也。是聞一也，而得二焉，得水之道焉，得長生久視之道焉。”

見性成佛第十二^①

弟子問曰：“天下無二道，固則然矣。老子之道，惟金丹之道。金丹之道，是性命之道也。而達磨西來，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此而出金丹之外乎？”

上陽子曰：“達磨之道即金丹之道也。世人根器各有利鈍，佛

① 《道藏輯要》本爲《見性成佛章》，《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四·見性成佛》，今從《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

祖慈悲，方便立名。後之學人，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夫何以故？智者不明脚跟底實際裏一件大事，輝耀古今，回脫牢籠，能殺能生，一死一活，此處既昧，則任脚跟走也，故云‘過之’。愚者不聞肉團上有個無位真人擔荷大事，此處既昧，却以誦經、持齋、念佛、兀坐，將此而求見性成佛，抑何愚哉！故云‘不及’。”

曰：“見性即成佛乎？”

曰：“傳大士云：‘饒經八百劫，終是落空亡。’夫見性猶聞道，而成佛猶成道也。聞道須行，故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見性須修，故雪山修行積年而證佛位。奚有不學不修而以見性成佛乎？”

問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又曰：見解知識，爲靈明知覺。二者云何而能成佛？”

曰：“見解知識之性，不能成佛；惟蠢動含靈之性，則能成佛。”

曰：“異乎所聞！敢問蠢動含靈之性爲己性乎？”

曰：“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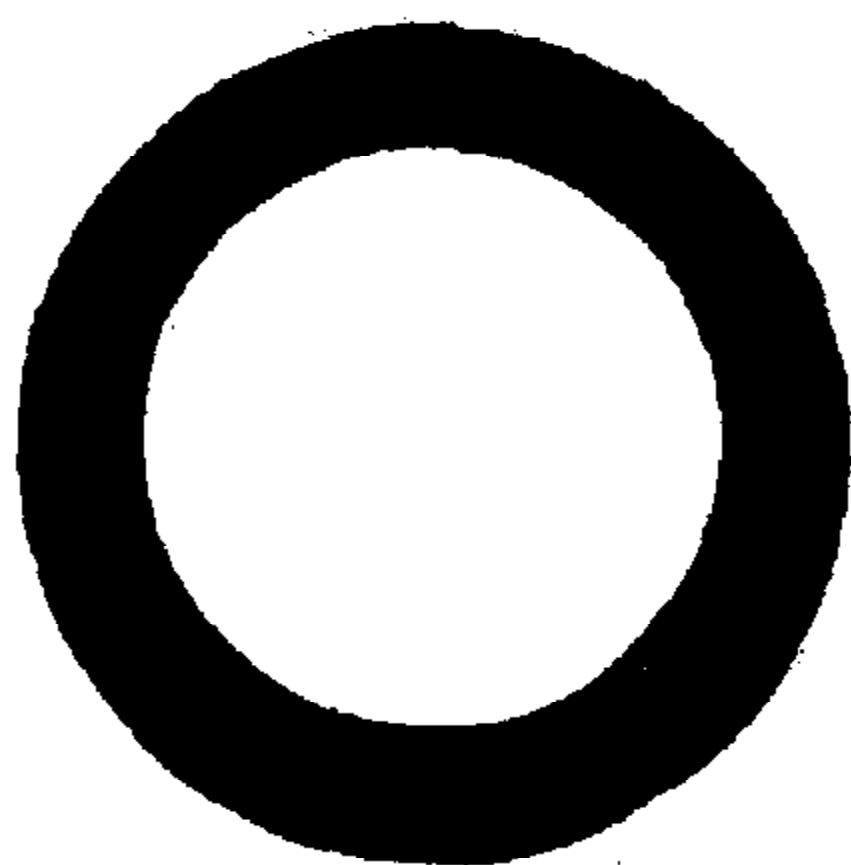
曰：“何哉？”

曰：“彼見解知識乃是非業障之性，此蠢動含靈乃造化之性，萬靈之性。人惟不知蠢動含靈之性，所以難逃生死，迷於涅槃。彼見解知識之性，以聲色憎愛而爲執着妄想；此蠢動含靈之性，處污穢而有大機大用。彼見解知識之性，起於六賊門頭，日爲恩愛纏縛，無有休歇；此蠢動含靈之性在脚跟後，如如不動，得大自在。古德云：‘地獄未苦，袈裟下不明大事，是爲最苦。’世人豈認蠢動含靈之性，即真佛性，悟此真佛，則知屋裏自有，却非木雕泥塑，故云：‘真佛屋裏坐。’到此方爲見性成佛，所以道即心是佛。若不悟屋裏真佛即我之真性，却認見解知識之性爲佛，猶認他姓爲我子，差的多也，所以道心不是佛。既悟我之真性即屋裏之真佛，則此性、此佛，

猶是四大假合底，未及長蘆四會之功，所以道非心、非佛。若悟我性是我真佛，分明了也，假之而修，假之而成，所以道見性成佛。故雪山四十二年，少林九年冷坐，實皆爲此一段公案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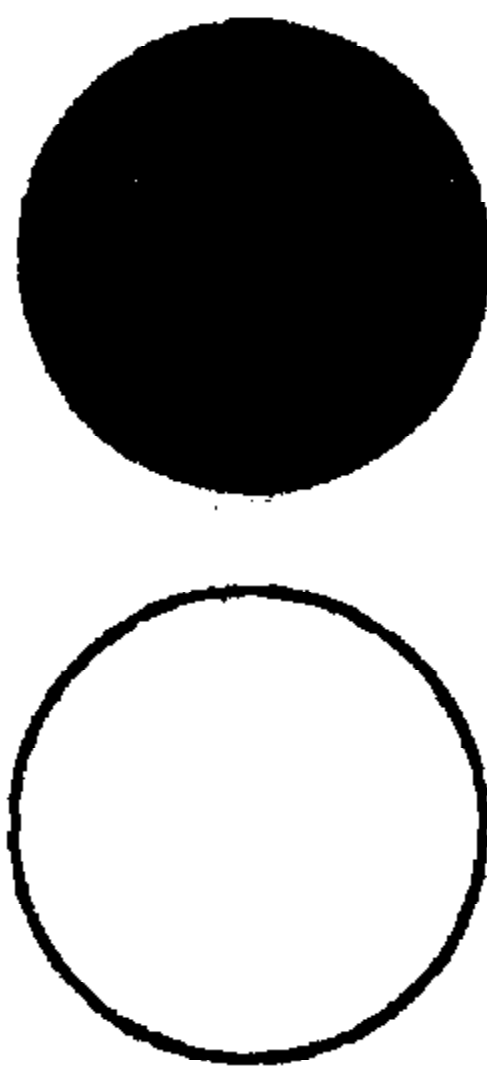
圖像歸源卷第八

太極圖



陰陽未分，形如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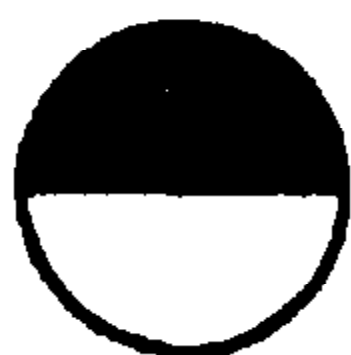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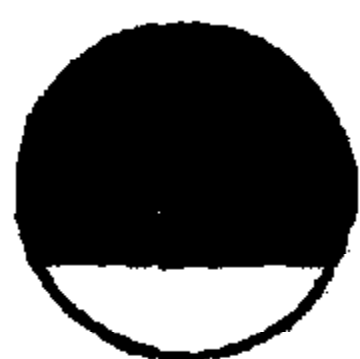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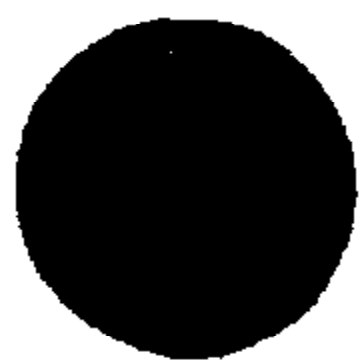
太極分判圖



一陰一陽之謂道。黑濁爲陰，白而清爲陽。太極者，陰陽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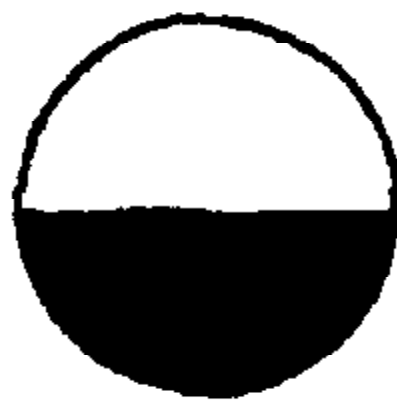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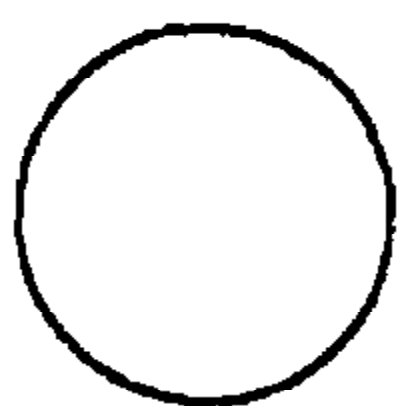
始。天地者，陰陽之形體。

先天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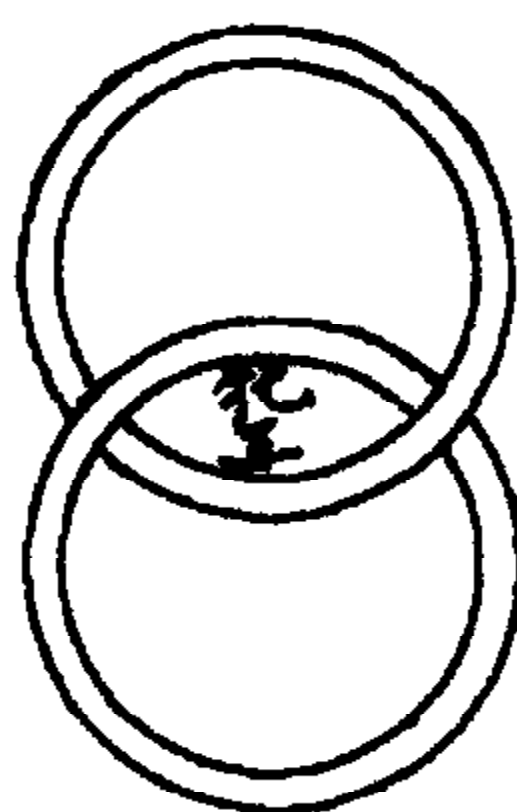
陰太極而生陽，顛倒用之成丹。

後天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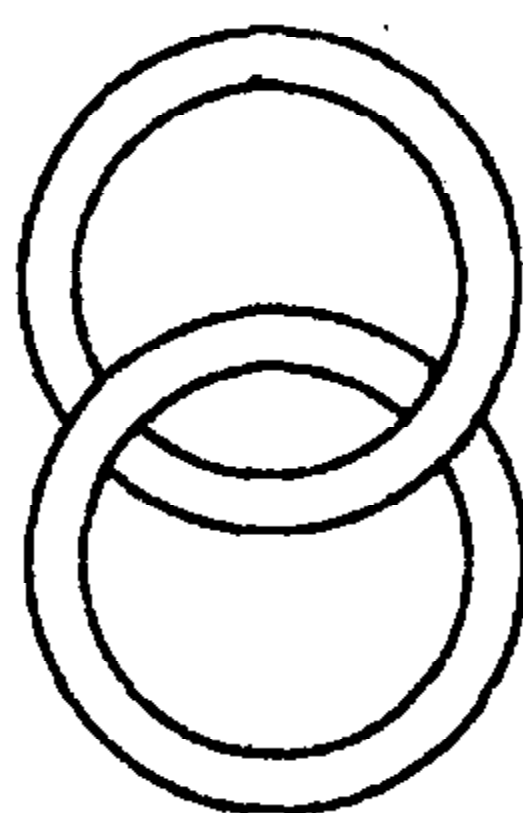
陽太極而生陰，五行順則成人。

金丹九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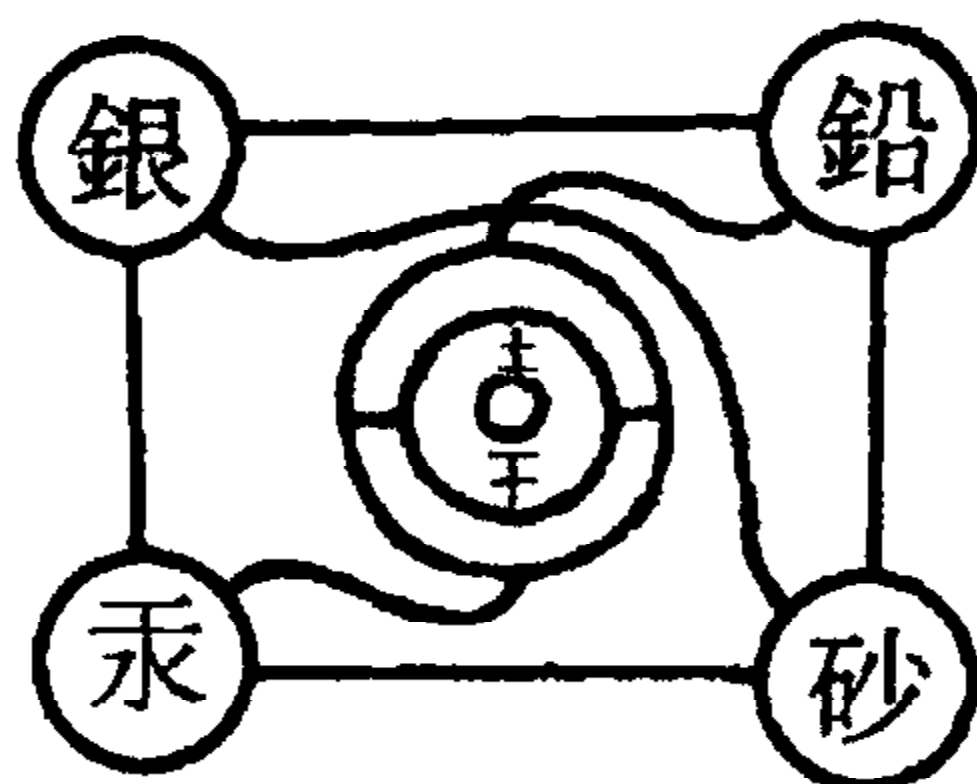
陰陽相交，水火既濟。

金丹七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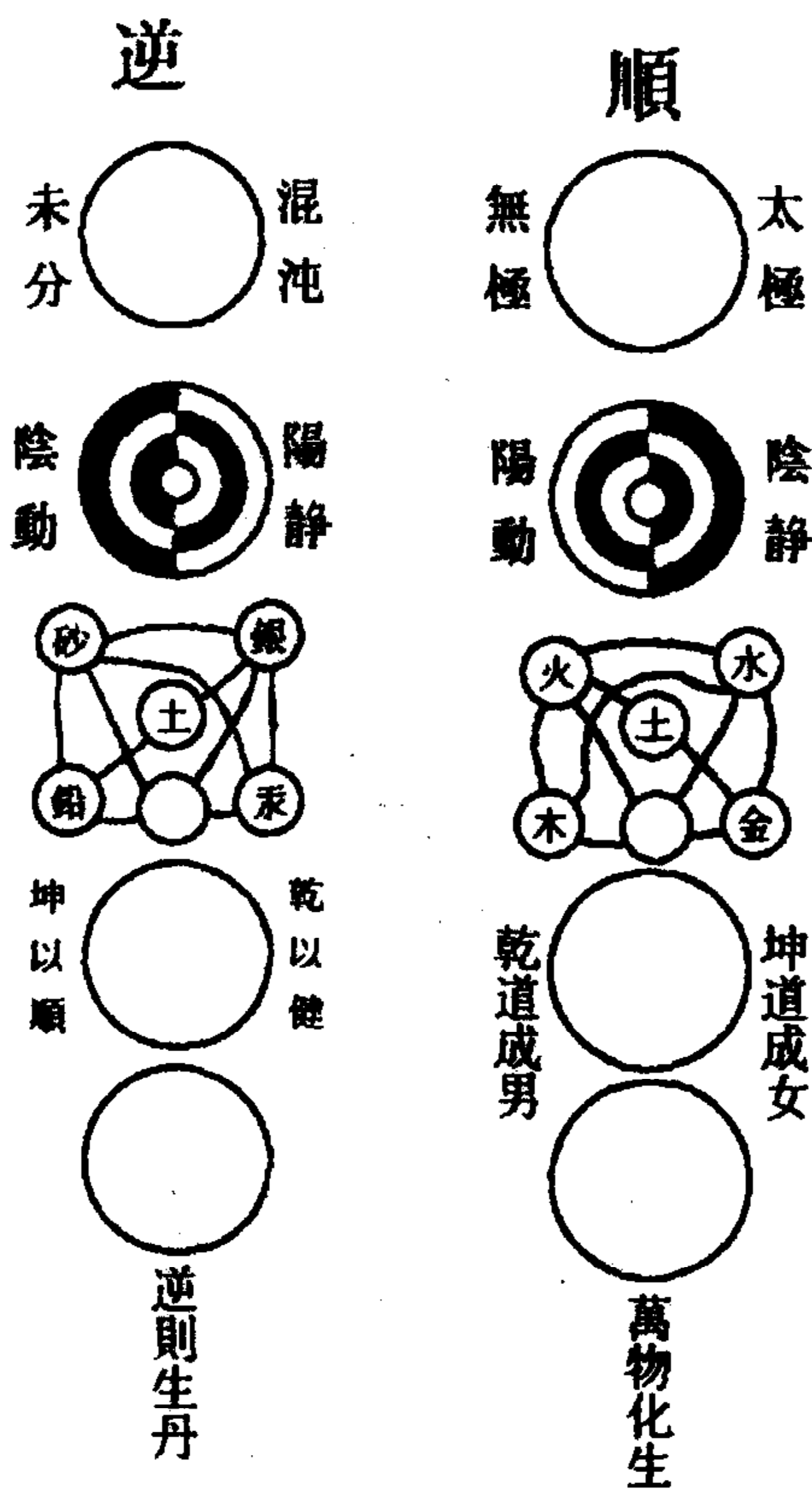
黑中有白，體變純乾。

金丹五行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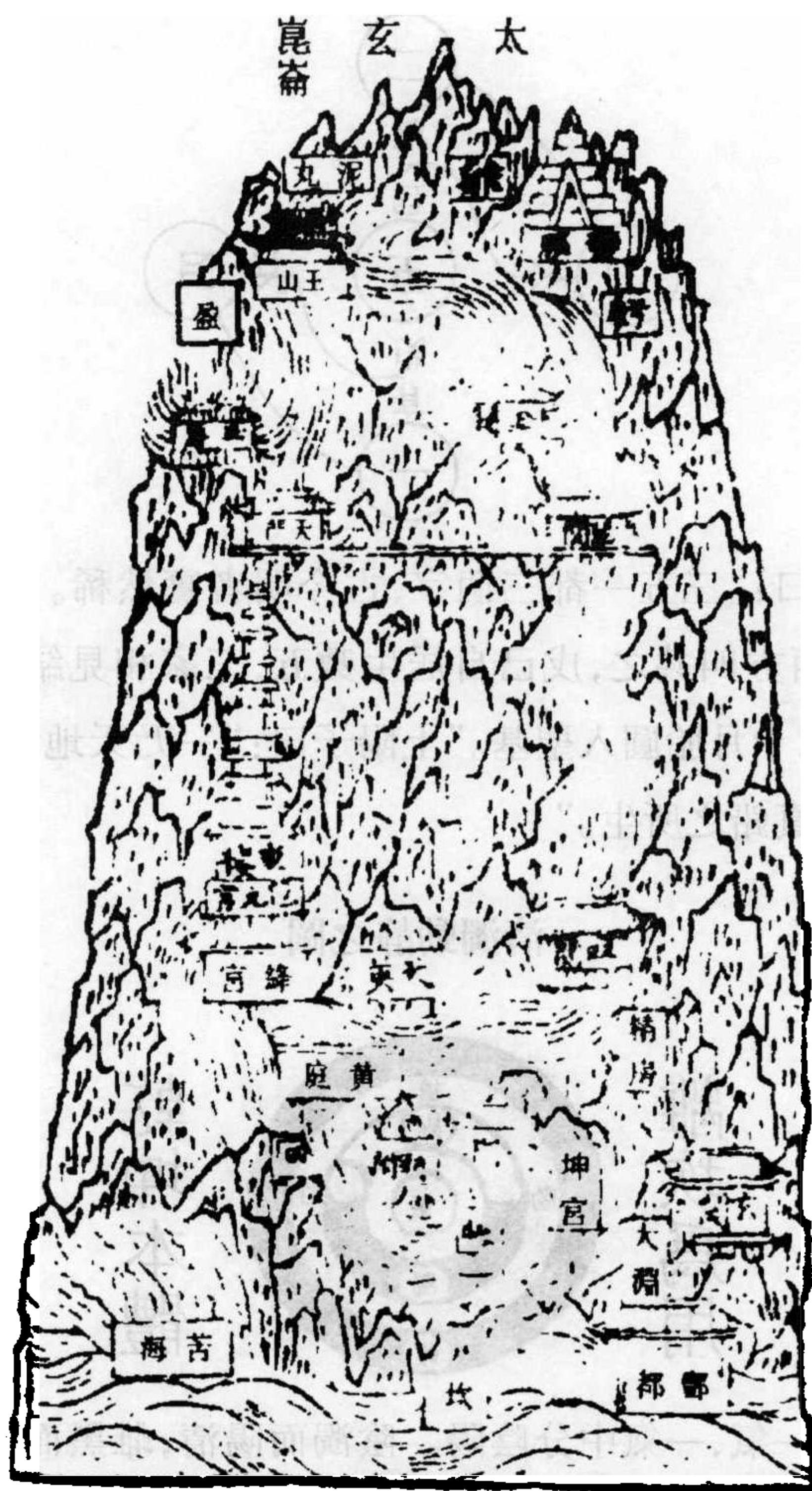


天一生水，水中真陽之氣爲黑鉛，鉛乃五金之祖。金正位居西，不曰金而曰銀者，象兌之色白也。金本生水，修丹之士却於坎中取金者，以母隱子胎故也。地二生火，火中真陰之精爲黑汞，汞乃朱砂之父，汞正位居東，不曰木而曰汞者，即震宮之木液也。木能生火，修丹之士却於離中求木液者，以弦氣所在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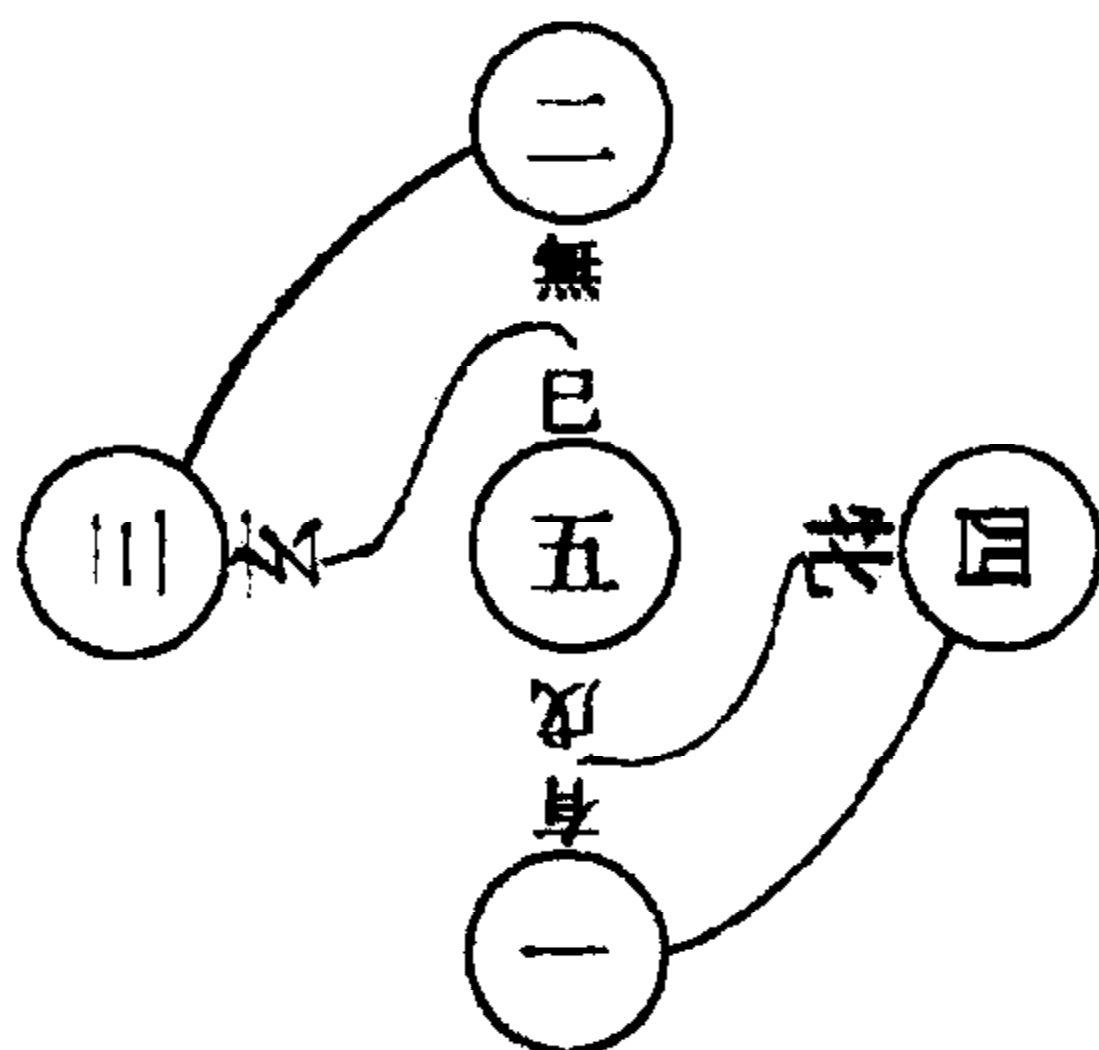
太極順逆圖



元氣體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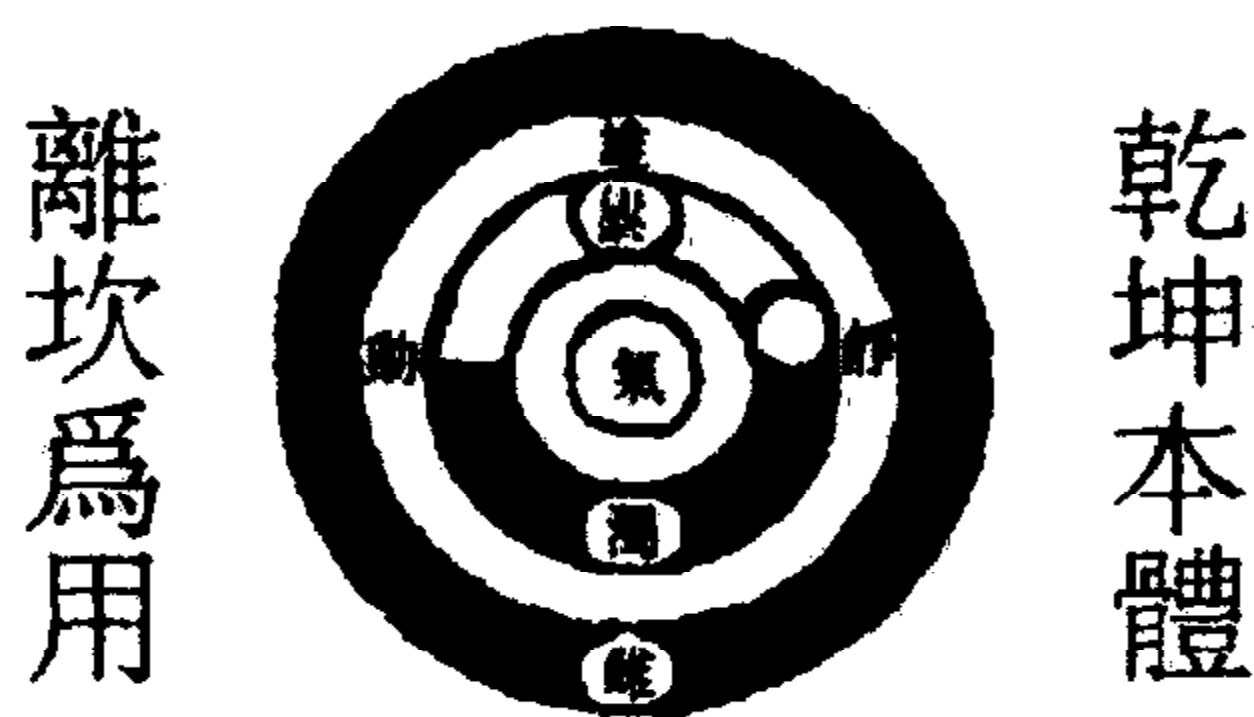


金丹三五圖



紫陽翁曰：“三五都三個字，古今明者實然稀。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生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嬰兒是一含真氣，十月胎圓入聖基。”上陽子曰：“一乃天地之祖氣，明三五一者即知真鉛之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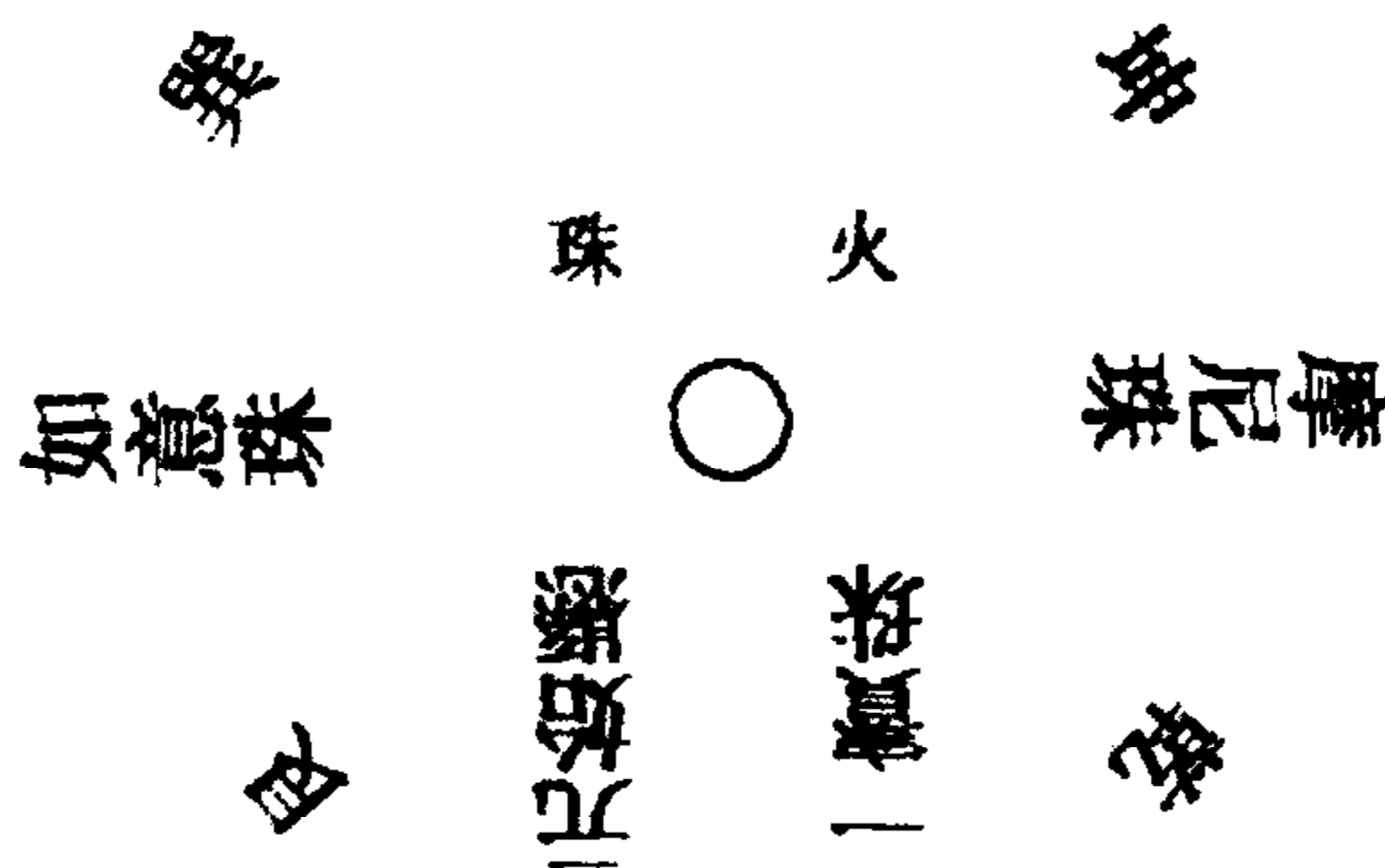
清濁動靜之圖



大道生一氣，一氣中分陰陽。陰濁而陽清，雌黑而雄白。太上曰：“知其白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故《經》云：“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泥丸云：“我昔工夫行一年，六脈已息氣歸根；如今通身是白血，已覺四季無寒熱。”紫陽云：“黑白相扶是水金。”上陽子曰：“乾坤爲體，却歸坎中之白以還離，故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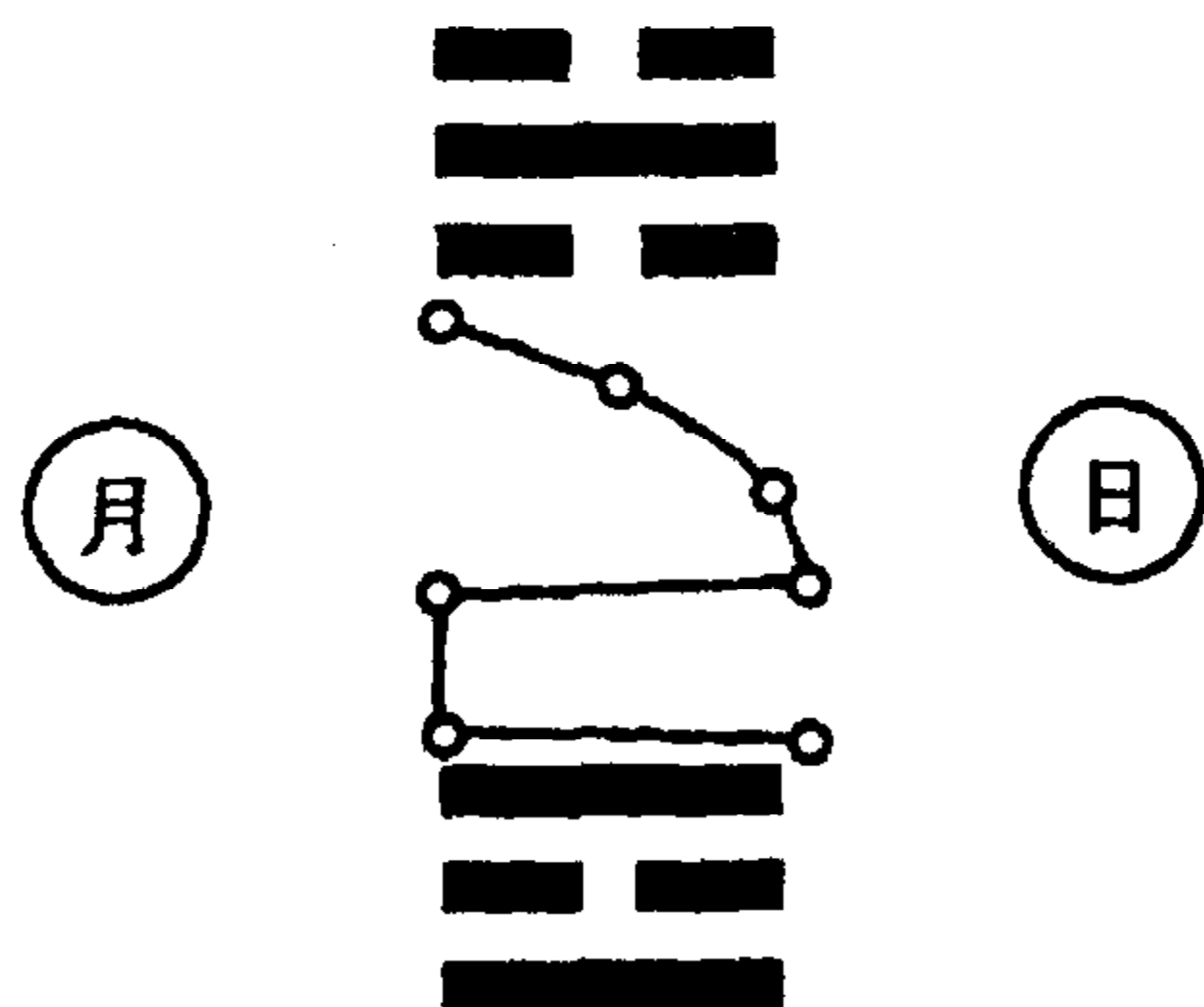
‘金丹’。”

寶珠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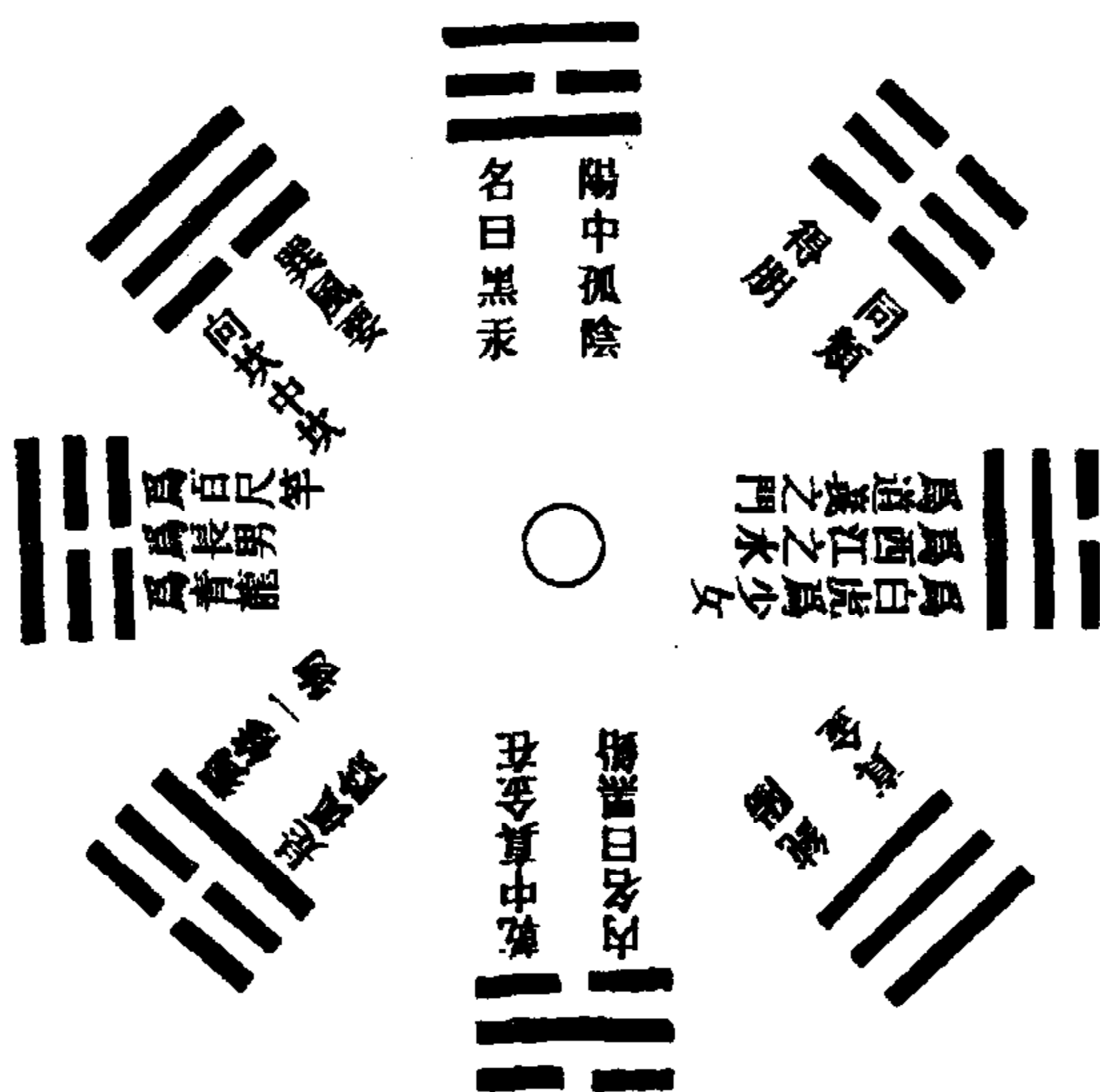
寶珠一顆初產於蚌胎之中，養護於驪龍之領。世尊得之，號曰“牟尼”，天尊得之，號曰“黍米”。大修行人，要知此珠端的，即是坎離既濟之一點也，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曰牟尼珠者，龍女所獻也；曰元始懸一珠者，海蚌取之也；曰如意珠者，姤女所配也；曰火珠者，驪龍領之物也。凡世之珠，雖徑寸，可玩而有價，此珠雖至微，不可玩、不可見，而無價之寶也。

金丹四象之圖



日月乃乾坤之精，離坎乃陰陽之用。以乾坤為鼎器者，取日月之精也；以陰陽為爐炭者，會坎離之氣也。丹法顛倒，為地天泰；丹道翻覆，為水火既濟。《經》曰：“日居離位翻為女，坎配蟾宮却是男。”不因師指，此事難知。

金丹八卦之圖



金丹八卦圖說

卦者，象也。有體則必有用，有變則必有合。如以艮為體者，則以坤為用；以震為體者，則以兌為用。《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猶離以坎為類也。修金丹者，取金於兌，而兌為白虎，專以食啗為心，其害人傷物為不少。若能制御震宮之青龍，則自能降其虎矣。金丹者，只降得白虎一物，餘皆易事耳！夫兌生於坤，而代坤行道。乾金生兌，初因樸散，乾乃寄金於坎，號曰“黑鉛”。取兌金

於坎者，母隱子胎也。釋云“一口吸盡西江水”者，此也。

形物相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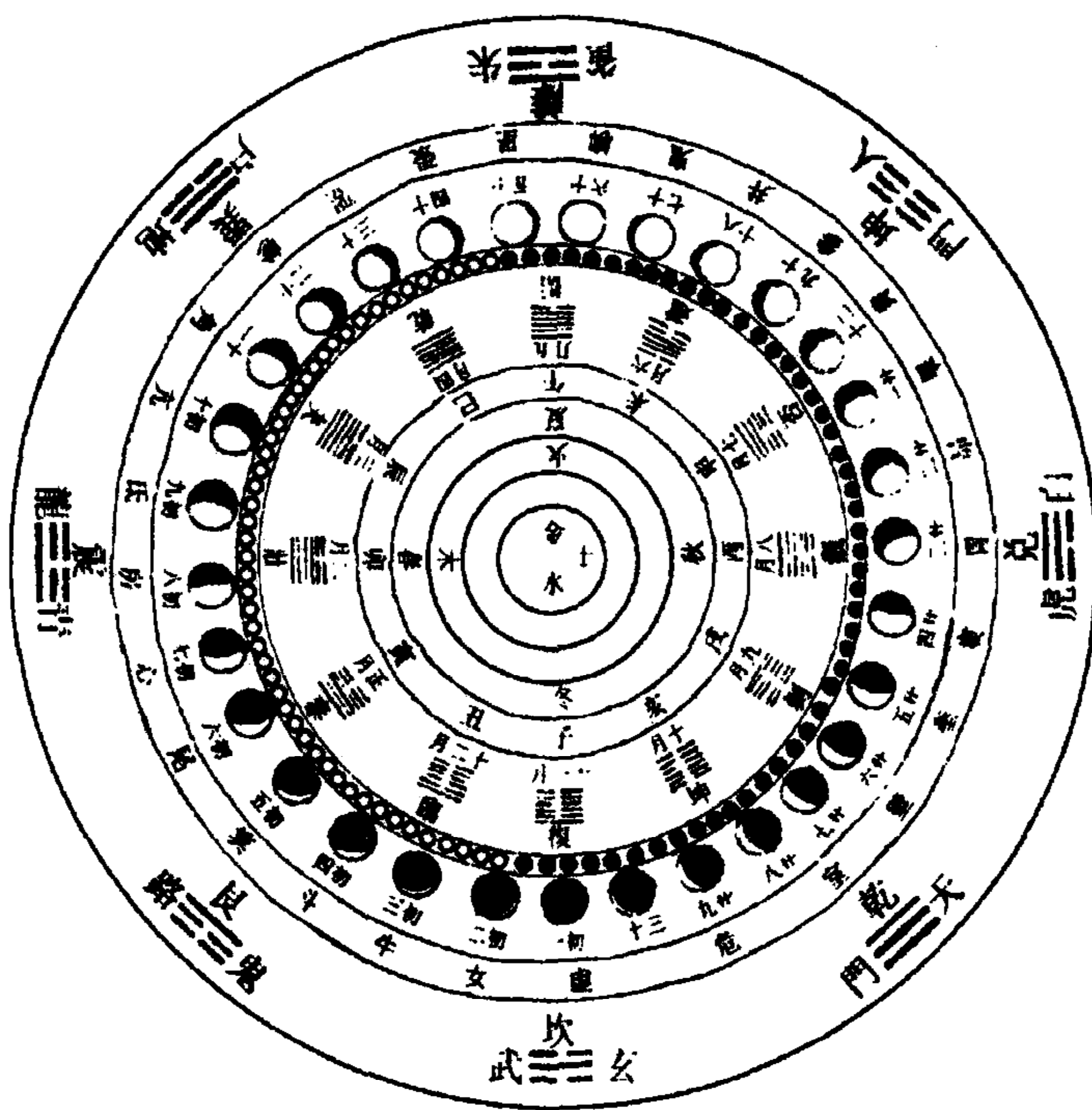


形物相感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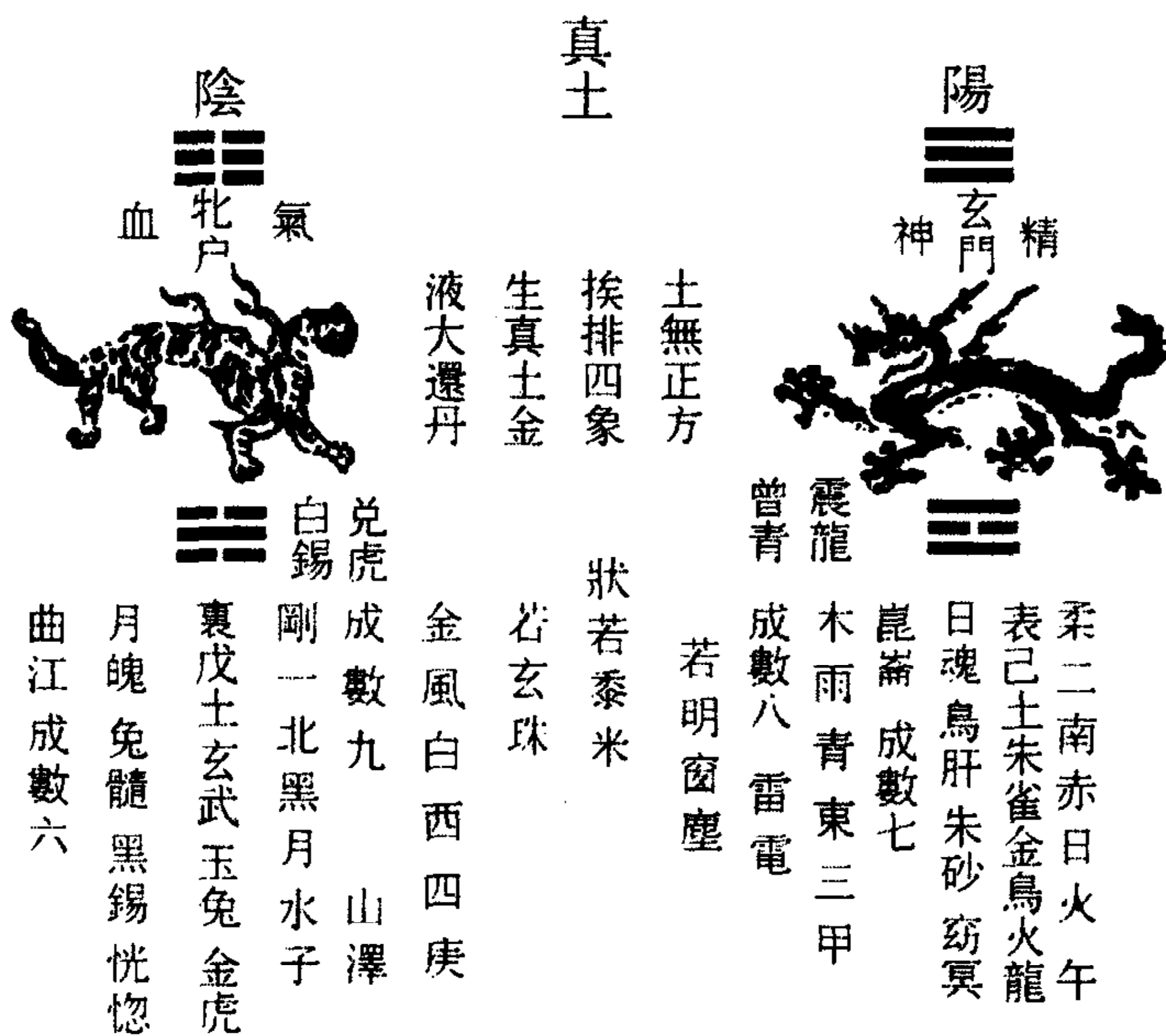
老君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釋氏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又曰：“吾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諸人還識麼？”《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男女媾精，萬物化

生。”三教修行，不離形物，故丹陽翁云：“速把我人山放倒，急將龍虎穴沖開。”伯陽翁云：“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領悟到此，方知龍虎之形，龜蛇之物，皆從人身中而有，非此二物不能交結。聖胎至妙毋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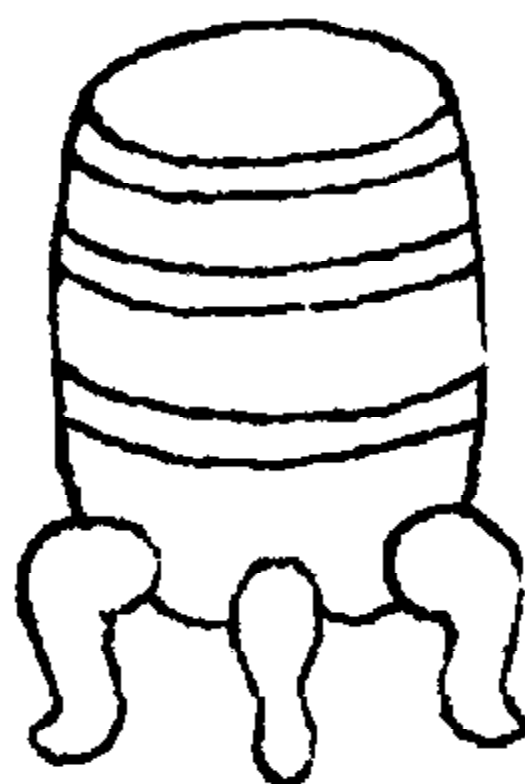
明鏡丹道圖



紫陽丹房寶鑑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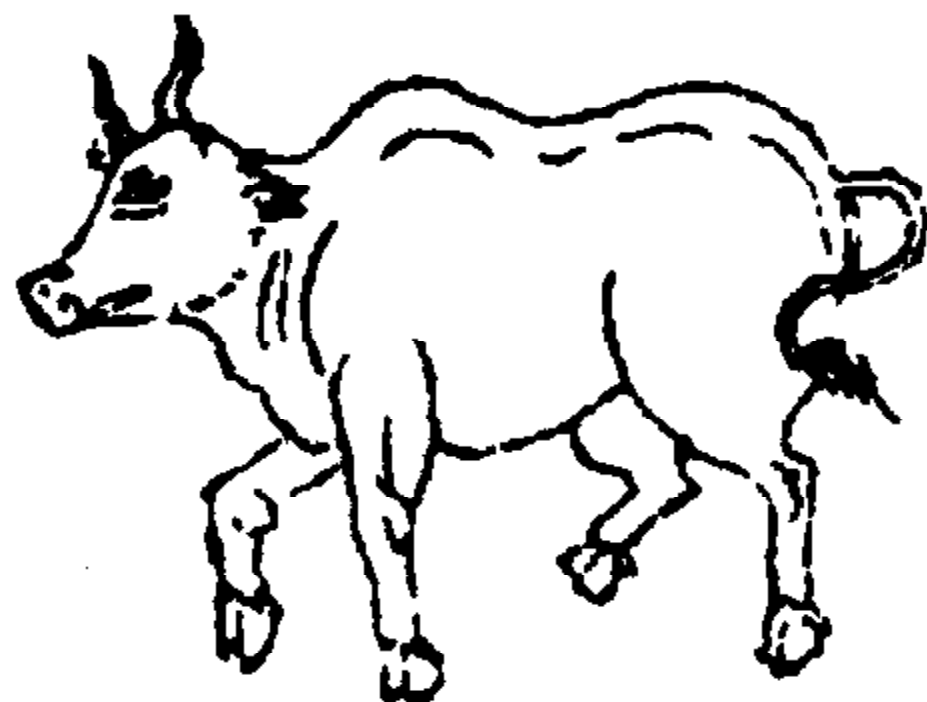
懸胎鼎



鼎周圍一尺五寸，中虛五寸，長一尺二寸，狀似蓬壺。亦如人身之形，分三層，應三才。鼎身腹通直，令上中下等均勻，入爐八寸，懸於竈中，不著地，懸胎是也，又謂之朱砂鼎。張隨注云：“又名

威光鼎^①也。”

鐵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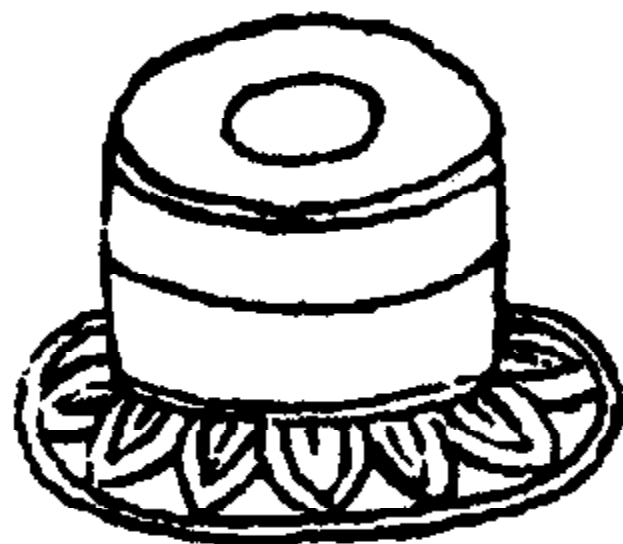


滿庭芳

真鐵牛兒，形容醜惡，性剛偏好爭馳。人人皆有，那個解牽騎。種就黃芽滿院，更須用，神水澆之。中宮裏，若無此獸，安得以嬰兒？

乾坤真動靜，生成家活，總賴於伊。飢餐虎髓，渴飲水銀池。夜半牽車進火，霞光迸，海底騰輝。牧童笑，華池宴罷，乘個月明歸。

偃月爐



① “威光鼎”，《道藏》本稱“太一神爐”，而《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及《道藏輯要》本將下面的偃月爐稱為“太乙神爐”，今從《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及《道藏輯要》本。

爐面周圍約一尺二寸，明心，橫有一尺，立唇，環匝二寸，唇厚二寸，爐口偃開，鍋釜又如仰月狀，故名偃月爐也。張隨注：“又名太乙神爐^①。”

汞 鉛

參、妻、臣、水銀、流珠、玉液、神水、姤女、玄女、木液、白雪、碧眼胡兒、青衣女子、東海青龍、交梨、浮、陰火白、賓客、民子、天魂、丹基、黑龜精、陽中真陰、下弦銀半斤。

以上汞之異名。

金丹、火丹、內丹、還丹、神丹、真鉛、大藥、嬰兒、谷神、聖胎、刀圭、七返、玉壺丹、紫金丹、絳雪丹、赤赫金丹、龍虎大藥、金液還丹、玉液還丹、九還丹、紫金霜、真黃芽、真陰陽、真玄牝、真父母、真龍虎、真種子、真主人、真鉛汞、真一、宇宙之主、秋石、河車、金公、金妃、陽丹、金鼎君、黃男、三五一、美金花、摩尼珠、白馬牙、水中金、玉液金砂、神符白雪、龜精鳳髓、兔髓烏肝、日魂月魄、壺中日月、先天地精、太一含真氣。

以上鉛汞合名。

商、夫、君、金液、金華、玉池、華池、嬰兒、黃男、金精、黃芽、白頭老子、素練郎君、西山白虎、火棗、沈、黃芽鉛、主人、父母、地魄、丹母、赤鳳髓、陰中真陽、上弦金八兩。

以上鉛之異名。

^① “太乙神爐”，又稱“太一神爐”，《道藏》本稱“威光鼎”，今從《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及《道藏輯要》本。

紫清金丹火候訣

攢簇乾坤造化來，手搏日月煉成灰。金公無言姤女死，黃婆不老猶懷胎。



汞心煉神赤龍性，鉛身凝氣白虎命。內外渾無一點陰，萬象光中玉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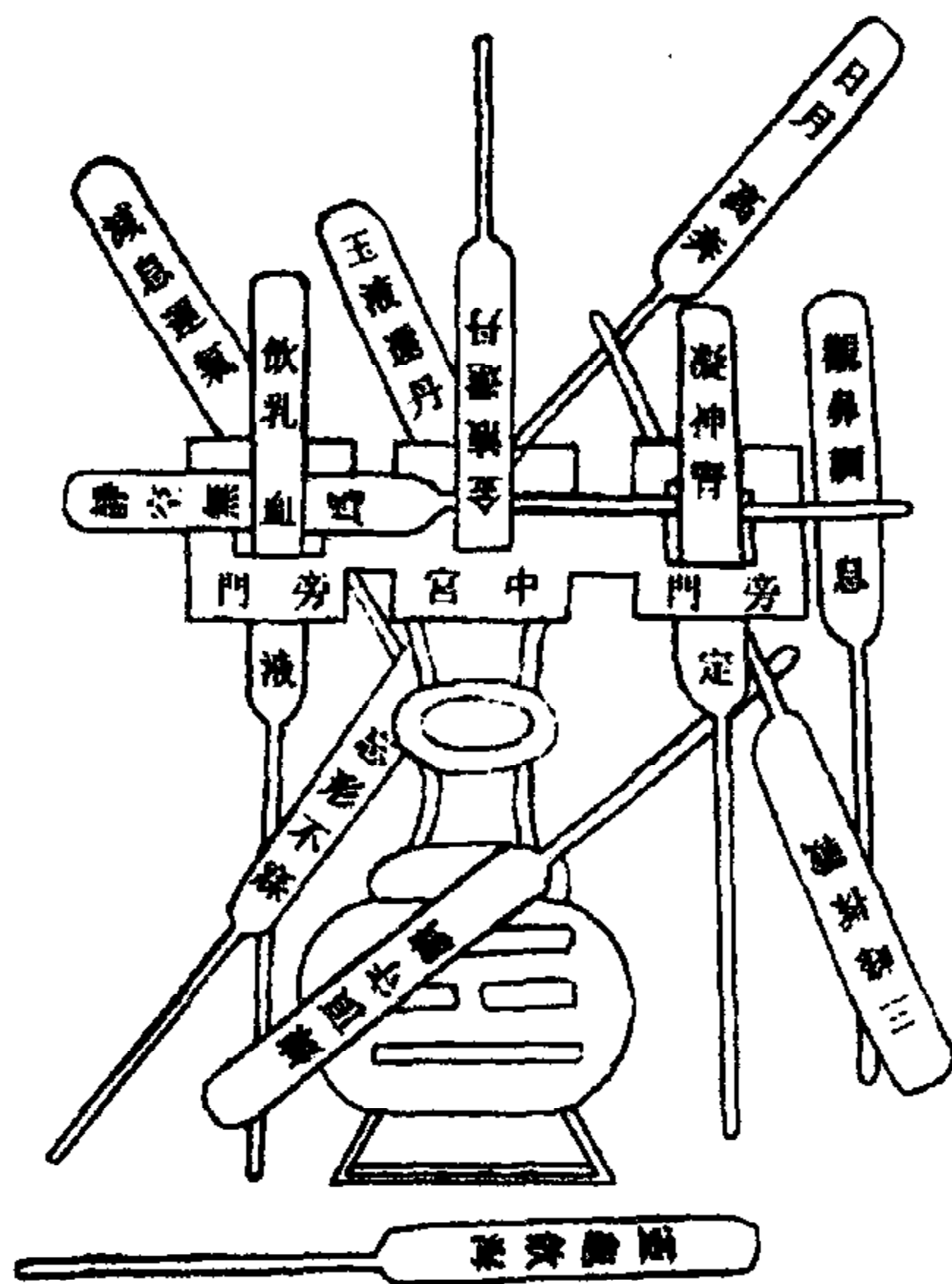
丹法參同十八之訣

- 一 採藥：收拾身心，斂藏神氣。
- 二 結丹：氣凝聚，念不動。
- 三 烹煉：金液煉形，玉符保身。
- 四 固濟：絕念，忘形。
- 五 武火：奮迅精神，祛除雜念。
- 六 文火：溫溫不絕，綿綿若存。
- 七 沐浴：洗心，滌慮。
- 八 丹砂：有無交入，隱顯相符。
- 九 過關：果生枝上，子在胞中。

- 十 分胎：鷄能抱卵，蟬到成形。
十一 溫養：知白守黑，神明自來。
十二 防危：一念外馳，火候差失。
十三 工夫：暮採朝收，時烹日煉。
十四 交媾：念念相續，同成一片。
十五 大還：對景無心，晝夜如一。
十六 聖胎：蟄其神，藏其氣。
十七 九轉：火候足，嬰兒現。
十八 換鼎：子又生孫，千百億化。

林神鳳金丹法象投壺圖

訣曰：金瓶投木箭，氣穴引神歸。心正形端者，機籌善發揮。
(原注：若知此訣即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道也。)



天地先生曰：萬般作用盡狂圖，獨有金丹可入壺。識得不空無有理，修真方不費工夫。（原注：天地先生，東吳人也。）

仙 派^①

太極先天老子

妙無天帝太極之初出生三氣，爲玄、元、始。始氣化生先天老子。自爾以來，先天老子乃以玄氣時時而化生^②。

萬法天師	初三皇時出
有古大先生	中三皇時出
鬱華子	後三皇時出
大成子	伏羲時出
廣成子	
隨應子	軒轅時出
赤精子	少皞時出
錄圖子	顓頊時出
務成子	高辛時出
尹壽子	堯時出
真行子	舜時出
錫則子	禹時出
古邑先生	成湯時出
錢鏗	即彭祖

① 《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仙派》，《道藏輯要》本爲卷下《仙派源流》，《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仙派》，今從後者。

② “化生”，《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不生”，今從《道藏輯要》本。

商容

先天老子，雖是世世化度，而未顯誕生之跡。乃於商十八王陽甲時，寄胎於玄妙玉女身中八十一年，方於武乙庚辰年二月十五日卯時降誕，指李爲姓也。

後聖玄元太上老子①

文始先生尹喜	瞿曇古佛
太和真人尹軌	釋迦文佛
太極真人杜沖	摩訶迦葉
太清真人彭宗	西天二十七祖
太清真人宋綸	初祖達磨
西嶽真人馮長	二祖惠可
玄洲真人姚坦	三祖鏡智
八素真人周亮	四祖道信
太極真人尹登	五祖大滿
黃庭真人王琮	六祖大鑒
西嶽仙卿李翼	清源行思
河上公丈人	南嶽懷讓
金碧劉真人	馬祖道一
安期生真人	石頭希遷
馬明生真人	天皇道悟
陰長生真人	龍潭崇信
徐從事真人	德山宣鑑

① 此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魏伯陽真人	感潭資國	
老祖天師張道陵	雪峰義存	
左玄真人王長	巖頭存活	
右玄真人趙昇	玄泉彥	
東華帝君王玄甫	黃龍誨機	
正陽帝君鍾離權	太極仙翁葛玄	
純陽帝君呂巖	抱朴真人葛稚川	
海蟾帝君劉操	丹陽真人鄭思遠	
重陽帝君王嘉	嶽山長笑先生彭養素	
丹陽真君馬鈺	紫陽張真人張伯端	
丹陽真君譚處端	杏林真人石泰	
長生真君劉處玄	紫賢真人薛式	
長春真君丘處機	泥丸真人陳南	
玉陽真君王處一	海瓊真人白玉蟾	
太古真人郝大通	鶴林真人彭耜	
清靜元君孫不二	紫虛真人蕭廷之	
黃房公、披雲真人宋有道(原注:德芳)	太虛真人李珣	
紫瓊真人張模君範	緣督真人趙友欽	
上陽子陳觀吾		

鍾呂二仙慶誕儀^①

祖師姓鍾離，字雲房，諱權。四月十五日生辰，預於十四日同呂仙醮稱賀。祖師姓呂，字洞賓，諱巖，家祖居西京河南府，滿柘縣

① 此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永樂鎮人氏。伯父四人，溫恭謙讓，讓仕唐，辟海寧州刺史，因家焉。洞賓生於唐天寶十四年乙未四月十四日巳時。幼而聰敏，三舉方第，授江州德化縣令。因縱步遊廬山，遇鍾離翁，授天仙劍法，又十試而授金丹大道，續得崔真人《入藥鏡》、《火候祕旨》，修行成道。

序班 法事 灑淨 行香

恭聞時維四月，宜首夏之清和；卦滿六陽，喜純乾之中正。際聖師誕生之旦，申後人朝賀之誠。清衆同聲，香花奉請。

舉香花請

謹恭拜請

先天道祖太上老君 三教得道先聖先師

文始天尊尹真人 太和尹真人 太極杜真人

太清彭真人 太清宋真人 玄州姚真人

八素周真人 太微尹真人 黃庭王真人

西嶽李仙卿 河上翁丈人 安期生真人

馬明生真人 陰長生真人 徐從事真人

伯陽魏真人 劉金碧真人 三天大法師

玄中大法師 左玄王真人 右玄趙真人

太極葛仙翁 九州都仙史 吳黃十一位真君

恭望仙慈降臨醮位。

謹恭拜請

祖師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大帝

正陽開悟傳道主教帝君

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

海蟾弘悟明道帝君

重陽全真開化輔極帝君

恭望仙慈降臨醮座。

謹恭拜請

祖師丹陽抱一無爲普化真君

長真雲水凝神玄靜蘊德真君

長生輔化宗玄明德真君

長春全德神化明應主教真君

玉陽體玄廣慈普度真君

太古廣寧通玄妙極真君

清靜淵真玄虛順化元君

恭望仙慈降臨醮座。

謹恭拜請

祖師天台悟真紫陽真人 杏林石真人

道光紫賢真人 泥丸翠虛真人

海南紫清真人

恭望仙慈降臨醮座。

謹恭拜請

祖師黃房公真人 披雲宋真人

太虛李真人 紫瓊張真人

緣督趙真人 谷雲劉真人

上陽陳真人

古往今來修真學仙得道一切聖賢

恭望仙慈降臨醮座。

向伸啓請諒沐光臨，仰冀迂留，納茲皈敬。今遇純陽之瑞旦，庸伸朝賀之愚忱。

夫燭者，一點之靈光，古今不少；十方之世界，幽顯皆通。不知

者以爲火傳，其知者是云性慧。使暗室盟心而知懼^①，返照迴光；信天堂有路而可登，超凡人聖。再拜致恭，上進壽燭。

法事

夫香者，粵從太古之初，一枝挺出；奚待三皇之後，幾劫流芳？下愚有鼻而無聞，上士聞香而分臭。如聖師之稔士，處處苾芳；以道德而強名，人人受用。再拜，上進壽香。

法事

夫茶者，先春雀舌，穀雨鎗旂。斟蠡眼湯，白花浮於碗面；酌龍泉水，仙風引於蓬萊。盧同七碗而通仙靈，趙州一甌而參佛性，提醒渴睡漢，發明矇瞳仙。再拜進茶。

法事

夫酒者，天垂甘露，地湧醴泉。上味醍醐，飲者長醒而不醉；聖人糟粕，得之以有而歸無。一口吸盡西江，容顏不老；三杯通大道^②，法體常存。再拜致恭，上進壽酒。

法事

誦《心印經》 三十二品功德經

具有稱賀表文，謹當跪奏。

鍾離祖師賀表^③

大道弟子某，今月十五日，恭逢祖師鍾離正陽帝君毓瑞之辰，預向今辰十四日，謹奉表稱賀者。

① “盟心”，《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萌心”，今從《道藏輯要》本。

② 《道藏》本爲“三杯通夫大道”，今從《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③ 此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右伏以道尊德貴，仰萬代之師繩；陰盡陽純，際高仙之壽旦。月圓天上，瑞靄人間。某頓首再拜，恭惟祖師鍾離正陽開悟傳道主教帝君，自本自根，先天先地。把乾坤爲鼎器，煉坎還離；捉烏兔爲藥材，降龍伏虎。道超太極，恩溥群生，劫劫長存，人人受度。由純陽、海蟾、重陽繼授之後，列聖心心；暨丹陽、長春、紫陽接濟以來，爲衆父父。功非言辭之可頌，仁與造化之相侔。某凡骨未靈，真心於道。幸蒙師旨，玄牝乃天地之根；詳在丹書，精氣是陰陽之本。華池神水，號曰乾金；土釜流珠，是名木汞。兩弦合體，十月懷胎。所切者妙用霎時，最難者真靜應物。況首經至寶，言之甚危；而雄虎寡情，爲之深恐。茲因朝賀，並述危難，仰冀慈悲，俯憐微賤。與安身於方便，俾入室以無魔。仙家日月長，又何待塵凡之祝頌？他年功行滿，尚全依師匠之陶成。次期上士賢良，俱明至道，迷愚誑誕，悔發信心。酥酪成河，醍醐灌頂，土皆碧玉，地遍黃金。干冒師真，不勝戰汗。謹具表稱賀以聞。某誠懼誠忭，頓首稽首，再拜謹言。

天運某年四月十四日 大道弟子某賀表

又舉《純陽祖師賀表》文，謹當跪奏：

大道弟子某，今月十四日，恭遇祖師純陽帝君降誕令辰，謹具表恭伸朝賀者。

右伏以節屆純陽，月先圓於此夜；天鍾元氣，行已滿於多年。宇宙騰懽，仙凡稱壽。某頓首再拜，恭惟祖師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道高千古，瑞粹群靈。內觀其心，外觀其形，故得全形之奧；有以觀竅，無以觀妙，咸歸衆妙之門。挹水源之至清，煉金丹而早就。青蛇袖裏，過洞庭而朗吟；黃鶴樓前，隱市廛而吹笛。戲執中而一化仙女，爲圖南而幾到華山。跨青牛而入洞天，騎白鹿而過滄海。高證帝君之位，功亘古而亘今；廣傳道德之真，派自南而自北。公

欲濟世而人不識，我欲求公而緣未諧。伏念某莫明玄牝之旨歸，幸遇真師之盟授。乃悟道非言顯，方知事屬心傳。當求八兩之乾金，先盟賓主；仍運半斤之木汞，配合陰陽。煉做一團，守成十月，靜聽龍吟而虎嘯，毋使水乾而火寒。得正於斯，爲之甚恐，忙忙罔措，汲汲忘餐。倘蒙慈憫，而獲飲刀圭；活此衰殘，而熟知火候。雖無可報，所侍好生。茲幸際於昌時，且忻逢於瑞旦，敢陳凡悃，遙拜仙丰。諒尊居天上之糾司，想垂憐於末學；不假人間之祝頌^①，因以訴於衷情。冀陰相於凡軀，俾早收於藥物。採首經之至寶，內外不愆；煉一氣之先天，始終盡善。更無魔障，會見心靈。便下手以速修，夫誰不願？與安身於方便，作事易成。次期上士賢良，俱明至道。（原注：與前同尾。）

具有證明文疏，恭對敷宣：

大道弟子某，今月十四日，恭遇祖師純陽帝君瑞誕，今月十五日，恭逢祖師正陽帝君瑞誕。謹修香燭，以今辰十四日，具表同申朝賀，茲已周圓。仰蒙高仙衆聖同賜印明，虔貢楮財，敬殫歸謝。祈保學道無魔，修仙有分，仰干慈憫，陰佑危難。俾入室而功成，不差火候，早脫胎而神化，高揖仙班。次期上士賢良，俱明至道，迷愚誑誕，悔發信心，酥酪成河，醍醐灌頂，土皆碧玉，地遍黃金。干冒師嚴，敷宣同既。

右謹具疏，頓首拜上：

先天道祖太上老君

三教得道先聖仙師

^① “假”，《道藏輯要》本爲“泯”，《藏外道書》甲本爲“澁”，今從海王邨本。

文始天尊尹先生

如前請神位次列寫無增減。

送神文^①

向來情悃，冒瀆聰明，仰冀矜憐，廣開接引。屈仙旆而來降於塵寰，凌兢罔措；返真遊而復歸於蓬島，攀戀惟勤。茲當拜送之期，負此虛居之愧。伏聞獨自行獨自坐，姓名還動帝王心；無人會無人知，詩句喧傳卿相耳。凡夫肉眼知多少，金丹一粒定長生。這回相見不無緣，衷情欲訴；舉世盡皆尋此道，此事難知。下手速修猶太遲，世間誰是能行者？此身已出三千界，昔尚贈於張僧；許我同遊五帝鄉，今願憐於凡骨。莫道凡流空命薄，乞與貧儒換骨丹。真人已在玉清遊，劍橫雙水岸；先生去後應難老，身在大羅天。來無影，去無蹤，糾司天上神仙籍；聽不聞，視不見，臣事玉皇歸太清。冒瀆惟深，一心拜送。

化財 徹席

仙派源流^②

東華帝君

姓王，不知其世代、名號。或云名玄甫。得老子之道，後隱崑崙山，復居五臺山紫府洞天，自稱少陽帝君。於終南山凝陽洞，以道授鍾離。

① 此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道藏》本爲《上陽子金丹大要列仙誌》，《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均稱爲《仙派源流》。

六月十五日生，十月十六日上昇。

正陽帝君

姓鍾離，名權，字雲房，號正陽子。京兆咸陽人。仕漢爲將軍，因兵失利，入終南山，遇少陽帝君，授以至道，隱晉州羊角山。道成，天帝封號太極左宮真人。乃束雙髻髻，衣櫛葉，自稱天下都散漢。有詩行於世。後於灋水以道授純陽。

四月十五日生，五月十八日上昇。

純陽帝君

姓呂，名巖，字洞賓，號純陽子。祖居西京河南府滿柘縣永樂鎮招賢里，今曰蒲州蒲坂縣。生於天寶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一云生唐德宗貞元丙子。從父海州刺史，因家焉。以科舉授江州德化縣令，因縱步廬山，遊灋水之上，遇正陽，授道，至今在世。天帝頒詔爲九天採訪使，五月二十日奉詔。有詩云“糾司天上神仙籍”之句，就以此日爲上昇。有詩詞名《渾成集》行於世，以道授海蟾、重陽。

四月十四日生，五月二十日上昇。

海蟾帝君

姓劉，名操，字宗成，號海蟾子，改名玄英。燕山人。仕遼，爲宰相。遇純陽，即解相印，佯狂遠避於秦川。純陽授以丹道，乃作詩云：“拋離火宅三千口，屏去門兵百萬家。”後成道，遁跡於終南山、太華之間，以金丹授董凝陽、張紫陽。

十月十四日生，六月十五日上昇。

重陽帝君

姓王，名中孚，字允卿；又易名世雄，字德威。後入道，改名嘉，字知名，號重陽子。咸陽大魏村人也。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十二月二十二日生於終南縣甘河鎮。遇純陽祖師，授口訣，得金丹之道，乃穴居修行，名活死人墓。後出關抵寧海，以金丹之道授與丹陽，又授丘長春、譚長真、孫不二、王玉陽、劉長生、郝太古，乃以純陽所授祕訣五篇，盡付七人。有《全真前後集》、《輶光集》、《雲中集》、《分梨十化說》行於世。^①

十二月二十二日生，正月初四日上昇。

丹陽真君

姓馬，名鈺，字玄寶，號丹陽子。先名從義，字宜甫。寧海州人。生金太宗天會元年癸卯，即宋徽宗宣和五年也，五月二十日生。家富，號馬半州，娶孫氏，生三子，曰庭珍、庭瑞、庭珪。大定七年丁亥，重陽至，因食瓜從蒂起，怪而詢之。重陽曰：“香從臭裏出，甜向苦中來。”復叩云：“何名道？”重陽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乃請歸家，師之。戊子歲，以家事付三子而出家，重陽以所得純陽金丹祕訣五篇授之，並口授其訣，遂頂三鬚而修行成道。因分梨十化，多受辛苦。時求道者有李太乘、趙蓬萊、韓清甫等，宋披雲得師金丹之祕旨，乃先成道。有《金玉集》、《漸悟集》、《行化集》、《成道集》、《圓成集》、《精微集》及《語錄》一集，皆行於世。七真之

^① 《道藏輯要》本在“授與丹陽”之後，只有“共授邱長春等七人”一句。今據《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道藏》本補入。

內多師之。

五月二十日生，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昇。

長真真君^①

姓譚，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寧海州人。初名玉，字伯玉。生金太宗天會元年癸卯三月初一日。中年患痹，師事重陽，每旦重陽以盥餘令以洗面，久而疾愈。乃授以道。以宿業重，因遇醉徒毆擊，折齒流血，師皆不問。丹陽聞曰：“一拳消盡多生業。”道成有詩，後句云：“湧出陽神獨自歸。”書畢而逝，異香滿室者數日，有《水雲集》行於世。

三月初一日生，四月初一日上昇。

長生真君

姓劉，名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東萊武宮莊人。生金熙宗皇統七年丁卯，即宋高宗紹興十七年，七月十二日生。大定九年即宋孝宗乾道五年，師重陽。道成於宋寧宗癸亥。嘉定三年二月初六日，鳴鼓集衆，曲肱而逝。有《仙樂》、《太虛》、《盤陽》、《同塵》、《安閑》、《修真》文集六卷，及《道德註》、《陰符演》、《黃庭述》留於世。

七月十二日生，二月初六日上昇。

長春真君

姓邱，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人。生於

① 《藏外道書》甲本和海王邨本誤爲“長春真君”，今從《道藏輯要》本及《道藏》本。



陳致虛學案

金熙宗皇統八年戊辰，即宋高宗紹興十八年，正月十九日生。二十歲師重陽，二十七歲乃入礪溪穴居修行，三十三歲復居隴州龍門山，苦行如礪溪時。道成之後，四十二歲赴金世宗召館，六十二歲齊魯入於宋，寧宗召師，不赴。六十五歲赴成吉思皇帝召見，詳見《慶會錄》。對策、禳災、救旱等事，為元朝功臣。有《礪溪》、《鳴道集》、《西遊記》行於世。丁亥歲七月初九日，師昇堂示衆以生死事，留頌坐化。

正月十九日生，七月初九日上昇。

玉陽真君^①

姓王，名處一，字玉陽，號全陽子。寧海東牟人。生金皇統二年壬戌三月十八日。師重陽受道，居雲光洞，志行確苦。道成，大著神異。度人、逐鬼、陪盜、碎石，出神入夢，召雨撼峰，烹鷄降鶴，起死噓枯。金世宗聞其名召對，大副宸衷。嫉者飲之鴆，師歸入水池而不死。有《雲光集》、《要異錄》行於世。

三月十八日生，四月二十二日上昇。

廣寧真人^②

姓郝，名大通，字太古真人，號廣寧子。寧海人。生金熙宗天眷三年庚申，正月初三日生。巨富。師重陽。初名璘，號恬然子。雖入道而志不苦勵。長真、玉陽勸激之後，至岐山遇神仙，授與金丹口訣，為改名號。遂遊趙魏間，修行道成，留頌而

① 海王邨本未載。

② 海王邨本未載。

逝。有《太古集》、《心經》、《救苦經》、《解太易圖》及《示教真言》行於世。

正月初三日生，十二月三十日上昇。

清靜元君^①

姓孫，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寧海人也。生宋徽宗宣和元年己亥，正月初五日生。父孫思顯，俾適州之馬宜甫，生三子。重陽至，以分梨十化，宜甫夫婦悉棄家事，出家學道。^②後元君居洛陽風仙洞修行^③，夫婦每日相激勵，俱成道，有詩詞行於世。

正月初五日生，二月二十九日上昇。

黃房公

姓宋，名有道，字德芳，號黃房公。沔陽府人氏。行諸階法，無雲則能以符而行雲，有雲則能披雲而見斗，故時號披雲真人。一日遇丹陽，授以金丹火候祕訣。行之兩年，能二其身弗死。因遊東海，適皇元太祖成吉思皇帝召長春邱師昇，時公與十八人爲之輔行，公爲首焉。世祖皇帝封“通玄弘教披雲真人”，武宗皇帝加封“通玄至道崇文明化大真人”。後以至道授太虛李真人，而黃房公莫知所終，或云在燕之長春觀坐逝。

① 海王邨本未載。

② 《道藏》本爲“宜甫夫婦仙姑，出家學道”，今從《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道藏》本爲“居洛陽風仙洞修行”，今從《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太虛真人

姓李，名珏，字雙玉。蜀之崇慶州人。既得黃房公金丹之道，改名棲真，號太虛。即往邵武之武夷，潛修金丹，七個月而道將成，乃回途。道經龍虎山。先夕，雩壇有夢真人至者。時久旱，祈禱弗應，次日真人果至。衆皆弗知，惟夢者見一貧道人來，曰：“是此人也。”衆請祈雨，應時霑沛而去。至真州玉虛庵，結環而坐，後出寰，以道授張紫瓊。既而囑曰：“金丹宜潛修，大道當人授。”後入青城山，莫知所終。

五月初十日生，八月十五日成道。

紫瓊真人

姓張，名模，字君範。饒州德興人也。後聞道，改名道心。初，太虛真人偶寓安仁熙春宮，紫瓊求授金丹，太虛弗與。繼而適市，因見施丐錢三十文，乃曰：“可授已。”遂以金丹之道付之。次年復會真州，始全火候。紫瓊既聞真要，後以至道授於緣督子趙君^①，乃即隱去。

十月初二日生，十二月二十五日成道。

緣督真人

姓趙，諱友欽，字緣督，饒郡人也，爲趙宗子。幼遭劫火，蚤有山林之趣。極聰敏，天文、經緯、地理、術數，莫不精通。及得紫瓊

^① 《道藏》本此句爲“授於緣督趙公”，今從《道藏輯要》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師授以金丹大道，乃搜群書經傳，作三教一家之文，名之曰《仙佛同源》，又作《金丹難問》等書行於世。己巳之秋寓衡陽，以金丹妙道悉付上陽子。

六月十八日生。

越格卷第九^①

與王祥翁

淨傚傚、赤灑灑，是一大事因緣，是個見成公案，有大力量。密示神通，立極造端，撐天拄地，迴超宇宙，獨耀古今。無始以來，靈光不昧；窮劫之際，真性常存。上聖至人、高仙諸佛，由此施設，由此儀刑。所以道三世諸佛也恁麼，彌勒下生也恁麼，七佛以前也恁麼，七佛以後也恁麼，西天四七也恁麼，唐土二三也恁麼，歷代祖佛都恁麼。且道古人千般計較，都不會安名，也不肯立字，唯喚作恁麼。仔細看來，無頭無尾，無背無面，總只是恁麼了也。

自從達磨西來，至於曹溪單提別唱而後，天下叢林偉器，以恁麼事話會不少，就中更無一人，肯爲他標個名目。若是個大善知識出來，或者脫却娘生袴子，未舉先知。若是鈍根，都叫他向人前句裏說心說性，尋個本來，認影認光，竟無落處，到老被賺，却去怨祖怨佛，此輩可深惜哉！上陽子只得不惜舌頭，爲他前聖後聖，說出極到之處。且道如何是恁麼底？當知這恁麼，即是那淨傚傚、赤灑灑底，天下後來都認得那傚傚灑灑，即是恁麼事也。則知父母未生

① 此卷《道藏》本作《上陽子金丹大要越格卷之十五》，《藏外道書》甲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越格卷第九》，海王邨本作《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越格卷第九》，亦《道藏輯要》本《金丹大要》下之《與王祥翁》和《普說》。

以前也恁麼保保灑灑，父母即生以後也恁麼保保灑灑，一大事因緣也恁麼保保灑灑，這見成公案也恁麼保保灑灑，只今個樣分明說了，後之人纔舉目看，便知保保灑灑即恁麼底，恁麼即保保灑灑底，夫復何疑？豈不道昔日摩耶夫人左手攀枝，釋迦老子右肋降誕，九龍吐水，沐浴金軀，便乃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一場話靶，古今禪林舉揚者多也。有作實事看去也，有作靈跡看去也，有作怪疑看去也，有作話會看去也。今若不饒露個消息，把釋迦老子只容易看過了，將來孰肯承當？

且道摩耶左手攀枝，釋迦右肋降誕，豈不是他離了生死岸頭底？那九龍吐水，沐浴金軀，豈不是那恁麼淨保保、赤灑灑底？周行七步，目顧四方，豈不是貌堂堂顯露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豈不是八字打開，中有個見成公案？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地下，唯我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緣？人中最爲第一，點檢將來，也是好中不足，暗裏藏刀。後來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吃，貴圖天下太平。”雲門拳拳奉揚宗旨，只得恁麼罵佛喝祖。及後圓悟云：“釋迦把斷要津。”雲門知恩解報，他豈不知釋迦無伴無侶？是以雲門特恁欺主，圓悟深知家醜，却又白日叫鬼。且似這般話頭，是障礙底，是方便底。若謂障礙，是瞞你了；若云方便，目前便見是。臨濟云：“赤肉團上有個無位真人，當從諸人面前出入。”豈不是直指了也？一切常人暗中摸索，是又不是他器識底，直下便知那無位真人，既是恁麼淨保保、赤灑灑的？

古聖云：性由自見，命待師傳。若本分底有個真實，方寸之下，真常獨露，全體見成，何必又待許多詮註？便知淨保保是真佛性，

赤灑灑是真佛性，一大事因緣，恁麼見成公案？無非是真實佛性底，莫道釋迦老子有此一個大事因緣，各各常人份上皆有。如是一大事因緣，元不缺少，盡乾坤大地，一時收來。雲門出世也道一句不得，圓悟再生也不敢擬議，與此處便知性是自家底，世人如何瞞得自家？方知道性由自見。若到這田地，深深密密盡也。業風沙起，滄海塵飛，須知淨倮倮底，如如不動。那赤肉團上，穩穩當當，盡他萬死萬生，須知這赤灑灑底，如如不動。此爲不落窠臼，不迷境物。磨睡到臘月三十夜，孤燈自照，忽聽漏盡鐘鳴，又說新年佛法去了，豈不是大解脫、大光明？不迷生死岸頭，不拘得失流轉，當知龍光佛時，也只恁麼來也。若構得去與三世諸佛齊肩，彌勒爲奴亦不小了。大丈夫漢，切莫做個朦朦矓矓，當斷不斷，脫衫著袴，無有了期，疑上疑下，著實說空，言語裏尋巢窟，文字裏尋公案，是皆妄想，何時得返照迴光，脫胎換骨也？

我趙老師云：今時人脚跟前脚跟後，不認點地處。既是這個了，却乃無端指性說空，直賺到老，只如此語，豈不脫露機鋒？然這老師，舌柔齒剛，不許人道恁麼，亦不許人說倮倮灑灑^①，亦不許說見成公案，亦不許直指，亦不許棒喝，如是豈不作家緣爲時人，將他佛祖面目作情識見解去？我這老師接上等人，唯撐眉弩目，便是下梢^②，却饒一笑而已。

予過荆南，逢一偉器祥翁道人。自叙往者訪謁禪林，深得其趣。詢之乃應庵之裔也。其師瞎翁每指云，與他相挨厮伴，暫時不

① 此句“人”字，《道藏》本無，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② “梢”，《道藏》本及海王邨本爲“稍”，今從《道藏輯要》本和《藏外道書》甲本。

得捨離，方有少許人作之方^①。又云，更須識取個空爛底骷髏，試向夜靜燈滅時，打個蒲團獨坐，密密地體取。只這語言，瞎翁費盡老婆心多少了，常人看來如此，予謂瞎翁不當引人落草，千古之下惹人提掇，無有了期。雖然人作底事，還要人作底人。故其所出金剛九還大意，乃曰佛示初中後三日分，豈非人作事也？

祥翁自侃侃灑灑而來，蘊利根智，得師印證之後，而唯獨一無侶，二六時中認主人翁，以此自照，比來請益，求脚跟轉處，一句乃爲普說侃侃灑灑之真諦。使祥翁權以金剛爲體，實以涅槃爲用，淨侃侃作大獅吼，赤灑灑奮雄虎勢，得了便住，遇緣即宗，然後懸崖撒手，大休歇去，豈不是個少林冷坐底工夫也？到此方知非唯脚跟轉處，事須知親爲佛子已上事也。此去諸方，遇著納衣下瞌睡漢，不妨饒舌云是我。

普 說

拄杖刹竿，棒拂拳喝，一機一境，是皆佛祖旁開門牖，提振綱宗，亦有大機，亦有大用，亦有權，亦有實。一喝不可作一喝用，一棒不可作一棒行。要知賓主交參，前後際斷，昭懸日月，把定乾坤。在昔，阿難問摩訶迦葉，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喚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此豈不是直指人心，獨露全體？則知當年世尊所傳涅槃妙心、正法眼藏，只消迦葉一句總在裏許。雖然直截，要先識破他的處，將如之何是他底處？世尊傳來饒得微笑，迦葉傳來饒得一喚。只此一笑

^① “方”，《道藏》本爲“分”，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和《藏外道書》甲本。

一喚，方知佛祖無可奈何。落草尋人，若不恁地，怎得那西來意？怎得個消息底？這般提唱以來，厥後諸佛諸祖，遇因利緣，隨方設便，以棒拂拄杖行，不如一喝，省了多少計較！除非明眼人，舉頭便知。是故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吃茶也是、受食也是、鼻孔也是、靈骨也是、即心即佛也是、非心非佛也是、一株花、柏樹子、麻三斤、紗七斤、風與月、石與泉，前聖後聖，所遺公案，一提著總是了。若使鈍根之器，到了總不是也。只如釋迦老子云：以大圓覺爲我伽藍。圓覺且置，且道如何是伽藍？後來舉世以伽藍爲招提所在、僧納所住者，尤爲可笑。却不知伽藍本是一物。故下云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今之禪僧言及平等性智，便自無處尋頭，況與他說伽藍！有般強底人，見人提平等性智，隨云是他的心，又怎知道他心非是心！故佛祖云：非心非佛。又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佛祖慈悲，爲一切人自性不明，起立模樣，令人自像。故不得已，乃至豎拳倒拂、吐舌低頭。其以此機，至淺至近，令人易見。而一切人，不肯承當，遂至騎山門向佛殿上，放佛殿於燈籠內，且道佛殿需要供佛，如何移山門於其上，豈不觸了？燈籠內著佛殿，大似光燦燦地，又至山河大地，須彌崑崙。有輩禪流，見此等語，渾如嚼蠟，全無意義，總謂禪機葛藤，置而弗看，難似佛果。云：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外不見大地山河，內不立聞見知覺，直下擺脫情識，一念不生，證本地風光，見本來面目。祖師心印，何幸人人領悟，個個圓成，挨拶將來，了不可得。及至末後，喝佛罵祖、走釋迦、奴彌勒，凡此皆要諸人各認自己心，莫作他人見。誰知後來見喝也喝、見罵也罵，不知古人向自身內說將出來，暴露消息底意。那一等人，專事機鋒，徒而招積口業，總迷了這個道理。饒他聲前

句後，尋覓猜想，明來暗合，也只野狐精見解。一到如此，奚謂五百年，縱萬劫千生，何時是了？古之人蘊大根器，若不猛利，猶自磋過，是以圓悟奮志南詢，長慶坐破七個蒲團，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山，馬祖因悟磨磚，六祖躬役磋舂，二祖斷臂立雪，釋迦聞半偈而捨全身。古聖先賢，波吒到了，方討得個生死義路。今時人也，口誦堯之言，而行桀之行，皆是笑破自己心，賺破他人口。若人人到那田地，猛著力暗中求，不驚不疑，無退無轉，忽然相似脚跟後，穩穩當當，綿綿密密，照天燦地，豈不是彌勒下生、釋迦親見？到彼時，即回首覷著一切常人，皆立下風，方知道有何難事！低一著是凡，高一著即佛了也。

真法眼問云：“佛法還有本末也無？”

上陽子曰：“自威音王已前，佛生佛滅，綿綿歷歷，不可窮已。從過去莊嚴劫來，曼殊室利爲七佛師，至見在賢劫，釋迦文佛告摩訶迦葉云：吾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大乘，今付與汝，汝當護持。迦葉禮足白言：我當體敕恭順佛。故自爾燈燈相續，至菩提達磨受法於般若多羅，乃至中國而得總持、道副、道育、慧可四人，乃受法焉。後將西返，謂道副曰^①：汝得吾皮。謂尼總持曰：汝得吾肉。謂道育曰：汝得吾骨。謂慧可曰：汝得吾髓。復云：昔如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大迦葉，展轉祝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慧可傳來，唐土二三，逮至慧能，遍傳天下，於是濫漫矣。故達磨告慧可云：二百年後，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就中有能悟實際

^① “謂”，《道藏輯要》本爲“問”，今從海王邨本、《藏外道書》甲本及《道藏》本。

地，了心空法三身清淨者^①，然後得證大乘也。”

密多聞越次問曰：“大乘、中乘、小乘，此三乘法，皆成佛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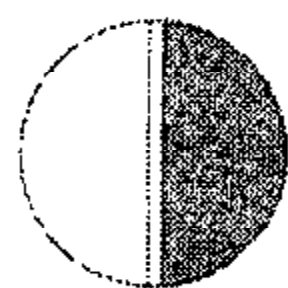
上陽子曰：“唯正法眼是爲最上一乘。故經云：十方佛土中，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吾所以云中乘、小乘，皆假名字，唯最上一乘，真空無漏，真實希有，無非以真心真空爲之極則爾。豈不聞大珠和尚云：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是謂一體三寶，則知三寶本同一體，奚有二乘乎？”

妙香佛陀問曰：“如來說法，學人聽法。聽法說法，有公德否？”

上陽子曰：“如來證佛，爲上根菩薩說法，以度天人，非如阿含爲小機說也。故提婆謂羅睺羅多云：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道。蓋諸說法聽法者，本具一體三寶，方能說，方能聽。一體三寶者，法身、報身、化身三身，是曰一體三寶。昔神會大師云：說法則先佛而後法，聽法則先法而後佛。聽法則頓中而漸，悟法則漸中而頓。故色身善說法，則法身低頭稽首而聽法；法身善說法，則報身摩肩聳耳而聽法；報身善說法，則化身清淨無爲而聽法。然四大色身，法、報、化三身俱不解說法、聽法，唯座上有一無位真人善說法、聽法，是以義玄和尚云：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聲者解說法、聽法。所以道，心法無說，佛法無聽。”

多口阿師問曰：“三身且置，云何是色身？云何是法身？”

^① “者”，《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均無，今從《道藏》本。



上陽子曰：“色身是幻身，亦是妄身；法身是清淨身，亦是圓滿身，亦是自在身，亦是如來身，故號爲真佛。大鑒云：色身雖大，內心量小，不名大身；法身雖小，內心量大，等虛空界，是名大身。此即佛性，此即真心，諸修行人把他做個主人翁也。所以佛祖安名立樣，棒拂拳喝，燈籠佛殿，拄杖刹竿，千般計較，形容不到了處，是爲不可思議功德。然隨用而立名，借物而喻色，總而論之，只是個功德法身也。”

法體如如問曰：“三世諸佛，還住世否？”

上陽子曰：“過去佛過去已，未來佛且未至，見在佛不得見。”

曰：“我師還見否？”

曰：“汝爲甚不見？”

曰：“有形容否？”

曰：“尋常頂禮，接引衆生。”

曰：“我師獨見，復誰可見？”

曰：“見者不說。”

曰：“我還可見否？”

曰：“汝不信佛，佛不汝見。”

如如低頭曰：“發心信已，若何見佛？”

曰：“開汝一隻眼，佛即在目前。”

曰：“過去佛，神通若何？”

曰：“覆載包含。”

曰：“現在佛，神通若何？”

曰：“生育造化。”

曰：“未來佛，神通若何？”

曰：“多寶藏將開也。”

曰：“云何是寶藏義？”

曰：“總歸一大藏。”

曰：“一大藏教，云何指示？”

曰：“普攝有情。”

曰：“大藏亦有情乎？”

曰：“無情若何名藏？因爾無情，強名正法眼。緣此法眼，不屬內外，不在四旁，秉生殺機，爲佛法祖，是曰正法眼藏。”

曰：“正法已聞，若何是眼藏？”

曰：“汝且道什麼一件物無眼？”

曰：“此眼藏，即虛空藏否？”

曰：“佛法一般名不虛設。夫參學人莫學客語，莫學異見。須知脚跟有此寶藏，大包天地，光耀古今，形容無盡，妙用無窮，故云無盡藏。物去物來，如如不動；亘古亘今，如如不動；生死岸頭，如如不動；得大自在，如如不動。演出大藏，皆如來說，故云：如來藏寶如意。”

問曰：“迷悟兩途，迷者多而悟者少，敢問何以？”

曰：“昔南陽忠國師云：衆生迷時結性成心，猶寒則水結爲冰；衆生悟時釋心成性，猶暖則冰釋爲水。上陽子復喻云：衆生迷時猶隔水而求魚，衆生悟時猶水枯而魚鱉自現。是以慧海云^①：凡夫見性，即非凡夫，以能頓悟上乘，超凡入聖。佛子若迷，即非佛子，以其論凡論聖，終爲下鬼。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唯學說事說理。迷人今生作來世福德，悟人目下頓見活維摩。所以迷底人修因待果，如逆風而渡海，何有了期！悟底人了心是佛，似月下觀影，真僞

^① 此句《道藏》本少一“以”字，不通暢，今從《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及《道藏輯要》本。

自知。故龜多尊者云^①：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則知本心無法，而本來心乃是法身。是以迷人以清淨法身為五蘊色身，悟人以清淨法身為我佛法身也。”

優婆夷多問曰：“自曼殊室利而七佛法偈，皆言幻起滅空罪福，至釋迦傳來言法，而十七祖僧迦難提以來又言心地，二十二祖摩訶羅以後皆言性，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與唐土二三佛，又只言華種。及曹溪別唱，天下老和尚唯直指單提，各呈面目，千般百計，指小喻大。有如山河大地，棒拂花草，燈籠佛殿，拄杖拳喝，似此等樣，以為傳授大乘，何前後之相戾也？敢問是同是別？”

上陽子曰：“迷人說法迷法，見性迷性；悟人悟空非空，悟色非色。故前迦葉云：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後迦葉云：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十八祖迦耶舍多云：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云：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東土二祖云：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此祖祖燈燈，唯在明心而已。至風幡論後，各立宗門，別出模樣，直到於今。豈離心之外，而別有大乘者乎？離大乘之外，而別有佛法者乎？”

大傳送問曰：“夫生而有形，死而魂散。有形則有性，魂散則性泯，理之常也。此形住而性存，猶花之有香；此身逝而魂去，猶葉之墜地。雖然人為萬物靈，到此得有性也無？”

上陽子曰：“造化之內，無名殼子為卵生，煩惱包裹為胎生，愛水浸潤為濕生，欸起煩惱為化生。四生之中，各從其類，狐兔不能產鳳，明也。為人之靈者，本性而已。性之於人，猶煙焰之於火，泡

^① 此句《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及《道藏輯要》本無“故”字，今從《道藏》本。

漚之於水。形存之性，猶火之飛焰；魂散之性，猶漚之歸水。此一切人失其真性，流浪輪迴，萬死萬生，迷迷相指，皆謂如是。道人之性則不然：超乎造化之外，生以不生，死以不死，亦唯真性而已。守此性如防盜焉，敬此性如供佛焉，愛此性如護寶焉。是故法此性即名法性，佛此性即名佛性。若見此性，即是佛地^①，豈干生死之義乎^②？十四祖龍樹云：佛性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無死無生。所以悟我性無生死，見我性無地獄，修我性超乎造化之外也。”

超宗卷第十^③

見性成道^④

上陽子曰：“威音王已前這一段公案，不在左右，不在偏傍，不在中間，不在外。當其時也，即無師匠，又無宗旨，七佛且未出世，彌勒尚未下生，此一大事出模走樣，照天燦地。哆哆和和之後，佛已在世，人人具足，個個分明了也。爾來到今，而一切人將自己的撇了^⑤，尋問他人，且道他家底事豈容你知？猶你家下之事容他知

① “即是佛地”，《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及《道藏輯要》本均為“即超佛地”，不合佛法及文義，今從《道藏》本。

② 此句《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及《道藏輯要》本均為“豈千生萬死之義乎”，不如《道藏》“豈干生死之義乎”更貼切文義。

③ 此為《道藏》本《上陽子金丹大要超宗卷之十六》，另見於《道藏輯要》本卷下《見性成道》篇、《藏外道書》甲本《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超宗卷第十》及海王邨本《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超宗卷第十》。

④ “見性成道”，《道藏》本為“見性成佛”，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⑤ “撇”，《道藏》本為“別”，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否？所賴先哲慈悲開示，祖祖單提，達磨大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太過了^①。豈唯後人愈行愈遠，總將日用現前一切不問，却乃千思萬想向那邊覓，而欲見性成佛，此輩可深惜哉！豈比天人師，明星出時成佛了也。”

弟子再拜，稽顙問曰：“傳云釋迦生下，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我獨尊。若是，則世尊生而知之者也。”

上陽子哂之曰：“非也。”

曰：“敢問所以。”

曰：“釋迦文師瞿曇乃得金丹之道，修之而證佛也。以其修金丹而成仙，故曰金仙。蓋金丹者，二八兩弦之氣也^②。二八合成一十六兩，故云丈六金身，世豈有天生自然之釋迦者乎？”

曰：“唯我獨尊，復從何來？”

曰：“此佛法之謂也。”

曰：“敢問所以。”

曰：“後之佛祖將此語提以為公案，因謂之佛法。使後之學人蘊利根七智者^③，以此公案常提常拈，照破自己，腳踏踏實，而明心焉，而見性焉。轉相悟人，因之仍之。佛祖繼出，各呈面目，形容益多，語殊意合，是以非理可釋，思議不得^④。或以小而喻大，或以賤

① “則太過了”，《道藏》本為“大過則了”，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二八兩弦之氣”，《道藏》本為“二八兩之弦氣”，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七智，七種達到涅槃的智慧。《道藏》本為“上智”，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議”，《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均為“意”，今從《道藏》本。

而比貴，不涉程途，難堪訓誨，大根氣識，一見了然明白，更不驚疑，直下承當，有何言句？下士愚人，思考不能得，擬議又不是，只得妄云：此乃葛藤之語也。若有問其如何謂之葛藤，則謬云即禪機也。如此宛轉支離，却不究竟佛法實事！所謂葛藤禪機之語者，乃齒外之浮辭，而為佛法之喻也。唯大智慧底，則去其口頭之虛論，而見其佛法之真實也。下愚之人，狂談鋒辯，至有公案，非理可釋去處，則云禪機也^①。彼以禪機為辭之屬我^②，如百尺竿頭，不復可進，又安知有佛法哉！”

弟子進曰：“佛法者，世尊以靈驗而示人乎？抑以天龍護衛之神而見之乎？”

曰：“皆非也。此乃常人所談之佛法也。今夫生死禍福、影響靈驗、幽冥報對、浮辭彰虛，以示於人者，此之謂常人之佛法也。若真實佛法，唯靈於己，倏忽廣大變通，須臾而復自在，乃能過人之過，而亦自知其過，此為真實佛法也。蓋真實佛法，聖凡不敢一窺，況可以示人乎？若真實佛法，則諸天捧花無路，外魔潛覷不得^③，況云天龍見之乎？”

曰：“如此，則佛法之大，唯世尊能有也？”

曰：“世尊已無佛法，唯人有佛法。”

曰：“人之佛法，復在何處？”

① “云”，《道藏》本為“去”，不通，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我”，《道藏》本為“底”，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外魔”，《道藏》本為“魔外”，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曰：“掛向太虛，壁立萬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曰：“有靈驗否？”

曰：“顯大神通，霍大法雨，撐天拄地，作佛成仙，古今專生殺之權，頃刻有感通之變^①，是《十翼》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鬼神不敢視，邪怪不能憑。所以破竈墮曰^②，本是泥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諦觀此語，豈非大靈驗乎？”

“何者是人之佛法？”

曰：“人以性爲佛法。”

曰：“既以性爲佛法，則諸佛祖、一切常人，皆以見性而成佛，是不必於金丹之道也？”

曰：“否。”

曰：“何謂也？”

曰：“一切常人，且不知性爲何物，而暇言金丹之道乎^③？”

曰：“一切常人，唯不知性，而諸佛祖，是見性而成佛也？”

曰：“否。”

曰：“請問其義。”

曰：“子不知夫達磨之說乎？昔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固有其道矣。蓋道之一事，不可得而形容思議者也，如之何可以立文字？且人心不可得而聞見者也，如之何用直指

① “變”，《道藏》本爲“便”，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道藏》本爲“破竈墮云”，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破竈墮曰”，今從《道藏輯要》本。

③ “暇言”，即空言，《道藏》本爲“假言”，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人之性即真佛者也？如之何待見而成乎？此即老子觀妙之道也。是以達磨下工於長蘆，隱於少林修煉^①。是云金丹之旨，即達磨直指之旨，即釋迦獨尊之旨，即迦葉所受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之旨，即馬祖非心非佛非物之旨，即六祖共永嘉無生無速之旨，即龐居士悟一口吸盡西江水之旨，即藥山一物不爲之旨^②，即丹霞燒水佛之旨，即石鞏弓箭之旨，即趙洲蘿蔔、柏樹子、吃茶之旨，即歸宗先天爲心祖之旨，以至山河大地、拄杖刹竿、棒喝露柱、燈籠佛殿、山門庫堂、金剛王寶劍、洞山麻三斤、石霜百尺竿、俱胝脂頭禪、黃龍赤斑蛇、烏窠吹布毛、法燈天真佛、法眼透聲色、思和尚米價、遵布衲浴佛^③、僧奚仲造車、孚上座搖扇、雪峰毳毬、雲門胡餅、鹽官扇子、青平搬土、僞山水枯、禾山打鼓、祕魔持叉^④、香嚴擊竹、首山竹籬、仰山拂

① 《道藏》本少一“隱”字，不通，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道藏》本爲“藥山一物不爲頭之旨”，《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藥山一物不爲顯之旨”，都不通。《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及《圓悟佛果禪師語錄》記載一則公案“藥山一物不爲”：石頭禪師見藥山禪師打坐，問藥山在做什麼？藥山答，一物不爲。石頭云，你不是在閑坐嗎？藥山答，閑坐是有所爲。石頭言下大悟。

③ 《黃龍慧南禪師語錄》等佛書記載的一則公案“遵布衲浴佛”：遵布衲在浴佛節上浴佛，藥山禪師問，浴了這個，還是那個。遵布衲反問，那個是什麼？藥山不答而止。《藏外道書》甲本、海王邨本均誤爲“尊布衲”，《道藏》本誤爲“遵布衲”，今從《道藏輯要》本。

④ 《五燈全書》等佛書記載的一則公案“祕魔持叉”：宋代五臺山祕魔巖禪師常拿一木叉，每見有僧來，即叉其頸，問是哪個魔叫他出家，又是哪個魔叫他行腳？回答出來是叉下死，回答不出來也在叉下死，趕快道來。少有應對的僧人。一次霍山通禪師來，不禮拜就一頭鑽到祕魔的懷裏，祕魔在他的背上拊了三下，霍山起來拍手說，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說完就回去了。《道藏》本和《藏外道書》甲本爲“祕魔持義”，海王邨本和《道藏輯要》本爲“祕魔持叉”，均誤。

子，以至頂門拳肘、眉眼鼻尖、米黍絲毫、釘鞋木履、清風明月、曉鐘畫角、芥子須彌、圈蓬漆桶、銀山鐵壁、葛藤寒松、黃花翠竹、枯椿乾櫟、古澗寒泉、源頭路口、翅鳥獅兒、大雄猛虎、牛車羊角、狗子猫兒、猢猻驢鼠。此等公案^①，備難悉數，莫不皆是見性之旨也。”

上陽子復謂弟子曰：“從上祖師做模打樣^②，百般遷就，託物立名，爲一切人指個真實佛性之處。然其各隨方便而說，謂之隨方結緣，而一切人不到性地，反爲多事^③。如引過河之網，未提其綱；若牽織金之花，不編其綜。吾今分明指出了也。似風雲雷雨，驀然黑暗，須臾散去，紅日當空，誰不見了？恐你諸人，以光明之眼，如翳障了，以智慧之性，爲塵撲之，一向弄舌頭，不顧損神氣，是又不知是，修又不知修^④，如此磋過，走破脚跟下皮肉，賺到老來，可惜了也。比來說禪者，明立高座，聚衆問答，口頭活弄，性地蒙迷，橫以辯論敏捷爲能^⑤，所以多記公案爲明了，人示以一指，隨以二指應；或而向下，他即擬上^⑥；或云眼前，即擬背後^⑦；或轉脚跟，他便走

① 以上所列，都是佛門公案，不詳述。

② “祖師”，《道藏》本爲“祖佛”，佛教史上無“祖佛”之稱，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反”，《道藏》本爲“及”，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是又不知是，修又不知修”，《道藏》本爲“是又不是，修又不修”，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⑤ “性地迷蒙，橫以辯論敏捷爲能”，《道藏》本爲“性地蒙迷，以辯論敏捷爲能”，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⑥ “擬”，《道藏》本爲“擬”，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⑦ “擬”，《道藏》本爲“擬”，《藏外道書》甲本爲“疑”，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

了。似此捏僞，那知真實！此爲設辭應敵，豈能見性明心？如與聾人覓物相似，與之索蛤，聾乃掬水；指令下鞍，聾反勒馬；指向脚下，聾遍拾芥。雖云近傍不遠，孰知所差太多！此乃聾人誤聽強猜者。今一切人，本皆聰識，見物如蔽，若彼聾人，強猜妄臆，其中以語爲悟^①，能有幾人不免？再爲諸人，各個現個本來面目，這回莫只又做個矇矓底人也^②。圓悟云：父母未生以前，淨倮倮、赤灑灑，不立一絲毫；及乎既生之後，亦淨倮倮、赤灑灑，不立一絲毫。佛祖慈悲，興言至此，欲爲世人作個指蹤極則。而一切人即聞此語，便以倮倮灑灑爲伶俐快活看，却不知倮倮灑灑即本來面目也，即是性也。且道既生之後，倮倮灑灑，不立一絲毫。鈍根錯想，而不明了，亦不足怪。何以故？此蓋常人而紐於常也。且道云何父母未生以前，亦云倮倮灑灑，不立一絲毫？此言特殺過則了^③，利根之士，即於見前，早辦一個人頭之處，安有不明了哉？吾之說此者，非但爲汝諸人提拈起^④，亦使叢林禪僧、天下一切人，誦此《金丹大要》，究竟超宗釋義。如懸夾鏡相似，人立其中，若頂若足、若背若面，不必求人，莫不自見。如今多少住禪刹者，不知禪是何物，率三二百人，或至千數餘衆，唯只頑坐，禪杖夜巡^⑤，渴睡者辱之^⑥。日則限以規

① “以語爲悟”，《道藏》爲“以誤爲悞”，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矇矓，不明亮的樣子，意即不清白，不清醒。

③ 《道藏》本少了一“特”字，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道藏》本謂“提題拈起”，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⑤ “禪杖”，《道藏》本爲“禪棒”，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⑥ 《道藏》本少一“之”，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程，何暇見性？夜則勞神廢寢，安知真佛？此爲一盲引衆盲也。豈不聞大慧云：一種杜撰漢，脚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靜坐，坐教絕氣，真可憐憫！六祖又云：長坐拘身，是病非禪。石霜諸禪師，堂盈千衆^①，長坐如杌^②，識者呼爲衆木槩多^③。三藏師於曹溪大鑒，一日見僧結庵而坐，藏即前喚之曰：我西域最下根者，不墜此見。馬祖南嶽住庵，日唯坐禪，以求成佛，讓禪師故將磚於庵前磨，祖云何爲？曰：磨作鏡。祖曰：磨磚豈能作鏡？讓曰：然坐禪豈能成佛？馬祖頓悟，言下得旨。昔玄沙因共雪峰論佛法^④，峰云：世間闊一丈，古鏡闊一丈。沙指火爐云：闊多少？峰云：如古鏡闊。沙云：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從那到今，有輩禪流，因名行脚，搖唇識解，不知落處，走遍叢林，踏破了草鞋，不肯認他脚跟，如之何是點地處！佛祖大慈大悲，指出禪名，使人覺悟。如東禪、西禪、南禪、北禪、圓通禪、廣佛禪、圓學禪、真佛禪、無位禪、如來禪、祖師禪、大方禪、城市禪、脚跟禪、龍女禪、蚌殼禪、老婆禪、新婦子禪、一味禪、指頭禪、皮可漏子禪^⑤、口鼓子禪、琉璃瓶子禪，千名百樣，唯要世人早自見性。今世衲僧，以順寂入涅槃爲終世過化之獎辭，是爲明眼所嗤，

① “衆”，《道藏》本爲“數”，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② “杌”，《道藏輯要》本及海王邨本爲“機”，今從《道藏》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衆木槩多”，《道藏》本爲“木衆槩多”，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④ “昔玄沙因共雪峰論佛法”，《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均爲“音玄妙妙，因共雪峰論佛法”，誤，今從《道藏》本。玄沙，玄沙禪師。雪峰，雪峰禪師。佛史上多處有載二位禪師一起討論佛法事。

⑤ “漏”，《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爲“陋”，今從《道藏》本。

寧不惶愧！彼安得知涅槃之際，是衲僧脚跟下求向上之事也？又稱僧名唯求下字，何乃諱上而不諱下者乎？不認佛祖，欲人見性，以下爲體，人却不知性是身中之物，乃以性爲見解知識，猶認靈臺以爲心地，不悟靈臺即是性也。世人孰肯若良遂者哉？良遂再見麻谷，眼下見性，瞞他不得，出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爲他諸人，或出或入，向六根門頭做盡顛倒，良遂故云總知。而良遂之所知者，乃真佛也。諸人難識得真佛，所以云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也。今爾諸人遂知得否？”

時諸弟子罔知所措。

上陽子曰：“甚矣，性之易見也；信矣，人之難悟也。汝來，且道性命，是汝自家底，吾已擘破面皮，爲汝說了，汝尚不知性爲何物，命爲何事。若不就你心上體認去，却只於語言文字裏話，會待將你舌頭咽了^①，有甚干涉？吾又再四於你呈露，無一肯認，若得掀倒禪床，則敗闕了，今復爲汝討條活路^②，做個了也。夫此一事，不過是個有爲法也。昔者神人商容以有爲之法欲授老子，乃先示以柔弱之道。遂因吐舌，老子即悟，曰舌柔齒剛，此是有爲之法也。夫有爲之法者，須知甘露之門、擎電之機。故世尊云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③，謂之有爲法也。而一切人聞甘露、擎電之說，則謂露、電是天上落下來底，夢則以爲睡中所見，幻則以爲化凡易脆，泡則以

① “咽”，《道藏》本爲“譌”，海王邨本和《藏外道書》甲本爲“譙”，今從《道藏輯要》本。

② “今復爲汝討條活路”，《藏外道書》甲本爲“今復與汝討條活路”，《道藏輯要》本和海王邨本爲“今佛與汝討條活路”，今從《道藏》本。

③ 此句《道藏》本爲“故世尊云夢幻泡影、如露如電”，今從《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爲水上浮漚，影則以爲相因而出，皆非者也。凡此皆是妄猜謬度，不向分內以求真實也。世尊是大聖人，豈肯空言閑論無益者哉^①！所說皆指實事，令人各自見性。其用意處，言近指遠，以大喻小。上士聞之，一言千悟。一切常人，任佛說到下梢^②，反以爲禪機之語言也。”

而時衆中忽一弟子，如脫了桶底子相似，豁然大悟，眼下見性，驚喜過望，即前伏地稽首而言：“謝師慈憫開我愚迷，指以非佛之佛，而說非法之法。弟子萬劫千生，遭逢如是，群疑妄想，一切釋然，猶暗燃炬，外內洞明，又如傍水觀影，上下俱見，真實而希有也。”

上陽子知其根氣不淺，乃曰：“來，汝所悟者，是汝性也。汝性非性，汝心非心，心即是心，性即是性，性非汝心，心非汝性，汝試爲我言汝實性。”

應時答言：“弟子鄙見，性即云性，心即云心。心無所心，性無所性。性亦非心，心亦非性。性非心，心非性。性無有心，心無有性。性本無心，心本無性。性則言性，心則言心。心若有性，即非佛心；性若有心，是名佛性^③。佛性我性，是真實性。我心佛心，是妄想心。心若妄想，即不見佛。性若真實，即是真佛。更乞我師慈悲，開顯真實妙義。”

① “空言閑論”，《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均爲“空言閑語”，今從《道藏》本。

② “梢”，《道藏輯要》本爲“稍”，誤，今從《道藏》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

③ “名”，《道藏輯要》本、海王邨本及《藏外道書》甲本均爲“明”，今從《道藏》本。

上陽子曰：“汝於佛法，唯只八成，吾今告汝，兩下圓滿。名何云心有肉團心、有虛空心？此虛空心是名何心？是金剛心、是涅槃心。彼肉團心復名何心？是妄想心、是煩惱心。世人思慮，總皆執著。以執著故^①，是爲障礙。心有障礙，因緣不來，因此無緣，輪迴生死。若金剛心、若涅槃心，是虛空心。此虛空心，即智慧心、即真實心。上士一聞，發大智慧，勇猛精進，是云真佛。此真佛心，是堅固心、是成就心、是圓滿心、是真佛心、是真人心。此一切心，歷劫不壞；彼一切心，爭愛貪著，見色迷戀，聞聲驚怖，是非分別，無有窮已。此一切心，凡所見聞，如如不動。霹靂大震，如如不動，況彼聲色，豈能動搖。生死岸頭，如如不動，況彼水火，豈能焚漂。如金剛劍，有大精進，如百尺竿，直而不屈，盡世甲兵，無能摧折！此精進心，有大勇猛，諸天及人，見此精進，歡喜無量，假此精進，成佛作祖。云何名佛是虛空心？云何虛空而名真佛？此虛空心，懸崖壁立，智慧精進，倏爾變通，因爾虛空，前無所進，後無所退，執著不得，思議不及，是云真佛，亦云法身。緣此法身，住虛空中，得大解脫，得大自在，遍十方界，廣大神通，故云南無十方虛空常住三寶。離此三寶，無有法身，離此法身，即不明了。此法身外，更覓何心？更覓何性？若有所覓，即不見性。爲不見性，肉團心起，六賊煩擾。世以此故，猶夢中夢，無有了期。唯覺是了真佛之心，常如夢覺，智慧靈明，無有顛倒。大修行人，以此爲悟。悟無不了，悟即進修。若大智慧，心即云佛。若大悟了^②，佛即云心。若大解脫，非心非佛。

① “總皆執著，以執著故”，《道藏》本爲“總皆執著故”，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② “若大悟了”，《道藏》本爲“若大了悟”，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若大因緣，即心即佛。此心即性，此性即佛，性佛不離，佛性明了。”

上陽子曰：“性由自悟，命待師傳。演禪師云^①：悟了須是遇人悟了，若不遇人，十個有五雙杜撰^②。子不聞盧慧能者乎？慧能是新州樵夫，年以半百，聞客誦經，頓見佛性。致母出鄉，遠叩黃梅，五祖纔見，數語投機，使役碓舂^③，經八個月，因聞秀偈，始露錐鋒。大滿授之衣鉢，佛法能得指歸。又無法財，乃得神會足之，又得劉志略爲之外護，遂隱於四會縣獵人之中，而下工焉。性命雙修，以土制鉛，以鉛制汞，汞歸金鼎^④，却入深山，兀坐修養。道成之後，潛抵番禺，吐風幡之語，以顯神通，爲大宗師，是與達磨出處同風。”

弟子問曰：“黃梅數百餘人，其中豈無一人可授佛法，何乃直待惠能至而授之，五祖乃若是乎？”

曰：“五祖何幸，早得人傳？若說是事，豈唯數百人中而無一人？昔者世尊靈山會上，五千退席，且無一人。爾道方今之時，四海之廣，其真得佛法者，復有幾人焉！是之謂稀有者也。”

弟子思之，再拜伏諾。

上陽子曰：“今時修行的人，安知得傳之後，無量艱苦，方能就事？其所云苦，與世不同，彼所謂樂，此以爲懼，此以爲得^⑤，彼反爲

① 演禪師，宋代黃梅法演禪師。

② “十個有五雙”，《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十個月有五雙”，今從《道藏》本。

③ “碓舂”，《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爲“舂碓”，今從《道藏》本。

④ “汞”，《道藏》本爲“二”，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⑤ 《道藏》本少一“此”字，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失。若人於此下個柱脚，是敢保他有落著處，是知神氣一用、性命雙修者也。若只見性爲是，則大鑒何必往黃梅？永嘉何用往曹溪乎？^① 是以我師趙真人曰：坐禪入定，一件在得牟尼之珠，聖胎已成之後，謂之抱一守和、知白守黑也，謂之面壁端坐、修禪入定也^②，謂之煉形化氣、煉氣歸神也，是名形神出胎、親爲佛子已上事也。故《玉皇集經》云：頓悟大乘正宗，漸入虛無妙道。大乘之道，即今金丹之道也。所以達磨有云：見此東土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成佛無疑，是載巨舟，實以衆寶，三周寒暑，來求大乘之道。是以達磨^③，始則見性得法而來，終則得丹成佛而西歸，是之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

時諸弟子皆得解悟，再拜而退，信受奉行。

① 此兩句中的“往”，《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均爲“走”，今從《道藏》本。

② “修禪入定”，《道藏輯要》本爲“佛禪入定”，今從《道藏》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③ “以”，《道藏》本爲“知”，今從《道藏輯要》本、《藏外道書》甲本及海王邨本。

附 錄

《藏外道書》甲本《金丹正理大全序》^①

予藩維之暇，夜坐於存心之殿，正八月中秋，金精壯盛之時，寒光清氣，真潔可掬。思祖宗創業之艱難，朝廷敦睦宗親之聖意，爵祿已極，恨無補報，捫心深愧。猛思生死事大，光陰迅速，神仙不可不敬慕，身心理性不可不專修。清庵先生云，以清累釋，足以盡理；慮絕情忘，足以盡性；私慾俱泯，足以造道；素樸純一，足以知天。又云，道有三乘，以身心爲鼎爐，精氣爲藥物，心腎爲水火，乃養命之術，下乘也；以乾坤爲鼎爐，以坎離爲水火，以烏兔爲藥物，亦可長生久視，乃中乘也；以天地爲鼎爐，日月爲水火，陰陽爲化機，乃上乘也，可證仙道。奈予獨理未明，功未滿，而德未隆，何敢望三乘之妙道也？予不揣蕪陋，於是掃榻延請高真之士披閱哉。惜乎未得大行於世，後之有志於道者，無以爲證訓，遂乃命工鋟梓，用傳諸方，廣在天洞府諸仙師弘仁孔德之心，開後之學者見道明心之耳。

① 據《藏外道書》第九冊，第4頁。

目。得觀是書，乃三生之慶幸也歟，不可輕慢。昔上陽子真人，指《悟真篇》云，是書處處在在，常有百萬神兵擁護，況此諸聖大成之集乎？宜當珍藏寶惜，庶學仙有路而大道不誤矣。嘉慶戊戌孟秋鵲橋之日周藩嵩嶽主人謹序。

碧梧山莊影印本《金丹大要、玄膚論緣起》

金丹大道，不明於世已久。丹經輩出，言理者多，未有直指真訣，如《金丹大要》、《玄膚論》二書者。陳上陽真人紹北派正傳，作此《大要》，綜列祖心傳，闡金丹精髓，洞徹真源。惟詞多重複，余稍爲刪訂，然不敢增一字。陸潛虛仙翁，得呂祖親授，著《方壺外史》、《南華副墨》，羽翼聖經，昭垂萬世。中有《玄膚論》、《就正篇》，發揮內外二藥，醇茂而講玉液處，工夫次第，剖析尤精，皆丹家祕密藏也。余校而梓之，留與學道之士作問津圖籍，庶不迷於所往矣。

康熙戊戌蒲月會稽後學通微道人陶素耜識。

碧梧山莊影印本《金丹大要序》（陳致虛）

金丹之道，黃帝修之而登雲天，老君修之而爲道祖，巢由高蹈，鑒鏗長年，自古迄今，歷數何限？求於冊者，當以《陰符》、《道德^①》爲祖，《金碧》、《參同》次之。自河上公五傳而後，至伯陽真人，祖天師而得伯陽之旨，丹成道備，魔降傳教，葛翁濟幽，旌陽斬蛟，是皆匡世救劫，真仙之餘事耳。華陽、玄甫、雲房、洞賓授受以來，深山

① 原文“道祖”，不通，據各本改爲“道德”。

妙谷，代不乏人。其間道成而隱，但爲身謀，不肯遺名與世者，豈勝道哉？燕相海蟾，受於純陽，而得紫陽以傳，杏林、紫賢、泥丸、紫清、鶴林，接踵者多。我重陽翁，受於純陽，而得丹陽，全真教立，上等七真，枝分派接，丹經妙訣，散滿人間。唯紫陽《悟真篇》頗詳，又得無名子諸公引而明之。我黃房公得於丹陽，乃授太虛真人，以傳紫瓊。我師緣督子，得於紫瓊，詳見《太虛真人傳》。緣督子詞氣聰明，博物精通，挹盡群書，（或註）或釋，總三教爲一家，作《仙佛同源》、《金丹問難》等書，而丹經大備。

致虛夙荷祖宗積善，天地哀矜，遊浪人間，年且四十，伏蒙我師以正道。厥後復遇青城老人，親傳先天一氣、坎月離日金丹之旨，抽添運用火候之祕，悉授無隱。粵從敬受以來，日夕兢惶，丹材罔措，數稔於茲，訪侶求朋，將集吾事。乃不敢祕，焚香告天，啓曰：聖帝、五祖、七真，引諸丹經，作此《金丹大要》。其中冒禁詳述，開顯條說，直與後來學仙之士，闢門引（路）。上士至人，或於此中得而解悟，同步逍遙，即滿素志。老子曰：諦觀此身，從虛無中來。致虛續曰：既自虛無中來，却非天之所降，地之所出，又非我身所有，非精非血，非草非木，非金非石，是皆非也。誰得而知之乎？《悟真篇》云：藥在西南是本鄉。西南者，金火所在也；坎癸者，水鉛所居也。黑鉛是先天氣，而隱於北方，水本無方位，故云自虛無中來也。然未遇聖師面傳，非有自悟。黃帝師廣成，老子師商容，孔子師老子，釋迦師瞿曇。聖人皆拜真師，後世兀流，却要自悟，何其誑妄？

夫金丹一事，其中奧旨，不啻一件，雖聖師叮嚀訓誨，猶恐乖錯，安得凡夫而自會耶？故純陽祖云：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紫陽翁云：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明師莫強猜。《黃庭經》云：授者曰師受者盟，以代割髮肌膚全。携手登山歃液

丹，金書玉簡乃可宣。天地之間，此事最大，非重盟誓，孰敢泄機？紫陽三傳非人，三延其難，仙經具在，可不戒歟？僕之念此熟矣，遂作《金丹大要》，真述無文，便於觀覽。

所謂要者，在於庚方月現，子時癸生，取先天地真一之氣。是氣即黑鉛也。當此之時，藥物真正，水源至清。然月之現，存乎口訣。時之子，亦要心傳。金丹，即二弦之氣，調停和合而成。

所謂神與氣、精，迎、送、動、止，凡百作為，皆主於意也；色、聲、香、味、觸，皆關於意。意為即為，意止即止。故求丹取鉛，以意迎之；收火入鼎，以意送之；烹煉沐浴，以意收之；溫養脫化，以意成之。崔公云：一日內，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為。此之為《大要》之要也。

《大要》十卷，皆備鉛汞火候。學道之士，次第熟覽，無一不備。有得此《金丹大要》，不能明了於中奧旨，便可像繪祖師純陽、重陽、丹陽三仙真形，晨夕香花，一心對像誦念此《金丹大要》一遍，乃至十遍、百遍、千遍，日積月深，初心不退，愈加精勤，自感仙真親臨付授，頓爾開悟，理路透徹，心地虛靈，即時腳跟踏得實際。何以故？玉帝敕命，見授丹陽真君，掌領仙籍，巡行天下，察人功勤，註造丹臺，分遣真人、仙子，下為人師，移文錄司，主借丹財，成就學仙之士無上妙道，以成真人。

原以生死為一件大事，早收藥物，成事丹爐，白日騰身，高奔帝境，實我志也。

紫霄宮上陽真人陳致虛序。

戊午年重九前一日，重荷陶子惠示《玉谿子批註存存子五種》，亟將此序補錄訖。中和居士並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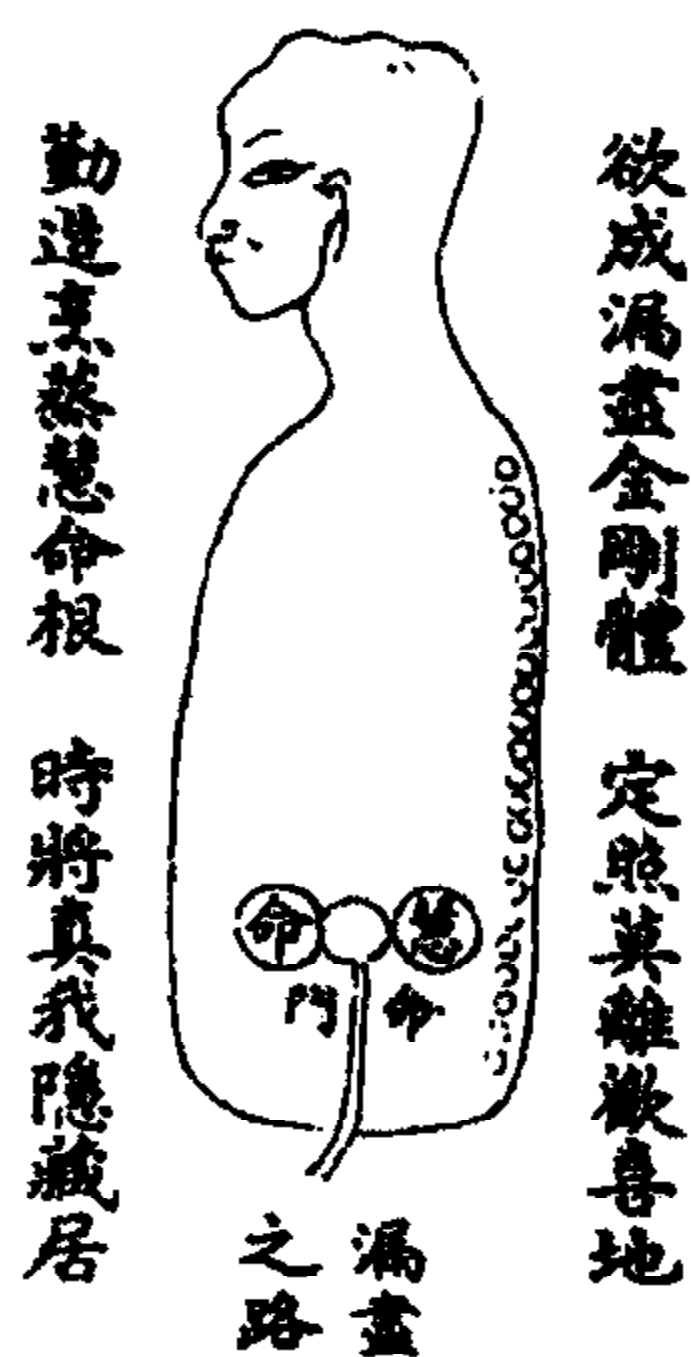
原本下少此一張，此指陶子手抄新得，以刻五種。此批在“聖

師五師七真”之上頁。

碧梧山莊影印本《圖說》

上陽真人陳致虛撰著，山陰後學陶素耜參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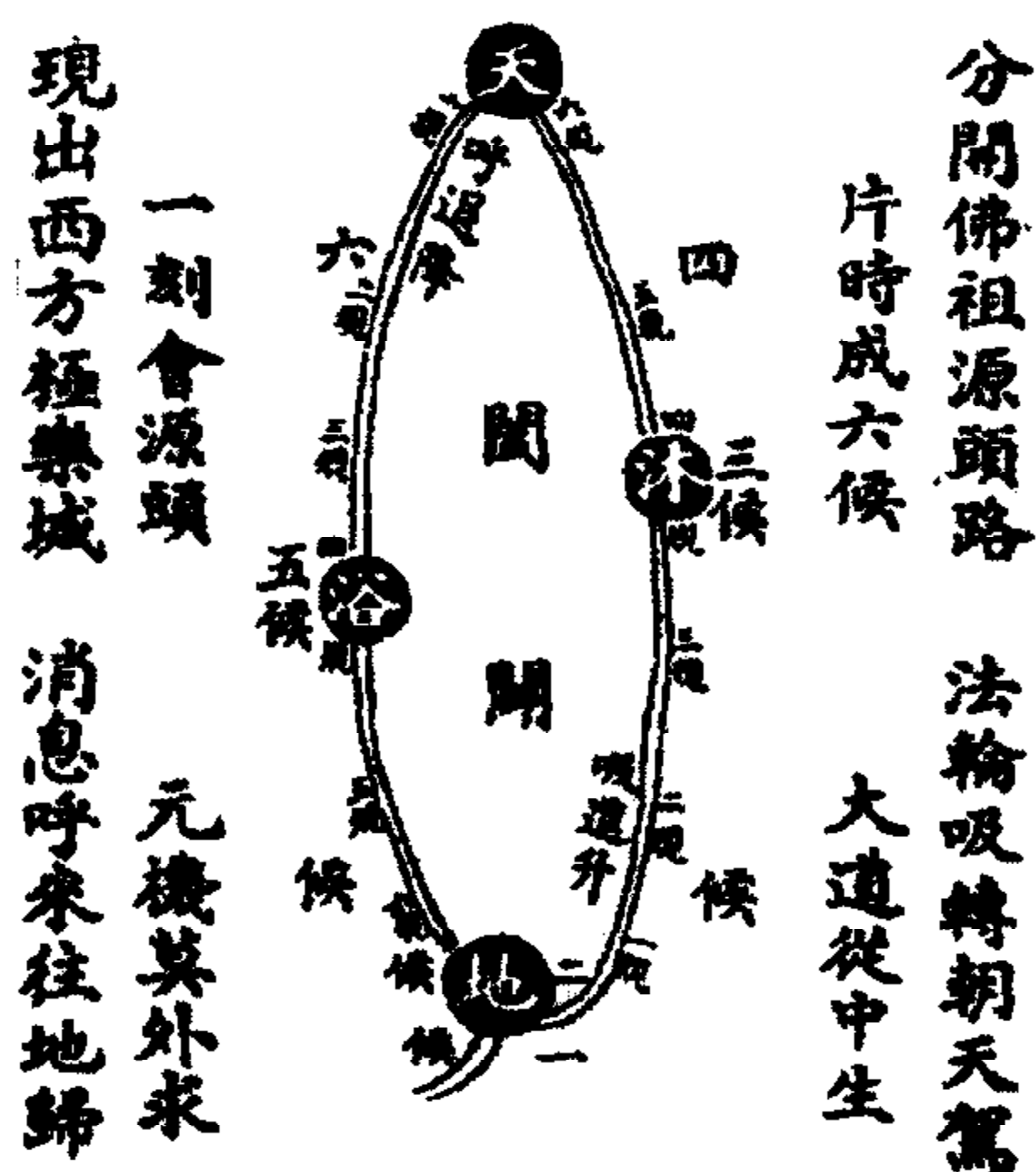
漏盡圖第一



蓋道之精微，莫如性命。性命之修煉，莫如歸一。古聖高賢，將性命歸一之旨，巧喻外物，不肯明示直論，所以世之無雙修者矣。余之所續圖者，非敢妄泄也，是尊《楞嚴》之漏盡，表《華嚴》之奧旨，會諸經之散言，以歸正圖，方知慧命是不外乎竅矣。且此圖之所立者，是願同志之士，明此雙修之天機，不墮傍門，方知真種由此而懷，漏盡由此而成，舍利由此而煉，大道由此而成。且此竅也，乃是虛無之窟，無形無影。氣發則成竅，機息則渺茫，乃藏真之所，修慧命之壇，名之曰海底龍宮，曰雪山界地，曰西方，曰玄關，曰極樂國，曰無極之鄉。名雖衆多，無非此一竅也。修士不明此竅，千生萬

劫，慧命則無所覓也。是竅也，大矣哉！父母未生此身受孕之時，先生此竅，而性命實寓於其中。二物相融，合而爲一。融融郁郁，似爐中之火種一團，太和天理，故曰：先天有無窮之消息；故曰：父母未生前，氣足胎圓，形動胞裂，猶如高山失足，咄地一聲，而性命到此，則分而爲二矣。自此而往，性不能見命，命不能見性。少而壯，壯而老，老而嗚呼。故如來發大慈悲，泄漏修煉之法，教人再入胞胎，重造我之性命。將我之神氣，入於此竅之內，合而爲一，以成真種。如父母之精氣，入於此竅之內，合而爲一，以成胎孕，其理一也。夫竅內有君火，門首有相火，周身爲民火。君火發而相火承之，相火動而民火從之。三火順去則成人，三火逆來則成道。故漏盡之竅，凡聖由此而起。不修此道，而另修別務，是無所益也。所以千門萬戶，不知此竅內有慧命主宰，向外尋求，費盡心機，無所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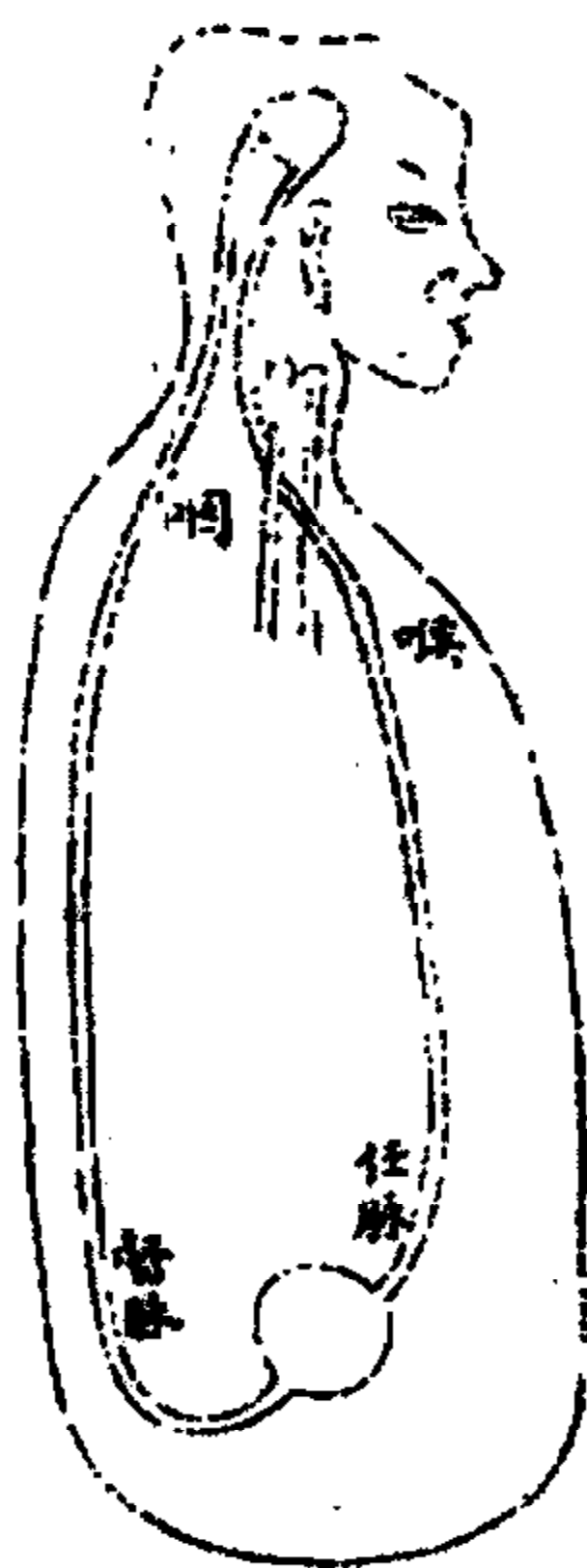
六候圖第二



且道之妙用，莫如法輪。運行不蹊，莫如道路。遲速不等，莫如規則。限數不差，莫如候法。是圖也，大備法全，而西來真面目，無不在此矣。且其中之玄妙行持，莫如呼吸。消息往來，莫如闔闢。不外道路，莫如真意。有所起止，莫如界地。捨己從人，備著此圖，全泄天機。愚夫俗人得之，亦無不成也。苟無其德，縱有所遇，天必不附其道。何也？德之於道，如鳥之羽翰，缺一無所用也。必須忠、孝、仁、義，五戒全淨，然後有所望焉。而其中精微奧妙，盡在《慧命經》中。兩相參看，無不得其真矣。

任督二脈圖第三

休忘百脉法輪行
檢點明珠不死關



現出元關消息路
常教火養長生窟

蓋此圖於前二圖，原是一也。所重續者何爲？是恐修道之人，不知自身有法輪之路道，故備此圖，以曉同志耳。蓋人能通此二脈，則百脈俱通矣。所以鹿之睡時，鼻入肛門，通其腎脈，

鶴龜通其任脈。三物俱有千歲之壽，何況人乎！修道之士，既轉法輪以運慧命，何患不長其壽而成其道也。

道胎圖第四

忘形顧裏助真靈
一年沐浴溫



有法無功勤照徹
十月道胎火

且此圖，《楞嚴經》原本有之，妙旨俗僧不知道胎者，因當初未續圖之過耳。今以闡揚，修士方知如來有道胎，真實之工夫在矣。蓋胎者，非有形有像，而別物可以成之，實即我之神氣也。先以神入乎其氣，後氣來包乎其神。神氣相結，而意則寂然不動，所謂胎矣。且氣凝而後神靈，故經曰：親奉覺應，二氣培養。故曰：日益增長，氣足胎圓，從頂而出。所謂形成出胎，親為佛子者矣。

出胎圖第五

念靈無念即菩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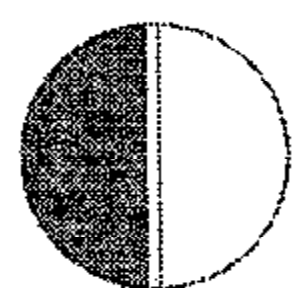
百光景耀假神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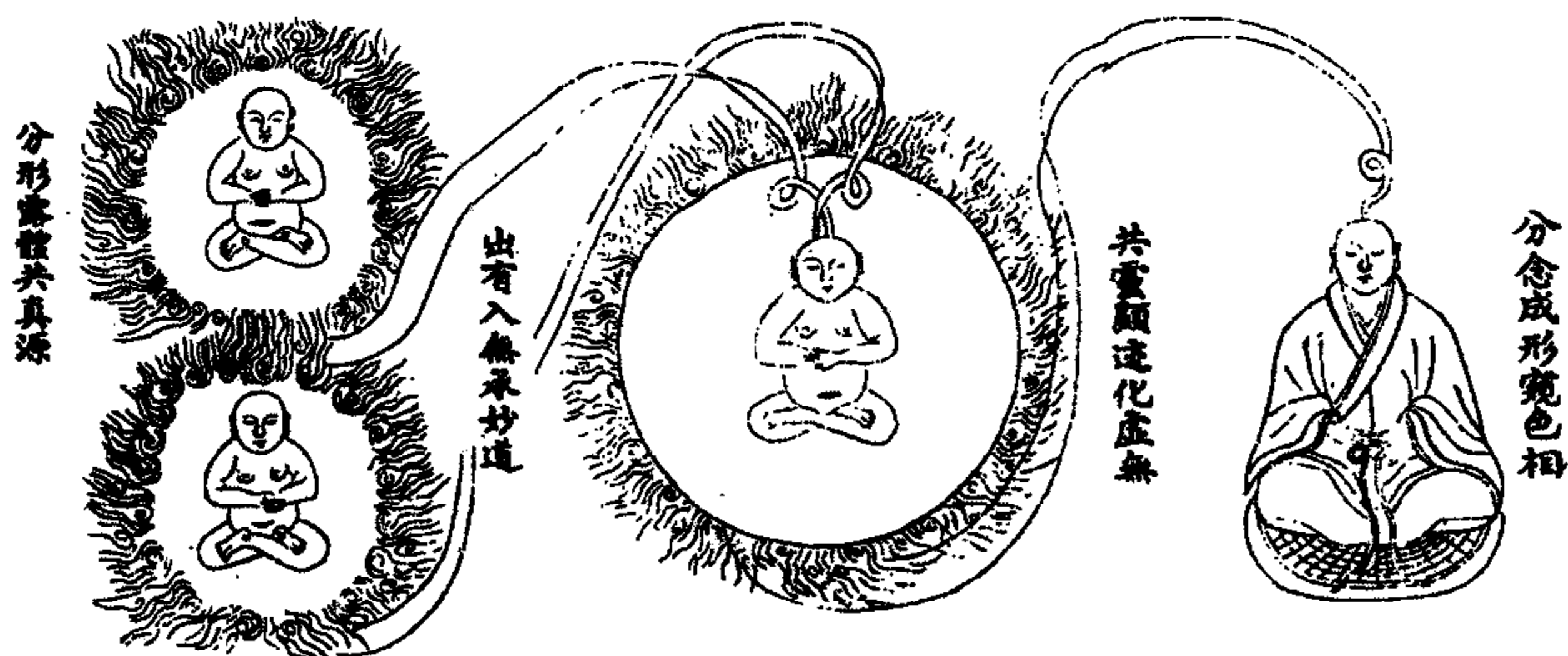
身外有身名佛相

千葉蓮花由炁化

《楞嚴咒》曰：爾時世尊，從肉髻中湧百寶光，光中湧出千葉寶蓮，有化如來坐寶花中，頂放十道百寶光明，皆遍示現，大眾仰觀放光。如來宣說神咒者，即陽神之出現也，故名曰佛子。苟不得慧命之道，枯寂日禪，焉有自身之如來，坐此寶花，放光之法身出現者哉？或謂陽神小道，焉得世尊小道乎？此即泄《楞嚴》之祕密，曉喻後學，得此道者立超，允不落凡塵矣。



化身圖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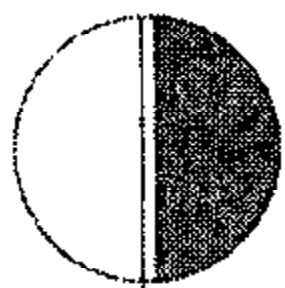


面壁圖第七

性光返照復元真
筏舟到岸日



神火化形空色相
心印懸空月



第八圖粉碎

一片光輝周法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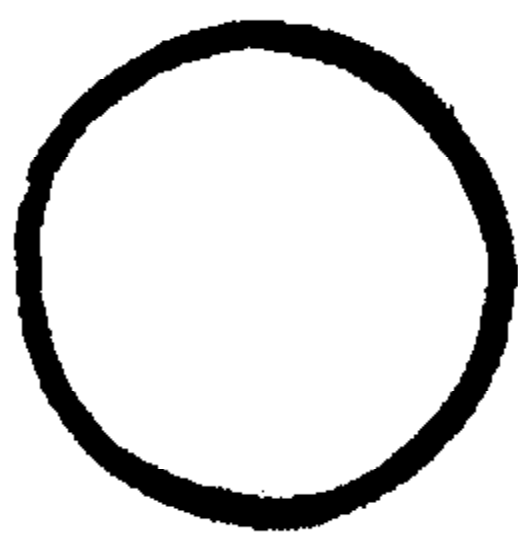
虛空朗徹天心耀

不生不滅

雲散碧空山色淨

無去無來

慧歸禪定月輪孤



雙忘寂淨最靈虛

海水澄清潭月浴



陳致虛研究論著目錄

久保田量遠《中國儒道佛交涉史》，金城書屋 1986 年版。

李遠國《道教氣功養生學》，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8 年版。

王沐《內丹養生功法指要》，東方出版社 1990 年版。

王沐《悟真篇淺解》，中華書局 1990 年版。

李遠國《試論陳致虛的金丹大道》，《中國道教》，1991 年第 1 期。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第一卷，東方出版中心 1994 年版。

何乃川、詹石窗《論陳致虛的積功累行詩》，《道韻》第 5 輯，臺灣中華大道出版社 1999 年版。

周治《上陽子陳致虛生平及〈金丹大要〉的丹道思想》，《宗教學研究》，2001 年第 4 期。

周治《道本陰陽，順凡逆仙——解析陳致虛丹道思想的理論基礎》，《宗教學研究》，2003 年第 3 期。

章偉文《試論陳致虛的道教易學思想》，《周易研究》，2003 年第 3 期。

曾傳輝《元代參同學》，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年版。

朱越利《惠能與禪丹——以〈上陽子金丹大要〉為據》，《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 年第 12 期。

周冶《上陽子陳致虛生平及思想研究》，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

何建明《陳致虛金丹之道的老學特徵》，熊鐵基、麥子飛主編《全真道與老莊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